远航

The Voyage Out

Virginia Woolf

弗吉尼亚·伍尔芙［著］
孟雨慧、梁晨［译］



版权信息

书名:远航

作者:[英]维吉尼亚·伍尔夫

译者:孟雨慧,梁晨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第一章

从河岸街通向维多利亚堤岸的街道可是相当狭窄的，最好不要手挽手地沿着街走。如果你执意如此，那么律师助手们恐怕就得一蹦一跳地在泥地里前行，年轻的打字员姑娘们会焦躁不安地跟在你身后。在伦敦的街道上，人们对美丽视而不见，怪异却总要承受苛刻的目光。还有，人最好别长得太高大，不要穿蓝色的长斗篷，左手也不要在空中乱拍。

十月初的一个下午，正值街道变得车水马龙，一个高大的男人手挽了一位女士迈着大步走在人行道的街沿上。愤怒的瞪视纷纷扎向他们的后背。那些瘦小、焦虑的人们——和这对行人相比，大多数人看上去都很瘦小——别着钢笔，拎着沉重的公文箱，赶着准时上班去，还有周薪要领。也难怪他们会向安布罗斯先生高大的身形和安布罗斯太太的斗篷投去不友好的瞪视。可是，有某种魔力将这一男一女隔绝在了恶意与不受欢迎之外。从他张合的嘴唇来看，人们猜测他大抵是在思考；而她冰冷的双眼直视前方，视线高过了大多数人。人们猜想，她或许是沉浸在悲伤中。她只能靠着目空一切并做出不屑一顾的样子才能忍住眼泪，与行人碰擦时她觉得疼极了。她隐忍地盯着堤岸来往的车马，几分钟后又揪紧了丈夫的袖子，在川流不息地车辆中穿行。当两人安全地到达了另一头时，她轻轻地脱出他的臂弯，同时放松自己的双唇，或是说颤抖起双唇来。她的泪珠紧接着就簌簌地滚落了下来。她双肘靠在栏杆上，又遮挡住自己的脸庞，将好奇的目光隔绝在外。安布罗斯先生试着安抚她。他轻拍她的肩膀，可她对此丝毫没有理会的意思。站在这个比他还要悲伤的人身边，安布罗斯先生感觉尴尬极了，他双手交叉背在身后，沿着人行道缓缓地走着。

堤岸向四处延伸出一个个凸起的坝角，如同一座座布道台。不过那上面并没有传教士，而是被一群小男孩占据了。他们甩绳子，丢石头，或是让纸船浮在河面上开始一段航行。他们有着捕捉古怪的敏锐目光，觉得安布罗斯先生是一个糟糕的家伙。在他经过时，反应最快的那个机灵鬼大叫道："蓝胡子(注)！"为了防止他们接着去调戏他的妻子，安布罗斯先生冲他们挥舞起手杖。看着这情形，男孩们认定他只不过是个怪人罢了，四个人索性齐声喊起了"蓝胡子"。

虽然安布罗斯太太一动不动地站了好久，久得异乎寻常，小男孩们还是放过她了。时常会有人一个劲地盯着滑铁卢大桥下的河流瞧；还有一对夫妻会在一个美好的下午站在那聊上半个小时；大多数在这儿散步消遣的人都会沉思上三分钟，比较其他场合，人们大多是说上几句话便继续走路了。有时候威斯敏斯特的公寓、教堂还有宾馆就如同薄雾中君士坦丁堡的轮廓

一般。泰晤士河有时呈现出一种浓重的紫色，有时又是泥土般的颜色，有时又像大海一般泛着波光粼粼的蓝色。这个地方总是值得人们花费时间往下看，去瞧瞧下面正在发生些什么。可是这位女士既没有朝上看也没往下看。自她站在那里起，她唯一看见的东西就是一块泛着虹光的斑点，中间有根细杆，缓缓地飘过去。隔着盈满眼眶的泪水，细杆与斑点在视线中游啊游啊。眼泪涌上来又落下去，洒进了河水里。随后一阵声响逼近了她的耳畔——

克鲁西姆的拉斯·波塞内王

以九大神祇起誓——

骚动声渐弱，好像说话的人经过她后又走远了——

塔奎因的元老院

势必不再蒙受冤屈。

是啊，她明白自己必须要回到现实中来，可眼下她非要哭上一场不可。她把脸遮了起来，抽泣地更厉害了，她的肩膀相当有规律地起伏着。她丈夫刚从一个兜售明信片的男人处脱身，正走到锃亮的狮身人面像那里，转过身就看到了她这副模样，诗句便戛然而止。他向她走去，将手放在她的肩上，开口道，“亲爱的。”他的声音饱含恳切。可是她将脸别了过去，如同在说，“你根本就不会明白。”

正因为他没有离开，她不得不抹抹眼泪，抬起头望向河对岸的工厂烟囱。她还看见了滑铁卢桥的一道道圆拱，货车在上面穿梭，活像游戏射击场里出现的一串串动物。她茫然地望着它们，不过无论她看的是什么东西，都势必能止住她的泪水，让她走起来。

“我情愿走路，”当她的丈夫拦下了一部已经坐了两名金融雇员的出租马车时，她开口说道。

走路将她已经稳定下来的情绪打破了。与其说疾驰而过的汽车是地球上的物件，它们更像是月亮上的蜘蛛。轰鸣的运货马车，丁零当啷的汉瑟姆马车，还有小巧的黑色四轮马车，让她思索起她生活的这个世界来。就在那些尖塔上方的某个地方，炊烟从一座尖尖的小山丘中升腾而起，在那里她的孩子现在正呼唤着她，可得到的也只有几句宽慰。正是这些乱哄哄的街道，广场还有公共建筑拆散了他们。此刻她只有一种感受，这座伦敦

城中令她欢喜的事物寥寥无几。尽管她生命中的四十年里有三十年是在一条街上度过的，她很会解读她身边的过路人：有在这个点互相登门拜访的富人；也有坚守岗位径直冲向办公室的工作者；还有闷闷不乐，势必做出些坏事的穷人。虽然还有几丝阳光穿透薄雾，可是衣衫褴褛的老头老太已经在长椅上打起了瞌睡，头沉沉地点着。当一个人不再去注意那遮盖万物的美丽外皮时，眼中所剩的也只有下面的森森白骨了。

蒙蒙细雨让她的心情更阴沉了。干着古怪行当的大篷车顶着同样古怪的名字——斯普鲁尔斯，锯末制造商；格拉布，每张废纸都让人称心如意——简直就是个糟糕的笑话。奔放的爱侣们躲在同一件斗篷下面纵情肆欲，在她眼里真是有伤风化。讲话总是很中听的卖花女们本是安定地聚在一块儿，现在倒成了浑身湿透的老太婆。那些红色、黄色还有蓝色的花朵都挤在了一道，失去了光彩。不仅如此，她的丈夫迈着大步，步伐迅速带有节奏，还时不时甩起空着的那只手，不是像维京人就是像中了弹的纳尔逊[注]，这时几只海鸥改变了他的调子。

“里德利，我们坐车好吗？坐车好吗，里德利？”

安布罗斯太太不得不高声叫道，因为那时他已经走远了。

沿着相同的街道，稳稳的马车一路小跑，不久就带他们离开了西区，驶进了伦敦。这儿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制造基地，人们就在这里一门心思地造些什么东西。就好像灯火通明的西区，电灯打得一片金黄的巨大玻璃橱窗，精心修建的房屋，还有生气勃勃地在人行道上奔走的渺小人影，或是在街上穿梭的汽车，都不过是一件件制造品。在她眼中，这间巨型工厂制造出的成品是如此微小；不知怎的，在她看来，这一切就如同挂在一件黑色大氅边缘的一道小小的金色流苏。

她看到这一路上再没有其他的汉瑟姆马车从身边经过了，有的只是大篷车和送货的四轮马车。在她眼里看到的成百上千的男男女女里，没有一位绅士或淑女。安布罗斯太太这才明白，贫穷终究是件寻常事，这座伦敦城里更是有着数不清的穷人。这个发现令她震惊，她又想到自己这一辈子都在皮卡迪利广场[注]终日打转，便在经过伦敦郡议会建造的夜校大楼的时候长舒了一口气。

“上帝啊，这是多么的惨淡啊！”她的丈夫嘟囔着。“可怜的人啊！”

想到她可怜的孩子，悲惨的穷人，还有这雨，她的心神就如同一道伤口赤条条地晾在空气中。

这时马车停了下来，因为它现在有可能会像枚蛋壳一样被碾碎。宽阔的堤岸曾经容得下大炮和骑兵中队通过，如今却缩成了一条卵石小道，弥漫着麦芽和油脂的气味，还被运货马车堵得水泄不通。正当安布罗斯先生读着墙上布告出发去苏格兰的船次时刻表时，安布罗斯太太在一旁尽可能地找寻信息。他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充斥着满载麻布袋的运货马车，两人的身形几乎完全地没入了黄色的薄雾之中，没有人来帮忙，也没有人留意他们。奇迹出现了，有一位老人走向他们，猜到了他们的意图，提出要用他那艘停靠在楼梯洞下的小船把他们摇到大船那儿去。他们带着几丝犹豫，还是相信了他。他们在小船上坐好，没多久就来到了波涛起伏的河面上。伦敦收缩成了两道布满楼房的直线，方正的楼宇和椭圆形的建筑排成行，如同孩子用积木搭出的大道。

泛着混浊黄光的河水汹涌地奔流着。笨重的驳船靠着拖船的牵引迅速地漂浮而下。警察的小艇飞快地经过了所有船只。风顺着水流吹动。他们乘坐着没有顶棚的手摇小船，上下起伏地沿着繁忙的航道一路颠簸。划到中游时，老人将手搁在了船桨上，汹涌的河水冲刷着船桨，他说起了他一度载过许多人渡河的往事，而如今乘客却寥寥无几。他仿佛忆起了当年停泊在湍急的水波之上的小船曾载着一双双纤足，把人们送到罗瑟希德(注)的草坪上。

“现在他们都愿意从桥上过河了。”他指着塔桥怪物般的巨大轮廓说道。海伦悲伤地看着他，是他用河水把她与她的孩子隔开的。她悲伤地望着逐渐靠近的那艘大船；她停靠在河的中流，他们几乎看不见她的名字——尤弗罗西尼(注)。

在十分暗淡的暮色中，他们能够看见一道道缆索，一根根桅杆，还有鼓起的深色棋子在风中飘扬着。

随着小船渐渐靠向汽船，老人摇起了桨，指着上方再次开口道，全世界的船在起航的那天都会升起这面旗。在两位乘客的心里，那面蓝色的旗子看上去是个邪恶的象征，正预示着不详，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站起身，收拾好东西，登上了甲板。

二十四岁的蕾切尔·温雷丝走下楼梯，来到了她父亲船上的会客厅，站在那紧张地等候着她的舅舅和舅妈。首先，他们尽管亲缘深厚，可她却几乎记不得他们了；再者，他们是长辈；最后，作为她父亲的女儿，她必须得有所准备，要好好招待他们。她满心盼望着见到他们，就像一个文明人总会期待第一眼望见另一个文明人一样。尽管他的到来似乎让她身上也感到不自在——就像一只过紧的鞋子或是一扇漏风的窗。意料之外的是，她早已做好了迎接他们的准备。正当她专心致志地将叉子和餐刀一丝不苟地摆齐

时，她听见一个男人阴沉地开口道：

“在黑夜里要有人从这个楼梯上一头栽下去，”还有一个女人接上话，“准会摔死。”

还说着最后几个字时，女人已经站在了门廊那儿。她个子高挑，眼睛大大的，披着一条紫色的肩巾。安布罗斯太太浪漫又美丽。她或许没什么同情心，因为她的双眼目视前方，对看进眼里的东西总有考量。她的脸庞比希腊人的更具温度，也比一个寻常的英国美女更为粗犷。

“噢，蕾切尔，你好！”她说道，上前握了握手。

“你好吗，亲爱的。”安布罗斯先生开口道，他把额头向前凑去，接受她的亲吻。他的外甥女自然而然地喜欢上了他消瘦嶙峋的身形和他硕大的脑袋，以及那双明锐且纯真的眼睛。

“跟佩珀先生说一声，”蕾切尔向佣人吩咐道。这对夫妇随即在桌子的一侧落座，他们的外甥女则坐在了对面。

“我父亲叫我先开饭。”她解释着。“他正忙着和船员……你们认识佩珀先生吧？”

这名矮小男人弯折的腰就像被一道狂风刮过的树木。他悄悄走进来，向安布罗斯先生点头致意，和海伦握了握手。

“有风。”他说着将大衣的领子竖起来。

“你的风湿还没好？”海伦问道，她的嗓音低沉又性感。尽管用了漫不经心的口吻，城镇与大河的景象依然在她的脑海中浮现着。

“一旦得了风湿恐怕就再也好不了啦。”他回答说，“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取决于天气，不过没多少人会考虑到。”

“不管怎么说，这病死不了人，”海伦说道。

“一般来说，死不了，”佩珀讲。

“来些汤吗，里德利舅舅？”蕾切尔问道。

“谢谢你，亲爱的。”他回道。他一边将盘子递出去，一边出声地叹息着：“啊！这孩子跟她母亲长得不像。”海伦没来得及用她的圆底酒杯敲击桌子，好让发出的声响盖过蕾切尔的耳朵，也不至于让她听了尴尬得涨红

了脸。

“瞧这佣人打理的花儿呀！”她慌张地开口道。她将一只绿色的皱口花瓶拉到面前，开始把一枝枝花瓣浓密的小菊花从里面抽出来，把它们放在桌布上，一丝不苟地一枝枝摆好。

一时间寂静无声。

“你认识詹金森吧，安布罗斯？”佩珀先生在桌对面问道。

“彼得学院注的詹金森？”

“他死了，”佩珀先生说。

“啊，天啊！——我认识他——好多年前的事了。”里德利说道。“他是那桩平底船事故里的英雄，你记得吗？他不按常理出牌。娶了个一个烟草商的年轻女儿。住在苏格兰的沼泽地区——再没听说过他过得怎么样了。”

“酗酒——嗑药，”佩珀先生言简意赅却不怀好意地答道。“真是可悲啊，混得一塌糊涂，别人告诉我的。”

“那人确实有些真本事的。”里德利说。

“他为杰勒贝的介绍依然占有一席之地呢，”佩珀先生继续说着，“这挺令人震惊的，看看教科书的变化。”

“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关于行星的理论？”里德利先生问道。

“我肯定他脑袋里肯定有根筋搭错了。”佩珀先生说着摇了摇头。

这时整张桌子晃动了一下，舱外的光线变了方向。与此同时，刺耳的电铃响了一遍又一遍。

“我们起航啦。”里德利说。

一道细微却可感知的水浪似乎在地板下滚动，它沉了下去，随后，又有一道更明显的浪过来了。灯光堪堪掠过了没遮帘子的窗户。整艘船发出了一声忧伤的呜咽。

“我们出发啦！”佩珀先生说。其他的船只和她一样悲伤，在外头的水面上应和着她。河水坦荡荡地发出咯咯的轻笑与嘶嘶的吐息。船身起伏着，端着餐盘的乘务员不得不扯住帘子来维持平衡。一时间寂静无声。

“卡茨的詹金森——你和他还有联系吗？”安布罗斯问道。

“差不多就那样吧，”佩珀先生说，“我们每年碰一次头。今年他的妻子不幸去世了，当然啦，见面之时充满了悲伤。”

“确实很悲伤啊，”里德利附和道。

“我记得他还有个未出嫁的女儿替他管理家务，可是一切都不再一样了，在他这个年纪都不一样了。”

两位绅士意味深长地点点头，一边啃起了自己的苹果。

“还有过本书是不是？”里德利问道。

“曾经是有本书，但之后再也不会有了。”佩珀先生恨恨地说着，引得两位女士看向他。

“再也不会有这本书了，因为有某个人已经替他写了。”佩珀先生语气极酸，“这就是做事拖延的结果，采集化石啦，在人家的猪圈上修补诺曼式圆拱啦。”

“我承认我对此抱以同情，”里德利忧伤地叹了口气。“我对这类开不了工的人总是很心软。”

“……一生的累积都浪费了。”佩珀先生继续说道。“他积累的收藏都够堆满一间谷仓了。”

“我们有的人逃避了，真是罪过。”里德利说。“我们的朋友迈尔斯如今又有了一项新成果。”

佩珀先生酸溜溜地嗤笑了一声。“据我推测，”他说道，“他一年写了两卷半，算上他酝酿所花费的时间，称得上是一桩可圈可点的事业了。”

“是啊，老校长对他的评价真是全部应验喽。”里德利说道。

“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如此。”佩珀先生说。“你知道布鲁斯的收藏吗？——当然啦，不做公开的。”

“我想我不清楚，”里德利意味深长地说。“他作为一名神职人员——真是相当地自由啊。”

“比如，内维尔路上的泵？”佩珀先生问道。

“恰是如此，”安布罗斯说道。

在座的两位女士，沿袭女性风尚，在不听进去男人讲话的情况下，老练地让他们的对话进行下去，心中却各有所思——孩子们的教育，或是在歌剧院里怎么用雾笛——全都可以做到不露声色。海伦唯一想到的就是，作为女主人的蕾切尔似乎是过于沉默了，她应该着手做些什么。

“不如——？”她拖长了尾音说着。她俩起身离席，倒让两位绅士暗地里吃了一惊。他们不是以为她们听得过于专注，就是早已忘记同在席上的那两个人。

“啊，人们总是能讲些昔日里的古怪故事，”她们听见里德利正重新坐回椅子里时这样说道。她们转头看向门廊，只见佩珀先生似乎突然松脱了衣服，成了一只生气勃勃的丑恶老猿。

女人们用面纱裹住脑袋，走上了甲板。他们正沿着河流缓缓航行，经过了一艘艘驻船投下的阴影。伦敦是一团光，还盖着一只从上面耷拉下来的淡黄色顶棚。那里有着大剧院的灯光，有着长街的灯光，有着大广场的灯光，透着家庭的和乐融融，还有挂在空中的灯光。从未有黑暗能够降临到这些灯火之上，过去几百年里的黑暗也未曾做到。这座城镇竟能够在同一处地方永远燃烧着，这看上去很可怕；至少对于离开陆地去海上冒险的人来说是可怕的，在他们眼中，这座被圈起来的土丘永远地燃烧着，留下了磨灭不去的伤疤。从汽船的甲板上望去，这座伟大的城市看上去就是一个蜷缩着的胆小鬼，一动不动的守财奴。

两人并肩倚靠在栏杆上，海伦问，“你不冷吗？”蕾切尔回答说，“不冷……多美啊！”她顿了一秒接着说道。风景几不可见——有几根桅杆，在这儿有一片陆地的影子；那儿还有一串明亮的窗户。她们试着让自己迎风而立。

“刮起来了——刮起来了！”蕾切尔喘着气说，声音却顺着喉咙被风压了下去。一旁在风中挣扎的海伦却突然冒出一阵冲动，把长裙在膝盖周围一裹，双手抓着头发，向前冲去。可是这一阵陶醉的冲动渐渐地消逝了，风变得狂野阴冷起来。她们透过一道百叶窗的细缝朝里面看去，只见男人们在餐厅里抽着长长的雪茄；她们看见安布罗斯先生重重地瘫坐在椅子里，佩珀先生遍布皱纹的脸仿佛是由木头雕刻出来的。一阵粗放的大笑飘向她们，又立刻湮没在风中。在这间黄色灯光通明的屋子里，佩珀先生与安波罗斯先生显然是忘却了所有的骚动；他们身在剑桥，那时间大约是在一八七五年。

“他们是老朋友了，”海伦微笑地看着这一幕说道。“现在，可有一个房间让

我们坐坐？”

蕾切尔打开了一扇门。

“与其说是房间，这儿更像是一个楼梯平台，”她说。实际上，这间房间与岸上封闭安静的房间完全不同。中央安了一张桌子，四周固定有椅子。热带的阳光刚好将挂毯晒褪成了蓝绿色。装饰着贝壳的镜子边框出自乘务员的巧手，在南部海洋上航行的时光漫长无聊，它倒显得古雅别致却不丑陋。壁炉架上装点了长着红色唇边好似独角兽犄角的螺旋状海贝，还盖了一块边缘垂着几颗小球的紫色长绒。有两扇敞开的窗户正对甲板，汽船在亚马逊的烈日下的炙烤时，穿过窗户的阳光将对面墙壁的挂画晒褪成了淡黄色，罗马斗兽场与逗弄西班牙猎犬的亚历珊德拉皇后两幅画几乎也分不清了。壁炉边的一对柳条椅引得人们想要凑到炉架前，点燃金色的刨木屑暖暖手。一盏巨大的灯悬在桌子上方——就是这种灯让文明之光闯过黑暗的田野来到了乡野间行者的手中。

“大家竟然都是佩珀先生的朋友，真是奇怪，”蕾切尔紧张地开口说道，现在的氛围十分尴尬，房间里很冷，而海伦又异常沉默。

“我猜，你是想当然地把他当作那种人了？”她的舅妈说。

“他就像这玩意，”蕾切尔说，开灯照亮了一条盆子里的鱼化石，并向她展示起来。

“我想你是太过严苛了，”海伦说。

蕾切尔即刻试图证明她所说的并非本意。“其实我不太了解他，”她说，以事实来遮掩，她相信年长者喜爱事实多过情感。她简述了一堆自己对威廉·佩珀的了解。她告诉海伦，他们在家时他总会在周日拜访他们，他知晓好多好多事情——数学，历史，希腊语，动物学，经济还有冰岛的萨迦史诗。他曾将波斯语的诗歌转译成英语散文，将英语散文转译成希腊语的抑扬格；他还是个研究硬币的专家；还有——还有一样东西——噢，对了，她记得那个是叫车辆交通学。

他要么就是研究在海里的东西，要么就是推测奥德修斯的航线，因为希腊语永远都是他的爱好。

“我有他所有的小册子，”她说。“小册子。黄色的小书。”看来她应该是没有读过。

“他谈过恋爱吗？”海伦问，她选定了位子坐下。

她出人意料地问到了点子上。

“他的心就是一只旧鞋皮做的，”蕾切尔扔下鱼说道。可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她自己也承认她从未问过他。

“我得问问他，”海伦说。

“上次我见你时，你正在买钢琴，”她继续说着。“你还记得吗——那架钢琴，阁楼上的那间屋子，还有那盆巨大的带刺植物？”

“是啊，我姑妈说钢琴会穿过楼层砸下来，可到了她们那个年纪还害怕在晚上被杀了吗？”她问。

“我前不久还收到贝茜姑妈的来信，”海伦说。“她担心你这样长久地坚持练琴会毁了你的胳膊。”

“前臂的肌肉而已——弄伤了后我就结不了婚了？”

“她也没说的那么严重，”安布罗斯太太回道。

“噢，不会——她当然不会这么说，”蕾切尔叹了口气说。

海伦望着她。她一脸软弱缺乏坚定，只剩下一双死气沉沉的大眼睛带着疑问的目光。她不漂亮，原是因为她躲在屋里，缺失了血色与鲜明的轮廓。此外，她讲话支吾，更确切来说，她的词不达意更显得她不及她的同龄人。说话一向很随意的安布罗斯太太现在想道，她自然不会指望在船上的这三四个周期能和她产生亲密的感情，不过现在这个想法危险了。与和她年龄相仿的女人交往往往令她生厌，她猜和女孩子在一块儿或许更糟。她又瞟了蕾切尔一眼。没错！毫无疑问，她是如此优柔寡断、多愁善感。当你跟她说点什么时，对她产生的影响不会比拿根棍子打一下水的效果来得更久。女孩身上没有什么抓得住的东西——没有什么坚固、永久且令人满意地东西。威洛比说的是三周，还是四周来着？她试图回想。

然而，在这时，房门开了，一个高大结实的男人走进房内。他走上前，带着一种真诚热烈的情绪握了握海伦的手。这就是威洛比本人了，他是蕾切尔的父亲，海伦的姐夫。这么多肉本应该是长在一个大胖子身上的，然而他的骨架十分巨大，可人并不胖。他的脸架子也很大，从小小的五官与凹陷发亮的脸颊来看，这张脸更适应与肆虐的天气相抗衡，但是并不善于表达情感与情绪，或是对他们的情绪做出回应。

“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他说道，“我俩都很高兴。”

蕾切尔在她父亲的眼色下顺从地喃喃了几句。

“我们会竭尽所能让你过得舒舒服服的。还有里德利。能招待他我们深感荣幸。佩珀需要一个来驳斥他的人——反正我是不敢。你发觉这孩子长大了，是吧？成了个大姑娘了，嗯？”

他依然握着海伦的手，又将手臂环上了蕾切尔的肩，这个姿势把他们凑得极近，让人不舒服，可是海伦忍着不去看他们。

“你觉得她会符合我们的期望吧？”他问。

“噢，会啊。”海伦说。

“因为我们对她有很高的期许，”他继续说，捏了把他女儿的胳膊又放开了她。“不过现在该说说你了。”他们并排坐在了一张小沙发上。“你有好好与孩子们道别吗？他们该上学了吧，我想。他们像你还是像安布罗斯？他们肩上的小脑袋我看肯定很灵光吧？”

说到这个，海伦立刻前所未有地显出了容光焕发的一面，说道，她儿子六岁了，女儿十岁了。每个人都说儿子像她，女儿像里德利。至于头脑嘛，他们都是机灵鬼，她想。她还稍微讲了一个关于她儿子的小故事——就在大人跑开的没一会儿功夫里，他抓了一块黄油，带着它一路跑过房间，把它放进了火里——就为了找乐子，她能够理解这种感受。

“可你得让这个小鬼知道不该玩这种把戏，嗯？”

“和一个六岁的孩子说吗？我觉得这没有关系啊。”

“我是个老派的父亲。”

“胡说，威洛比。蕾切尔知道得更清楚。”

毫无疑问，威洛比想要他女儿赞扬他几句，可是她并没有。她的眼睛毫无波澜，手指依然拨弄着那块鱼化石，她正在神游天外。长辈们继续探讨着如何能令里德利更觉得舒服的安排——给他设了张桌子，抬头就能看见海，远离锅炉，同时也把他与来往的游客隔绝开来。他打包了所有的书，除非他把这次远航当作假期，不然他就完全没有假期了。因为出于经验海伦就知道，自出发去圣玛丽娜的那一刻，他就会整日埋首工作。他的箱子，海伦说，全都装满了书。

“交给我！——交给我！”威洛比说，显然他打算做的要比海伦向他要求的还要多。不过这时传来了里德利与佩珀在门口动作的声音。

“你好啊，温雷丝？”里德利一进门便伸出了一只孱弱的手招呼道，仿佛这次会面的两人都透着忧伤，不过总体来看是他更忧伤一些。

威洛比依然保持着他真挚的热情，还怀揣着敬意。一时无话。

“我们刚才朝里看的时候，瞧见你们在笑，”海伦说。“佩珀先生刚刚一定是说了个极好的故事。”

“呸。没个故事是好的，”她丈夫不耐烦地说道。

“依然还是一个严苛的评委吗，里德利？”温雷丝先生问。

“是我们让你们觉得无聊了，所以你们便走了，”里德利直接向他妻子问道。

这话确实没错，海伦不打算否认，她便接着说，“那我们走了以后交谈有没有变得好些？”不幸的是，回答她的是她丈夫垂下的双肩，“要有变化的话，也是变得更糟了。”

现在的气氛让每个人都觉得相当不舒服，长时间的压抑与沉默足可以证明这点。佩珀先生着实另辟蹊径，一跃蹿上自己的位子，把两只脚缩到自己身下，活像一个见了老鼠的老姑娘，原来是冷风刺痛了他的脚踝。他坐在那儿，吮吸着自己的雪茄，双臂环住膝盖，看上去像一尊佛像。他坐得高高的，开启了自己的长篇大论。他没有在对谁讲，因为没有人想要他说话。他讲起了大海的深不可测。当他听闻温雷丝先生纵有十艘在伦敦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往返的大船，却没有派一艘去调查深海的巨型白色海怪，他表示大为震惊。

“没有，没有，”威洛比笑道，“这世上的怪兽够我受的了！”

蕾切尔发出一声叹息，“可怜的小山羊哟！”

“如果不是因为有山羊，那么连音乐都没有了，我亲爱的，音乐全仰赖山羊了，”她父亲尖锐地说道。佩珀先生继续描述着那些白色无毛的瞎眼怪兽，它们蜷缩在深海的沙脊上，如果你把他们带上海面，它们就会爆炸，当失去压力时，它们身体的一侧会爆开，内脏四散向空中。他讲述了诸多细节，展示了大量学识，让里德利感到无比恶心，恳求他别说了。

看了这一切，海伦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相当悲哀的结论。佩珀是个讨厌鬼；蕾切尔是个不像样的姑娘，她无疑是相当自信，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的，我跟我父亲处得不好。”威洛比一如往常，热爱他的生意，建造他的帝国。和他们在一块儿，她会感觉相当无聊。作为一个行动

派的女人，她还是站起身，表示说她应该上床睡觉了。她走到门后本能地回望了蕾切尔一眼，希望在场仅有的两个女人能够一同离开。蕾切尔起身，茫然地看着海伦的脸，支支吾吾地轻声道，“我准备出去吹……吹吹风。”

安布罗斯太太最糟糕的怀疑成真了；她沿着过道跌跌撞撞地走着，她一会儿用右手扶着墙，一会儿又用左手扶着墙。每走一步，她都恨恨地大喊一句，“该死！”

---

1. 蓝胡子（Bluebeard）：法国民间传说中的残暴丈夫，连娶多名妻子后将她们逐一杀害，第七名妻子得以逃脱。（译注）
2. 此处安布罗斯先生吟诵的诗歌名为《霍雷修斯》，为英国诗人麦考利创作的以古罗马历史为主题的叙事诗集中的一首。该诗集出版于维多利亚时代初期，作为吟诵与消遣的素材风靡一时，广为流传。（译注）
3. 汉瑟姆马车（hansom cab）由英国建筑师约瑟夫·汉瑟姆于1834年发明并获得专利的轻型二轮马车。由于其安全性与轻便性，在维多利亚时期遍布了英国的城市街头。（译注）
4. 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年-1805年）英国海军上将，拿破仑战争时期的重要人物，在特拉法加战役中击溃法国与西班牙的联合舰队，但在此役中中弹身亡。（译注）
5. 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 Circus）伦敦市中心最为著名的圆形广场，毗邻西区，与五条大街相连，当时为英国零售商店的聚集地，而在今天依然是伦敦最为繁华的商业区。（译注）
6. 罗瑟希德(Rotherhithe) 位于伦敦东南部，泰晤士河南岸的一个半岛。（译注）
7. 尤弗罗西尼 (Euphrosyne) 希腊神话中美惠三女神里代表欢乐的女神。西方的船只往往以神话故事中的女性神祇命名，同时也倾向于用女性人称“她”来指代。（译注）
8. 彼得学院 (Peterhouse) 剑桥大学的一个学院。（译注）

第二章

也许是，或者说肯定是因为佩珀先生的被褥不够，再加上一路的颠簸与咸咸的空气，这个夜晚过得并不舒服。这样一来，翌日早晨的早饭就显得相当美妙了。起航了，在淡蓝色的天空下，在宁静的海面上，愉快的旅途开启了。尚未探索的感觉，想要开口却驻在唇边的话语，将这个时刻变得意味深长。因为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个场景成了整个旅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画面，其中还多多少少夹杂着前一夜漂浮在水上的轰鸣汽笛声。

苹果、面包和鸡蛋丰盛地摆满了一桌。就在海伦把黄油递给威洛比时，她瞟了他一眼，暗忖道："我想，她嫁给了你，她是快乐的。"

她沉浸在一连串熟悉的思绪中，又被带进了各种铭记于心的场景里去，思考起最初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特里萨嫁给了威洛比？

"当然啦，大家都看在眼里呢，"她想道。她的意思是说大家都看得见他高大魁梧的身形，还有一副嘹亮的好嗓门、一对铁拳与独立的意志。"不过——"想到这儿，她又陷入了一番对他的细致分析，用一个词完美地来说就是"多愁善感"。她的意思是说，他从未简单真诚地正视过自己的感受。举例来说，他几乎从来不提起亡妻，却以豪华的排场来度过纪念日。实际上，就像她之前总是怀疑他欺凌过他的妻子一样，怀疑他对女儿异常凶暴。她不由自主地开始将自己的命运与她朋友的做起了比较，只因威洛比的妻子算是海伦勉强能称之为朋友的女人。而这番比较常常作为她们的谈资。里德利是位学者，威洛比则是个生意人。里德利的第三卷品达[注]诗集刚出版时，恰逢威洛比的第一艘船刚下水。他们建造新工厂的那年正好也是亚里士多德的评注本（是这个吗？）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表的那年。"还有蕾切尔，"海伦看着她，定是要得出个结论。另一方面，因为双方的实力过于均等，她只好摆出了蕾切尔比不上她的孩子的事实。"她真该只有六岁，"这便是她所有的评价。不过说的就是这女孩那张圆滚滚、没有轮廓的小脸，其他的也无可指摘了。要是蕾切尔会去思考、感受、大笑或是自我表达，而不是为了观察水滴的形状就让牛奶从高处滴下来，她或许会是个有趣的女孩，尽管生得不太漂亮。她长得像她母亲，与她在宁静夏日的水池中映照出的那张生动、绯红的脸颊一模一样。

与此同时，海伦自己也在被别人审视着，尽管目光并非来自她的任何一个牺牲品。佩珀先生正打量着她。他一边把吐司切成小块，干脆地给它们抹上黄油，一边还在沉思，思索自己那特别冗长的一生。锐利一瞥后他更确信前一夜自己的判断没错——海伦是个美人。他殷勤地把果酱递给海伦。

她正在扯些废话，无非就是人们吃早饭时经常聊得那些。他大脑的血液循环令他吃过苦头，而在这个时候正打算找他的麻烦。他秉持原则，向她继续说着“不”，因为他从来没有因为性别而向哪个女人屈服过。而现在，他把目光落到了自己的盘子上，思考起了自己的一生。他有充分的理由没去结婚，只因为他还没遇上一个值得他尊敬的女人。他无奈地在孟买的一座火车站里度过了自己多情敏感的年轻岁月，在那儿他只见过深肤色的女人，女军人，和女官员。他理想中的女人就算不会波斯语，也要会读希腊语，要有一张无可挑剔的漂亮脸蛋。还要懂得脱衣服时他任其落下的小情趣。实际上，他已经沾染了一些自己丝毫不以为耻的习惯。每天，他总要花上几分钟用心地去学些东西。他每次取票都要记下号码；他在一月里全情投入于佩特罗尼乌斯注，二月给卡图卢斯注，三月或许属于伊特鲁里亚注的花瓶。总之，他在印度干得不错，除却一些聪明人并不会感到遗憾的基本缺陷，他依然把握住了当下，所以这一辈子没什么遗憾。他这么想完便猛地抬起头露出微笑。蕾切尔捕捉到了他的眼神。

“我猜，你还在琢磨那点陈芝麻烂谷子吧？”她心里想着，但还是礼貌地出声问道，“你的腿今天还疼吗，佩珀先生？”

“你是说我的肩胛骨？”他问，说着痛苦地动了动肩。“美景对于给我苦头吃的尿酸水平毫无影响。”他叹了口气，凝视着对面的椭圆形窗格，窗外是蓝天碧海。与此同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捆羊皮卷，放在桌上。显然，他期待着别人对此发表意见，于是海伦便问他这是什么书。她知晓了它的名字，却也收获了一大通关于如何正确修路的专题论述。他从古希腊人说起——他们有不少麻烦要应付，他说道。接下来，他又讲到了罗马人，再说到了英国。他说，开始时是正确的方法，可它们很快就出了岔子。讲到这里，他将当今所有的筑路商都狠狠地批判了一番，尤其痛斥了里士满公园的筑路商。佩珀先生每天用早饭前都习惯去那里骑会儿自行车。搅动的勺子把咖啡杯碰得叮当作响。佩珀先生的餐盘旁至少垒着四只小面包的芯子。

“卵石！”他总结道，恶狠狠地把另一只面包的芯子垒了上去。“英国的路都是拿卵石铺的！”“只要下一场大雨，’我早就跟他们说过，‘你们的路就全都淹了。’全被我一次又一次地说中，但你觉得在我跟他们说这话时，他们听进去了吗？我给他们指明后果，那可是事关国库的，还提议他们去读读科里菲尔斯，他们听了吗？并没有，安布罗斯太太！你不在自治市议会待过，根本见识不到人类的愚蠢！”小个子男人凶狠狠地瞪着在她。

“我有佣人，”安布罗斯太太聚焦起目光说道。“我跟前还有个保姆，人倒是不错，可她执意要让我的孩子祷告。亏得我不遗余力的照看，他们目前还把上帝当成是一种海象；可如今我既已不在他们身边——里德利，”她转

过身向丈夫问道，“我们回家后要是发现他们又念起主祷文了，该怎么办呀？”

里德利发出了一小声“呸。”可威洛比听着也不舒服，他身子轻轻一晃，尴尬地开口说：“哎，真的，海伦，一点点宗教信仰伤害不了谁的。”

“我倒宁愿我的孩子撒谎。”她回应道。威洛比沉浸在思绪中，他弟妹比他记忆中还要古怪。她把椅子往后一推，匆匆地跑下楼。不一会儿他们又听见了她的声音，“噢，瞧呀！我们在大海中央了！”

他们跟着她来到甲板上。所有的烟雾与房屋都不见了，汽船航行在一片空旷的海域上。大海澄澈又清新，颜色却在晨曦中显得暗淡。他们离开了一片泥泞的伦敦。一道极细的影子稀疏地落在地平线上，其厚度勉强能承受住巴黎的沉重。尽管如此，它还是扛住了。没有了道路，没有了人，他们感受到了自由，因此四周洋溢着相同的兴奋之情。汽船缓缓前行，细浪轻轻拍打着她，破开的水面又如沸腾了一般嘶嘶作响。她一路在两侧留下了一小串泡泡与水沫。上方十月的天空没有颜色，只有稀疏的云。空气仿佛经过了一道柴火的熏烤，透着美妙的咸味与凛冽。其实甲板上冷得根本站不住。安布罗斯太太将手臂探进了丈夫的怀里。两人走开了，可以看见她凹陷的脸颊朝他别着，似乎要谈些私事。他们走了几步，蕾切尔看到两人在接吻。

她低头向大海的深处看去。海平面仅是被航行而过的尤弗罗西尼稍稍打扰，海面之下却是一片浓绿与昏暗，而且愈来愈暗，到了海底的砂地，只剩下一片看不清的昏暗。人们只能依稀看得见沉船的黑色船骨，或是由爱掘洞的大鳗鱼建造的螺旋形高塔，抑或是游过的光滑绿皮怪物，时不时地闪着光。

——“对了，蕾切尔，要是有人想找我，告诉他我要到一点钟才有空。”她的父亲说道，一如既往地带着不容反驳的口吻。和女儿讲话时，他在她肩上重重地拍了一记。

“要到一点钟，”他重申。“你会给自己找点事情做的，嗯？弹弹琴，看看法语，看看德语，嗯？佩珀先生知道的离合词比全欧洲的男人知道的都多，嗯？”他大笑着走开了。蕾切尔也笑了，实际上她从记事起，便这么笑开了，也不去想那有趣与否，只因为她仰慕自己的父亲。

正当她环顾四周，想着给自己找些事情干时，她被一个女人挡住了去路。那女人又胖又壮，挡了她的路，躲都躲不掉。从她小心翼翼又踌躇不前的步子，还有那身朴素的黑裙可以看出，她是来自更下一层的阶级。尽管如此，她如磐石一般立在那儿。她四下张望，确认了周围没有上流人士在场

后，才准备开口。她要讲的是关于床单的情况，可是重中之重。

“我们到底该怎么熬过这次航行，蕾切尔小姐，我真不知道，”她摇了摇头开始讲话。“只有床单是够分的。老爷的那条有一块地方破极了，用手指可以一戳一个烂。还有床罩。你注意到床罩了没？我看就算穷人瞧了都会觉得难为情。我给佩珀先生的那条勉强能盖住只狗……不行，蕾切尔小姐，它们补不了啦；它们只能当防尘罩使了。问我为什么？你要是让我拼了命地缝补，下回洗起床单来我可就干不了喽。”

她的声音中涌动着愤慨，泪水似乎已经在打转了。

现在别无选择，只有把那一大堆床具摊在桌上再检视一番。契莱太太收拾起床单来，每一条的名字、特点和质地她似乎都知晓。有的沾着黄色的污渍，有些个在几处抽丝抽得厉害。但是在一般人眼里，它们看上去就和一般的床单一样，整洁、雪白、冰冷，且一尘不染。

契莱太太突然转移了床单的话题，放下了床单，把紧攥的双拳搁在上面，坚定道：“还有，你不可以让一个活物坐在我坐的位置上！”

契莱太太原本是被安排坐在一个相当宽敞的船舱里，可那儿离锅炉太近了，以至于五分钟后她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脏“丢了”，她一手捂着胸一边抱怨道。这种可怜的情状可是温雷丝太太，蕾切尔的母亲做梦都想不到的——温雷丝太太熟悉她家里每一条床单，并期望事事俱到，可她不在了。

再给她另外安排一间可是世上最容易的事情了。而且床单的问题也能够奇迹般地迎刃而解。毕竟污渍和抽丝还不至于无可救药，可是——

“假话！假话！假话！”小姐气愤地大吼，她奔上了甲板。“跟我撒谎做什么？”

她气的是一个五十岁的女人竟像个小孩一样跑来一个女孩跟前哭诉，就为了想要坐到轮不到她坐的位置上去。她不再考虑这个特殊事件，打开乐谱后，很快便忘记了那个老女人的一切和她的床单。

契莱太太叠着床单，她脸上挂着了无生趣的表情。这个世界不再在意她了。这儿又不是家。当昨天的灯亮起时，水手就在她的头顶咚咚咚地走来走去，她哭了；今晚她还会哭的；明天她也要哭。与此同时，她在房里整理起自己的装饰品，都是些轻易得来的东西。这些奇怪的玩意都是在航海途中获得的——陶瓷哈巴狗、微缩茶具、印有布里斯托市纹章的俗气杯子、生满了绿锈的发夹盒、彩塑的羚羊头，还有好多小照片，上面不是穿着礼拜正装的工人，就是抱着雪白婴儿的女人们。但有一张人像被放在了

一只镀金相框里，相框还缺一颗钉子。在找钉子时，契莱太太带上眼镜，读起了一张相框背后的字条：

“威洛比·温雷丝将此张女主人的相片赠与埃玛·契莱，感谢她三十年来的尽心服侍。”

泪水模糊了文字和钉帽。

“只要我还能为你们家做些事情，”她边敲着钉子边说着，这时过道里传来了一阵悦耳的嗓音：

“契莱太太！契莱太太！”

契莱立刻整整裙子，抹抹脸，打开了房门。

“我遇上个麻烦，”安布罗斯太太说，她的脸通红，喘不上气。“你知道先生们是什么样子。椅子太高了——桌子又太低——地板离门有六英寸。我想要把锤子，一张旧被子，你这有厨房餐桌一类的东西吗？总之，别告诉其他人，”——眼下她猛地打开丈夫会客室的门，露出了来回踱步的里德利，只见他眉头紧缩，大衣的领子立着。

“他们就好像是煞费苦心地要来折磨我！”他大叫道，突然停住脚步。“我加入这次远航难道就是为了染上风湿和肺炎的？真该有人给温雷丝多灌输点理智，我亲爱的。”海伦正蹲在一张桌子底下，“你只是在把自己弄脏罢了。我们最好认清事实，我们注定要忍受长达六周的悲惨折磨。总之，一切都是愚不可及，不过既然我们人都在这儿了，我想我能像一个男人一样去面对它。我的病肯定会加重——我的感觉已经比昨天还要糟了，不过我们只能感到庆幸，孩子们开心地——”

“走开！走开！走开！”海伦叫道，她推了把椅子像赶一只乱跑的母鸡一样把他从一个角落轰去另一角落。“你走开，里德利，不到半个小时你就会发现一切都妥当了。”她把他从房里赶了出去，她们听见他一路还在过道上嘟嘟囔囔骂骂咧咧的。

“我猜他不是很强壮吧，”契莱太太说道，同情地看着安布罗斯太太，一边帮着她收拾。

“尽是书，”海伦叹了口气，将满满一大摞书册从地上放到书架上。“从早到晚都在看希腊语。要是蕾切尔嫁得出去，契莱，祈祷她最好嫁个大字不识的男人。”

因为最初的不适和恶劣的条件，头几日的海上旅程让人紧绷着神经，几乎

毫无兴致。不过忍过一时，接下来的日子过得还算愉快。十月份一天天地飞快过去，散发着融融的暖意。相比之下，之前的夏日倒显得幼稚而且反复无常。大片大片的土地照耀在秋日暖阳之下。整个英国，从荒芜的沼泽再到康沃尔的悬崖，自晨昏到日暮，都被照亮了，呈现出一片片连绵不绝的黄色、绿色和紫色。在这种照耀下，就连大城镇里的屋顶都闪烁着光。在几千座小花园中，几百万朵暗红色的花儿正在绽放，待到悉心照料它们的老太太们带着剪刀走下小径，剪断花儿多汁的茎杆，将它们放在村里教堂中的冰冷石架上。无数聚会、野餐的游人们直到日落才回家，哀叹道："还会有像今天这样美妙的天气吗？""是你，"年轻的男子低语道；"噢，是你呀，"年轻的女人回应着。所有的老人，还有许多病人都情不自禁地来到户外走上几步，预测些关乎这个世界运转的开心事。至于情爱的私语与表白，不仅能在玉米地里听到，还从灯火通明的屋子里传来。在那里，打开的窗户通向花园，抽雪茄的男人们亲吻着灰色头发的女人们，更是不计其数。有人说天空标志了生命的降临。长尾羽的鸟儿啁啾而鸣，在树木间穿梭，身上的羽毛带有金色眼睛的花纹。

这一切都在陆地上开展着，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大海。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大海是沉静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去想大海，因为在许多房子里，在有爬山虎轻抚的卧室窗户后面，夫妇们在亲嘴前都会嘟囔，"想想今晚的船，"或是"感谢上帝，我不是那个在灯塔里的男人！"在他们所有的想象中，当一艘船融进天际线消失不见时，就如同雪融进了水里。说实话，大人的见解并没有比那群穿着游泳短裤在英国海岸扑腾水花、拿着桶子舀满水的小东西心里来得明白多少。他们就看着片片白帆或是束束烟柱穿过地平线。要是你说这些是海龙卷或是海洋之花的白色花瓣，他们也会认同的。

然而，船上的人对于英国抱持着一样单纯的看法。在他们眼里，它不仅是座岛，还是一座很小的岛，而且是一座正在萎缩，禁锢着人们的岛。有人发现，他们先是像一大群没有方向的蚂蚁挤在一块，几乎都快把对方挤出了边缘；后来，船驶离了，有人发现他们正在徒劳地吵嚷，没人听得见他们，到后来不是消停了就是升级成了骚乱。最后，当船开得远得看不见陆地时，英国人彻底哑了这件事就变得平平无奇。这个病在地球的各个角落肆虐，欧洲萎缩了，亚洲萎缩了，非洲和美洲萎缩了，这艘船是否再有可能碰上像这种皱缩的地块都值得怀疑了。但另一方面来说，她心内泛起一股强烈的自尊；她是这个广袤世界的栖居所，只承载了那么一点点居民，她整天穿行在一个空荡的宇宙中，还遮盖着一身面纱。她比横穿沙漠的商队更寂寞；她无疑更为神秘，靠自身的力量移动，靠自己的资源维持。大海可能会给予她死亡或是前所未见的欢欣，而这一切无人知晓。她是奔向丈夫的新娘，不为男人知晓的处女。凭借她的活力与纯洁，她也许会被比作一切美好的事物。而作为一艘船，她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说实话，要是没有好天气的祝福，天天都是蓝色的晴空，平静、圆润、完美无缺的话，安布罗斯太太本来还会感到十分无聊的。现在一瞧，她在甲板上支了张刺绣框，她一侧的小桌上摊着本黑皮的哲学著作。她从腿上铺着的各色线团里选出一根线，给树皮绣上红色，或是给河流绣上黄色。她正在进行一项大工程，那是一条穿过热带森林的热带河流，最后还会有一只在香蕉、橙子和巨大石榴等众多水果间大快朵颐的花斑鹿。与此同时，还有一队赤身裸体的土著，正在朝空中投射飞镖。在下针的间歇，她还不时转头看向一边，读上一两句《物质的真实》或者《善的本质》。在她周围，穿着蓝色工装裤的男人们正跪着擦洗甲板，或是靠着栏杆吹着口哨。不远处的佩珀先生坐着正拿着一把削笔刀切着植物的根。剩下的人占据了汽船的其他角落：里德利在看希腊语——他根本找不到比这个更令他欢喜的事情；威洛比在处理文件，因为他得利用这次航行处理生意上积压的事情；还有蕾切尔——海伦，在她哲学书的字句间，有时也会疑惑蕾切尔自个儿会做些什么呢？她有些想要过去瞧瞧。自从第一夜后，她们之间讲的话不超过两句；两人见面时都很客气，可是她们之间毫无信任。蕾切尔似乎和她的父亲处得很好——好多了，海伦想着，比她想象中处得好多了——既然她不睬海伦，那海伦不准备去理她。

同一时间，蕾切尔正坐在房里，什么事情都不做。当船满之时，这件房间就有了些响亮的名头，这儿是晕船老太太的修养圣地，她们将甲板让给了年轻人。凭着漂亮的钢琴、地上的一大堆书，蕾切尔将这间房认作是自己的。她会坐在这里弹上几小时艰难的乐章，读一点德语，或是在情绪上来时读一点英语，然后——就像现在——什么事情都不做。

她所受的教育，加之她懒散的天性，无疑是造成这副样子的部分原因。她受的教育和那些十九世纪末富裕人家女孩儿接受的一样。亲切的博士和温柔的老教授教过她多达十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可是他们很快就以她的手太脏为由，逼着她全心投入到一些沉闷的苦差事里去。每周有一两个小时可以愉快地度过，部分要归功于其他的小学生；部分要归功于那扇正对着商店背后的窗户，冬天里人影会从红色的窗子里透出来；部分要归功于那些事故，因为当一间房里超过两个人时注定会出些事。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她并没有一样完全通晓的科目。她的心智程度同一位伊丽莎白女王初登位时期的智者一样：她几乎全盘相信别人跟她说的一切，为她说出口的任何事情编造理由。地球的形状，世界的历史，火车如何运转，钱是怎么投资的，有什么法律正在实施，哪些人想要什么，为什么他们想要这个，现代生活系统中最基本的概念——没有一个教授和家庭女教师向她传授过这一切。不过这个教育系统有个极佳的优点，它什么都没教，不过也不会妨碍孩子去发挥某些真正的天赋。蕾切尔有音乐天赋，除了音乐什么都没让学；她便对音乐入了迷。所有本该投向语言、科学或是文学的精力，那些本来可以让她结交朋友或是向她展现世界的精力统统都直接涌向了音乐。

在她发现自己的老师不够格后，她便手把手地自己教自己。在她二十四岁的时候，掌握的音乐知识不比大多数三十岁的人懂的少。在天赋所及的程度下，她能演奏到最好，而且每天都愈来愈好，这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如果这项明显的天赋被最为古怪和愚蠢之人的梦想和观念包围的话，那就再也没有聪明人了。

她的教育是如此的寻常，那她的情况也就更算得上是平平无奇了。她是独生女，从来不曾被兄弟姐妹嘲笑欺凌过。母亲在她十一岁时过世了，两个姑妈（她父亲的姐妹）将她带大。她们住在里士满那座舒服的房子里，过着毫无波澜的日子。她从小自然是受到了相当细心的照料。还是个小孩时，她的健康备受关注；不管是她被当成小女孩还是大姑娘，跟她提道德伦理似乎都太过粗鲁了。她直到最近才刚刚知晓女人居然还有道德问题存在，此前可是一无所知。她在旧书里探求知识，并且是以冷淡的字句呈现出来的。但她天生不在意书本，先经姑妈过手再交由父亲的审查也从不教她烦恼。朋友们或许会告诉她一些事情，可她没有同龄的朋友——里士满位置偏僻尴尬——实际上，她唯一熟识的一个女孩是个宗教狂，她狂热地沉浸于谈论上帝以及画十字的最佳方式。这类话题只能偶尔令那些神游天外的人感兴趣。

她陷进椅子中，一只手搁在脑后，另一只抓着椅子上的突起。显然，她正顺着自己的思路，心无旁骛地沉思着。她的教育给予了她充足的时间思考。她眼睛定定地望着汽船扶手上的那个球，要是有什么东西碰巧挡住了它哪怕一秒钟，她都会猛地一惊并心生懊恼。伴随一声大笑，她开始了自己的冥想。这一切都是由接下来这首《崔斯坦》注的译文引发的：

在那瑟缩的颤抖中

他似将自己的羞愧所藏

而面对他的至亲国王

他竟献上死尸般的新娘

难道我所说的话就毫无意义？

她大叫道就是“毫无意义”，便把书一扔。接下来她又拿起了《考珀书信》注，这本父亲要求她读的经典曾经令她觉得无聊。书中碰巧有句话描述了他花园中金雀花气味，令她随即回想起了母亲葬礼那日。她眼前浮现出里士满居所中一间铺满鲜花的厅室，那股味道是那么浓烈，哪怕到了今天

任何一种花香都能重现那种可怕的病态气息；她走过这幕场景，半是听半是看地去往了下一幕。她看见露西姑妈正在会客室里侍弄花朵。

“露西姑妈，”她出声道，“我不喜欢金雀花的味道，它让我想到葬礼。”

“胡话，蕾切尔，”露西姑妈答道：“别说这种傻话，亲爱的。我总觉得这是种相当令人雀跃的植物呢。”

躺在炽热的阳光下，她的思绪停留在了姑妈的性格、她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上。实际上，有好几百个清晨，当她绕着里士满公园散步的时候，这个主题就占据了她的脑海，遮挡住了树木、行人和小鹿。为什么她们会做那些做过的事情？她们感觉怎样？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她有一次听到露西姑妈在对埃莉诺姑妈说话。那个早晨她正准备要去了解一个佣人的性格，“还有，那是当然的，早上十点半应该是有个女佣来擦洗楼梯的。”真是奇怪！真是说不出的奇怪！但是她也无法向自己解释清楚，为什么她的姑妈突然将整个她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那些就在眼前的事物讲成是某种异常陌生而且令人费解的东西，平白无故地把她们自己看作四处散落的椅子和雨伞。她只能哆哆嗦嗦地小声问道：“你喜-喜不喜欢埃莉诺姑妈啊，露西姑妈？”她姑妈紧张地像只咯咯叫的母鸡，她轻笑一声回答道：“我亲爱的孩子，你这问的是什么问题呀！”

“多喜欢呢？非常喜欢？”蕾切尔追问道。

“我说不上来我曾想过会‘有多喜欢’，”温雷丝小姐说，“如果有人在意一个人的话是不会去考虑‘多喜欢’的，蕾切尔，”这番话直指她的侄女，她还从来没有像她们期望的那样，真挚地“奔向”她们过。

“可你知道我在乎你，不是吗？亲爱的，因为你是你母亲的女儿，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她倾下身子，略带激动地亲吻了她。这一处的争论如同一桶倾洒的牛奶般覆水难收。

蕾切尔就是这样步入思考的。她的眼睛专注地盯着一个球或是一个把手，嘴唇停止颤动，如果这能称为思考的话。她努力达成谅解的结果却只是伤了姑妈的心，那结论就是最好不要去尝试了。要对任何事产生强烈的感受就是要在自己和他人之间产生出一道深渊。其他人的感觉或许强烈但也有所不同。弹奏钢琴，忘掉其余的一切，这可好多了。这个结论相当受用。就让这些奇怪的男男女女——她的姑妈们，亨茨一家，里德利，海伦，佩珀先生，以及剩下的所有人——都变成符号吧——平平无奇却高贵庄严，年长的符号，年轻的符号，母性的符号，学识的符号，还有美的符号，就像舞台上的人往往都是美丽的。似乎没有一个人说出真正想说的话，或是谈谈他们真正的感觉，而这就是音乐存在的意义。现实扎根于一个人的所

见所感中，但不存在于话语中。一个人能接受一个万物往复循环，众人皆感满意的世界，不用频频花心思去考虑它，除非出现了什么非常怪异的事情。她心满意足地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中，也许每两周会怒火中烧一次。而在平息下来后，就像现在这样陷入沉静。她的神智交织着如梦似幻的迷乱，似是进入了神交，愉快地舒展开来，并与甲板上发白木板的魂灵，大海的魂灵，贝多芬的第一百十二号作品的魂灵，甚至远在奥尔尼的威廉·考珀的可怜魂灵交织到了一起。如同一团毛茸茸的蓟花冠毛亲吻着大海，升起，再一次地吻，一路上升一路亲吻，最后消失在视线之外。起起落落的蓟花毛团被她突然前倾垂下的头颅取代了，当它飘离视线时，她睡着了。

十分钟过后，安布罗斯太太打开门，看着她。见到蕾切尔这副样子度过早晨，她并不惊讶。她扫了屋子一眼，看见了钢琴、书本和乱哄哄的杂物。她先是用审美的眼光观察了蕾切尔。又见她毫无防备地躺着，犹如一只自猛禽脚爪中掉落的猎物。不过想到她是个女人，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女人，这个场面就发人深省了。安布罗斯太太站在那思考了至少有两分钟。随后她露出微笑，消无声息地转身离去，生怕吵醒睡梦中的女孩，引来一番尴尬的对话。

---

1. 品达（Pindar，约公元前518年 - 前438年）古希腊抒情诗人。他被后世的学者认为是九大抒情诗人之首。他写过十七卷诗，只传下四卷。他的诗里有泛希腊爱国热情和道德教诲。他的诗风格庄重，词藻华丽，形式完美。（译注）

2. 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396年—455年）罗马贵族，在晚年发动宫廷政变，当上西罗马帝国皇帝(455年），旋即被杀。（译注）

3. 卡图卢斯（Catullus，约公元前87年—约前54年）古罗马诗人，他继承了萨福的抒情诗传统，对后世诗人如彼特拉克、莎士比亚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译注）

4. 伊特鲁里亚（Etruria）是处于现代意大利中部的古代城邦国家。伊特鲁里亚被认为是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的国家，后来被罗马人吞并了。伊特鲁里亚在公元前罗马城之前是意大利半岛上一个重要城市，古罗马的伊特鲁里亚时期是其鼎盛时期。（译注）

5.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and Isolde）见于亚瑟王的传说。特里斯坦为圆桌骑士之一，与自己的叔父马克国王的妻子伊索尔德的一段不伦恋情，他们的爱情故事是中世纪最为凄美动人的传奇故事之一。诗文出自瓦格纳的同名歌剧选段。（译注）

6. 《考珀书信》（Cowper’s Letters）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 1731年-1800年）英国诗人，浪漫主义诗歌的先驱者。1823年他的一系列书信经亲属整理后正式出版。（译注）

第三章

第二日清晨传来了一阵链条被猛烈拖拽的声音。尤弗罗西尼稳健的心脏缓缓停止了跳动。海伦将头探出甲板，只见一座静止不动的城堡立于一座静止不动的山上。他们在塔古斯河注的河口落了锚。海浪不再无休止地劈出新的浪花，而是反复冲刷着船的一侧。

一用完早饭，威洛比就消失在船的另一头了。他提着一只棕色的皮箱，转过头高吼，每个人都要守好规矩，他要在里斯本处理些生意，直到下午五点才能结束。

到了那个点，他再次出现了。只见他拎着箱子，一脸倦容与不耐。他显然是饿了，渴了，冷了，想要立刻来上一杯茶。他搓着手，向大家讲述自己一天的奇遇：他是怎样撞见在办公室镜子前梳理胡子的老可怜杰克逊的，杰克逊自己都没料到会碰见他，一大早就给他带来一堆差使，因为很少有人会碰到他；之后威洛比又请他吃了顿午饭，他们喝了香槟还吃了圃鹀；他还去拜访了杰克逊太太，她胖得不得了，可怜的女人，不过她好心地问候了蕾切尔——上帝啊，小杰克逊懦弱地向他吐露了件烦心事——好吧，好吧，一切无事，他想着，要是刚下达的命令随即就会被违反，那提出来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坚决表示这趟旅途不会捎带旅客。说到这儿，他摸索起自己的口袋，最后找到了一张卡片，猛地往蕾切尔面前的桌子上一放。

她读起上面的文字：“理查德·达洛维夫妇，布朗大街23号，梅菲尔区注。”

“理查德·达洛维先生”，温雷丝继续说道，“看着是位绅士，自认为当过国会议员，妻子出身名门，他们就可以尽情地提要求。总之，他们说服了小杰克逊。说是非要捎上他们一程不可——拿出封来自格伦纳威勋爵的信来，要我私下里帮个忙——他们驳回了杰克逊提出的所有反对意见（反正我也不信它们会有多大作用），所以我看现在也别无选择了，只能让步。”

可显然是出于某些原因，尽管威洛比表现得副怒气冲冲，可他还是相当乐意地让步了。

实际上，达洛维夫妇发现自己困在了里斯本，茫然无助。他们已经在欧洲大陆上旅行了几周，主要是为了帮达洛维先生拓宽思路。他在国会为国家效命时，政治生涯中出现了一次原因不明的事故，达洛维先生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在国会之外的地方为国效命。就此而言，拉丁国家是个相当好的去

处，虽然东方无疑本来会是个更好的选择。

“等着我在彼得堡或是德黑兰传来消息吧，”他站在旅行者俱乐部[注]的台阶上转身向大家挥手告别道。可是东方爆发了一场大病，俄罗斯爆发了霍乱，而且听上去并不太妙的是，里斯本也出现了疫情。他们已经游历了法国；他制造中心做了停顿，在那儿写了封介绍信，就被领着参观了几个工厂。他还将所见所闻详实地记录在了一本口袋本上。他与达洛维太太在西班牙骑了骡子，因为他们想要了解农民是怎么过日子的。比如说，他们造反的时机成熟了吗？达洛维太太坚持要在马德里多待两天拍些照片。最终，他们到达了里斯本，在那里度过了六天，在之后一本私下披露的刊物中，他们将旅行描述为“独一无二的趣味”。理查德谒见过几名大臣，并预测说不日会有一个危机，“政府的基石已经腐败不堪。可该怪谁呢，等等等等。”而克拉丽莎则检视了一番皇家马厩，拍了几张快照，有被放逐了的人还有破损了的窗户。她还做了其他事情，拍摄了菲尔丁[注]的坟墓，解救了一只被某个恶棍捕获的小鸟，“因为在有英国人长眠的地方，一想到有任何东西被困在笼中，总有人会对此深恶痛绝的。”日记里如此写道。他们的旅途彻底打破了常规，没有遵循任何周详的计划。《泰晤士日报》的外国记着们认定他们的路线史无前例。达洛维先生想要去看几把枪，还认为非洲海岸远比故国民众想象中的要动荡的多。出于这样的原因，他们想要一艘慢得出奇的航船，要舒适，因为他们是糟糕的水手，但不必奢华。那艘船会在一些个港口靠上一两天装煤，这时达洛维夫妇就能自顾自地去游览。他们发觉自己被困在了里斯本，一时还登不上那艘符合心意的大船，这时他们却听说了尤弗罗西尼。不过他们也听说了她只是艘货船，只有经过特殊安排才会接收乘客。她的主要业务是将谷物、棉和煤一类的干货运到亚马逊地区，再把橡胶带回家。然而“经过特殊安排”这几个字给了他们莫大的鼓舞，因为他们正是来自一个几乎所有事情都经过（也可以说都可以）特殊安排的阶级。这样一来，理查德只需要给格伦纳威勋爵写张便条，在开头题写上他的头衔；去找老可怜杰克逊；去跟他说达洛维太太是如何如何，他又是遭遇了这些那些，他们想要这样那样。这就搞定了。他们愉快欣慰地分了手。就这样，一周之后，一艘载着达洛维夫妇的小船在暮色中驶近了。三分钟不到，他们一同站上了尤弗罗西尼的甲板。他们的到来无疑造成了一阵骚动。几双眼睛都看向了达洛维太太这位高挑纤瘦的女人，她周身裹着皮草，脸上遮着头纱。而达洛维先生则是个中等个儿，身形健壮，打扮得像个秋日荒野上的户外运动家。除了达洛维先生随身带的一只公文箱，他妻子带了一只化妆盒，里面应该是收着一条钻石项链以及银色盖子的瓶瓶罐罐。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只深棕色的皮包没多久就包围了他们。

“那儿瞧着真像惠斯勒[注]的画啊！”她高声说，与蕾切尔握手时朝海岸挥

了挥手。蕾切尔只能趁机看了一眼旁边的灰色群山。紧接着，威洛比就为她介绍了契莱太太，由她将这位女士带进她的客舱。

尽管这一幕看似短暂，这段插曲依然令人苦恼。每一个人，从乘务员格赖斯先生，到里德利他自己，都多多少少被打扰到了。几分钟后，蕾切尔走过吸烟室，找到了正在挪动扶手椅的海伦。她一心忙于布置，见了蕾切尔，吐露了一番：

“要是有人能给男人们一间屋子让他们自己坐着去，那可真是太好了。扶手椅可是重要的东西——”她开始把它们推到各处。“现在这儿看上去还像个火车站酒吧吗？”

她将桌子上的长绒桌布迅速地扫了下去。房间的面貌得到了惊人的改善。

随着晚餐时间的临近，陌生人的到来再一次让蕾切尔清醒地意识到，她必须得换身裙子。大钟的声音敲响时，她依然靠坐在自己铺位边，脸盆架上的小镜子倒映出她的头与双肩。镜子里，她的表情紧张又忧郁，因为她已经得出了个沮丧的结论：自达洛维夫妇到来后，她脸上的表情就不是她想要的，而且十之八九再不可能变成为她想要的表情。

然而，她深谙守时的规矩，所以不管脸上挂着什么样的表情，她必须得加入晚餐。

威洛比只用了几分钟草草地向达洛维夫妇介绍了他们即将碰面的人，并用手指一一指了出来。

“这是我内弟，安布罗斯，是名学者（我猜你们听闻过他的名字），他妻子，还有我的老朋友佩珀，一个相当沉默的家伙，但是他无所不知，反正是有人这么跟我说的。就这些了。我们就一点点人。把他们送到海岸放下就成。”

达洛维太太，微微地歪着头，尽全力回忆起安布罗斯来——这是个姓？——还是没想起来。她听到的话语让她感觉有些不舒服。她知道学者总是会和任何人结婚——要么是在农场读书会上认识的姑娘；或者是郊区的小女人，不以为然地说着，“我当然知道你想要的是我丈夫；不是我。”

不过海伦在那时正好进来了，达洛维太太见了她便释然了，尽管外表有些古怪，但她不邋遢，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她压着自己的喉咙，彰显出作为一位淑女的标志。佩珀先生没有特意换去他那身整洁丑陋的西装。

“不论如何，”克拉丽莎跟着温雷丝去用晚餐时暗自思忖道，“每一个人确实都很有趣。”

当她在桌边落座时，她需要一些信念，主要是因为里德利。他来晚了，看过去一脸的未经修饰，满面愁容地喝着自己的汤。

丈夫和妻子间传递了一个极微小的信号，意味着他们把握住了形势，并会忠贞不渝地相互支持。达洛维太太转向威洛比，几乎没有迟疑地开口说：

“我发现大海的无聊之处就是里面没有花。想像一下，海中央开放着大片的蜀葵和紫罗兰！那该多美啊！”

“不过这会对航行造成一些危险，”理查德响亮地说道，他声音低沉，如同一支应和他妻子激扬小提琴演奏的巴松管。“为什么呢，光海草就让人够呛，不是吗，理查德？我记得横穿毛里塔尼亚[注]的那次，问了船长——理查兹——你知道他吧？——‘现在告诉我，你最怕你的船碰到什么危险，理查兹船长？’我以为他会说冰山啦，荒船啦，大雾啦，或是其他什么东西。结果一样都不是。他的回答我一直记着。‘Sedgius aquatici，’他说了这个拉丁名字，我估摸着就是种水浮萍啦。”

佩珀先生抬起头狠狠地看了一眼，正要问问题时威洛比接着开口了：

“他们因为这个可是够呛呢——这些船长们！船上有三千条人命呢！”

“是啊，确实，”克拉丽莎说道。她又转向海伦，深奥地开口道：“人们说，是工作让人精疲力竭，我确信他们都错了；责任才是。我看，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付给厨子的工钱要比付给女仆的多。”

“这么说的话，那人该付双份的钱给自己的保姆；不过也有人不这么做，”海伦说。

“是啊；可想想，与其和盘子打交道，和宝宝们在一块儿是多么开心呀！”达洛维太太说着，饶有兴趣地看着海伦想，她应该是个做母亲的。

“比起当保姆，我倒宁愿当个厨子，”海伦说道，“没有什么能让我起念头去带孩子。”

“做母亲的总爱夸大其词，”里德利说，“一个有教养的孩子不用担太多责任。我和自己的孩子环游了整个欧洲。你只要把他们裹得暖暖的，再往行李架上一放。”

海伦听了大笑。达洛维太太看着里德利，高声道：

“做父亲的就是这样！我丈夫也是。随后他们就谈起了性别平等来！”

“是吗？”佩珀先生问。

“噢，有些人会的！”克拉丽莎大叫道，“我丈夫每天下午去开最后一个会时都得从一位怒气冲冲的女士身旁走过，我猜她也不说别的。”

“她坐在屋外。那看上去真尴尬，”达洛维说，“最后我鼓起勇气对她讲，‘这位好太太，你待的地方正好挡道了。你妨碍了我，而且正在对自己做无益的事情。’”

“随后她揪住他的外套，差点没把他的眼睛给抠出来——”达洛维太太插嘴道。

“哼——那说得夸张了，”理查德说。“不，我同情她们，我承认。坐在这些台阶上的感觉一定糟透了。”

“她们活该。”威洛比唐突地说了句。

“噢，我完全同意你的话，”达洛维说道，“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去谴责这种愚不可及的无用功了。至于这整个僵局嘛，好吧！英国的女人要能有投票权，要么等我死了！这就是我要说的。”

她丈夫那番隆重的断言令克拉丽莎也变得严肃起来。

“真是无法想象，”她说。“别告诉我你是个妇女参政主义者注？”她转向里德利问道。

“我完全不把这个放在心上，”安布罗斯讲。“如果有谁自欺欺人到认为一张选票能给他或她带来好处的话，就给他一张嘛。他马上就会受教了。”

“我明白了，你不是个政治家。”她微笑道。

“天哪，我不是。”里德利回道。

“我担心你丈夫不会接受我，”达洛维在一旁对安布罗斯太太说。她突然想起来他曾在议会工作过。

“你就不觉得在那儿很无趣吗？”她问，实际上并不知道究竟该说些什么。

理查德的双手摊在自己面前，好像手掌里刻了铭文待他去解读似的。

“如果你是问我觉不觉得干这行其实无趣得很，”他说着，“我肯定要回答‘是’；换句话，如果你问我就所有行业来看，好的坏的，最舒服的最值

得羡慕的，不去谈它较为严肃的一面，那么所有行当中，最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最应考虑从事的，我肯定会答‘从政’。”

“当律师或是从政，我同意，”威洛比说。“为了挣钱你得多奔波。”

“一个人的才能总要派上用场，”理查德说道，“我有可能于险境如履薄冰。但我对诗人与艺术家的看法往往如此：在你自己的诗行间，你所向披靡——自然是的；可离了你的诗句——噗——你就得忍让了。现在，我不该去想有谁会为我忍让。”

“恕我不能苟同，理查德。”达洛维太太。“想想雪莱。我觉得在《阿多尼斯》注里包含了一个人想要的一切。”

“一定要读读《阿多尼斯》，”理查德坦言道，“可每当我听到雪莱，我就对自己反复说着马修·阿诺德注的字句：‘怎样的安排！怎样的安排！’”

这话引起了里德利的注意。“马修·阿诺德？一个自命不凡的讨厌鬼！”他嗤笑道。

“一个自命不凡的人——没错，”理查德说道；“但是，我想他也是个通晓事故的人。这就是我要讲的重点。我们政治家在你们眼里”（不知怎的他将海伦认定为文艺人的代表了）“就是一大群寻常的人；但我们双方兼顾；我们或许笨拙，可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弄懂一些事情。如今你们艺术家发觉事情一团糟，耸耸肩膀，沉浸到自己的想象中去——我肯定那一定十分美妙——然后把烂摊子扔在那儿。这在我看来，就是在逃避个人责任了。此外，并非所有人生来就具备艺术天赋的。”

“这太可怕了。”达洛维太太说道，她丈夫讲话时她一直在思考。“我和艺术家在一块儿时，很是享受这种快乐。将自己关在一个专属的小天地中，里面有画有音乐有所有美丽的事物。可是我走上街去就碰见了一个苦孩子，那张刻满了贫穷与饥饿的脏兮兮的小脸蛋儿让我回过神来，并对我说，‘不，我不可以把自己关起来——我不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应该停止画画写作以及演奏音乐，直到这种事情不复存在。’你感觉不到吗，”她激动地冲海伦说道，“生活就是一场永恒的斗争？”海伦思考了一会儿。“没有，”她说道，“我想我感觉不到。”

这时一阵的沉默无疑令人感觉不舒服。达洛维太太随即微微颤抖了一下，问起是否有人能将她的皮草大衣递给她。她一边调整着颈间柔软的棕色皮草，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个新话题。

“我得承认，”她说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安提戈涅》的。我是多年前在剑桥看的这部剧，它自此就萦绕在我的心头了。你不觉得这是你所见过的最现代的东西吗？”她问里德利。“于我而言，我已经认识了二十个克吕泰涅斯特拉了，一位迪池灵村的老太太也算一个。我一个希腊字都不认识，可我就是能一直听着它——”

佩珀先生在此时突然用希腊语念道：

纵有奇迹无数，

无一妙过人类；

穿过白色海潮的神力，

乘驾狂暴的南风，

劈径斩浪

令其无从吞噬。

达洛维太太抿起嘴唇望着他。

“如果能让我识得希腊语，我愿意用十年的生命去换。”佩珀先生念完后，她说。

“我能在半小时里教会你字母表，”里德利说，“一个月之内你就能读荷马了。我想要真能指导你，那可是莫大的荣幸。”

海伦现在正和达洛维先生聊着，刚讲到下议院引用希腊语的习惯正在渐渐消失的状况。听了那番对话，她在随身携带的大册摘录本中记录下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男人，哪怕是像里德利那样的，确实更喜欢时髦的女人。

克拉丽莎兴奋地表示那真是太好不过了。在一瞬间里，她能看见自己坐在布朗大街的会客室里，腿上摊着本柏拉图——一本希腊原版的柏拉图。她禁不住去相信一位真正的学者——或许是因极度兴趣使然——能够毫不费力地将希腊语塞进她的脑子里去。

里德利答应了她明天就过去。

“但愿你的船能对我们温柔相待！”她大声说道，向威洛比开着玩笑。为了

客人，还有这些尊贵的来宾，威洛比随时恭候，以确保万事得体，海浪再不太平船也要开得平稳。

“我晕船晕得厉害；我丈夫也不太行。”克拉丽莎叹了口气。

“我从不晕船，”理查德解释道，“至少，我只有真正晕过一次，”他更正说，“那次是要过英吉利海峡。那时候波涛汹涌，我承认，或许还要糟糕，一个大浪搅得我难受极了。最好一顿饭都别错过，可我看着食物说：‘我不行了’；你吃上一大口，但天晓得你要怎么把它吞下去。可是坚持下去，你就能一劳永逸地抵御袭击。我妻子是个胆小鬼。”

他们把椅子往后一推。女士们在门廊处徘徊。

“最好由我来带路吧，”海伦说着，走在了前面。

蕾切尔跟在后面。她没有参与交谈；没有人跟她讲过话；可是她听到了里面的每一个字。她从达洛维太太看到达洛维先生，又从达洛维先生回到达洛维太太身上。克拉丽莎确实是道迷人的风景。她穿了一条白裙子，带着闪烁的长项链。她的穿衣搭配，还有她立体精致的脸庞在她渐灰的头发下透着美丽的粉色，她与一副十八世纪的大师杰作惊人地相似——像是雷诺兹注或是罗姆尼注的作品。有她在一旁，衬得海伦和其他人看上去粗糙又邋遢。她轻松地坐正，看上去像是在与自己的世界随心所欲地打着交道；这颗巨大沉重的球体就在她的手指下肆意打转。还有她的丈夫！达洛维先生那低沉浑厚的动听嗓音还要令人深刻。他仿佛来自一台油润轰鸣的机器核心，那里面的光杆在滑动，活塞在撞击。他捕捉起事物来既稳当又轻松；让其他人显得像一文不值的老姑娘。蕾切尔紧跟在妇人们后面，似是陷入了恍惚。一阵奇异的紫罗兰香味从达洛维太太那飘来，混合了她裙子软软刮擦的簌簌声，还有她链子的叮当声。蕾切尔一路跟着，一股极度的自卑涌了上来，笼罩住她的整个生活与她所有朋友的生活，“她说我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说得对。我们真是可笑至极。”

“我们坐这儿，”海伦说，打开了会客厅的门。

“你弹琴？”达洛维太太问安布罗斯太太，拿起了摊在桌上的《崔斯坦》乐谱。

“我外甥女弹，”海伦说着将手放在了蕾切尔的肩头。

“噢，我真嫉妒你！”克拉丽莎第一次对蕾切尔说话。“你还记得这个吗？是不是美妙极了？”她带着戒指的手指在谱子上弹了一两个小节。

“之后崔斯坦是这样子，还有伊索尔德——噢！——这一切都太惊心动魄了！你去过拜罗伊特[注]没有？”

“没有，我没去过。”蕾切尔说道。“那你还是要去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看《帕西法尔》[注]——那是八月里炎热的一天，这群胖胖的德国老女人穿着鼓囊囊的长礼服裙走上前，还有黝黑的剧院。接着音乐奏响了，人们都止不住泪。一个好心地男人上来递了杯水给我，我还记得呢；可我只能在他肩上哭泣！我哭得都喘不上气，”（她摸着喉咙。）“就好像这世界什么都不剩！你的钢琴在哪儿？”“在另一间房里，”蕾切尔解释道。

“不过你会给我们弹琴的吧？”克拉丽莎恳求说。“我想不到比坐在月光下聆听音乐更美好的事情了——就是听上去还像个女学生似的！你懂吧，”她说着，转向海伦又开口，“我觉得音乐并不一直都对人有好处——我恐怕是这么想的。”

“太紧张了？”海伦问。

“怎么说呢，太过情绪化了。”克拉丽莎说道，“当一个男孩或女孩把音乐作为职业，有人就会立刻意识到这一点。威廉·布罗德利爵士告诉过我一样的事情。你就不讨厌人们疯狂痴迷瓦格纳时的那种态度吗——诸如此类的——”她抬头凝视着天花板，紧握着双手，摆出一副迷醉的神情。“这根本不是意味他们欣赏他；我总认为事实上恰恰相反。你知道亨利·菲利普斯[注]吧，那位画家？”她问。

“我见过他，”海伦说。

“光看表面，人们或许会认为他是个成功的股票经纪人，而不是当代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我就喜欢这点。”

“如果你喜欢盯着他们瞧的话，会发现许许多多成功的股票经纪人的。”海伦说。

蕾切尔愤愤地希望她的舅妈不要那么乖张倔强。

“当你看见一位留着长发的音乐家时，你难道不会本能地就知道他是个糟糕的人？”克拉丽莎转向海伦问道，“瓦茨与乔基姆——他们看上去就如同你与我。”

“要是他们都有卷发那看上去会漂亮得多呢！”海伦说道。“问题在于，你是准备关注他们漂亮的外表了是吧，是还不是？”

“整洁！”克拉丽莎说道，“我相当希望一个男人看上去是干干净净的！”

“说到整洁，你实际上是想说剪裁精良的衣服吧，”海伦说。

“一个绅士是要有某种标志，”克拉丽莎讲道，“不过人们也说不出是什么。”

“现在拿我丈夫来说吧，他看上去像名绅士吗？”

在克拉丽莎看来，这个问题的品味糟糕至极。“有些事情不能说出口，”她本能将问题打发了。可她找不到答案，只能干笑一声。

“好了，总之，”她转向蕾切尔说道，“我可是坚持要你明天来给我弹上一曲的。”

她举手投足间的气质令蕾切尔爱上了她。

达洛维太太压下了一个小小的哈欠，只让鼻孔微微张了张。

“你知道吗，”她说道，“我困极了。都怪海上的空气。我想我该撤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她认作是佩珀先生的。那声音在讨论中尖锐刺耳，渐渐逼近会客大厅，引起了一阵警觉。

“晚安-晚安！”她说道。“噢，我认识路——希望能睡个好觉！晚安！”

她的哈欠一定只是装装样子的。她没有任自己的嘴巴垂下，把所有的衣服像穿在一根线上似的从身上褪下来扔成一团，也没有在铺位上肆意地伸展四肢；她只是换下裙子，披上一件装饰着无数褶边的晨衣，双脚裹进一张小毯子里。她坐下来，膝头放着一册信纸。这件窄小紧凑的船舱早赫然已经成了一位高贵女士的更衣间。里面有装着液体的瓶瓶罐罐；有托盘、盒子、刷子、别针。显然，每一样用具都恰到好处地组成了她身上的每一分。那股曾令蕾切尔迷醉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一切既已妥当，达洛维太太写起了字。她手中的笔成了用来爱抚纸张的一件东西，她本可能一边抚摸轻搔着一只小猫，一边写字的：

想像一下我们，亲爱的，在一艘你能想象中最奇怪的大船里，漂浮在海面上。奇怪的不是这艘船，而是船上面的人。在旅途中碰到各种奇怪的人这不奇怪。我得说我发现这有趣极了。航线上有位经理——叫温雷丝——一个不错的英国人，大个子，话不多——你知道的那种。至于其他人嘛——他们就像是从一本古老的《潘趣》[注]杂志里跑出来的。他们就像六十年代玩槌球戏的人。他们在这艘船里关了多久我不清楚——我猜连着好多年

了吧——但给人感觉就好像登上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小世界，而他们从未上过岸，或者在这辈子里做过些寻常事。这就是我对文人的惯常看法——他们是最难相处的那类人。最糟糕的还在于，这些人——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还有外甥女——让人会感觉到，如果他们不是被牛津剑桥这种地方给吃掉而变成了怪人的话，他们本可能就和普通人一样。那男的确实不错（要是他能剪剪指甲的话），那女人脸蛋十分漂亮，不过，当然啦，她像是穿了个装土豆的麻袋，发型就跟伦敦自由百货里的售货女一样。他们聊起艺术，也觉得我们是傻子，居然在晚上还要盛装打扮。可是，我就是情不自禁；要是我不换好衣服就去用晚餐，我情愿死了——你难道不是吗？这比汤汤水水重要多了。（真是奇怪，这些事情确实要比人们想的重要得多，要让我贴身穿着法兰绒，还不如砍了我的头。）还有个害羞的好姑娘——可怜的东西——我希望能有人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把她带出来。她的眼睛和头发漂亮极了，不过，当然啦，她也会变得很可笑。我们应该开办一个为年轻人拓宽思路的社团——这可要比传教有用多啦，海斯特！噢，我还忘记了，这儿有个可怕的小东西名叫佩珀[注]。他人如其名。他说不出得卑微无用，脾气特别古怪，可怜的人啊。就像是与一条坏脾气的猎狐梗同座共进晚餐。只不过要真是条狗，主人还能替他梳梳毛，扑扑粉。有时也真是遗憾，一个人不能像狗一样对待人啊！最大的慰藉就在于我们远离了报纸，这样理查德这次就能度过一个真正的假期啦。西班牙不算度假……

“你这个胆小鬼！”理查德说。整个房间几乎都被他强壮的身形填满了。

“我在晚饭时尽了自己的职责！”克拉丽莎喊道。

“不管怎么说，你居然让自己去学希腊字母表。”

“噢亲爱的！安布罗斯是什么人？”

“据我所知，他以前是个剑桥大学的老师；家住伦敦，编写古典文学的。”

“你以前见过这样一群怪人吗？那个女人居然问我她丈夫看上去像不像一位绅士！”

“在晚餐中让对话不要中断自然是很不容易的，”理查德说。“为什么那个阶级的女人会比男人还要古怪得多呢？”

“他们长得也不是太难看，他们就是——相当地——古怪！”

两人都笑了，想到了一起去，所以他们不必再比较自己的印象了。

“我想我有很多事情要去向温雷丝讲，”理查德说，“他对萨顿以及整套装置

都相当了解。他能告诉我许多关于北方造船的情况。”

“噢，我真高兴听到这个。男人总是比女人好上那么多。”

“这是当然的，人们总是会对一个男人有话要讲，”理查德说。“但我毫不怀疑，聊起宝宝，你准会立刻滔滔不绝起来，克拉丽斯。”

“她有孩子了吗？不知为什么她看起来不像是有的。”

“两个。一男一女。”

一股妒意刺痛了达洛维太太的心。

“我们非要个儿子不可，迪克，”她说。

“上帝啊，这些机会都给现在的年轻人啦！”达洛维说，他的话语让他思考起来。“自从皮特的时代过后，我觉得这里不会再有那么好的机遇了。”

“可那是属于你的！”克拉丽莎说。

“要成为人的领袖，”理查德自言自语地说，“是一项优秀的事业。上帝啊——多伟大的事业啊！”

他的胸膛在马甲下缓慢地起伏着。

“你知道吗，迪克，我克制不住地在想英国，”他妻子若有所思地说道，她将头靠在他的胸前，“登上这艘船后这一切变得更为鲜活了——它就是作为英国人的意义。想想我们做过的一切，我们的海军，在印度和非洲的人们。我们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世纪，将来自乡下村庄的男孩们派出去——还有你这样的男人，迪克。让人感觉到，当不了英国人简直难以忍受！想想国会上方通明的灯火，迪克！我刚才站在甲板上时，我仿佛都看见了。那就是伦敦赋予一个人的意义。”

“这就是连贯性，”理查德简洁地说道。英国历史的图景，国王一代接着一代，首相一任接着一任，正当他妻子讲话时，一条条法律湮没了他。他的思绪在保守政策中穿梭，从索尔兹伯里大法官稳固地传到阿尔弗雷德手里，随后渐渐地封卷装存，就好像一条打开的套索捕捉到了东西，以及人类栖居星球上的巨大碎块。

“那要花上很长时间，但我们快要完成了，”他说；“它尚待巩固。”

“而这些人根本看不见！”克拉丽莎大声讲道。

“创造一个世界需要各种各样的事物。”她的丈夫说。“如果没有一个反对党，那么政府也不会存在。”

“迪克，你比我强，”克拉丽莎说，“你看到了全局，而我只看到了这儿。”她按着他的手背说道。

“那是我的工作，我试着在晚餐时解释的。”

“我喜欢你，迪克，”她继续说，“因为你始终如一，而我是个感情用事的人。”

“不管怎么说，你是个漂亮的人，”他说道，目光更为深沉，凝视着她。

“你是这么想的，是吗？那吻我吧。”

他热情地亲吻了她，那封写到一半的信滑落到地上。他把它捡起来，不打一声招呼便读了起来。

“你的笔呢？”他问。随后他遒劲的小字加入了进来：

来自R.D.：克拉丽丝没跟你说她在晚餐时是多么光彩照人，她强势地下定决心提出要学习希腊字母表。我想趁此机会补充说，我俩在异国他乡玩得十分开怀，真希望我们挚友（你和约翰，我是说）的加入能令这次旅行如期许的那般完美尽兴，并发人深省……

走廊尽头传来人声。安布罗斯太太正在低声说话；威廉·佩珀正用他那清楚尖利的嗓音说着：“她就是那种女士，我向来对她们毫无同情。她——”

而理查德与克拉丽莎都没有就这份断言作出评论，似乎这样做会直接传到他们耳朵里的，理查德撕下一张纸。

“我常常在想，”克拉丽莎枕着一册与她形影不离的白色帕斯卡(注)，在床上思考着，“让一个女人和一个在道德层面上高于她的男人（如同理查德之于我）生活在一起是否真是一件好事情。这让一个人变得如此依赖。我想，我对他的感觉就如同我母亲以及她同辈女人对耶稣基督的一样。这恰好表明了没有了某些东西的存在，一个人是办不到事情的。”她陷入了睡眠中，就和平时一样，十分安然舒适，但是奇妙的梦境造访了她，巨大的希腊字母在她房间中踱步。当她醒来，还笑起了自己，回想自己身在何处，希腊字母成了真人，就在不远处沉沉睡着。随后，她又想到了外面在月亮下翻腾的黑色大海。她颤抖了，想到了她的丈夫和其他人都是这次远航的旅伴。实际是，梦境并非仅在她的脑海里打转，而是接连地造访了一

个个脑袋。他们都在那夜梦见了其他人，这是自然，想想他们之间的隔板真的很薄。他们从土地上升起，又在大海中央毗邻而坐，看见了对方脸上的每一个细节，又听见了他们说的每一个字句。

---

1. 塔古斯河（the Tagus）是伊比利亚半岛最大的河流，最终在葡萄牙里斯本注入大西洋。（译注）
2. 梅菲尔区（Mayfair）位于英国伦敦市中心，也是这座城市最繁华，最多富人聚集的区域之一。（译注）
3. 旅行者俱乐部（the Travellers'）创立于1819年的旅行者俱乐部位于伦敦，众多外国大使与高级专员为该绅士俱乐部的成员。（译注）
4.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年– 1754年）英国作家，剧作家，病逝于里斯本。（译注）
5. 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1834年 - 1903年）美国著名印象派画家。（译注）
6. 毛里塔尼亚（Mauritania）是西非阿拉伯国家之一，15世纪开始，先后被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相继殖民。1912年成为法国殖民地。（译注）
7. 妇女参政主义者（suffragist）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倡扩大女性在公共选举中选举权利组织的成员。（译注）
8. 《阿多尼斯》（Adonais）雪莱于1821年所写悼念济慈的长诗。（译注）
9.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 - 1888年）英国诗人、评论家、教育家。对雪莱推崇备至。（译注）
10. 安提戈涅（Antigone）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42年的一部作品，被公认为是戏剧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剧中描写了俄狄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不顾国王克瑞翁的禁令，将自己的兄长，反叛城邦的波吕尼刻斯安葬，被处死，而一意孤行的国王也遭致妻离子散的命运。（译注）
11. 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as）为斯巴达皇后海伦的双胞胎姊妹，在希腊神话中是阿伽门农的妻子，野心勃勃。（译注）
12. 原文为希腊语，选自戏剧《安提戈涅》。（译注）
13. 雷诺兹（Joshua Reynolds，1723年-1792年）英国18世纪时极有影响力的画家，以其肖像画闻名。（译注）

14. 罗姆尼（George Romney，1734年 - 1802年），英国肖像画家。他是同时代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曾为许多社会人物作画.（译注）

15. 拜罗伊特（Bayreuth）是德国巴伐利亚地区的一座城市，在城市北部，还有一座拜罗伊特节日剧院，由路德维希二世为了专门上演瓦格纳的歌剧而赞助建造的。瓦格纳在这里创办了拜罗伊特音乐节。（译注）

16. 《帕西法尔》（Parsifal）是华格纳最后一部歌剧，也是男主角的名字，即亚瑟王圆桌骑士之一。（译注）

17. 亨利·菲利普斯（Henry Philips，1820年–1868年）英国肖像画家。（译注）

18. 潘趣杂志（Punch）十九世纪英国每周发行的杂志，以刊载幽默与讽刺作品知名，也是“漫画卡通”这一概念的滥觞之地。（译注）

19. 佩珀（Pepper），这个姓氏与“胡椒”的拼写相同。（译注）

20. 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年 - 1662年）法国神学家、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音乐家、教育家、气象学家。早年进行自然和应用科学的研究，在经历了一次信仰上的神秘经历后，他转而专注沉思和神学与哲学写作。宗教论战之作《致外省人书》被奉为法文写作的典范，身后其笔记本被编为《思想录》。（译注）

第四章

第二天早上，克拉丽莎起得比所有人都早。她穿戴好，走上甲板，呼吸宁静早晨的清新空气，并绕着整艘船逛了第二圈。她迎面撞上了消瘦的格赖斯先生，那个乘务员。她道了声歉，同时向他问了个问题：顶上这些半是玻璃半是黄铜的发亮物件是做什么的？她一只在思索这个，可就是猜不出来。他向她解释了一番后，她激动地叫道：

“我就知道当水手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活计！”

“你又知道些什么呢？”格赖斯先生问道，激起了异样的态度。“抱歉。在英国长大的男男女女里有哪一个会懂得海上的事情？他们宣称自己懂，其实他们压根不知道。”

他苦涩的口吻给接下来的事情蒙上了不好的兆头。他将她领到自己的宿舍。达洛维太太在一张黄铜包边的桌子旁坐下，她的身躯白皙清瘦，消瘦的脸庞挂着警觉，看上去怪像只海鸥的。她不得不听这个狂热的男人滔滔不绝地讲话。她意识到了吗？陆地只是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比起大海来，它是多么平和，多么美丽，多么仁慈？假使明天陆地上的动物都因为瘟疫死绝了，深海的蕴藏依然能不费吹灰之力地供养欧洲。格赖斯先生回想起他在世界上最富有的那座城市里见过的可怕光景——男男女女站成一排，等呀等呀就为了领上一大杯浮着油花的汤水。“我还想到这下面有游动的肥鱼可以尽情地捞。我算不上是个新教徒，我也不信天主教，可我巴不得祈祷罗马天主再度回归——因为有斋戒。”

他边说边打开一只只抽屉，摆弄起玻璃小罐。这里都是些伟大海洋赐予他的宝藏——浸泡在绿色液体中的浅色鱼，一团团长着卷曲长须的水母，脑袋上带着灯的鱼，它们生活在深海。

“它们曾在尸骨间四处游动，”克拉丽莎叹了口气说。

“你想到了莎士比亚，”格赖斯先生说道，从摆放整齐的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带着浓重的鼻音背诵道：

“你的父亲深眠于五尺五下，”注

“伟大的家伙，莎士比亚，”他说着，把书放回了原处。

克拉丽莎听到他这么说很是高兴。

“你最喜欢哪部戏？让我猜猜是不是和我的一样？”

“《亨利五世》”格赖斯先生回道。

“棒极了！”克拉丽莎大叫。“就是它！”

你也许会觉得《哈姆雷特》对于格赖斯先生来说过于内省了，而十四行诗又太过热情。《亨利五世》于他而言恰是英国绅士之典范。不过他最爱读的还是赫胥黎注，赫伯特·斯宾塞注，以及亨利·乔治注。至于艾默生与托马斯·哈代，他只是读来消遣的。正当他向达洛维太太就英国的现状陈述自己观点时，早餐铃急切地响了起来。她表示自己必须得离开了，并许诺还会回来，要来看看他的海草。

前一晚在她眼里显得十分古怪的那群人已经围坐在了桌旁。他们依然面带睡意，所以也不做交流。不过她的翩然而至如同朝他们吹了一小口气那般。

“我刚进行了一次这辈子最有意思的谈话！”她高声说着，在威洛比身边落座。“你们意识到了吗，你们之中有一位哲学家兼诗人？”

“一个相当有趣的家伙——我总是这么说，”威洛比说，点明了是格赖斯先生。“不过蕾切尔觉得他讨人嫌。”

“他讲起洋流来确实讨人嫌，”蕾切尔说道。她的眼中满是困意，可眼里看过去的达洛维太太依然美极了。

“我还没碰上过讨厌鬼呢！”克拉丽莎说。

“那我得说这个世界充斥着这种人！”海伦高声说。她在晨辉中光彩照人的美貌与她的话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一个人最糟糕的评价了，”克拉丽莎说。“一个人宁可去杀人也不能讨人嫌哪！”她补充了一句，带着她讲起事情时惯用的深沉口吻。“有人或许还能喜欢上一个杀人犯呢。狗也一样。有些狗真是相当讨人嫌，唉，可惜呀。”

理查德碰巧坐在了蕾切尔旁边。她清醒地感知到了他的存在与外表——他剪裁精良的衣服，笔挺的衬衫前襟。他的袖口佩有蓝色环扣，指尖都修得平平的，相当整洁的左手小指上戴了一枚小巧的红石戒指。

“我们养过这么一只狗，连他自己都知道讨人嫌，”他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冷静口吻对她说道。“他是一条斯凯梗，就是那种毛长长的，小脚从他们的长毛里扎出来——像毛毛虫——不对，我是说像沙发那样。好吧，那时候我们还养了另一条狗，是条活泼的黑毛狗——一条史奇派克狗，人们应该是管他们这么叫的。你根本想象不出他俩的区别可以有多大。那条斯凯狗慢条斯理的，看你的眼神就像俱乐部里的老绅士，仿佛在说，‘你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吧，说真的？’而那条史奇派克快得像把刀。我得承认，我最喜欢那条斯凯狗。可他出了桩惨事。”

这个故事听上去并无高潮。

“他怎么了？”蕾切尔问道。

“那是个悲伤的故事，”理查德说，他压低声音，削着一只苹果。“有天他跟在我妻子的车后面跑，被一个残忍的骑车人给碾了。”

“他被碾死了吗？”蕾切尔问。

但是坐在餐桌另一头的克拉丽莎还是听到了。

“别说了！”她哭喊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忍想起这件事。”

眼泪真的在她眼里打转吗？

“这就是关于宠物的伤心事，”达洛维先生说，“他们会死。我记忆中第一次感到悲伤就是因为一只榛睡鼠的死。我抱歉地承认，是我坐在了它身上。就算说了，依然没能减少我的愧疚。不是还有一只塞缪尔·约翰逊坐死的鸭子[注]嘛，嗯？就我那时的年龄来说，我块头挺大的。”

“后来我们养了金丝雀，”他继续道，“一对斑鸠，一只狐猴，还有过一只紫崖燕。”

“你们在乡下住过？”蕾切尔问他。

“我们以前一年里有半年住在乡下。我说的‘我们’指的是四个姐妹，一个兄弟还有我自己。有个大家庭最棒了。姐妹们特别的讨人喜欢。”

“迪克，你可是被宠坏的！”克拉丽莎在桌子那头喊道。

“没有，没有。是备受喜爱。”理查德讲。

蕾切尔还有其他的问题已经到了嘴边；或是说她有一个特大的问题，可她

根本不知道怎样组织语言。谈话的氛围显得太轻松了，根本容不下这个。

“请告诉我——所有的一切。”那就是她想要说的。他已经打开了一小条细缝，展露出璀璨夺目的珍宝。在她看来，这样一个男人竟然愿意同她说话，简直不可思议。他有姐妹，有宠物，还在乡下生活过。她一圈一圈地搅动着自己的茶；漂浮聚拢的泡沫在她眼中就如同聚集起来的想法。

她的思绪从这次交谈上转移，已然飞远。这时理查德突然以一种打趣的腔调开口道：“我肯定，温雷丝小姐现在正偷偷地转投天主教呢。”她根本不知道如何作答，海伦见了她一激灵的模样便忍不住地笑了。

无论如何，早饭还是结束了，达洛维太太站起身。“我一直认为宗教信仰就如同甲虫收集，”她说，和海伦一同上楼时她一路总结着这次谈话。“有人迷恋黑色甲虫；有的人不是；争论这些并无价值。你现在的黑色甲虫是什么呀？”

“我想是我的孩子吧。”海伦说。

“啊——那不一样，”克拉丽莎吸了一口气。“一定要跟我说说。你有个儿子，是不是？跟他们分开是不是糟透了？”

一时间，如有一道蓝色的影子倾泻到池子之上。她们的眼神变得更为深邃，嗓音变得愈加兴奋。她们走上甲板上散起了步，可蕾切尔没有加入。她对兴高采烈的主妇们心怀愤懑，感觉自己被隔绝在她们的世界之外，没有母亲。她转过身来，唐突地离开了她们。她将自己的房门砰地关上，打开自己的乐谱。那都是些古老的乐章了——巴赫与贝多芬，莫扎特和柏塞尔——纸页泛黄，触手粗糙。不到三分钟里，她深深沉浸在一首难度极高、极为经典的A大调赋格曲中。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怪异的、不带个人色彩的疏离表情，一种彻底的全神贯注以及焦虑的心满意足。现在她出了个差错；她滞了滞，不得不把那小节重弹一遍；可是有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将音符都串在了一起，并由此升起了一个轮廓，是一座楼宇。她全心投入到这部作品中，想要知道如何将这些音符联合到一起实在是太难了，这耗尽了她所有的本领，因此她根本没有听到敲门声。房门被猛地打开，达洛维太太就站在房中任门开着。开口处露出了白色的甲板与蓝色的大海。巴赫赋格曲的轮廓在地上砸了个粉碎。

“别受我的打扰，”克拉丽莎恳求道，“我听见你在弹琴，我忍不住了。我爱巴赫！”

蕾切尔脸涨了通红，手指在双膝上摩挲着，笨拙地站了起来。

“它太难了，”她说。

“可你弹得真是棒极了！我应该站在外头的。”

“不必，”蕾切尔说。

她把《考珀书信》和《呼啸山庄》从扶手椅里抽了出来，好请克拉丽莎坐在上面。

“多可爱的小房间呀！”她说道，四下环顾着。“噢，《考珀书信》！我从没读过它们。好看吗？”

“非常无聊，”蕾切尔说。

“可他写得非常棒，不是吗？”克拉丽莎说道；“——如果有人喜欢那种书的话——就能看完他的一字一句和所有作品。《呼啸山庄》！啊——这个更对我胃口。没有勃朗蒂姐妹我就活不去！你爱她们吗？不过总得来说，和她们比起来，我更离不了简·奥斯汀。”

尽管她说话的口吻轻快随意，可她的举止中透着一种极度的关怀，并且迫切地想要与她交好。

“简·奥斯丁？我不喜欢简·奥斯丁，”蕾切尔说。

“你这个怪物！”克拉丽莎大叫道。“我只能勉强原谅你。告诉我为什么？”

“她太——太——好吧，太像一股编得紧紧的发辫了，”蕾切尔支支吾吾地讲。“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我不赞同。等再过几年些你就不会这么想了的。我像你这么大时只喜欢雪莱。我还记得在花园里为了他流泪痛哭呢。

他已然飞跃在我们黑夜的阴影之上，

嫉妒憎恨痛苦以及诽谤——你记得吗？

再也无法触碰到他折磨于他

不再被混浊的世间逐步腐蚀。

多么美妙！——可尽是些胡话！”她随意地环视房间。“我总觉得与死相

比，生才是真正重要的。我相当尊敬某些个上了年纪闷闷不乐的股票经纪人，他成天把一栏一栏的数据加在一起，然后和自己喜欢的某只哈巴狗小跑回布里克斯顿的别墅，还有个无聊的小妻子坐在桌子的另一头，隔两周去一趟马盖特——我向你保证，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好吧，在我眼里，他们确实要比那些诗人高尚多啦。那些诗人受万人敬仰，只是因为天妒英才死得早罢了。不过我不指望你会赞同我的话。”

她把手搭上了蕾切尔的肩头。

“嗯-嗯——”她继续引用着诗文——

　不安被人们误以为欢欣——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充斥着欢乐的事物。我觉得年轻人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不让自己开心。有时候我觉得快乐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我和你不够熟，还不能说这个，但我猜你也许会想要听听的——在一个人年轻美貌的时候——我要说！——万事万物都在自己的脚下。”她一边说一边环顾四周，“不只是几本乏味无趣的书和巴赫。”

“我非常想要问些问题，”她继续说。“你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如果我失了礼数，你就扇我耳光。”

“我——我也有问题想问，”蕾切尔的语气无比热切，令达洛维夫人的笑容一滞。

“介意我们一块散个步吗？”她问。“空气怡人极了。”

两人关上门走上甲板，她像一匹赛马似的深吸了一口气。

“活着真好不是吗？”她高声说道，将蕾切尔的臂膀拉进怀里。

“看哪！看哪！多美呀！”

葡萄牙的海岸轮廓开始变得模模糊糊的；可是就算隔着很远的距离，陆地依然是陆地。她们能看见散落在山坳中的小村落，烟雾袅袅地升起。映衬着后面紫色的高山，这些镇子看上去小极了。

“说实话，”克拉丽莎张看着，开口说，“我还是不喜欢风景。它们太缺乏人性了。”她们继续走着。

“这真是奇怪！”她激动地继续说着。“昨天的这个时候我俩还未曾见面。我还在宾馆中一间拥挤的小房间里打包。显然，我们对对方一无所知——可是——我觉得自己好在很久之前就认识你了！”

“你有孩子——你的丈夫之前在国会？”

“你从没去过学校，你住在——？”

“在里士满和我姑妈们一起。”

“里士满？”

“要知道，我姑妈喜欢那个公园。她们喜欢清静。”

“可你不喜欢！我明白啦！”克拉丽莎笑了。

“我喜欢独自在公园里散步。但不算——还有狗一道。”她补充道。

“不算；而且有的人就是狗，不是吗？”克拉丽莎说，仿佛猜中了一个秘密。“不是所有人——噢，不是所有人。”

“不是所有人，”蕾切尔说着，不再作声。

“我能清楚地想像出你一个人散步的样子，”克拉丽莎说：“并且思考——在你自己的小小世界中。可是你将会相当愉快地——总有一天！”

“我会愉快地和一个男人一起散步——你是这个意思吗？”蕾切尔问，睁大了双眼疑惑地望着达洛维太太。

“我没有特地去想是一个男人，”克拉丽莎说，“但是你会有那么一天的。”

“不，我永远都不会结婚的。”蕾切尔坚定地说。

“我不该那么肯定，”克拉丽莎说。蕾切尔的眼角余光扫到了她，虽然她莫名地滑稽，但还是发现她富有魅力。

“为什么人要结婚？”蕾切尔问。

“这就是你要去探索的，”克拉丽莎笑着说。

蕾切尔追随着她的眼神，发现它们在理查德·达洛维富有活力的身形上停留了一秒。他正蹭着靴子底划火柴，一旁的威洛比正认真地解释着什么，两人看上去都兴趣盎然的。

“没有什么能与此相比了，”她总结道。“跟我说说安布罗斯夫妇吧。还是说我问了太多问题了？”

“我觉得我和你很谈得来，”蕾切尔说。

安布罗斯夫妇的简短介绍虽然看着很是敷衍，但她还是多少提到了安布罗斯先生是她舅舅的这一事实。

“你母亲的兄弟？”

当许久未使用的一个称谓被掷出后，在她心中轻泛起了涟漪。达洛维太太继续说：

“你和你母亲像吗？”

“不；她很不一样，”蕾切尔说。

她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告诉达洛维太太某些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起过的事情——某些她自己都从未想到过的事情，直到眼前这一刻。

“我很寂寞，”她开口道。“我想——”她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她连这句话都说不完；可她的双唇颤动着。

可是达洛维太太似乎不需要言语就明白了。

“我知道，”她说，将一只手臂紧紧地环上蕾切尔的肩膀。“我在你这个年纪时也渴望那些。没有人理解得了，直到我遇上了理查德。他给了我想要的一切。他是男人也是女人。”她的目光停留在达洛维先生的身上，只见他靠着栏杆，依然在说话。“别觉得我是因为是她的妻子才这么说的——他的缺点我看得最为清楚。一个人对于共同生活的另一方的要求无非就是应该让对方保持最佳的状态。我经常在想我到底做了什么居然让自己如此快乐！“她高声说道，泪水沿着脸颊滑落。她将它抹去，捏了捏蕾切尔的手，又高声道：

“生活多美好啊！”在那一刻，两人伫立在清爽的微风中，阳光洒在波涛上，达洛维太太的手抚着她的臂膀，在此之前的生活仿佛从未被正名，如今却是美妙无比，美妙得不似真实。

海伦这时从她们身边走过，看见蕾切尔与几乎是一个陌生人的女人手拉着手，还一脸兴奋，她觉得好笑，同时也隐隐有些愠怒。不过理查德很快就加入了她们，之前他愉快地与威洛比聊了些相当有趣的话题，兴致十分高涨。

“瞧瞧我的巴拿马草帽，”他说，抚摸着自己帽子的帽檐。“你注意到没有，温雷丝小姐，恰当的头饰能为带来好天气做多少贡献呢？我坚信现在是一个炎热的夏季。我得警告你，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动摇的。所以我要去做坐下了。我建议你学着我的样子。”三把椅子排成一排正等候着他们落座。

理查德往后一靠，注视着波涛。

“这蓝颜色真的很漂亮，”他说。“可是这有点过了。对于一道风景来说，多样性必不可少。所以，如果你有山那就要有水；有水，就得有山。我认为世界上最美的风景就是好天气下的博尔斯山[注]——必须要得是个好天气，告诉你——一条毯子——噢，谢谢亲爱的……这样的话你还有利于你建立联结——与过往的联结。”

“你想聊聊天吗，迪克，说者让我大声地朗读？”

克拉丽莎拿来毯子时一并带了本书来。

“《劝导》[注]，”理查德说道，审视着书。

“这是给温雷丝小姐的，”克拉丽莎说，“她忍受不了我们最爱的简。”

“这样啊——恕我冒昧——那是因为你还没读过她，”理查德说。“她是我们所有女作家中最杰出的人物，真是无与伦比。”

“她是最伟大的，”他继续说着，“就是因为她没有试图像一个男人那样写作。而其他的女作家都是如此；凭着这个缘故，我不读她们的书。”

“说说你的想法吧，温雷丝小姐”他接着说，十指相对。“我准备好改变想法了。”

他等待着，而蕾切尔试着从他施加的轻蔑为自己的性别辩护。

“我恐怕得说他是正确的，”克拉丽莎说，“他就是——一个可怜虫！”

“我把《劝导》带来了，”她接着道。“因为我觉得这本相较其他书基本上还没那么俗套——还有，迪克，你假装自己对简烂熟于心，这可不好，想想她总是让你犯困！”

“我为立法贡献过操劳，睡睡觉天经地义，”理查德说。

“你别再想着那点枪了，”克拉丽莎说，她注意到他的视线越过了波涛，依

然在全神贯注地寻找陆地，“还有海军，帝国，还是别的什么。”她这么说着，打开了书开始朗读：

“‘来自萨摩赛特郡凯琳奇庄园的沃尔特·艾略特爵士其人，为了消遣，也不拿起别的书，只看《男爵名册》注’——你不知道沃尔特爵士吗——‘闲暇时，他能从中获得消遣，在痛苦的话语中找寻到慰藉。’她写得真的很好，不是吗？‘还有——’她朗读时用上了一种轻快幽默的语气。她坚信沃尔特爵士可以让自己的丈夫将注意力从英国的枪炮转移进一个精致、奇妙、活泼且略带滑稽的世界中去。片刻过后，那个世界的太阳似乎正在落下，句子变得愈加柔和。蕾切尔抬起头要看看是什么造成了变化，只见理查德的眼睛一合一张；一张一合。一阵响亮的鼻息表明他已经不在乎形象了，人已然陷入了酣睡。

“胜利！”克拉丽莎在句末低语道。她突然抬起手以示阻止。一个水手迟疑了；她把书给了蕾切尔，轻轻迈步走上前去听他的口信——“格赖斯先生想要知道您方不方便……”她跟着他走了。没有人注意到里德利在一旁徘徊，这时走上前，又停住了。他做了个表示厌恶的手势，大步迈向了自己的书房。沉睡的政治家只能留待蕾切尔来照料了。她读了一句句子，又看了眼他。睡梦中的他就像一件挂在床头的大衣；遍布褶皱，尽管没有手臂双腿的填充，袖子和裤管依然保持着形状。她将他从头到尾得打量了一番，直到她觉得他非抗议不可才停下来。

他大概有四十岁；眼周遍布细纹，双颊上有奇怪的龟裂。他上去有些沧桑，但他顽固倔强，正值壮年。

“有姐妹、一只睡榛鼠还有几只金丝雀，”蕾切尔喃喃道，眼睛不曾移开他身上。“我想知道，想知道”她不说了，她的手托着下巴。一阵铃声在他们身后响起，理查德抬起头。他睁开双眼，露出了一阵奇怪的眼神，就像个近视眼丢了眼镜的模样。他花了点时间回过神。他先前在一位年轻女士面前失了体面，没克制住打起了呼噜，而且可能打得很响。他醒来发觉自己单独与另一个人在一块儿，这也有些令人不安。

“我猜我一直在打瞌睡，”他说，“大家都怎么了？克拉丽莎呢？”

“达洛维太太到格赖斯先生那看鱼去了，”蕾切尔回道。

“我早该猜到的，”理查德说。“这很寻常。你在这段美妙的时光里精进得如何？你皈依简了吗？”

“我得说我一句话都没读进去，”蕾切尔说。

“我一直都这么感觉。有太多东西要去看了。我发现自然令我兴奋。我最棒的点子是我在户外时萌生的。”

“在你散步的时候？”

“散步时——骑车时——划艇时——我想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个对话都是在我漫步于圣三一的大庭院时发生的。两所大学我都去了。那是我父亲那辈的潮流。他觉得这能开拓心胸。我想我是赞同他的。我还记得——当年的那种光景！——与现任的印度大臣共商未来国家的根基。我们曾认为自己充满了智慧。我不确定我们不这么想。我们以前很快乐，温雷丝小姐，而且那时我们年轻——天赋助长了智慧。”

“你说过你想做的事情，你做了吗？”她问道。

“一个探究性问题！我来回答——是与不是。一方面来说，如果说我没有完成自己既定的目标——还有谁能做到呢！——另一方面，我又能坦言：我还没有降低我的理想。”

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海鸥，仿佛他的理想乘着鸟儿的翅膀。

“可是，”蕾切尔问，“你的理想是什么呢？”

“这你问得太多了，温雷丝小姐，”理查德玩味地说着。

她只能说她想知道，而理查德的兴致足够高涨，愿意回答。

“好吧，我要怎么回答呢？就用一个词——团结。目标的团结，主权的团结，进程的团结。最棒的想法四散在这个最伟大的地方。”

“英国人吗？”

“我承认英国人总体上看上去比大多数人更清白，他们的记录更干净。可是，上帝啊，不要认为我没有看见缺陷——恐怖——难以启齿的事情就在我们身边发生着！我不存幻想。没有多少人，我猜，比我抱有更少的幻想了。你去过工厂吗，温雷丝小姐！——没有，我猜没有——我真该希望你没去过。”

对蕾切尔来说，她鲜少走过贫民街区，就算去身边也总是陪着父亲、女佣或是姑妈。

“我要说，如果你见过身边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你就会明白是什么驱使我以及像我这样的人从政的。你前一会儿还问我是否已经达成了我的既定

目标。好吧，当我思考起我的人生，我承认其中有一件事令我引以为傲；正因为我，兰开郡有几千个姑娘——她们之后还有几千个——每天能够在户外待上一个小时，而她们的母亲在昔日里只能整天坐在纺织机前。我觉得，这比让我写出雪莱济慈的那种玩意儿更令我骄傲。”

蕾切尔作为沉迷雪莱济慈文字的一员，这话令她心痛。她喜欢理查德·达洛维，所以变得同他一样激动。他的话似乎就表明了他的想法。

“我一无所知！”她高声说。

“你还是一无所知来得更好，”他用上了父亲般的口吻，“而且你错看了你自己。我听说了，你的琴弹得非常好。我也坚信你博览群书。”

来自长辈的善意逗弄已经再也无法让她哑口无言了。

“你说到团结，”她说，“你得教我弄懂它。”

“我向来不准我妻子谈论政治，”他严肃地说。“正因如此，尽管人类组织有序，但既要他们战斗又要抱有理想，这不可能。如果我已经坚守住我的理想，我得满怀感恩地说，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我能够晚上回到家与妻子团聚后，知道了她度过了这样的一天——作客，演奏音乐，和孩子们玩耍，还有操持家事——你以后也会面对的；她的幻想还没有被摧毁。是她给了我继续下去的勇气。公众人物的生活可是相当紧张的。”他附加道。

这番话令他看上去像一名沧桑的殉道者，为了服务人类，每一日都舍弃了最珍贵的黄金。

“我想不到，”蕾切尔高声说，“一个人是怎么做到的！”

“说说吧，温雷丝小姐，”理查德说，“这是我想说清楚的一个话题。”

他表现出真挚的善意。她也下定决心要把握他给予她的机会，尽管和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男人讲话令她心悸。

“在我看来就像这样，”她开始说，先是尽了最大努力去回忆，再是颤颤巍巍地吐出个人的见解。

“有个老寡妇在自己屋里，某个地方的，我们假设是在利兹的郊区。”

理查德点了点头表示他听明白了是这个寡妇。

“在伦敦，你们过你们的日子，交谈，写东西，通过法案，想念自然的事

物。可结果呢，她无非是来到橱柜前找到多一点的茶叶，几块糖，或是少一点的茶叶和一份报纸。我承认全国的寡妇都这么做。尽管如此，寡妇依然拥有思想——情感。这就是你不曾触碰的。而你浪费了你自己的。”

“如果寡妇来到橱柜前发现里面是空的，”理查德回到道，“我们要承认她的精神面貌或许会受影响。如果让我来寻寻你哲学里的漏洞，温雷丝小姐，它确实有自己的优点，我要指出，人类并不是一个套间，而是一个有机体。想像一下，温雷丝小姐；发挥你的想象力；这是你们这些年轻的自由党人的缺陷——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现在说你第二个观点；你断言说我为了年轻一代的福祉，尽力要将议会整顿完善纯粹是在浪费我的高超能力，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我想不出比这个更崇高的目标了——成为帝国的公民。要这么看，温雷丝小姐，将这个国家看作一台复杂的机器，我们公民就是机器的零部件；有一些行使这更重要的职责，其他的（也许我就是其中之一）仅仅是负责联结机体内一些不太引人瞩目的部分，隐藏在公众的视线之下。但哪怕最微小的一颗螺丝掉了链子，整个机器的正常运转都会遭到威胁。”

一个是全身黑衣的瘦弱寡妇，望着窗外，巴望着能有人说说话；一个是一台巨大的机器，就像人们在南肯辛顿看到的那种，轰隆轰隆地撞击着。根本不可能把这两个形象结合起来看。为沟通做出的尝试已经失败了。

“看来我们无法互相理解，”她说。

“我能说些会令你相当生气的话吗？”他回应道。

“我不会生气的，”蕾切尔说道。

“好吧，那我说了；没有女人拥有我说的那种政治直觉。你们拥有非常美好的品德；我得说我是第一个承认如此的；可是我从来没见过有哪个女人明白得了政治才能的意义。我还要让你更生气。我以为永远不会见到这样的女人。现在，温雷丝小姐，我们是成了死对头了吗”

虚荣、愤怒以及渴望被理解的强烈欲望催使着她做出了新的尝试。

“在街道下面，下水道里面，线路里面，电话里面，有一些东西活着；这是你说的意思吗？像是在垃圾车里，人修的路里？每次你在伦敦漫步，当你打开龙头水冒出来时，你难道都感觉得到？”

“那是自然，”理查德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整个现代社会是以共同努力为基础的。如果有更多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温雷丝小姐，那你口中独居的老寡妇就会少很多啦！”

蕾切尔思考着。

“你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她问。

“方便起见，我管自己叫做保守党人，”理查德微笑道。“不过这两个党派之间共同点比人们一般想像的要多。”

出现了一阵沉默，并非蕾切尔没有话可说；同往常一样，她无法言明，更是被即将终结的谈话给弄糊涂了。她的思绪被奇怪想法乱哄哄地萦绕着——若是一个人能够追溯到够远的地方去，也许一切都会明了的；一切事物都有共同之处；昔日在里士满大街一带吃草的猛犸象变成了铺路的石头和扎满缎带的盒子，还有她的姑妈们。

“你说过你孩提时曾住在乡下是吗？”她问。

在他看来，她的举止粗鲁，理查德却受宠若惊。毫无疑问，她是真心感兴趣。

“是啊，”他微笑说。

“那发生些了什么呢？”她问。“还是说我问得太多了？”

“我必须跟你说，你让我受宠若惊了。不过——让我想想——发生些了什么？好吧，骑行，上课，姐妹们。那有个奇妙的垃圾堆，我记得，各种稀奇古怪的事物都有！怪异的东西孩子们记得最牢了！我到今天还记得那地方的样子。认为孩子都是快乐的实际上是个谬论。他们不是；他们并不快乐。我受过的苦都没有我童年时受的多。”

“为什么？”她问。

“我和我父亲处得不好，”理查德简短地回答。“他是个相当能干的人，可是很严厉。好吧——这就让我下定决心不让自己犯下那样的罪过。孩子从来不会忘却不公。他们会原谅许多大人介意的事情；可是那项罪是不可饶恕的罪过。跟你说吧——我是个难管教的孩子；在我想到的时候我就准备说出来了！不，我的罪孽比那项罪更深重。我上学的时候，学业非常不错；之后呢，就像我说的那样，我父亲把我送去了两所大学……你知道吗？温雷丝小姐，你令我思考起来了。哪怕只有一点点，一个人可以向任何一个人讲述他的人生！我坐在这；你坐在那；我俩的人生，我怀疑并非全都是最有趣的经历、想法和情绪；可是要如何沟通呢？我告诉你的事情，你见过的每一个人都会告诉你。”

“我不那么认为，”她说，“这就是讲述事情的一种方式，不是吗，而不是说

某些事情本身？”

“没错，”理查德说，“的的确确如此。”他沉默了一下。“回想我的一生——我四十二了——有何种伟大的真相显现过？启示，如果我能管它们这么叫的话，又在哪里？贫穷的苦难还有——”（他停顿了一下，压低了声音）“爱！”

那个他压低声音说出的词；就是这个词似乎令蕾切尔豁然开朗。

“同一位年轻女士说这个很奇怪，”他继续说，“但是你多少懂了吧——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没有，当然没有。我不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我像一个年轻男人一样用它。女孩子是在无知的环境下被带大的，不是吗？也许这是明智的——也许——你难道不明白？

他说着话，仿佛已经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讲些什么了。

“不，我不懂，”她说，几乎气若游丝。

“战舰，迪克！在那呢！看呀！”克拉丽莎正向他们跑来，比着手势。她欣赏完格赖斯先生所有的水草藏品，刚刚脱身。

她看见了两条阴沉沉的灰色大船，在低水位里航行。它们形同枯骨，一艘跟在另一艘的后面，如同寻找猎物的盲眼野兽。理查德立马回过神来。

“是乔治国王的！”他高声说，站起来遮住自己的眼睛。

“是我们的船吗，迪克？”克拉丽莎问。

“是地中海舰队，”他答道。

尤弗罗西尼缓缓地降下旗帜。理查德举起帽子致意。克拉丽莎激动地捏住了蕾切尔的手。

“作为英国人，你难道就不高兴吗！”她说。

战舰驶过了，在水面上留下了一道奇异的气氛，既拘谨又悲伤。直到船开得看不见时，人们才开始泰然地聊起天来。午饭的闲谈全是关于英勇与死亡，以及英国海军上将的伟大品质。克拉丽莎引用起了这位诗人，威洛比又讲起了那位。在海上戎马一生的男人非常了不起，他们都那么认为。还有水手们，无论在什么时候碰见他们，总是特别地友好与单纯。

因此，没人喜欢海伦说的那番话。在她看来，船员被困在船上与动物园里

的动物过犹不及；至于英勇的战死沙场，现在肯定是时候让我们停止褒扬勇气——“或者写关于这个主题的烂诗歌了，”佩珀先生嘲讽道。

然而海伦十分想知道为什么蕾切尔静静地坐着，看上去如此怪异而且面红耳赤的。

---

1. 你的父亲深眠于五尺之下（Full fathom five thy father lies），出自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精灵爱丽儿吟唱的歌谣，下句为“珊瑚为他的骸骨”（Of his bones are coral made）。（译注）
2.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年 - 1895年），英国生物学家，因捍卫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有“达尔文的斗牛犬”之称。（译注）
3.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年–1903年），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他为人所共知的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所提出一套的学说把进化理论适者生存应用在社会学上尤其是教育及阶级斗争。（译注）
4. 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1839年—1897年），现代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人物，以他的关于为废止那些未改善土地价值所有税的主张而闻名。（译注）
5. 有轶事称，塞缪尔·约翰逊三岁时曾不慎踩死了一只鸭子，并为其作了墓志铭。（译注）
6. 出自雪莱悼念济慈的挽歌。（译注）
7. 博尔斯山（Boars Hill）位于牛津西南方向的一座小村庄，19世纪时人们在山上建造房屋，种植树木，形成了优美的风景。（译注）
8. 《劝导》（Persuasion）简·奥斯汀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历经磨难、终成正果的曲折爱情故事。（译注）
9. 《男爵名册》（Baronetage）全名为《德倍礼贵族与男爵》（Debrett's Peerage & Baronetage）为英国首本贵族年鉴。此句也是《劝导》的开头。（译注）

第五章

然而她没能坚持观察或是得出任何结论。由于在海上有些情况注定会发生，他们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

众人还在用下午茶时，脚下的地板再次上下涌动了起来，那汩汩的声音低沉极了。到了晚餐时分，船似乎开始绷紧低吼，像是被落下的一束鞭子抽打着。之前的船还是一匹依仗着后肢力量轻松拖行的宽背役马，现在却成了田野中的一匹小马驹。餐刀滑脱了餐盘，正在用餐的达洛维太太见了滚来滚去的土豆，脸色顿时煞白。当然啦，爱惜自己财产的威洛比赞颂起了他大船的品质，还引述了专家与贵宾对她的评价。尽管如此，晚饭还是吃得不舒坦。一见只剩女士后，克拉丽莎表示自己最好还是卧床休息，她带着勇敢的微笑离去了。

第二天早上，风暴席卷了他们，就算再体面也忽视不了它。达洛维太太待在房间里。理查德直面三顿饭，英勇地咽下每一餐。可到了第三顿，他盯着油里泡得亮晶晶的芦笋，还是投降了。

“那东西把我击溃了，”他退却道。

“现在又只剩下我们了，”佩珀先生环视着餐桌说道。可是没有一个人搭他的腔，整顿饭在沉默中用完了。

第二天他们碰上头了——然而却是像叶子一般在空中飞到了一起。他们并没有晕船，可是狂风把他们急急地推进了屋内，又凶猛地赶到楼下。他们在甲板上气喘吁吁地打着照面，在桌子上对吼。他们穿上厚厚的皮草大衣；海伦头上的大方巾就没见摘下来过。舒适起见，他们撤回了自己的船舱，紧紧地挤成一团，任凭大船颠簸晃荡。他们就感觉自己如同一麻袋土豆被装在飞驰的马背上颠簸。外面的世界不过是一场激烈晦暗的骚动。两日来，他们从陈旧的情绪中抽身，休息得特别好。蕾切尔刚好有足够的意识把自己想象成一头在冰雹天里屹立于荒野之巅的驴，它的皮毛被吹出了褶皱；随她又变成了一株枯萎的树，不住地被又咸又湿的大西洋冰雹击退。

另一头，海伦跌跌撞撞地来到达洛维太太房前，敲了敲门。可狂风肆虐，门都被吹得砰砰响，屋里听不见，她便直接进来了。

房里果然有几个脸盆。达洛维太太半躺在一只枕头上，没有睁眼。一会儿她嘟囔着：“噢，迪克，是你吗？”

海伦惊呼一声——因为她被甩到了盥洗台上——“你还好吧？”

克拉丽莎睁开一只眼。模样瞧上去异常慵懒憔悴。“糟透了！”她喘息着，嘴唇内圈都发白了。

海伦将双脚打开站定，费力地把香槟倒进一只装着牙刷的平底玻璃杯里。

“香槟，”她说。

“里头有支牙刷呢，”克拉丽莎嘟囔着，又露出微笑；那有可能是她扭曲了的流泪表情。她喝下去了。

“恶心，”她冲着脸盆低语道。残留的情绪依然像月光似的挂在她的脸上。

“还想再来点吗？”海伦叫道。克拉丽莎又一次说不了话了。狂风令船颤栗起来。达洛维太太惨白的痛苦表情与起伏的波涛交织到一起。帘子翻腾起来，灰色的光亮掠过了她。在风暴大作的间歇，海伦把窗帘拉得紧紧的，拍了拍枕头，拉直了被褥，还让清冷的空气纾解滚烫的鼻头和额头。

“你真好！”克拉丽莎喘着气说，“这儿一塌糊涂！”

她试图为地上乱丢的白色内衣道歉。她睁开一只眼睛的那一瞬间，她发现房间变整洁了。

“真好，”她喘着气说。

海伦离开了她；恍恍惚惚地，她知道自己对达洛维太太有种喜爱之情。她禁不住地倾慕她的精神与欲念，哪怕饱受晕船之苦也要为她清扫房间。而她的衬裙却提到了膝盖上面。

风暴相当突然地放缓了它的肆虐。就在用下午茶的时候，预料之中爆发的狂风在达到高潮时戛然而止，并渐渐消失了。船没有像往常一样颠簸，而是稳稳地前进起来。那种起起伏伏、时而轰鸣时而安静的单调节奏被停下来了。席上的每一个人再度振作，感觉身体也似乎松弛下来了。绷紧的弦放松了，人类的情感慢慢冒出了头，就如同隧道尽头露出了光亮。

“跟我上去转一圈，”里德利向蕾切尔叫道。

“蠢货！”海伦大叫，不过他们还是跌跌撞撞地爬上了楼梯。风灌了上来，瞬间撩起了他们的兴致，因为在骚动的灰暗边缘还有一点隐约的金黄。世界突然间化为了实体；它们不再是在虚无中飞扬的原子，人们已然乘着宏伟的船航行在大海的脊背之上。放逐了狂风与空间；世界像一只浴缸里的

苹果那样漂浮着，人们曾经漂泊的神智再度与过去的信仰联结到一起。

他们东倒西歪地在船上晃了两圈，灌了不少狂风后，看见了一名水手，他脸上闪烁着一片灿烂的金黄。他们张望着，看见了一轮黄色的太阳；下一分钟它就被穿梭的流云遮住了，之后彻底消失不见。到了翌日吃早饭的时候，晴空万里，波涛虽然起伏剧烈，海水却是一片湛蓝。在见识过鬼魅盘桓的地狱奇景后，人们兴奋异常，开启了被茶壶与面包环绕的生活。

理查德与克拉丽莎依然混混沌沌的。她并不打算坐起来。她丈夫站在她脚边，注视着自己的马甲和裤子，他摇了摇头，随后两人又躺下了。他的脑海依然像舞台上的大海那样起起伏伏。到了四点钟他从睡梦中醒来，看见阳光照射在红色的厚绒窗帘和灰色的花呢裤子上，形成了一个分明的角度。外面的寻常世界溜进了他的脑海，当他穿戴齐整后又是一位英国绅士了。

他站在妻子身边。她抓住他大衣上的翻领将他拉近亲吻了他，还紧紧地抱了他很久。

“出去透口气吧，迪克，”她说。“你看上去累极了……你真好闻！……还有，对那个女人要有礼貌。她待我很好。”

随后达洛维太太将枕头翻了个个儿，露出阴凉的一面，她没精打采，却依然坚不可摧。

理查德看到海伦正隔着两碟鸡蛋糕和光滑的面包黄油同自己的姐夫讲话。

“你脸色看上去差极了！”她见了他高声道。“过来用点茶吧。”

他注意到那双摆弄杯盏的手十分美丽。

“我听说你待我妻子特别好，”他说，“她那时感觉糟透了。你走进房里还喂了她香槟。你自己还好受吗？”

“我吗？噢，我二十多年没晕——晕船了，我是说。”

“我总会说康复期分为三个阶段，”威洛比精神抖擞地插进了话。“牛奶阶段，面包黄油阶段再是烤牛肉阶段。我得说你正处在面包黄油阶段。”他把盘子递给了他。

“现在，我该建议来上一顿丰盛的下午茶，之后再去甲板上轻松地散个步；等到了吃晚餐的时候，你就会吵着要吃牛肉了，嗯？”他打招呼说自己事务缠身，便大笑着离开了。

“这家伙真是棒极了！”理查德说。“总是对事物怀抱热忱。”

“是呀。”海伦说，“他总是这样。”

“他的事业相当伟大，”理查德继续说。“这项生意不会因为船只而停止，我得说。我们要能在国会碰见他，唉，我说的不对。他就是我们国会想要的那种人——干过大事的人。”

可海伦对她的姐夫并没多大的兴趣。

“我想你现在头还疼着吧？”她问道，倒了杯新茶。

“是啊，没错，”理查德说。“发现人在这世上其实是被自己的身体掌控着的，真是丢脸。你知道吗，如果没有炉子上的那壶热茶，我根本没法工作。我多半不怎么喝茶，但我觉得要是在我想喝的时候必须得有茶才行。”

“这样对你很不好，”海伦说。

“这折损人的寿命，可我恐怕得说，安布罗斯太太，我们政治家必须要在最开始就下定决心。我们把蜡烛的两头都点着，不辞辛劳地苦干，要么——”

“你这是自掘坟墓！”海伦响亮地说道。

“我们无法强求你能认真地看待我们，安布罗斯太太，”他反驳道。“我能问问你是如何打发时间的吗？阅读——哲学？”（他看见了那本黑皮书。）“玄学和垂钓！”他高声道。“要是让我重新活过，我相信自己该会一门心思地扑在其中一项上面。”他翻起了书页。

“‘于是，善，难以描述，’”他大声地读了出来。“一想到这东西还有真是开心！‘据我所知，只有一位伦理作家，亨利·西奇威克，他本人清楚地意识到，并陈述了这个事实。’那就是些我们还年轻时谈论的东西。我还记得我和达菲——如今印度的事务大臣——争论到凌晨五点，我们绕着回廊走了一圈又一圈，后来我们意识到上床睡觉也太晚了，便一起骑车兜风去了。至于我们到底得出什么了结论——那就是另一桩故事了。无论如何，那次争论才是重点。这类事情在人生中显得格外出彩。因为没有事情比它更鲜活了。正是哲学家们，正是学者们，”他说道，“他们才是传递火炬的人，他们守护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光芒。当政治家的还不至于瞎成那样，安布罗斯太太。”

“不会的。怎么可能呢？”海伦说。“不过你能记得你妻子是否要加砂糖

呢？”

她端起托盘走向了达洛维太太。

理查德拧起围巾在脖子上绕了两圈，挣扎着爬上了甲板。他在昏暗房间中变得苍白柔软的躯干在清新的空气中打着激灵。他毫不怀疑自己是一个正值壮年的男人。他站直身子任凭狂风的击打，眼中充满了骄傲。他微微压低了头，向角落急转而去，向上迈出大步，并直面暴风。他撞上了一个人。一时间，他看不见自己撞到了谁。“对不起。”“对不起。”是蕾切尔在道歉。他俩都笑了，风刮得太猛说不了话。她上前打开自己的房门，迈入宁静的空间。他们站在狂风的漩涡中；纸张盘旋纷飞，房门猛地关上，他们一路蹒跚，大笑着跌坐进了椅子里。理查德坐在了巴赫上面。

“哎呀！多么厉害的暴风雨！”他大叫道。

“真棒，不是吗？”蕾切尔说。这番挣扎与狂风定然是给予了她所缺乏的决心。她的双颊通红，头发散落。

“噢，真有趣！”他叫道。“我坐在什么上面了？这是你的房间吗？真漂亮！”“坐这吧——就坐这，”她坚持道。考珀又一次滑下来了。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理查德说。“像是好久没见了。《考珀书信》？……巴赫？……《呼啸山庄》……你就是在这里做着对世界的沉思，随后走出房门，向可怜的政治家们提问？在晕船的间隙时，我对我们的谈话做了很多思考。我得让你知道，是你令我思考。”

“我令你思考！可是为什么呀？”

“我们就是孤独的冰山啊，温雷丝小姐！我们能交流的实在太少了！我有许多事情想要告诉你——为了听听你的看法。你读过伯克[注]吗？”

“伯克？”她重复道。“谁是伯克？”

“没有吗？好吧，我得记下来，好寄一本给你。就《法国大革命的演讲——美国的叛乱》吧？我想，这本怎么样？”他笔记本上记下了几笔。“你之后必须写信来，告诉我你是怎么看的。这种沉默寡言——这种孤寂——却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现在跟我说说你自己吧。你的兴趣爱好？日常消遣？我猜你是一个兴趣浓厚的人。你一定是！上帝啊！我想到我们生活的年代，有它的机遇和可能性，有那么多事要去做要去享受——为什么我们只能有一条命而不是十条呢？那说说你自己吧？”

“你看，我是个女人，”蕾切尔说。

“我知道——我知道，”理查德说，头向后一拗，手指揉搓着眼睛。

“当个女人真是奇怪！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他简短地说，“整个世界都在她的跟前。千真万确，温雷丝小姐。你拥有不可估量的力量——不论好坏。你不能做——”他突然不说了。

“什么？”蕾切尔问。

“你有美貌，”他说。船突然一倾。蕾切尔微微地向前倒。理查德捉住了她的手臂，亲吻了她。他紧紧地将她搂住，吻地是那样深情，让她感觉他坚硬的身体和粗糙的脸颊都要印刻在她的身上了。她跌坐回自己的椅子上，心脏猛烈地跳动，每跳一次都眼前都浮现黑色的波浪。他双手捂住额头。

“你诱惑了我，”他说。他声音中透着骇人的语调，惊恐得快要窒息了。两人都在打颤。蕾切尔站起身跑开了。她的脑袋冰冷，双膝颤抖，心绪上的刻骨之痛是如此深切，令她只能依靠剧烈跳动的心脏挪动步子。她倚靠在船的栏杆上，渐渐地什么都感觉不到，只因她的身体与神智逐渐发冷，寒意蔓延全身。远处，黑色白色的小小海鸟漂浮在波浪间。他们在浪尖波谷优雅淡然地起伏着，看上去异常地疏离与冷漠。

“你们很平静，”她说。她也平静下来了，同时却拥有了一阵怪异的狂喜。生活似乎拥有无限的可能，可这是她未曾预料到的。她倚靠在栏杆上，注视着汹涌的灰色海水。阳光细碎地洒在浪尖上，待到她再度感到寒意时，也彻底冷静下来了。不论如何，某些美妙的事情已然发生。

然而，在晚餐时，她不再感觉狂喜，只是觉得不适，就好像她与理查德一同看见了潜藏在寻常生活之下的某些东西，因此两人的目光都不与对方接触。曾有一次理查德的眼神不安地扫过了她，之后再也没看她一眼。人们费力地挤出些陈词滥调，可是威洛比却兴致高昂。

“给达洛维先生的牛肉！”他大叫。“来吧——散完步你就达到了牛肉阶段，达洛维！”

充满阳刚气息的美妙故事围绕着布赖特[注]与迪斯雷利[注]以及联合政府逐渐展开，美妙的故事令餐桌上的人们显得渺小且平平无奇。晚餐过后，海伦与蕾切尔一同坐在摇晃的灯下。海伦被她苍白的脸色吓坏了，她再一次感觉到这女孩儿行为有些异常。

“你看上去累了。你累吗？”她问。

“不累，”蕾切尔说。“噢，是的，我想我累了。”

海伦建议她上床休息，她便走开了，不再去看理查德。她一定是累极了，因为她很快就入睡了，并没有做梦。但睡了一两个小时后，她又做起了梦。她梦见自己沿着一条长长的隧道走着，它变得愈来愈窄，以至于她能摸到两边潮湿的砖墙。最后隧道敞开了，成了一座带穹顶的地窖。她发现自己被困住了，不管她转向哪都碰到了砖墙。和她在一块儿的只有一个矮小的畸形男人，他长着长指甲蹲在地上叽里咕噜的。他满脸麻子，长了一张动物的脸。他身后的墙渗出的湿气聚积成了水滴，从上面滑落。她冰冷得像个死人，静静地躺着，动也不敢动，直到她整个人在床上翻了个身才将这痛苦打破，“噢！”地一声醒来了。

光线为她照亮了她熟悉的东西：她的衣物从椅子上滑落下来了；闪着白色光泽的水壶；可是恐惧并没有即刻消逝。她感觉自己正在被追逐，便起身将房门牢牢锁住。一个声音在她耳边呜咽；一双眼睛渴望着她。整整一夜，野蛮的男人们袭击了这艘船；他们拖着脚步沿着走廊一路前行，在她门前停下细细嗅闻。她再也睡不着了。

---

1. 伯克（Edmund Burke，1729年-1797年），爱尔兰的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他曾在英国下议院担任了数年辉格党的议员。他最为后人所知的事迹包括了他反对英王乔治三世和英国政府、支持美国殖民地以及后来的美国革命的立场，以及他后来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批判。
2. 布赖特（John Bright,1811年-1889年），英国自由党政治家。当时英国最负盛名的演说家之一，也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
3. 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st Earl of Beaconsfield，1804年 - 1881年），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作家和贵族，曾两次担任首相。他在保守党的现代化过程之中扮演了中心角色，也是英国唯一一位犹太裔首相。

第六章

“那简直就是人生的悲哀——就像我一直说的！”达洛维太太说。“一些事情有了开始，却不得以要迎来终结。尽管如此，要是你希望的话，我并不打算就此结束。”现在是早上，海面平静，船再一次把锚落在了离岸不远的地方。

她穿着自己那身长长的毛皮斗篷，头上包裹着面纱，再一次，众多箱子一个叠一个地堆放着，一如几日前的场景再次重现。

“你觉得我们还会在伦敦相间吗？”里德利讥讽地说。“等你一踏上那儿便会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啦。”

他指向岸边的小小海湾，他们现在能看见枝条摇曳的连体树。

“你真讨厌！”她大笑说。“反正蕾切尔会来看我的——你一回来就要来看我呀，”她说，抓紧蕾切尔的手臂。“现在——你可没得选了！”

她拿了支银色的铅笔在《劝导》的扉页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并将书给了蕾切尔。水手们扛着行李，人们开始聚集到一起。有科博尔德船长、格赖斯先生、威洛比、海伦，还有个穿着蓝色毛线衫不起眼的讨喜男人。

“噢，是时候了，”克拉丽莎说，“好吧，再见了。我真喜欢你，”亲吻蕾切尔时她低语道。由于有人挡着道，理查德再无必要去和蕾切尔握手。他生硬地盯了她一秒钟，随后跟着妻子走下了船。

小船离了大船，驶向了陆地。海伦、里德利和蕾切尔在栏杆上靠了好一会儿，观望着。达洛维太太有一度转过身来挥挥手。可是小船渐渐地越来越小，最后它不再起伏，除了两道清晰的背影，什么都看不见了。

“好了，都结束了，”里德利沉默良久开口道。“我们不会再和他们相见了，”他补充了一句，埋头看起了自己的书。一阵空虚与伤情包围了他们。他们打心底里明白，那都结束了，他们永远地分开了，知晓了这一点，苦闷忧愁远比他们几日的相熟来得剧烈。随着小船驶远，他们能感觉到其他的风景与声音开始取代起达洛维夫妇来，这种感受相当令人不快，所以他们试着抵抗。因为同样的，他们也会被忘却。

正当契莱太太清扫梳妆台下枯萎的玫瑰花瓣时，海伦正怀着同样的心情焦

虑地在客人走后将一切再次安排妥当。蕾切尔的疲惫萎靡暴露在外，这令她成了个易于捕获的猎物，实际上，海伦已经设好了一个陷阱。她现在能确切地感觉到，出了一些事情。再者，她也想到两人彼此疏离得已经够久了。她想要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女孩，部分原因自然是蕾切尔那副不太愿意被人了解的姿态。所以，正当她们离开栏杆时，她开口道：

“别练琴了，过来和我聊聊吧。”她将她领到了阴凉处，那有一排延伸到了太阳底下的折叠椅。蕾切尔冷漠地跟着她。她的心思被理查德占满了；被之前发生过的极端怪事，也被她之前未曾领略过的千般滋味给占满了。她几乎没怎么去听海伦正在说的话，而一边的海伦正滔滔不绝地说着些普通琐事。正当安布罗斯太太布置起她的绣品，将吮抿好的丝线穿过针孔时，蕾切尔往下一躺，凝视起了地平线。

“你喜欢这些人吗？”海伦随口问她。

“喜欢。”她淡淡地答道。

“你和他说话了，是吗？”

她沉默了一阵。

“他吻了我，”她依然淡淡地说道。

海伦一惊，望着她，体会不出她的感受。

“嗯，嗯，是呀，”沉默了一阵后她说道，“我觉得他就是那样子的男人。”

“什么样的男人？”蕾切尔问。

“夸夸其谈而且多愁善感。”

“我喜欢他，”蕾切尔说。

“所以你并不介怀？”

自海伦认识她以来，她第一次看到蕾切尔的眼睛鲜活地亮了起来。

“我确实介怀，”她愤愤地说。“我做梦了。我睡不着。”

“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海伦说。在她倾听蕾切尔的故事时，她不得不极力克制自己颤动的嘴唇。骤然间，一切的事情都被倾吐而出，郑重其事地不带一丝戏谑。

“我们谈了政治。他告诉我他在一些个地方为穷人们做的事情。我问了他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向我讲述了他的生活。前天，就在风暴过后，他来我房间见我。之后就发生了那件事，相当突然。他吻了我。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她一边说着一边红了脸。“我本来是相当兴奋的，”她继续道。“可到后来我开始介怀了；就在——”她不说了，眼前再次出现了那个臃肿小个子男人的身影——“我吓坏了。”

从她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她又一次被吓坏了。海伦完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对蕾切尔的成长教育知之甚少。从这方面来看，她猜，蕾切尔一直对于男女之间的关系都是一无所知的。出于她对女人而不是男人产生的羞怯，她并不打算简单地去解释这些关系是什么。所以她话锋一转，贬损起整件事情来。

“噢，好吧，”她说，“他真是个蠢货，如果换做是我，我就不会再想这事了。”

“不，”蕾切尔说，突然直直地弹起，“我不会那么做。我会整日整夜地想，直到想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你看过书吗？”海伦试探性地问道。

“《考珀书信》——那类东西。父亲还有姑妈拿来给我的。”

海伦快要忍不住大声说出她对这个男人的看法了：他把自己的女儿养到二十四岁，可她几乎不知道男人渴求女人这档事，还被一个吻给吓坏了。她切实地担心起蕾切尔，她正令自己陷入无比可笑的境地。

“你认识的男人不多吧？”她问道。

“佩珀先生。”蕾切尔讽刺地回道。

“所以都没有人想要娶你喽？”

“没有，”她直率地说。

从她的话里，海伦想到蕾切尔定会将心里想的说出来的，这或也会对她有帮助。

“你不该感到害怕。”她说。“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男人想要吻你，就像他们想要娶你一样。把事情看得过于严重就太可惜了。这就像去在意人们吃喝时出声或是男人吐唾沫一样；或者简单来说，尽去关注些令人心烦的鸡毛蒜皮。”

蕾切尔看上去心不在焉地听着这些话。

“告诉我，”她突然问，“那些在皮卡迪利的女人是干什么的？”

“在皮卡迪利的？她们是娼妓，”海伦说。

“这太可怕了——这真恶心，”蕾切尔断言到，仿佛她发出的恨意把海伦也一并算在内了。

“是的，”海伦说。“可是——”

“我真喜欢他，”蕾切尔若有所思道，仿佛在对自己说话。“我想和他说话；我想知道他做过些什么。那些在兰开郡的女人——”

当她回忆起他们之间的对话时，似乎有一些关于理查德的欢喜点滴从中浮现出来了，有差点建立起友谊时的愉快，以及他们分开之时的生疏哀怨。

她缓和的情绪被海伦清楚地看在了眼里。

“听着，”她说，“你必须顺其自然；如果你想要和男人交朋友，你必须承担风险。个人来讲，”她绽开微笑，继续道，“我认为这很值得。我不介意被亲吻。我承认，我相当嫉妒，因为达洛维先生吻了你却没有吻我。尽管，”她加了一句，“他让我觉得无聊极了。”

可是蕾切尔没有如海伦预料之中的那样报以微笑，也没有不再去想这件事情。她痛苦的思绪费力且反复无常地跑得飞快。海伦的话语为她砍倒了终日横亘在她面前的巨大阻碍，投进来的光亮是冷的。她目不转睛地坐了一会儿后终于爆发了：

“这就是我无法独自行进的原因！”

正当她初次看见人生中的新曙光时，一件可怕的带着禁锢的物件在高墙之间被小心翼翼地推动了，它转了一个方向，一头扎进了黑暗之中，变得永远地呆滞残破——她的人生是她仅有的机会——千句话语万般举动在她眼前变得平淡。

“因为男人都是人面兽心！我恨男人！”她大叫。

“我记得你说过你喜欢他？”海伦问。

“我喜欢过他，我喜欢过那个吻，”她回道，这么说似乎只是给她的问题又平添了许多烦恼。

见她遭受的打击与烦恼是如此真实，海伦感到无比惊讶。可她想不到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去开解这个难题，也就只有继续交谈下去。她想要让她的外甥女开口，这样便能明白为什么这个无聊透顶、亲切殷勤却夸夸其谈的政治家给她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影响，因为对于一个二十四岁的女孩来说，这绝不正常。

“那你也喜欢达洛维太太吗？”她问。

她一说这话，就见蕾切尔红了脸。因为她想起了自己之前说出口的傻事。而且在她看来，她对这个优雅地女人坏透了，因为达洛维太太说过她爱她的丈夫。

“她人特别好，不过这人的脑子大概只有顶针那么大，”海伦继续道。“我从没听过那么多瞎话！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说着鱼还有希腊字母表——别人说的话一个字都不听——满嘴都在讲些怎么带孩子的白痴理论——我到情愿跟他说话。不管如何，虽然他浮夸，不过至少他能明白跟讲他的话。”

理查德与克拉丽莎身上的璀璨光环不知不觉地暗淡了一些。他们毕竟也没有那么好，一个成熟的人早在之前就看在眼里了。

“要想知道人是什么样子的真是难，”蕾切尔说道。海伦欣喜地发现她说起话来愈发自然了。“我猜我是被戏弄了。”

在海伦看来，这一点几乎无疑，不过她还是忍住不提，大声说道：

“一个人需要做些尝试。”

“之前他们是挺不错的，”蕾切尔说。“他们相当有趣。”她试着回想起那个世界的画面，生动如理查德先前告诉她的那样，如同神经组织般的下水道，如患病皮肤疮口般的破房子。她回想起他的口号——团结——想象力，再次看见了她杯壁上碰起的泡泡，这时的他正在谈论金丝雀与姐妹、童年和他父亲，她小小的世界神奇地被放大了。

“然而不是所有人在你眼里是一样有趣的，对吧？”安布罗斯太太问。

蕾切尔解释道，大多数人迄今为止于她而言只是符号；但当他们和她说起话来时，他们就不再是符号了，而是变成——“我能一直听他们讲下去！”她高声说。随后她一跃而起，跑下了楼，在消失了一分钟后带着本厚厚的红皮书回来了。

“《名人录》注”她说道，将书本摊在海伦膝上，翻动起书页。“这本书里能看到人们短暂的一生——比如说：‘罗兰·比尔爵士；1852年出生；父母来自莫法特；在拉格比上学；初入皇家工程师部队；1878年与T. 菲什威克之女结婚；1884-85年在贝专纳兰远征军服役（荣获嘉奖）。所属俱乐部：联合军，海军军事俱乐部。兴趣爱好：狂热的冰壶爱好者。’”

她往甲板上一坐，靠在海伦脚边，继续翻动着书页，朗读出银行家、作家、牧师、水手、外科医生、法官、教授政治家、编辑、慈善家、商人以及女演员的人物小传；他们属于哪家俱乐部，他们住在哪里，他们玩些什么游戏，他们拥有多少亩土地。

她沉浸在这本书里了。

与此同时，海伦绣着她的刺绣，思索起她们之前聊的事情。她得出结论：如果有可能的话，她非常愿意向她的外甥女展示该如何生活，或是告诉她该如何成为一个有理智的人。她认为，在这场政治与亲吻政治家的迷局中一定有什么事情出了问题，而一个年长者理该能帮上忙。

“我相当赞同，”她说，“人很有趣，只是——”蕾切尔将手指插在书页间，疑惑地抬起头。

“只是我觉得你应该加以辨别，”她补充道。“和这种人——好吧，相当次等的人，就像达洛维夫妇那样的——亲密过甚，而且等到事后才发现，真是太遗憾了。”

“可我怎么会知道呢？”蕾切尔问。

“我确实没办法告诉你，”海伦想了一下，直率地说。“你需要靠自己去发现。但是总要试试，还有——为什么你不叫我海伦呢？”她补充说。“舅妈真是个可怕的称呼。我就没喜欢过我的舅妈。”

“我很想叫你海伦，”蕾切尔回道。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没同情心？”

蕾切尔重新审视了那些海伦绝对没有能明白的重点；她们之间隔了将近二十岁，差别巨大，所以在这一刻里，安布罗斯太太显得太过乖戾冷静了。

“没有，”她说。“有些事你不懂，这是自然的。”

“是自然的，”海伦同意道。“所以现在你能继续了，成为一个替自己做主的人。”她补充道。

在她眼中，她自身的性格是一件真实永恒的事物，与众不同，格格不入，就像海或是风那样在蕾切尔的脑海中闪烁。一想到生活，她变得极度兴奋。

“我-我-我自己能行，”她结结巴巴地说，“尽管有你，尽管有达洛维夫妇，有佩珀先生，有父亲还有姑妈们，尽管有这些人？”她的手扫过了一整面印着政治家与士兵的书页。

“尽管有他们所有人，”海伦郑重地说。她放下针线，向她详述起了一个计划。在她们谈话时，它就从她脑海里冒出来了。她才不该沿着亚马逊河一路漂游，最后到达某个地狱般的热带港口，终日躺在屋内用扇子驱赶蚊蝇；明智之选应该是让她在他们海边的别墅里一起度过秋天，在那里安布罗斯太太还可以近水楼台地——“无论如何，蕾切尔，”她突然停下，“就因为我们之间差了二十岁就得假装我俩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说话，这傻透了。”

“不是的；因为我们互相喜欢，”蕾切尔说。

“没错，”安布罗斯太太同意道。

这个事实，连同其他的事实在她们二十分钟的谈话里变得清晰明了。尽管这些结论的是如何得出来的，她们也说不出来。

不管是怎么得出了这些结论，它们足以驱使安布罗斯太太在一两天后去找她的姐夫。她发现他正坐在自己屋里工作，握着支粗粗的蓝色铅笔专横地在一捆捆地薄纸上写着。他左右堆放着纸张，还有些巨大的信封里被纸塞得满满当当，都散在桌子上了。他上方挂着一幅女人的肖像。由于需要一动不动地端坐在一名考克尼摄影师面前，这个姿势令她的嘴唇古怪地噘了起来，也正是这个原因，她的眼神仿佛也透出了对整个状况的嗤笑。总之，这幅肖像描绘出了一个独特有趣的女人，如果她能引起威洛比的注意，她无疑会转过身来嘲笑他一番。可当他抬起头看她时，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在他心目中，他的这份工作，位于赫尔在夜里看上去如群山一般的巨型工厂，准时跨越大洋的商船，结合了各种各样的计划以及构筑起的巨大家业都是献给她的。他将他的成就放在她的脚前，总是在思考要如何教育他的女儿才能令特里萨高兴。他是个有着雄心壮志的男人，尽管在她活着的时候，正如海伦想的那样，他没有对她特别好，但他现在相信她在天堂看着他，感召起他的良心。

安布罗斯太太为打断他道了声歉，询问道能不能让她跟他讲讲她的计划。他能否同意等他们到岸后让他女儿和他们在一块儿，而不是把她带去亚马逊河。

“我们会好好照顾她的，”她补充说，“有她在我们会很开心的。”

威洛比脸色凝重，小心翼翼地挪开了他的纸。

“她是个好姑娘。”他终于开口了。“长得像吧？”——他朝特里萨的照片点点头，又叹了口气。海伦望着正朝考克尼摄影师努着嘴唇的特里萨。她诡异地显出一丝人性，似乎很想跟人讲个笑话。

“她是我仅剩的所有了，”威洛比叹气道。“我们一年接一年地过，不去讨论这些事情——”他停住了。“但是最好如此。只是生活十分艰辛。”

海伦也为他感到难过，拍拍他的肩膀。但是一听她的姐夫表达出内心感受，她觉得怪难受的。她借机表扬了蕾切尔，解释起为什么她觉得这个计划或许不错。

“的确，”威洛比听完她后说道。“社会环境绝对是首要的。我肯定是落伍许多了。我同意是因为她想要这样。当然啦，我完全对你有信心……你看，海伦，”他言语中带了信任，继续说道，“我想要像她母亲期许的那样把她带大。我不秉持这种现代观念——跟你一样，嗯？她是个安静的好姑娘，一心扑在自己的音乐上——少投入那么点也不会坏事的。尽管如此，这令她快乐，我们在里士满过着相当清净的日子。我应该要让她开始多见见人。等我回家后我想带着她四处转转。我正盘算着在伦敦租个房子，把我姐妹留在里士满，把她带去见见一两个看在我的份上会对她好的人。我开始意识到了，”他舒展了下身体继续说道，“所有的这一切都指向国会，海伦。如果我想要办成事情这是唯一的通路。我跟达洛维谈过。这样一来，当然啦，我想要蕾切尔参与进更多的事情。肯定得有些娱乐活动——晚餐，偶尔来个晚会。我相信，我的选民总是很乐意来饱餐一顿的。所有的这一切，蕾切尔可以帮上我很大的忙。所以，”他总结道，“如果我们能安排上这次旅行（注意，必须是建立在业务基础上的），如果你能想法子帮助我女儿，带她出去——她现在有些害羞——让她成为一个女人，成为一个符合她母亲期许的女人，我会相当开心的。”他扭头望着那张照片说完了。

海伦尽管能感受到威洛比对他女儿的真切爱意，但也能感受到他同等强烈的私心，这令她下定决心要让这个女孩和她待在一起，哪怕她必须要给她上一套完整的女性美德指导课程。她忍不住要嘲笑这个想法——蕾切尔成了一位托利党女主人！——她离开的时候，还在为她父亲的无知而感到震惊。

蕾切尔被问起时所展现出的热情比海伦期望的要弱。她一会儿无比热切，下一秒却疑虑重重。一幕幕图景包围着她，眼前的大河是蓝色的，太阳是

黄色的，还有色彩鲜艳的鸟儿飞过，月亮是白色的，穿梭移动的树影以及由交错河岸滑出的独木舟是深色的。海伦向她保证还能看见一条河流。但她不想离开她的父亲。那份感觉似乎也是真诚的，但最后还是海伦胜利了。虽然她赢得了她的同意，但蕾切尔满怀疑虑，不止一次地后悔起自己竟冲动地将自己的命运与另一个人纠缠在了一块。

---

1. 《名人录》（Who’s Who）参考类出版物，多记载某个特定群体中的人物小传。

第七章

从远处望去，尤弗罗西尼显得小极了。大船上的人们站在甲板上拿着望远镜对准她时，她看上去就像一艘不定期货船，一艘拉货的小船，或是像那种人和牲口一起挤在甲板上的破烂蒸汽小客轮。人们还嘲笑起了达洛维夫妇、安布罗斯夫妇还有温雷丝父女细如蚊蝇的身影。都是因为他们的身形真的是太小了，也只有最精密的望远镜才能分辨清楚，他们到底是真的活物抑或是只是缆索上的疙瘩。满腹经纶的佩珀先生竟然被误认成一只鸬鹚，之后又糟糕地被认成了一头奶牛。实际上，一到夜里，当华尔兹在会客厅中摇曳起来，才华洋溢的乘客开始背诵之时，这艘小船——在漆黑的浪涛中凝成点点光亮，还有一颗高挂在桅顶之上——停下舞步歇息的热情伙伴们看在眼里，它们既深刻又神秘。她成了一艘在黑夜中穿行的航船——一枚印刻着人生孤寂的纹章，承载着古怪秘闻的奇想以及深切的同情。

她一路前行，不舍昼夜，遵循着她的道路，直到一日破晓之时，陆地出现了。只见它褪去了影子般的外表，先是展露出裂缝与大山，再是灰色与紫色，接下来散落成逐渐分离的白色方块。后来，大船就如同望远镜增加了焦距一般，渐渐逼近。风景中现出了街道与房屋。到了九点钟，尤弗罗西尼已经在一处巨大海湾的中央就位了，她落下自己的船锚。很快，如同一位需待检查的横卧巨人，众多小船围到了她的身边。她高声鸣笛，人们跳到了她的身上，脚步肆意地落到甲板上。这座小小的孤岛霎时间被从各个角落入侵了。在沉默了四周后，它因为听到了人声而陷入迷乱。安布罗斯太太独自一人，并没有留心任何喧闹。当满载着邮包的小船向他们逼近时，她的心悬在空中，脸色变得苍白。她埋头读信，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离开了尤弗罗西尼，当大船拔高了声音，像一头与自己牛犊分离的母牛一样咆哮了三声时，她也没有觉得伤感。

“孩子们很好！”她高声说。坐在一堆箱包对面的佩珀先生膝上盖着毯子，说道：“可喜可贺。”对于蕾切尔来说，航行的终结意味着一次视线的彻底改换。快靠岸了，她因为感到手足无措，无暇理解“孩子们很好”的意义以及“可喜可贺”的原因。海伦继续读信。

小船缓缓前行，每过一个浪尖都被托得高高的，现在正渐渐靠向一弯新月形的白色沙滩。在那身后是一片深绿色的山谷，小山在两侧起伏。右侧小丘的斜坡上伫立着棕色屋顶的白房子，如同筑巢的海鸟。山上长着一排排的柏树形成了黑色的条纹。山腰遍布着红色，山顶却是光秃秃的，像小尖塔般耸起，还把后面的尖峰挡住一半。时候还早，整片美丽的风景透着轻

盈与愉悦。天空与树木的蓝色绿色浓烈却不狰狞。他们越驶越近，将细节看得分明。承载了细微之物的陆地呈现出各种色彩，不同的生命形态经过了四周的海上生活迎面袭来，令他们沉默良久。

“三百多年了，”终于佩珀先生若有所思地开口道。

没人问“什么？”他只能掏出个瓶子吞了片药下去。那条消逝在他口中的信息大致是在说三百多年前，有五艘伊丽莎白的三桅帆船曾在现在尤弗罗西尼漂浮的地方下锚。曾有着同等数目的西班牙大帆船靠在半靠在那片沙滩上。那里荒无人迹，因为这个国家在当时还是片遮着面纱的处女地。英国水手跨过水面，掠走了大量的银块、成捆的亚麻、雪松木材，还有点缀着绿宝石的黄金十字受难像。当西班牙人喝完酒回来，一场大战开始了。沙滩上，两伙人一拥而上，把对方往浪里按。西班牙人被这片神奇土地上出产的水果养得脑满肥肠，他们成片成片地被打倒。而坚忍的英国人饱受航海风霜，皮肤晒得棕黄，因为没有剃刀，毛发疯长，他们筋骨细瘦，饥肠辘辘，见了黄金就蠢蠢欲动。他们把受伤的送走，把将死的抛进海里，很快就让原住民对他们陷入了一种盲目的崇拜。就在这处，一块殖民地建起来了；女人被输送进来，孩子们在此长大。这一切似乎助长了大英帝国的扩张，若是在查理一世期间也有像理查德·达洛维这样的人物，当年地图的这块无疑就是红色的，而不是像今天一样，标着讨人厌的绿色。不过人们也肯定想得到，那个年代的政治头脑缺乏想象力，仅是巴望着几千英镑和几千个人，本应是一场燎原的大火只剩下了一点消亡的火星。印度人带着精细的毒药与彩绘的神像赤条条地自内陆而来；寻仇心切的西班牙人与强取豪夺的葡萄牙人从海上而来；暴露在这些敌人面前（虽然天气相当宜人，土地也十分富足），英国人口逐渐减少，差一点全部消失。约莫是在十七世纪中期，有一艘单桅帆船趁着夜色偷偷出航，上面承载着大英殖民地的残余：一些男人，一些女人，有可能还有一打灰头土脸的孩子。英国历史从此否认起对这个地方的所有了解。出于各种原因，文明将它的中心转移到四五百英里以南开外的一个点，而今日的圣玛丽娜和三百年前的比也没有大多少。说到这里的居民，那是一次快乐的和解。因为葡萄牙父亲娶了印度母亲，而他们的孩子又和西班牙人通婚。尽管他们从曼彻斯特带来了自家的耕具，他们也用自家的羊毛做衣服，自己养蚕抽丝，用自家的雪松木打家具。这一处的艺术与产业依然与伊丽莎白时代的没什么区别。

要解释清楚为什么英国人在近十年里横跨海洋建立殖民地并不简单，也许历史书根本不会将之记录下来。尽管已经拥有了旅行设施、和平的环境、兴旺的贸易等条件；就算富有古国之辉，数量庞大的石雕、彩绘玻璃窗，以及售卖给旅客的浓棕油画，英国人依然不满足。探寻新事物的这场运动无疑影响甚微，只能打动一些富裕的人们。这是由几名男老师发起的，他们作为不定期货运汽船上的事务长一路去往南美洲，又在夏季学期及时返

回。他们的故事充斥着海上生涯的壮丽与艰辛，连同航海船长的趣闻、晨昏日暮的奇观，殖民地的新奇事物以及有趣的异邦人，有时他们还将故事付梓。这个国家本身极尽了他们的想像之能，因为他们说这个国家比意大利大多了，比希腊高贵多了。他们不断说起原住民不同寻常的美丽，他们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富有激情而且捉刀迅速。为了证明这个地方处处新奇、美丽非凡，他们展示了女人缠在头上的头巾与亮绿亮蓝色的原始雕刻。不知怎的，就和时尚一样，这一时尚也开始传播开来；古旧的修道院迅速地被改建成宾馆，而一条知名的汽船航线为了旅客的方便调整了它的路线。

奇的是，海伦·安布罗斯兄弟们中最不得意的一个早在几年前就被送出去谋求富贵，无论如何都好教他远离如今在这儿已变得深受欢迎的跑马。他常常倚靠在露台的柱子上，远眺英国商船载着成为事务长的男老师们，升腾着蒸汽驶入海湾。他终于攒够了度假的钱，也厌倦了那个地方，提出要将自己的别墅建在山拔上，交由他妹妹处置。讲到新世界的话题，她也有所耳闻，据说那里永远阳光灿烂从不起雾，她也有些被拨撩到了。当他们在计划走出英国该去哪过冬时，她无疑不该错过这个绝佳的机会。因为这些原因，她决意接受威洛比让他们上船免费捎上一程的邀请，并把孩子安置在他们的祖父母那儿，好让她全心全意地投入自己要做的事情。

安布罗斯夫妇、佩珀先生以及蕾切尔在马车里坐好，由长着长尾巴，雉鸡毛立在耳侧的马拉着，嘚嘚地走出了船港。他们上山的时候天气逐渐升温。通向小镇的沿路上，似乎有男人敲打着铜器叫嚷着“水”，还有挡道的骡子，接着就被鞭子和咒骂声驱散了，女人们赤脚走在街上，头稳稳地顶着篮子，残疾人急切地展示起自己残肢；马车在陡峭的绿色田野中穿行，但不是这片土地能够展现出的最绿的颜色。巨树的浓荫遮住了除却道路中央的大部分地方。还有一条浅浅的山涧淌地飞快，细流如同交缠的发辫，沿着边缘奔流而下。他们越爬越高，里德利和蕾切尔索性下地在后面走；接着他们拐进了一条散落着石头的小径，佩珀先生举起手杖默默指了指一处灌木丛，紫色的花朵盛开在稀疏的草叶间。在一阵晃荡的小跑中，最后一段旅程终于结束了。

别墅是一栋宽敞的白房子，式样与多数欧洲大陆房子的雷同。在英国人的眼里，它显得脆弱单薄，摇摇欲坠而且轻浮得可笑。它更像是一座茶园里的宝塔而不是一个能让人睡觉的地方。花园急需一个园丁前来打理。灌木丛摇曳的枝干横亘在小路上；泥土暴露在棵棵草茎间，可以清楚分明地点出草皮的数量。露台前的一片圆形草地上有两只裂了缝的花瓶，里面的红色花朵耷拉着。它们之间还有一座石砌的喷泉，已经被太阳烤干了。圆形花园通向一座长形的花园，园丁的剪刀几乎不怎么光顾那里，除非他偶尔想到要为自己的爱人剪下一枝花。有几棵高大的树木落下阴影，排成一列

的圆形灌木顶部开着蜡一般的花朵挤成了一团。铺了光滑草皮的花园被厚实的篱笆隔开，还有隆起的花床。这样一座花园是我们英国人围在墙里的那种，布置在荒山的一侧则会显得格格不入。它的丑陋无须掩饰，从别墅里直接向外望，隔着种满橄榄树的半山腰就能看见大海。

整个地方的粗陋令契莱太太大为震惊。这儿连遮挡日光的百叶窗都没有，更别提会有让日光暴晒的家具了。她站在空荡荡的石头大厅里，仔细审视着无比宽大却没有地毯覆盖的破烂楼梯，她继而断定这里有耗子出没，个头有家里养的梗犬那么大。如果有人下脚稍微用了些力，地板一定会被踩穿。至于热水——想到这里，她的审视已经令她无言以对。

“可怜的丫头！”她对着脸色蜡黄的西班牙小女仆喃喃道，只见她与猪和鸡一同出来迎接他们，“难怪你看上去几乎没个人样了！”玛利亚以一种西班牙式的典雅气度接受了这句恭维。在契莱看来，他们还是待在一艘英国的船上来得好些，可是没有人比她更明白，她的职责是要她留下来。

在他们安顿完毕，准备好日常行程之后，便极力劝说佩珀先生留下，暂住在安布罗斯宅邸。早在船靠岸的前几天，她们已经使尽了浑身解数向他描绘了亚马逊河流的美丽。

“那条美妙的溪流！”海伦说道，她炽烈的目光好似眼前就已出现了成串的瀑布。“我很想亲自跟你去呢，威洛比——可是不行。想想那日落和月升的景象——我相信那颜色超乎想象。”

“还有野孔雀，”蕾切尔突然说道。

“还有在水里游的奇妙动物，”海伦肯定道。

“说不定能有人发现一只新品种的爬行动物，”蕾切尔接着说。

“这势必会掀起一场革命，我知道，”海伦急切地说。

这番诱哄的场面被里德利略微打断了。他看了一会儿佩珀，大声叹了口气，“可怜的家伙！”心中埋怨着女人们的残忍。

他留下了，相当心满意足地度过了六天。他日日坐在一间家具稀少的会客室里摆弄着一只显微镜和笔记本。但到了第七日晚上，在他们坐下吃晚餐时，他看上去异常地焦躁不安。餐桌被放置在两扇落地窗之间，按照海伦的吩咐，窗户的帘子没有放下来。在这样的天气里，黑暗如同刀锋般落下，山坡下的小镇涌现出一团团一条条的光点。白日里从未现身的楼房在黑夜中出现，在汽船晃动的灯光下，大海犹如在陆地之上涌动。这道风景实现了一家伦敦餐厅里交响乐队所能达到的相同效果，不过前者是以寂静

作为背景。威廉·佩珀观察片刻；戴上自己的眼镜思考起这个场景来。

“我认出了左侧的那一大块地，”他观察着，叉子指着一块由几排亮光围成的正方形。

“我猜他们应该会烧蔬菜，”他补充道。

“是家宾馆？”海伦问。

“曾经是座修道院，”佩珀先生说。

之后再无言语。不过一天之后，佩珀中午散步回来，静静地站到了正在露台上读书的海伦跟前。

“我在那儿要了个房间，”他说。

“你别是要走吧？”她高声道。

“基本上说——是的，”他说。“没有私家厨子会烧蔬菜”

海伦晓得他讨厌被提问，某种程度上她自己也是如此，她便不再追问了。但有一股不舒服的怀疑依然埋藏在她的心中：威廉正在掩藏伤痛。她回想起她说过的，她丈夫说过的，还有蕾切尔说过的那些扎人的话语，顿时涨红了脸。她几乎大叫出声：“别走，威廉；解释清楚啊！”要不是威廉摆出了副高深莫测的扫兴模样，她本会在午餐上重提这个话题。只见他用叉子尖插起几片沙拉，那动作活像是在挑弄起水草，翻捡里面的砂砾和可疑的细菌。

“要是你们都死于伤寒我可不负责任！”他厉声说。

“如果你死于无聊，那我也不负责，”海伦暗暗驳斥道。

她想起来她还从未问起他是否谈过恋爱。他们非但没有拉近这个话题，反而离它越来越远。她情不自禁地感到解脱，满腹经纶的威廉·佩珀带着他的显微镜、他的笔记本终于离开了；他真诚善良且富有理智，可是他的灵魂无聊至极。她也不禁感到悲伤，因为友谊就此终结了。尽管多出个空房间就意味着更加舒适。她试着抚慰自己，思考起来：对于他人所感受到的事情，一个人从来不知道他人对此的感受程度到底有多少。

第八章

接下来的几个月就这么过去了，正如许多年就这样过去了，没有重大的事情发生。但如果一旦起了波澜，这些岁月就会看上去与众不同。他们度过了头三个月后便进入了三月初。天气如约而至，由冬入春的季节转变无甚明显。虽然脚边还燃着熊熊炉火，海伦坐在起居室里写字时依然可以敞着窗户。尽管日光正在迅速地退去，可向下看，大海依然是湛蓝的颜色，屋顶依然是棕与白的颜色。黄昏映入了永远宽敞空旷的房间，它现在显得更广更空了。她坐在那儿，膝上放了本簿子正写着字。她自己的身影也只留下了个大体的轮廓，并缺乏细节。在树枝上蔓延的火焰猛地吞噬了枝头的绿色小火苗，断断续续地燃烧着，在她的脸庞上与石膏墙上投下了没有规则的光亮。墙上没有一幅画，却到处布满了重重垂挂在枝上的花朵，映衬着墙壁。还有散落在光裸地板上以及垒在大桌上的那些书本，也只有在这种光线下才看得见轮廓。

安布罗斯太太正在写一封很长的信。以“亲爱的伯纳德”开头，接下来便描述起了圣赫瓦西奥别墅里在过去的三个月中发生了些什么事，诸如，他们曾邀请了英国领事共进晚餐，被带上了一艘西班牙战舰参观，还观看了许许多多的游行与宗教节日。如此盛大的场面让安布罗斯太太想不明白，如果人们必须信仰一门宗教的话，他们怎么都没有变成罗马天主教徒呢。他们进行了几次远足，虽然都没有走太远。离房子极近的树木缀满肆意盛开的繁花，大海与土地的颜色绚丽缤纷。这样的景色非常值得前来一观。土地并不是棕黄色的，而是红色，紫色和绿色的。“你不会信我的，”她补充道，“在英国根本没有这样的颜色。”实际上，对于这座可怜的小岛，她采用了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现在她又将话题转向了角落里凌冽的番红花与紫罗兰，它们在不起眼的舒适角落里生长着，由带着厚手套脸色红润的老园丁们照料，他们总是手扶帽檐，恭敬地退开。她继续嘲弄着那些岛民。在伦敦关于大选的谣言持续发酵，甚至已经传到了他们这边。“这听上去真不可思议，”她继续写道，“人们竟只关心着是阿斯奎斯注当选了还是奥斯汀·张伯伦注出局了。正当你们为了政治扯破了嗓子吆喝时，你们却让唯一想办上些好事的人挨饿或是受到嘲笑。你们什么时候支持过一位健在的艺术家？或是买上他的一幅佳作？为什么你们都是那样的丑陋卑贱？在这里，佣人是人。他们跟人说话时，好像他们都是平等的。据我所知，这里一个贵族都没有。”

或许是因为提到了贵族，这令她想起了理查德·达洛维和蕾切尔，因为接下来她要用上同等浓重的笔墨去描绘她的外甥女。

“命运真是奇怪，让我接手了这个女孩，”她写道，“要知道我从来没和女人好好相处过，或是和她们有过瓜葛。不过，我得收回一些我对她们说过的不是。如果她们受过正规教育，我不明白她们为什么不能变得和男人们一样——一样体面，我是说；当然啦，虽然男女有很大区别。问题是，人们该如何教导她们。在我看来，目前的方式真是糟透了。这个女孩，尽管长到了二十四岁居然从未听闻过男人渴求女人这种事情，还有，要不是我解释了，她连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也不知道。她在其他事物上的无知程度也一样严重”（这里最好不要引用安布罗斯太太的话）……“彻彻底底的。在我眼里，用这种方式把孩子带大，不仅是犯傻更是犯罪。更不必说她们遭过多少罪，这解释了为什么女人会是这个样子——她们没有变得更糟是个奇迹。我把教导她启迪她视为己任，事到如今，尽管她还抱持着很大的偏见并且有夸大的倾向，她多多少少算是个有理智的人了。让她们保持无知自然会适得其反。当她们明白过来时，就会把一切看得过于严重。我那姐夫确实活该受一回苦——可他不会领会的。现在我祈求着能有个年轻小伙来帮我的忙；我是说，能有某个人可以开诚布公地跟她聊聊，向她证实大多数她对生活的认知是多么荒唐。不幸的是，这样的男人似乎和这样的女人一样稀少。在这儿的英属殖民地绝对找不到这样的人；艺术家、商人、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愚蠢、庸俗而且轻浮……”她驻了笔。她听见盘盏碰撞的叮当声由隔壁饭厅传来，契莱正中气十足地用英语指挥那个西班牙女孩该将东西摆在哪里。开饭铃响了，她起身走到外面与里德利和蕾切尔碰了头，他们一同走去用晚餐。

不管是里德利还是蕾切尔，三个月的时间只给他们的外貌带来了微小的改变。不过一位敏锐的观察者或许已经发觉了，这个女孩和以前相比，显得更为坚定，举止中也多了自信。她的皮肤呈褐色，她的眼睛显然更亮了，她能花心思去听别人讲话，尽管她可能要去驳斥。晚餐在一片舒适的沉静氛围中开始了，人们在一起享受着这份闲适与安静。随后，里德利把胳膊肘往窗边一靠，向外望去，评价着这真是个美妙的夜晚。

“是呀。”海伦说。她补充道：“春天来了，”望着下方的灯火。她用西班牙语问玛利亚，那家宾馆是否已经住满了旅客。玛利亚骄傲地告诉她说，到时候就连鸡蛋都会变得很难买——店家才不会在意他们的要价；他们无论如何都会从英国人那里弄到鸡蛋的。

“海湾那儿有一艘英国汽船，”蕾切尔说，望着底下一圈三角形的灯光。“她今天很早就到了。”

“那我们就能指望收到些信，再把我们的寄出去了，”海伦说。

不知怎的，但凡提到信件，里德利总是气呼呼地不高兴。接下来的晚餐时间就在这对夫妻激烈的争论中度过了，争论中心就是他到底有没有被整个

文明世界给无视了。

“想想上一批来信吧，”海伦说，“你活该挨顿打。他们要你去讲课，要授予你学位，还有某个傻乎乎地女人不仅夸你的书还要赞你长得俊——她说如果雪莱活到了五十五还留了胡子，他就是你的那般模样。说真的，里德利，你是我见过的最虚荣的男人了。”她说完，起身离席，“我能跟你讲的都已经讲了。”

她找到了搁在炉火前的信件，又加了几笔，随后宣告自己现在要去送信了——里德利必须带上自己的信——至于蕾切尔嘛？

“我想你给你的姑妈们写过信了吧？现在是时候了。”

女人们披好斗篷戴上帽子。先前还邀请里德利和她们同去，不过他坚决地拒绝了，跟蕾切尔说他在就成了个傻子了，不过海伦心知肚明，她们转身便走。他站在炉火边，凝视着镜子深处，把自己的脸挤作一团，活像是一位在战场上指挥的将军，或是一位看着火舌舔舐着自己脚趾的殉道者，而不再像是一位与世隔绝的教授了。

海伦一把抓住他的胡子。

“我是个傻子吗？”她问。

“放开我，海伦。”

“我是个傻子吗？”她重复道。

“恶妇！”他大叫道，并吻了她。

“就让你和你的虚荣心一块待着吧，”两人走到门口处，她回头说道。

这是个美妙的夜晚，尽管星星已经出来了，天色依然亮着，看得见长长的路一直延伸。邮筒就在小径与大路交接口的一处黄色高墙那儿。投完信件，海伦正打算往回走。

“别，别，”蕾切尔说，抓住了她的手腕。“我们要去看看生活。你答应我的。”

“看看生活”这个词指的是她们天黑后在镇上闲逛的习惯。圣玛丽娜的社交生活几乎完全是依靠灯火来维持的，温暖的夜晚与凝聚了芬芳的鲜花足以令人心生愉悦。年轻的女子们将头发挽成漂亮的发髻，还在耳后别上一朵红花，坐在门阶上，或是在阳台上探出身子。而年轻的男子们跑上跑下，

时不时地大声致以问候，或是在某一处停下脚步讲上几句脉脉爱语。在敞开的窗户里，能看见商贩在清点一天的进账，还有上了年纪的女人把瓶瓶罐罐从一个架子上捧到另一个架子上。街上挤满了人，多数地方都是男人，他们边走边交流着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或是聚集在街角的酒桌上，在那儿有个老跛子弹拨着吉他，一旁有一个可怜的女孩痛苦地吟唱起炽烈的歌谣。两个英国女人的出现激起了几丝带着友善的好奇，但是并没有人前来打搅她们。

海伦信步闲逛，观察着形形色色的人们，他们衣衫褴褛，看上去无忧无虑，一脸的自在满足。

“想象下今晚的林荫路[注]”她终于开口道。“今天是三月十五日。兴许还有宫廷仪仗呢。”她响起了站在凛冽春风中等待观看盛大马车队列经过的人群。“就算不下雨，天也很冷，”她说。“贩卖图画明信片的人们先会出现；接下来是可怜的售货小姑娘，捧着圆形的装帽纸盒；再有的就是穿着燕尾服的银行雇员；还有呢——有好些个裁缝。住在南肯辛顿的人们乘着单马拉的出租车匆匆赶到。官员们则带着两匹枣红马；另一边的伯爵呢，还允许他们身后再站一名侍从。公爵能站两名，王室大公——据我所知——能有三名；国王呢，我觉得，他想要多少就能有多少。而且人们以此为信仰！”

而在此地，远道而来的英国人在身形上看上去长得犹如棋盘上的国王与皇后，马与卒，他们的差别就是如此奇怪，如此明显却又含蓄地被信仰着。

她们为了绕开人群，不得不分开而行。

“他们信仰上帝，”她们重新走到一块时蕾切尔说。她是说人群中的人们信仰他。因为她记得那些立在人行道交界处的十字架，上面塑着流血的石膏偶像，还有在一间罗马天主教教堂中举行的仪式，其中的神秘难以言喻。

“我们永远都弄不明白的！”她叹了口气。

她们已经走了一段路，现在已是到了晚上，不过她们依然能看见在左手边往下走没几步路的地方有一扇巨大的铁门。

“你是不是想走去这家宾馆？”海伦问。

蕾切尔推了把门，它猛地打开了，四下看不见一个人。考虑到在这个国度并无私密可言，她们直接走了进去。那是一条沿边种着树木的笔直大道。树木突然没有了，道路转了个弯，她们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幢巨大的方形建筑前。她们之前走过的是围绕着宾馆的宽阔游廊，离窗户只有咫尺之近。

一排排敞开的落地窗几乎快要触到地面。所有的窗户都没有遮帘子，全都灯火通明，让她们将里面看得一清二楚。每扇窗户揭示了宾馆内生活的各色角落。她们躲进了一根分隔了窗户的大柱子的阴影中，朝里窥看。她们发现自己正站在餐厅的外头。人们正在做扫除；一位侍者在桌上翘了条腿正在吃葡萄；隔壁屋就是厨房了，有人在清洗餐具；白衣服的厨师正把胳膊伸进大锅里，侍者们正狼吞虎咽地大嚼着碎肉，拿小块的面包屑蘸足了肉汁。她们继续走，在一大片灌木丛中迷了路。随后却突然发现自己就在会客室的外面，里面的女士先生们在饱餐一顿后，深深地陷坐在扶手椅中，时不时说几句话或是翻动杂志。一个消瘦的女人正激情澎湃地演奏着钢琴。

“dahabeeyah㊟是什么呀，查尔斯？”那声音一听就是属于一个寡妇的，她坐在一张靠窗的扶手椅里向她的儿子发问。

之后的就听不到了，儿子的回答消失在一阵清嗓子与拍打膝盖的嘈杂中了。

“这间屋子里都是些老人。”蕾切尔低语道。

她们悄悄前进，在下一扇窗户里看见了两个穿着衬衫的男人正在与两位女士在打桌球。

“他拧了我的胳膊！”那个丰满的女人在没击中目标后叫道。

“现在你俩——不许瞎闹，”长着一张红脸的年轻男人责备道，他是负责计分的。

“小心点儿，不然我们就被发现了，”海伦低声说，扯住蕾切尔的胳膊。她冒冒失失地把脑袋探到了窗户中央。

她们转过拐角，看到了宾馆中最大的一间房间——它有四扇窗户，被称为“雅座”，不过它实际上是个大厅。房间里挂着盔甲与本地的刺绣，布置着长沙发与屏风，这样便隔出了方便的角落。和其他房间比，这一间显得不那么正式，显然由年轻人盘踞着。罗德里格斯先生，一眼就能看出他是宾馆的经理，正静静地站在离他们不远的门廊处凝视着这幕画面——绅士们陷在椅子中休息，夫妇们靠在一块喝咖啡，人们在中央打着牌，头上是华丽明亮的电灯。他为自己的这番事业暗自欣喜，是他将这座修道院食堂，将一间尽是罐子矮凳的冰冷石室变成了这座房子里最舒服的房间。宾馆住满了人，彰显出他的决策智慧，要知道少了雅座的宾馆可兴旺不起来。

人们两人一对或是四人一组的聚在一块儿，他们可能确实相熟，又或许是因为这间随意的房间让他们放开了礼节。从敞开的窗户里传出了一阵起伏的嗡嗡声，就好像在黄昏时被关进围栏里的羊群发出来的。打牌的那伙人占据着中央最显眼的位置。

海伦与蕾切尔看着他们玩了很久，可是一句话都没听清。海伦正专注地观察着其中的一个男人。他很消瘦，年纪和她相仿，肤色略微惨白了些。他面朝她们侧坐着，带着个肤色很深但显然是英国出身的女孩。

突然间，一些话语奇怪地从剩下的声音中脱离出来，她们相当清楚地听见他在说：——

“你只需要练习，沃林顿小姐；勇气与练习——两者缺一不可。”

“休林·艾略特！我就说！”海伦大叫道。她猛地将头埋了下去，只因男人在听到自己名字的瞬间就抬起了头。牌局进行了几分钟，之后却因为一台靠近的轮椅中断了，上面坐了个丰满的老太太，她在桌边停下，开口道：——

“今晚运气好些了，苏珊？”

“好运全在我们这边，”一个一直背对窗口现在又转回来的年轻男人说。他的身型看上去相当结实，一头浓密的短发。

“好运吗，休伊特先生？”他的搭档，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女士说道。“我向你保证，佩利太太，我们大获全胜全都归功于我们自己玩得好。”

“我得早点上床了，不然根本睡不着觉。”佩利太太解释的声音传来，好似在为她带走苏珊的理由正名。苏珊起身，将轮椅推向了门口。

“他们会找到人替我的，”她高兴地说。不过她错了。他们没打算再找一位牌友，在那个年轻男人用纸牌搭了幢三层楼房（又倒下了）后，他们就向各个不同的方向散去了。

休伊特先生转身，正脸向着窗外。她们瞧见他的大眼睛被眼镜给遮挡了，他的肤色粉红，唇须刮得干干净净。在众人之中，这称得上是一张有趣的脸蛋。他向她俩径直走来，不过眼神并没有聚焦在偷听者的身上，而是落在了收起窗帘的某一处上。

“困了？”他问。

海伦与蕾切尔开始想到，有人一直坐在她们附近没被察觉。在影子里有一

双腿。一个忧伤的声音在她们头上发出。

“有两个女人，”那声音说道。

石子路上传来拖地的脚步声。两个女人已经溜走了。她们一直跑，一直跑到确定没有眼睛能穿过黑暗盯着她们，跑到宾馆在远处成了一个方形的影子，上面规则地安插着红色的窟窿。

---

1. 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 1st Earl of Oxford and Asquith，1852年 - 1928年），英国自由党政治家，曾任内政大臣及财政大臣，1908年至1916年出任英国首相。（译注）
2. 奥斯汀·张伯伦（Sir Austen Chamberlain，1863年 - 1937年），英国政治家，他曾获得嘉德勋章，并因推动罗加诺公约而获得1925年诺贝尔和平奖。曾担任邮政总局局长、财政大臣、印度大臣、掌玺大臣、外交大臣和第一海军大臣等职。（译注）
3. 林荫路（the Mall）是英国伦敦的一条马路，从西面的白金汉宫到东面的水师提督门和特拉法加广场。林荫路兴建于十九世纪，为专门举行重大仪式的马路。（译注）
4. dahabeeyah，埃及尼罗河上浅底双帆的大客船。（译注）

第九章

一个小时过去了，宾馆底楼的房间开始变得昏暗，几乎空了。然而它们上方小盒般的正方形却变得灯火通明。大概有四五十个人正准备上床睡觉了。因为房间隔音的厚度并不尽如人意，住客听得见水罐触地发出的声响，还有瓷器的叮当声。所以艾伦小姐，这位之前打牌的大龄女士决定用指节轻击一次墙壁以示提醒。她敢肯定这墙只是假型板做的，能把一个大间隔成一间间小间。她灰色的衬裙滑落到地面上，她弯下腰，用那些就算称不上可爱但也十分整洁的手指叠好自己的衣物，随后将头发拧成一股辮子。她给父亲的大金表上好发条，又打开了华兹华斯全集。她正在读《序曲》(注)，部分原因是她总是在出国时读《序曲》，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她正忙着写一小册英国文学的初级导读——从贝奥武夫(注)到斯温伯恩(注)——其中会有一段讲到华兹华斯。她正埋头读着第五本书，还会停下来用铅笔做些笔记。这时，她头顶上传来了一对靴子的落地声，一只接着另一只。她抬头望望并思索了一番。那都是谁的脚步声，她在想。接着她又听到了隔壁传来了“簌簌”的声响——很显然，是一个女人正在放置自己的裙子。紧接着是一阵柔和的轻轻拍打，这往往是梳头发时发出的声音。要她把注意力集中在《序曲》上真是太困难了。是苏珊·沃林顿在梳头吗？然而她还是逼着自己将书读完。她在书页间做完记号后，满足地叹了声气，随后熄了灯。

尽管房间的形状就像一只只装鸡蛋的盒子，长得都一个样，墙另一头的光景就大不一样了。正当艾伦小姐读着书时，苏珊·沃林顿正在梳头发。岁月已经将这个时刻变得神圣，所有家事活动中最盛大的一桩事情就是女人之间谈论爱情。可孑然一身的沃林顿小姐无话可谈。她只能满脸愁容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她将头别过来又别过去，浓密的发卷甩过来甩过去；她又倒退几步，认真地打量起自己来。

“我挺好看的，”她评判道。“算不得漂亮——大概吧”她又走近了一点。

“是啊——人们大都会说我长得俊俏。”

她正苦苦思索亚瑟·文宁会怎么说她。她对他的感觉无疑相当奇怪。她并不会承认自己爱上他了或是想要嫁给他。可是她独自一人时，满脑子想的都是他会如何看待她，还会拿前一天他俩共度的时光和今天的比较。

“他没邀请我去玩，不过他确实跟着我进了大厅，”她思索着，总结起今晚的事情来。她三十岁了，可由于她姐妹众多，再加上乡村牧师家的隐逸生

活，至今没有定亲。自信的时刻也多为伤感所占据。据说她会跳到床上，把头发弄乱，感觉自己与别人相比是被生活所轻贱的那个。她是个子高大，身材精致的女人，她双颊的两块红色过于显眼，但是她浓重的焦虑赋予了她一种美。

她正打算拉开被单时，突然叫道：“噢，我怎么就忘了。”便走向写字台。上面有一本棕色封面印了年份的本子。她开始写字，丑陋方正的字迹像出一个成熟的孩子之手。她年复一年地写日记，尽管她几乎不看它们。

“上午——与H.艾略特太太谈论了乡下的邻居们。她认识曼一家，还有谢尔比-卡罗维。世界多么小啊！就像她一样。给佩利姨妈读了一章节《阿普尔比小姐历险记》。下午——与佩罗特先生和伊芙琳·M打了草地网球。我不喜欢P先生。尽管他确实聪明，但我感觉他不是‘特别’聪明。打赢他们了。美好的一天，景色宜人。尽管一开始我觉得太荒了，但我已经习惯了这个没有树木的地方。晚餐后打了牌。佩利姨妈很高兴，虽然她说还是疼。记住：问下湿床单的事。”

她跪下祷告，最后躺上床，用毯子把自己裹得舒舒服服的。几分钟后，她的呼吸声透出了深厚的睡意。其中伴着深沉平静的叹息与犹豫，如同一头奶牛在长草中跪了整夜发出的吐息。

往隔壁房间投去一瞥，只能看到一只在盖着被单，突出明显的鼻子。随着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敞开窗户漏进的几点星光照亮了灰色的方形，这时你就能看见一个极为消瘦的身形，像极了一具尸体。实际上，这是威廉·佩珀的身体，他也睡着了。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这些房间里有三个葡萄牙商人，想必也是睡着了，因为有鼾声随着大钟有规则的嘀嗒声起伏着。三十九号房处于角落，位于过道的尽头，尽管已经很晚了——楼下的钟已经报了“一点”——一道从门下泻出的光表明还有人依然醒着。

“多晚了啊，休！”一个躺在床上的女人急切地娇嗔道。她的丈夫正在刷牙，好一会儿都不见答话。

“你早该睡了，”他回答道。“我正在和索恩伯里讲话。”

“可你知道的，我等你的时候根本睡不着。”她说。

对此他无言以对，只说了句：“那好吧，我们把灯关了。”他们沉默无语。

一阵微弱却刺耳的电铃声在走廊上响起。佩利老太太饿醒了却没有眼镜，正在打发她的女仆去找饼干盒。女仆应了铃，哪怕是在这个时间，她依然裹上雨衣毕恭毕敬地赶去，走廊恢复了寂静。楼下空荡荡的，一片黑暗。

可是楼上有一间屋子里依然灯火通明，那两只靴子就重重地落在艾伦小姐的头顶上方。其中有一位绅士，几个小时前就是他站在窗帘的阴影中，只露出两条腿。他陷坐在一把扶手椅中读着吉本所著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第三卷。他一边读书一边自顾地弹弹烟灰，时不时地翻翻书页，这时一行行壮丽的语句涌上了他宽大的眉毛，再列队整齐地进入了大脑中。这组行军似乎要持续上一个小时或许更久，直到整个军团转移阵地为止。他的房门开着，那个身材结实的年轻男人光着大脚进来了。

“噢，赫斯特，我刚刚忘了跟你讲——”

“两分钟，”赫斯特举起一将根手指说道。

他将段落中的最后几个词安然地收入脑海。

“你忘记讲什么了？”他问。

“你觉得你付出的感情足够多吗？”休伊特问。他又一次忘记了自己本打算要说的话。

在埋头苦读了精心写就的吉本著作后，赫斯特先生向他朋友提出的问题绽开了一个微笑。他把书放在一旁，开始思考。

“我得说你的神智真是令人费解而且一片混乱，”他评论说。“感情？那不就是我们切实付出的吗？我们把爱放在高处，其余的则放得低低的。”他左手摆出了金字塔尖的样子，右手做出个地基。

“但你下床来不是就为了告诉我这个吧。”他严肃地补充说。

“我下床来”休伊特含糊地说，“就是为了聊几句，我得说。”

“与此同时，我该脱衣服了。”赫斯特说。当他脱得只剩衬衫后，他在脸盆前弯下腰。赫斯特先生不再靠他的广博智慧让人印象深刻了，而是用他年轻但是丑陋的身体来令人唏嘘。他弯下身子时，消瘦至极的身板令他从脖子到肩膀间的各处骨头都显出了深色的线条。

“我对女人感兴趣。”休伊特说，他坐在床上，下巴在膝盖上搁着。丝毫不在意正脱着衣服的赫斯特先生。

“她们可蠢了，”赫斯特说。“你坐到我的睡衣了。”

“我想她们是愚蠢的吧？”休伊特疑惑道。

“对此没有第二个观点了，我想。”赫斯特说，他在房间里轻快地跃动着，“除非你恋爱了——那个胖女人沃林顿？”他询问道。

“不是某个胖女人——是所有的胖女人，”休伊特叹了口气。

“我今晚看到的两个女人就不胖，”赫斯特说，趁着休伊特在身边，他剪起了脚趾甲。

“说说她们呗，”休伊特说。

“你知道我描述不了东西的！”赫斯特说。“她们就和其他女人一样，我想。她们一直都一个样。”

“不，那就是我们的区别所在，”休伊特说，“我得说每一样事物都不同。没有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就像现在的我和你一样。”

“所以我曾经这么想过，”赫斯特说。“不过现在她们只是有不同的类型。不拿我们举例了——就拿这个宾馆里的人来说吧。你可以画几个圈就能把所有人圈进去，而且他们永远不会晃出圈外。”

（“你能用这个方法杀死一只母鸡”），休伊特喃喃道。

“休林·艾略特先生、休林·艾略特太太、艾伦小姐、索恩伯里夫妇——一个圈里的，”赫斯特继续道，“沃林顿小姐、亚瑟·文宁先生、佩罗特先生、伊芙琳·M是一个圈子的；还有很多本地人能算在一个圈里；最后就是我们了。”

“我们圈子里就我俩？”休伊特问。

“就只有我俩，”赫斯特说。“你试着出去，可你做不到。你做出尝试却只能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我不是圈子里的母鸡，”休伊特说。“我是树顶的一只鸽子。”

“我在想这是不是人们讲的长到肉里去的趾甲？”赫斯特审视着左脚的大拇指。

“我从一根枝子上飞到另一根上，”休伊特继续道。“这个世界相当美好。”他躺回床上，双手垫在下面。

“我在想，像你这样茫然是否真的是好事？”赫斯特望着他说。“缺乏连续性——这是你奇怪的地方，”他继续道。“二十七岁的人了，快要三十了，你

似乎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一帮老女人依然能让你激动地像个三岁小孩。”

休伊特若有所思地审视着这个消瘦的年轻男人，他正一言不发地在炉火前打磨着趾甲的边缘。

“我敬重你，赫斯特，”他说道。

“我嫉妒你——有些事情，”赫斯特说。“一：你不思考的能耐；二：比起我，人们更喜欢你。女人都喜欢你，我猜。”

“我在想，这个真的是最要紧的吗？”休伊特问。他现在平躺在床上，手在空中挥舞，画着模糊的圈。

“当然要紧，”赫斯特说。“可这一点并不难。真正的困难难道不是找到一个适合的目标吗？”

“你的圈子里没有母鸡吗？”休伊特问。

“连鬼影都没有，”赫斯特所。

尽管两人相识已有三年，赫斯特还从来没听过休伊特真实的恋爱故事。在平常的对话中，他想当然地肯定他是有过很多次经历了。可是在私下里，这话就不对了。事实是，他有足够的钱不用去工作。由于与校方产生分歧，他在两个学期后就离开了剑桥，之后便漂泊流离。从而导致他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有古怪，而他朋友们的生活在这些方面却很像样。

“我没看见你的圈子——我没看见他们，”休伊特继续道，“我看见一个陀螺一样的东西转进转出——撞到了东西——从这一头冲向了那一头——累计数字，而且越来越多，直到整个地方都被它们塞满了。它们转啊转啊——一会儿在这，一会儿在边缘——就渐渐转出视线了。”

他用手指演示着那些旋转的陀螺在床罩边缘像条华尔兹一样地旋转，之后掉下了床，无尽地跌落下去。

“你能待在这家宾馆独自沉思三周吗？”一阵沉默过后，赫斯特问。

休伊特继续思考。

“事实就是，一个人是从来不会独自一人的，而一个人也从来没有陪伴，”他总结说。

“什么意思？”赫斯特问。

“意思吗？噢，就是关于泡泡的一些事——光晕——你怎么叫它们来着？你看不见我的泡泡；我也看不见你的；我们只能看到对方的一颗斑点，如同火焰中央的烛芯。火焰包围着我们走向各处。这并不完全是我们自己，只是我们的感受；世界是短暂的，或者说多数人也是如此；所有的人。”

“你的泡泡一定是有着漂亮条纹的！”赫斯特说道。

“想像一下我的泡泡有可能会碰到其他人的泡泡——”

“后来它们两个都破了？”赫斯特插嘴说。

“后来——后来——后来——”休伊沉思着，像是在对自己说，“那将会是个巨-大-无-比的世界，”他说，四肢大张，仿佛就算做到如此，他们依然捕捉不起澎湃的宇宙，因为每当他和赫斯特在一块时，总是感觉到异常地乐观与茫然。

“我觉得你们所有人并不像我以前那么愚蠢，休伊特，”赫斯特说。“你不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但你试着说出来了。”

“可是你在这不觉得开心吗？”休伊特问。

“总的来说——开心，”赫斯特说。“我喜欢观察人。我喜欢观看事物。这个国度美妙非凡。你注意到了吗，山顶到了晚上会变成黄色？我们真应该打包好午饭，花上一天去外面走走。你正在恶心地长胖。”他指着休伊特光裸的小腿说。

“我们会找一天去远足的，”休伊特兴致勃勃地说道。“我们去问问整个宾馆里的人。我们还要租几头驴和——”

“噢，上帝啊！”赫斯特说，“快闭嘴吧！我都能看见沃林顿小姐和艾伦小姐还有艾略特太太以及其他人蹲坐在石头上的样子，叽叽喳喳地说着，‘真愉快呀！’”

“我们可以去问问文宁和佩罗特还有穆加特罗伊德小姐——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去问问，”休伊特继续说。“那个戴着眼镜长得跟蚂蚱一样的老家伙叫什么来着？佩珀？——佩珀能给我们带路。”

“感谢上帝，你永远都弄不到驴的。”赫斯特说。

“我必须得记下来，”休伊特说，慢慢地将脚放到地上。“赫斯特陪着沃林顿小姐；佩珀一个人骑一头白色毛驴走在前头；把食物平均地分配好——还是说我们得租头骡子？还有主妇们——有佩利太太，太好啦！——同坐一

架马车。”

“你有一点做错了，”赫斯特说。“居然把大姑娘们和结了婚的女人放在一起。”

“你觉得这样一次远足要花多久时间啊，赫斯特？”休伊特问。

“十二到十六个小时吧，我得说，”赫斯特说。“初次远足往往要花很多时间的。”

“这需要好好得组织一下，”休伊特说，他现在正绕着房间轻轻的踱步，在桌前停下翻看上面的书本。桌上的书一本本的垒着。

“我们还需要几个诗人呢，”他说。“不要带吉本；不行；你手边有没有《现代爱情》[注]或是约翰·多恩[注]啊？你看，我想到人们看厌风景了总要休息一下，这时候大声读些难懂的东西肯定不错。”

“佩利太太会喜欢的，”赫斯特说。

“佩利太太肯定会喜欢，”休伊特说。“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悲伤的事情了——因为上了年纪的女士们都不再读诗了。这首多么适合啊：

我要把话来讲

作为深究生活的人

我终能将话语

清楚确切地说出

然而——情爱过后迎来何物？

阴沉不悦的场面，

悲伤空虚的岁月，

还有那落下的帷幕。

我敢说佩利太太是我们中间唯一能真正能读懂这诗的人。”

“我们会去问她的，”赫斯特说。“求你了，休伊特，如果你确定要上床睡

觉，就把我的帘子拉上。没有什么比月光更让我难受的了。”

休伊特将那本托马斯·哈代往手臂下一夹，回到屋里。隔着门的两张床紧挨着，这两个年轻人很快入睡了。

从休伊特熄灭蜡烛到清晨，当一个忧郁的西班牙男孩第一个起床审视起荒芜的宾馆时，有过几个小时的宁静。还可以听到一百多个人浓重的呼吸声，无论先前多么雀跃多么浮躁，在那么多沉睡者之间任谁也很难不会入睡。向窗外望去，只能看到一片黑暗。处于阴影之下的半个世界中，人们俯卧着，空旷的街道上几点闪烁的灯火标志着这是建立起城市的地方。红色黄色的公交车在皮卡迪利堵得水泄不通；打扮华丽的女人坐于车内，她们摇曳的身姿却戛然而止。但在这处黑暗中，一只猫头鹰在树木间穿梭，微风吹拂着枝干，月亮如同火炬般闪烁。在人们复苏之前，无家可归的动物出动了，老虎和牡鹿，还有大象走进暗处的水池子喝水。在山间与林间吹拂的夜风远比白日里的风纯净清新。被剥夺了细节的大地远比染上颜色、被道路与田野分隔的大地更具神秘感。这股深沉的美存在了六个小时，随着东方渐白，地面缓缓浮现，露出了道路。炊烟升起，人群躁动起来。直到窗帘被拉开后，阳光才照进圣玛丽娜的宾馆窗户。开饭铃响彻了整座屋子，提醒人们用早饭。

早餐甫一结束，女士们在大厅里像往常一样信步绕圈，把报纸反复地拿起又放下。

“你准备今天做些什么呢？”艾略特太太晃悠到沃林顿小姐身旁问道。

艾略特太太是牛津大学老师休林的妻子，是个矮个女人，她的表情基本上平平无奇。她的眼神四处游走，似乎找不到一丁点让她花时间多留意片刻的有趣事物。

“我打算把艾玛姨妈带到镇上去，”苏珊说。“她还什么都没见过呢。”

“我得说，在她这个年纪真是精神焕发呀，”艾略特太太说，“离开自己舒服的住所，大老远的跑来这里。”

“是呀，我们老是说她会死在船上的，”苏珊回答道。“她自己就是在船上出生的。”她补充说。

“在过去的日子里，”艾略特太太说，“有许多人都是这样出生的。我总是同情这些可怜的女人！我们可是有一大通抱怨呢！”她摇摇头。她的眼神飘到了桌子上，又没头没尾地说起来：“可怜的荷兰女王！我敢说，报纸记者真的会蹲守在她的卧室门口呢！”

“你们是在聊荷兰女王吗？”艾伦小姐轻快的声音传来，她正在一堆废弃的外语报纸里翻找厚厚的《泰晤士日报》。

“想到有人可以生活在一个地势特别平坦的国家，我总是眼红极了，”她说。

“真是怪了！”艾略特她说。“我发现平原国的生活可压抑了。”

“恐怕你在那儿不会开心的，艾伦小姐，”苏珊说。

“恰恰相反，”艾伦小姐说，“我相当喜爱高山。”她远远地就看到了《泰晤士日报》，她走上前去拿报纸。

“好吧，我得去找我丈夫了，”艾略特太太说，不安地走开了。

“那我得去找我姨妈了，”沃林顿小姐说。她们都要担起一日里的责任，便走开了。

外国的纸张太脆，他们自己的又太糙，这种对比会否成为轻浮与无知的证明尚不知晓。有一点无疑：英国人把在这里读到的新闻只当作是问街头艺人买来的节目，上头的内容激发了他们的兴趣，但并不当真。一对德高望重的老夫妇在审阅了长长的报纸目录后，认为除了头条，其他的内容根本不屑一读。

“十五日辩论的新闻现在应该到我们这儿了，”索恩伯里太太喃喃道。索恩伯里先生打扮得光鲜又整洁，沧桑的俊脸被搓得红彤彤的，犹如一尊饱经风霜木雕上留下的颜料痕迹。他透过眼镜看见艾伦小姐拿着份《泰晤士日报》。

这对夫妇便坐在扶手椅上等着。

“啊，休伊特先生在这里，”索恩伯里太太说。“休伊特先生，”她继续道，“快过来和我们一起坐坐。我正和我丈夫说起呢，你令我想起了一位亲密的故友——玛丽·昂普尔比。她是个顶顶讨人喜欢的女人，我向你保证。她种玫瑰花。我们昔日曾和她住在一块儿。”

“没有年轻人会喜欢有人说他长得像个上了年纪的老姑娘，”索恩伯里先生开口道。

“恰恰相反，”休伊特先生说，“我总觉得，有人说我能让他想起别人来那可是恭维呢。不过昂普比尔小姐——她为什么要种玫瑰花呢？”

“哎，可怜人的啊，”休伊特太太说，“这说来话长。她经历过惨事。那时我都觉得，要不是有她的花园在，她的魂都要丢了。那土地老是跟她过不去——也算因祸得福吧。她不得不起早摸黑——还要风雨无阻地出门。后来还出了些吃玫瑰的虫子。不过她最后胜利了。她一直都是如此，拥有勇敢的意志。”她深深叹了口气，同时结束了发言。

“我都没意识到自己霸占了报纸，”艾伦小姐朝他们走来。

“我们正急着想看看有关辩论的消息，”索恩伯里太太说，替她丈夫接过了报纸。

“要不是自己儿子在海军服役，我才知道辩论是多么有趣。不过我的兴趣挺均衡的。我有几个儿子在军队里。还有个儿子是在联合会注做演讲的——我的宝贝！”

“我想，赫斯特肯定知道他，”休伊特说。

“赫斯特先生的脸长得真有趣，”索恩伯里太太说，“不过我觉得和他讲话的人一定得非常聪明吧。怎么样了，威廉？”她询问道，因为索恩伯里先生发出了愠怒的低吼。

“他们排得一团糟，”索恩伯里先生说。他已经读到了报道的第二栏，那专栏零零散散的，上面说爱尔兰的议员们早在三周前就在国会里为了海军的效率问题争吵不休了。在被一两张插入的照片截断后，专栏的排版再一次变得顺畅了。

“你读过了吗？”索恩伯里太太问艾伦小姐。

“没呢，我得羞愧地说我只读了关于克里特岛上的发现，”艾伦小姐说。

“噢，不过我也愿意花费更多心思去了解古老的世界！”索恩伯里太太叫道。“鉴于现在就剩我们两个老人了——我们算是在度第二次蜜月，——我确实有打算让自己重回校园。不论如何，我们的今天是建立在过去之上的，不是吗，休伊特先生？我当兵的儿子说汉尼拔身上依然还有许多值得学习之处。一个人应该知晓的东西远比现在知道的要多多了。有时当我在看报纸的时候，我会从辩论看起。总是还没等我看完，门就开了——我们有一大家子人——所以，我都没有足够时间去思考古人以及他们为我们做的一切。不过你从头就开始了，艾伦小姐。”

“每当我想到希腊人，我总把他们想成赤裸的黑人，”艾伦小姐说，“这就大错特错了，我肯定。”

“你呢，赫斯特先生？”索恩伯里太太看见那个枯瘦的年轻男人过来了，便向他发问。“我肯定你什么书都看。”

“我自己只看板球和犯罪新闻，”赫斯特说。“对于上层阶级来说，最糟糕的消息，”他继续说，“就是他们的朋友从来都不会死于铁路事故。”

索恩伯里先生把报纸一扔，狠狠地把眼镜一撂。报纸落到了众人中间，被他们传看了一番。

“进展不好吗？”他妻子焦急地问。

休伊特拿起一页读到：“一位女士昨日走在威斯敏斯特区的街上时，在一栋荒废房子的窗内看见了一只猫。这只饿坏了的畜生——”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走了，”索恩伯里先生怒气冲冲地打断了。

“猫咪总是被人遗忘，”艾伦小姐评论说。

“记住，威廉，首相依然保留他的答复，”索恩伯里太太说。

“来自邦德斯贝利艾勒斯公园的约书亚·哈里斯先生在八十高龄时得了个儿子，”赫斯特说。

“……这只饿坏了的畜生，已经被工人留意了多日，终于获救了，不过——天哪！它把人的手咬烂了！”

“饿野了，我猜，”艾伦小姐评论说。

“你们都忽略了身在国外的最大好处，”休林·艾略特先生说，他加入了进来。“你可以读读法语新闻，基本上就跟什么新闻都不看一样。”

艾略特先生精通古埃及的科普特语，他尽全力掩饰这个技能。他引用的法语词汇是如此精妙，让人很难相信他还能讲得出日常用语。他对法语有着无限崇敬。

“来吗？”他问两位年轻男人。“我们得在天气转热前出发。”

“我求你别在热浪里走路，休，”他妻子恳求道，给了他一个方形的包裹，里头装了半只鸡和一点葡萄干。

“休伊特来当我们的温度计，”艾略特先生说。“他会在我化掉前融化的。”说真的，他那么消瘦的肋部哪怕融化了一滴，骨头就得光秃秃地露

出来了。现在就只剩下女士们了，她们围坐在摊在地上的《泰晤士日报》周围。艾伦小姐看了眼她父亲的表。

“离十一点还差十分钟，”她说道。

“有活要干？”索恩伯里太太问。

“干活去了，”艾伦小姐回答。

“她真是个可人儿！”望着那个穿着男式外套的健壮身形离去，索恩伯里太太在一旁喃喃道。

“我敢肯定她过得不容易，”艾略特太太叹了口气。

“噢，是不好过，”索恩伯里太太说。“没结婚的女人——自己养活自己——这是最最苦的日子了。”

“可她看上去相当愉快呢，”艾略特太太说。

“那一定很有趣，”索恩伯里太太说。“我嫉妒她的学识。”

“可那并不是女人想要的呀，”艾略特太太说。

“我恐怕要说，那可是许多人期望的，”索恩伯里太太叹道，“我相信，像我们这样的女人比以前都要多了。哈利·莱思布里奇爵士告诉我说海军征兵是有多困难——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的牙口，这是真的。我还听闻过年轻女人非常公开地谈论——”

“可怕，太可怕！”艾略特太太高声说。“有人会这么说，这可是女人一辈子的皇冠。我明白没有孩子意味着什么——”她叹了口气不说话了。

“可是我们决不能那么严苛，”索恩伯里太太说，“从我年轻时再到现在，环境已经变了那么多了。”

“可是母性没有变啊，”艾略特太太说。

“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在年轻一代身上学到不少呢，”索恩伯里太太。“我在自己的女儿们身上就学到了许多。”

“我觉得休林确实没有在意”艾略特太太说。“不过他有自己的工作。”

“没有孩子的女人还可以为其他人的孩子做很多事情，”索恩伯里太太温和地评论说。

“我画了很多素描，”艾略特太太，“可是那确实不是一项职业。在我发现其他女孩开始做得比我自己要好时，我真是难以心安啊！维持初心很难——太难了！”

“有什么机构-俱乐部——是你能参与的？”索恩伯里太太问。

“那些太劳心费神了，”艾略特说。“我看着强健，那全是因为我的肤色；可我其实孱弱得很；十一个孩子里的老幺向来如此。”

“要是母亲以前小心些，”索恩伯里太太客观地说，“家里的孩子就不该会有多大差别。也没有什么教导能强得过大的教小的那一套。对此我很肯定。我自己的孩子都看在眼里呢。我的大儿子拉尔夫，比如说——”

不过艾略特太太心不在焉地听着年长女士的经历，眼睛却在大厅里游移。

“我母亲流产过两次，我知道，”她突然讲话。“第一次是她遇见了一只跳舞熊注——就不该准许养它们的；另一次——那是个可怕的故事——我们的厨娘在晚宴上生了个孩子。我的消化不良应该是拜它所赐。”

“流产可比分娩糟糕多了，”索恩伯里太太心不在焉地喃喃着，她调整了下眼镜拿起了《泰晤士日报》。艾略特太太起身翩然离去。

索恩伯里太太在报纸上听到了一人集合百万人之声所要说的话，注意到了她的一位表亲在迈恩黑德同一名牧师结婚了——她无视了那个醉酒的女人，克里特岛出土的动物金器，营队的移动，晚餐，改革，火灾，义愤填膺的人们，博学仁慈的人们。看完这些，她准备上楼去写封信。

报纸直接被放到了钟下。这两样东西放在一块儿，似乎在一个变化不停的世界中成了稳定的象征。佩罗特先生穿了过去；文宁先生在桌子边靠了一会儿。佩利太太推着轮椅经过，有苏珊跟着。文宁先生缓缓地走在她后面。还有几户葡萄牙的军旅之家先后经过，身上的衣服表明他们在凌乱的房间里起得很晚，他们吵嚷的孩子们由深受信赖的保姆看护着。随着中午临近，阳光直直地照射在屋顶上，一团大苍蝇嗡嗡地盘旋着。棕榈树下，冷饮被纷纷送了上来。长长的百叶窗“吱嘎”一声地被拉上了，屋内的光由此变成了黄色。这座钟现在在一间空荡荡地大厅里嘀嗒地走着，而听见这声音的也只有四五个昏昏欲睡的商人。渐渐地，几个头戴遮阳帽的白色身影从门口走了进来，几丝炎炎夏日的热度挤了进来，最后又被关在了门外。他们在阴凉的地方休息了几分钟，随后就上了楼。那钟紧接着便敲响了一点，钟声开始先是轻柔地响，之后变得愈加激烈，最终停止了。出现了一阵静默。之前在楼上的人们都走下来了；那些跛脚的人下楼时为了防止滑倒，将两只脚都落在同一级台阶上一格格地走；那些打扮整洁的小姑

娘牵着保姆的手指走下来；肥胖的老人一边系着马甲扣子一边往下走。钟声还传到了花园里，既已又是到了他们进食的钟点，在此休憩的人影纷纷站了起来，闲庭信步地晃进屋里吃饭。哪怕是在中午，花园里依然设有水池和遮阴的吧台，好让三两个旅客惬意地躺着做事情或是聊天。

由于白天太热了，午餐往往在沉默中进行。人们观察着邻座，审视着任何会出现在这儿的新鲜脸蛋，大胆地猜想他们是谁，他们是做什么的。尽管佩利太太七十高龄腿脚残疾，饭倒是吃得津津有味，欣赏起同她一样怪异的伙伴。她和苏珊坐在一张小桌旁。

“我不打算说出她是做什么的！”她轻笑着说。她正打量着一个身穿显眼长裙的高个女人，她凹陷的脸颊搽着颜色，总是迟到，身后总是跟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听了佩利这番话，苏珊脸红了，想不明白为何她的姨妈会说这种事情。

午饭例行公事地进行着。最后上来的七道菜都只剩下了残羹冷炙，水果成了玩具，人们学着孩子一片片地扯下雏菊花瓣的样，把它们剥了皮分成小块。奉上的食物就如同灭火器，将人们在正午热浪中残存下来的一丝丝精神火焰扑灭殆尽。然而在饭后，苏珊坐在自己房里，思来想去的却是文宁先生在花园里找她说话这件事，而且在她给姨妈读书时，他在一旁坐了大半个小时。男人和女人寻找不同角落让自己默默无闻地躺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两点到四点这段时间里，宾馆中充斥着没有灵魂的躯壳。如果这时突然发生一场火灾或是出了一件急需英雄主义、人命关天的大事，结局肯定是灾难性的；不过悲剧总是与饥饿同时赶来。到了四点钟，如同火舌舔舐着黑炭，人们的精神再一次缓缓回到了身体中。尽管周围没有人在，佩利太太始终感觉把牙齿落光的下颚张得太开不太得体，而艾略特太太正焦虑地观察着镜子中自己那张涨得通红的脸蛋。

半小时过后，她们的睡意已经褪去，两人在大厅里碰面，佩利太太说她要去喝茶了。

“你也想喝茶，是吧？”她说，叫上了丈夫还在外面的艾略特太太，请她到她早先在树下安排好的专座旁同坐。

“一小点银子可以在这个国家里花上很久吧，”她轻笑道。

她打发苏珊回去另取一只杯子来。

“他们这儿出产的饼干特别棒，”她望着一整盘饼干说道。“不是甜饼干，我不喜欢那个——是淡饼干……你还在画素描吗？”

“噢，我胡乱涂抹了两三张，”艾略特太太说道，声音比平常大了不少。“不过出了牛津后可真是难画，那里有不少树木。可这儿的光太亮了。有些人喜欢这点，我明白，可我感觉这光让我感到十分疲劳。”

“我真的不用做饭，苏珊，”佩利太太说道，这时她的外甥女回来了。“我得麻烦你把我挪个地。”每一样东西都需要挪一挪。这位老太太终于在游移的日光下坐定，犹如一条网中的鱼。苏珊倒上茶，嘴上正说着她们威尔特郡的天气也很热时，文宁先生来了，询问自己可否加入他们。

“能遇上个不嫌弃喝茶的年轻男人真是太好啦，”重拾幽默的佩利太太打趣道，“我有个外甥不久前还讨着要一杯雪莉酒喝——都五点了！我跟他说，他可以在附近拐角处的小酒馆喝上一边，但在我的会客室里可不行。”

文宁先生是个黝黑的年轻人，大概是三十二岁的年纪，礼数马虎而且富有自信，不过眼下他着实有些兴奋。他的朋友佩罗特先生是位高级律师。由于佩罗特先生少了文宁先生便哪也不去，在佩罗特先生因为公司事务跑来圣玛丽娜时，文宁先生也就非来不可了。他自己也是名高级律师，不过他痛恨这份把他关在屋里埋首书本的工作。他同苏珊吐露过，他曾打算认真地投入飞行事业，正在和一家制造飞机的大公司合作时，他寡居的母亲死了。他们继续漫无目的地聊着。自然而然地谈论到这个地方的美丽与奇特，它的街道，人群以及数量众多的黄色野狗。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国家的人们对待狗的态度异常残忍？”佩利太太问。

“我会用枪把它们都打死，”文宁先生说。

“噢，可是还有些可爱的狗崽子呀，”苏珊说。

“可爱的小家伙，”文宁先生说。“可要想呀，假使你没东西吃。”一大块蛋糕在刀尖上颤抖着被送到了苏珊面前。她取用时的手也在颤抖。

“我在家里就有条很可爱的狗”艾略特太太说。

“我的鹦鹉可受不了狗，”佩利太太故作神秘地说。“我总是怀疑他（或是她）在我出国的时候被一只狗给骚扰了。”

“你今天早上没有走远吧，沃林顿小姐，”文宁先生说。

“天太热了，”她回道。两人之间的对话变得私密起来。因为佩利太太耳聋听不见，也因为艾略特太太正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她冗长的悲伤往事：一条刚毛猎狐梗，浑身雪白只有一颗黑点，她的一个叔叔养着，最后自杀

了。“动物真的会自杀，”她叹了口气，仿佛她认准了这个痛苦的事实。

“今晚我们去镇上逛逛怎么样？”文宁先生建议说。

“我姨妈——”苏珊开口，“你该自己放个假了。”他说，“你总是为其他人做事。”

“可那就是我的生活啊，”她说，装模作样地给茶壶添起了水。

“没有人的生活是这样的，”他回敬道，“年轻人的生活不是这样的。你来吗？”

“我很想来，”她喃喃道。

在这时，艾略特太太抬起头高声说：“噢！休！他正带着个人过来了，”她补充说。

“他会想来点茶的，”佩利太太说。“苏珊，快去拿几个杯子来——有两个年轻人来了。”

“我们渴得正想喝茶呢，”艾略特先生说，“你认识安布罗斯先生的吧，海尔达？我们在山上碰到了。”

“是他拉我过来的，”里德利说，“我可真是难为情。我现在满身尘土，简直脏得要命。”他指着自己被尘土染白的靴子，一朵垂头丧气的花朵在扣眼处垂落着，如同一只动物精疲力竭地倒在门前，令他看上去愈加邋遢狼狈了。他被介绍了给其他人。休伊特先生与赫斯特先生拿来椅子，下午茶再度开始。苏珊接连地给茶壶注入热水。想到自己可以长时间地胜任这项工作，她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我妻子的兄弟，”里德利同海尔达（他记不起她了）解释道，“在这儿有栋房子，他就借给了我们住。正当我脑袋空空地坐在石头上时，艾略特像圣诞童话剧里的小精灵似的出现了。”

“我们的鸡肉咸得要命，”休伊特落寞地对苏珊说，“香蕉既可以补水又能充饥这话也是假的。”

赫斯特已经喝起了茶。

“我们一直在骂你们，”当艾略特太太友善地问起他妻子时，里德利如此回答，“海伦告诉我说，你们这帮游客把鸡蛋都吃光了。而且这房子有碍观瞻”——他朝宾馆扬了扬头。“我管它叫恶心的奢侈品。我们和猪一起住在

会客厅里。”

“不是所有食物都很理想，想想价格，”佩利太太一本正经地说。“可除了宾馆还有哪里可去呢？”

“待在家里，”里德利说。“我总是希望自己还在家里待着！每个人就因该待在家里。可他们肯定都不愿待的。”

佩利太太对里德利生出了一股怨怼，两人才认识了五分钟，他似乎就批评起了她的习惯。

“我自己挺喜欢出国旅行的，”她说道，“要说谁对自己的祖国了如指掌，我觉得我就是。我觉得人们得要去完肯特与多塞特后才能出去旅行——肯特有啤酒花，多塞特有些个古老的石头小屋。这儿的一切完全比不上那里。”

“是啊——我总认为有些人爱平原，有些人偏爱丘陵，”艾略特太太含糊地说。

赫斯特一直不停地吃吃喝喝，点上一支香烟说道：

“不过目前为止，我们一致认为自然是个错误。她不是丑得令人异常难受，就是吓人得要命。我不知道是哪样东西吓得我最厉害——是一头奶牛还是一棵树。有次我晚上在田野里碰到一头奶牛。那畜生看着我。我要告诉你，它把我的头发都惊白了。放着畜生肆意乱跑真是要命。”

“那头奶牛会怎么想他呢？”文宁低声问苏珊。她立刻在脑海中认定了赫斯特先生是个可怕的年轻人，尽管他有着一股聪明人的灵光，从很重要的角度来说，他也许永远聪明不过亚瑟。

“是怀尔德发现的吧，自然容不得髋骨的存在？”休林·艾略特询问道。到现在，他知晓了赫斯特拥有的是何种学识与名望，并对他的才能青眼有加。

可是赫斯特只是紧紧地抿起嘴，一句话也不应。

里德利想，现在是他开口请求离开的时候了。出于礼貌，他必须得向请他喝茶的艾略特太太道声谢，他还挥了挥手说：“你们一定要上山来看看我们呀。”

挥手对象还包括了赫斯特与休伊特。休伊特回应道：“我马上就会来的。”

这伙人散了，苏珊这辈子都没有像现在那么快乐过。她正打算同亚瑟去镇

上走走时，佩利太太招呼她回来。因为她弄不明白书里的双鬼牌戏是怎么玩的，便建议她们一道坐下来研究一番，就能打发掉晚餐前的好一会儿时间了。

---

1. 《序曲》（Prelude）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所作的自传体式无韵诗。（译注）
2. 贝奥武夫（Beowulf）讲述了斯堪的纳维亚英雄贝奥武夫的事迹。这是至今发现的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古老的文学作品。
3. 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年 – 1909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后一位重要的诗人。在艺术手法上，他追求形象的鲜明华丽与大胆新奇；声调的和谐优美与宛转轻柔。斯温伯恩在诗歌艺术上的特色，对于从二十世纪以来的外国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译注）
4. 吉本（Edward Gibbon，1737年—1794年）近代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著有影响深远的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为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时代史学的卓越代表。（译注）
5. 《现代爱情》（Modern Love）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人乔治·梅瑞狄斯创作的诗集，是对婚姻中两不相容想象的精神分析，公认的最佳诗作。（译注）
6. 约翰·多恩（John Donne，1572年-1631年），是英国詹姆斯一世时期的玄学派诗人。（译注）
7. 联合会（the Union）剑桥大学创立于1815年的辩论协会。（译注）
8. 跳舞熊由专人从小驯养的熊，会跳舞表演，常被用来娱乐大众，在欧洲上层社会一度十分流行。（译注）

第十章

安布罗斯太太向她外甥女做过许多保证，其中之一就是给她住一间与整座房子隔绝的房间，够大、够僻静——在这间屋子里，她可以弹琴、阅读、思考，与整个世界对抗，它既是一座堡垒也是一座庇护的圣堂。她明白，到了二十四岁，一间间房间变得更像是一个个世界。她判断得没错。当她关上门后，蕾切尔就迈入了一个迷离的世界。在其中，诗人吟诵着，事物纷纷都变得刚刚好。有那么几晚，她在眺望过宾馆风景后，独自坐着，深陷在扶手椅中，读着一册鲜红封面的书，封面上写着《亨里克·易卜生作品集》。乐谱摊在钢琴上，两摞乐谱颤颤巍巍地垒在地上；现下这一刻，音乐被丢开了。

她似乎丝毫不觉无聊也没有心不在焉，双眼全神贯注地聚焦在书页上，呼吸声缓慢却又压抑，可见她全身都已经紧紧地被运转的思绪包围了。最后，她猛地合上书，向后一躺，深深吸了一口气。这是一种内心情绪的奇妙表达，往往彰显出由想象世界到现实世界的过渡。

“我想要知道的是这个，”她大声说，“什么是真实？这一切的真实到底是什么？”她既是作为自己说出了这话，又是代刚读过的那部戏剧中的女主角说了这话。由于她看了整整两个小时的铅字，外面的风景现在看上去已经变得异常真实与清晰了。尽管山上还有人正把白色的液体往橄榄树的树干上刷着，但在此刻，她自己才是这一幕中最鲜活的东西——一尊屹立于中央最显眼位置的英雄塑像，占据着整道风景。易卜生的戏剧总是让她处于这样的境地。她有时连着几天都会演上一番，成了海伦最大的消遣。接下来再是梅瑞狄斯注，她又成了十字路口的戴安娜。可是海伦发觉那不仅仅是表演，这个人的体内正在产生某种变化。等蕾切尔在硬邦邦的椅背上躺厌了，就翻个了身，舒坦地往下滑滑。她的视线越过家具望向对面的窗外，正对着花园。（她的思绪飘离了娜拉注，继而思考起书本带给她的启示，思考起了女人与生活。）

在这里的三月中，正如海伦向她强烈建议的那样，她已经将用在阴凉花园里散步个没完的时间与同姑妈们在家闲话的时间大大地弥补了回来。但是安布罗斯太太定会首先否认是自己造成了些许影响，也不愿让别人认为她有能耐去造成任何影响。她见她没那么害羞了，也没那么严肃了，总之都往好的方向去了，造成这个结果的是突飞猛进也好还是千头万绪的摸索也好，她都懒得去猜了。她相信谈话是良药，无话不谈，凡是自由的、不设防的都能讲。以她自己为例，与男人坦诚的交谈往往令事情变得自然。她

还反对那种无私奉献与相亲相爱的传统，这些在男女混居家庭中的金科玉律是建立在伪善之上的。她渴望蕾切尔能够思考，因此她给了她书籍，极力避免她彻底沉湎于巴赫、贝多芬与瓦格纳之中。安布罗斯太太本来正打算向她推荐笛福、莫泊桑或是些讲述家庭生活的冗长编年史，蕾切尔却选择了现代书籍。那些书本有着闪耀的黄色封面，封底上印着烫金的大字。这些书在她舅妈看来，紧紧抓牢了现代人眼中无关紧要的事情争论不休。不过她并未干涉。蕾切尔自己选书来读，作为一个对文字语句不甚了解的人，她怀揣着一份好奇心去看书，将词语当做是一块块木头做成的，相当重要，还拥有与桌子椅子一样的形状。这样一来，她便得出了结论，还要依据白天的经历进行调整，实际上可以肆意尽情地对它做出改动，在这之后留下一抹微小的意志。

紧接着易卜生的是一本令安布罗斯太太极度厌恶的小说。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将一个女人的堕落平均分配到一众正直的肩膀上；如果读者的不适算是证明的话，它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她把书一扔，望向窗外，又离开窗口，重新坐进扶手椅中。

那是个炎热的早晨，阅读的操劳令她的神智和钟里的主簧一般一收一张。中午时分的细碎噪音带有一种规整的韵律，而人们无法找到确切的原因。一切都无比真实，无比庞大，不带丝毫个人色彩。片刻后，她抬起了自己的食指，又任它掉落在椅子的扶手上，为的是替她自己唤回几分自我的存在意识。接下来，她就被一股无可名状的怪异淹没了——她居然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在大早晨，在世界的中央。是谁在房子里走动——把东西从一个地方搬去另一个地方？还有生活，那又是什么？那不过是一道掠过表面又消弭无形的光，正如她到最后也会消失，可一屋子的家具依然留存着。她的溶解变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她的手指再也抬不起来了。她一动不动地静坐着，总是盯着一个点听着看着。它变得愈来愈奇怪了。她被“一种事物竟然存在”的敬畏所淹没……她忘却了自己还有哪根手指头可以抬起来……存在着的事物是如此的巨大，如此的荒凉……她继续长久地感知着这些巨大的物质，钟依然在宇宙寂静的中央嘀嗒作响。

“进来，”她机械地说，因为她脑子里似有一根弦似乎被一阵持续的敲门声给拨动了。门缓缓地开了，一个高大的人影朝她投来，那人伸出双臂说道：

“这事我该怎么回应？”

这个女人手里拿着张纸头，冒冒然地进了房间，吓了蕾切尔一跳。

“我不知道该回些什么，也不知道特伦斯·休伊特是谁，”海伦继续用着单调的语气幽幽说道。她将一张纸放在蕾切尔的面前，上面写着不可思议的字

句：

> 亲爱的安布罗斯太太——我正在筹划下周五去野餐。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们准备在十一点半出发，去爬罗萨山。这会花上些时间，可是风景相当壮丽。如果你与温雷丝小姐愿意赴约的话，我将不胜荣幸——
>
> 你真诚的，特伦斯·休伊特

蕾切尔大声地将字句读了出来，好让自己相信它们是真的。出于相同的原因，她还将手放到了海伦的肩上。

“书——书——书尽是书，”海伦心不在焉地说道。“还有更多的新书——我搞不懂你在这里面找到——”

蕾切尔把信读了第二遍，不过是默读的。这一遍，词句不再是缥缈地跟鬼魂似的，每字每句都是真真切切明明白白的。它们就是破出云雾的山顶。周五——十一点半——温雷丝小姐。血液开始在她的血管中奔腾；她感觉自己的眼睛都亮了。

“我们一定要去，”她说，这个决定令海伦大吃一惊。“我们非去不可”——意识到这事在发生，她长舒了一口气。实际上，在云雾的环绕下，她们显得愈发靓丽了。

“罗萨山——是不是那头的那座山？”海伦问；“可是，休伊特——他是谁呀？我猜，应该是里德利碰到的年轻人里的其中一个吧。那我该说‘好’吗？说不定那无聊透顶呢。”

她拿回信便走开了，因为邮差还等着她的回音。

几夜前在赫斯特房里计划的聚会已经成型，并令休伊特先生大为满意，他鲜少运用到自己的实践能力，也欣喜地发现那还与他的个性相符。众人接受了他的邀请，更是令他大为振奋。因为他违背了赫斯特的建议：不要把邀请发给了那些无聊至极、完全无法相处的人手里，他们肯定不会来的。

“毫无疑问，”他说，一边把海伦·安布罗斯签了名字的纸条揉起来又展开。“成就一名伟大指挥官所需的天赋被荒谬地高估啦。只需要花上为一本现代诗集写评所需的一半心力，我便能聚集起七八个人，有男有女，让他们在同一天里的同一时间里到同一处地方去。还有别的指挥才能吗，赫斯特？威灵顿在滑铁卢的时候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啦！这就像是数一条石

子路上的鹅卵石，枯燥乏味可是并不困难。”

他正坐在自己的卧室里，一条腿翘在扶手椅上，赫斯特正在另一头写信。赫斯特立刻将剩下的难点一一指出。

“举个例子，到时候有两个你素未谋面的女人。加入其中一个患有高山病，就和我姐姐一样，另一个——”

“噢，那些女人是为你请的，”休伊特打断他。“我可是为了你好才请她们来的。赫斯特，你要明白，你太需要和一个与你年纪相仿的年轻女人交往了。你不知道如何与女人相处，这可是一个极大的缺陷，想想这个世界的一半都是由女人组成的。”

赫斯特嘟嘟囔囔地表示自己相当清楚这一点。

可是在休伊特与赫斯特来到了与众人相约的指定地点后，他的得意退却了些许。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叫上这群人来，人们究竟想要从这群聚到一起的人里获得些什么。

“母牛，”他思索道，“在一块田里会靠拢到一起；风平浪静时船也会靠在一起；当我们无事可做时，我们也是如此。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是为了防止我们将事物一窥到底？”（他在一条小溪边停下，用手杖搅动起水流，带起的泥土令水变得浑浊），“将城市山川乃至整个宇宙变得毫无意义，还是说，我们真的互相喜爱吗，或是从另一方面看，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永远无常的国度中吗，一无所知，从一个瞬间跃入另一个瞬间，由一个世界跃入另一个世界？——总体说来，这就是我倾向的看法。”

他跃过小溪。赫斯特绕了个弯，加入了他，表示他早就停止探寻一切人类行为的动机了。

在往前走了半英里远后，他们来到一片悬铃木下，溪流旁那幢肉粉色的农舍就是他们选定的集合点。这是个阴凉的地方，位置便利，正好处于山坡拔地而起的交界处。透过悬铃木细瘦的茎干，两个年轻人能看见一小队毛驴正吃着草，一个高大的女人正在揉搓其中一只的鼻子，而另一个女人正跪在溪边用手掌拍打着水面。

他们进入了阴凉地后，海伦抬起头并伸出了手。

“我必须要介绍一下自己，”她说，“我是安布罗斯太太。”

他们握完手后，海伦又说：“这是我的外甥女。”

蕾切尔尴尬地走上前。她伸出手，又缩了回去。“都湿了，”她说道。

他们还没说上几句话，第一辆马车就驶近了。

毛驴猛地抬起头警觉起来，第二辆马车接着便到了。小树林里渐渐挤满了人——艾略特夫妇，索恩伯里夫妇，文宁先生和苏珊，艾伦小姐，伊芙琳·穆加特罗伊德还有佩罗特先生。赫斯特先生声嘶力竭地扮演起了一只精力旺盛的牧羊犬。借助几句尖刻的拉丁语，他终于给这群动物整好了队，随后他斜过消瘦的肩膀，将女士们扛上了毛驴背。“休伊特没能明白的就是，”他说，“我们必须要在中午前接近山顶。”讲这话时，他正在帮助一个叫伊芙琳·穆加特罗伊德的年轻女士。她轻盈地像泡沫一样上了驴背。她头戴一顶坠饰着羽毛的宽檐帽，从头到脚一身白衣，看上去就像查理一世时代引领保皇军冲锋的英勇女将。

“和我一道骑吧，”她命令道。赫斯特飞身跨上了一头骡子，两人出发了，领着大队走在了最前面。

“不准你叫我穆加特罗伊德小姐。我恨这个称呼。她说。“我的名字是伊芙琳。你呢？”

“圣约翰，”他说。

“我喜欢这个，”伊芙琳说，“你朋友叫什么呢？”

“他的首字母缩写是R.S.T..我们管他叫修道士，”赫斯特说。

“噢，你们真是太聪明了，”她说。“哪条道？给我摘根树枝。我们小跑起来吧。”

她狠狠地抽了驴子一鞭，向前跑去。

伊芙琳·穆加特罗伊德全速前进着，浪漫的性格与她的话语极为相称：“你管叫我伊芙琳，我就称呼你圣约翰。”她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微微的挑逗——只需称呼她的姓氏就够了——尽管有许多年轻男子都郑重其事地婉拒了她，她依然我行我素，不依不饶地这么说着。由于上坡的山脊小路开始越来越窄，四散着石头，她的驴子磕磕绊绊地蹒跚而行，她只能一个人走在前面。蜷曲的长队犹如一条多节的毛毛虫，被淑女的白色遮阳伞以及绅士的巴拿马草帽所簇拥着。伊芙琳·M一跃而下，把缰绳丢给了当地的男孩，随后恳求圣约翰·赫斯特也一同下来。那些需要舒展舒展筋骨的人也跟着他们从驴背上下来了。

“我觉得我们没必要下来，”艾伦小姐紧跟在身后的艾略特太太说道，“想想

我可是好不容易才爬上去的。”

“这些小毛驴什么都能挨。侬可晓得注？”艾略特先生对向导说道。那人恭敬地点了点头。

“花儿，”海伦说着，弯下腰摘起了那些颜朵朵四散在各处的鲜艳小花。“掐一掐叶子，你就能闻到香味，”她说，将其中一朵搁在了艾伦小姐膝头。

“我们以前见过吗？”艾伦小姐望着她问道。

“我就当是见过了吧，”海伦笑着说，只因集合时一片混乱，她们没来得及相互介绍。

“多么善解人意啊！”艾略特太太尖声说道。“这就是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只不过很不幸，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海伦问。“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谁知道在天黑之前会发生什么呢？”她继续说道，讥讽起这个可怜女人的怯懦来。她永远事事盲从，要是教她知晓丁点有个地方连晚餐都不吃，或是桌子从原定的地方移了寸许，她就会彻底地惊慌失措。

他们越爬越高，渐渐地与世界分离了。他们回头望去，那世界已经变得平整，点缀着绿色与灰色的小方块。

“镇子都变得小极了，”蕾切尔说，只用一只手就能挡住整个圣玛丽娜和它的郊区。大海完美地将海峡的每个角落都填满了，还在交界处产生了一道白色褶边。四处都有船只在一片蓝色中稳稳地航行着。大海仿佛沾上了几点紫色和绿色的墨点。在海天交汇的边缘上还有一道闪烁的银线。空气十分清新，四周一片寂静，只剩下蚱蜢的嘈杂叫声与蜜蜂的嗡嗡轰鸣。那些声音它们在快速飞过耳畔时相当响亮，继而消散无声。众人在山腰处的采石场里停下来小憩片刻。

“真是太清楚AZ了！”圣约翰赞叹道，他看见了大地的沟壑，一道接着一道。

伊芙琳·M坐在他身旁，下巴支在手上。她以一种胜利者的目光审视着这片风景。

“你相信加里波第注到达到过这里吗？”她问赫斯特先生。噢，要是她是他的新娘那该多好！要是没有这个野餐聚会，取而代之的是一伙爱国者，她和其他人一样，身着红衫，和坚定的男人们一起躺在平坦的草场上，将她的枪对准他们下面的白色炮塔，手贴着前额好让目光穿透硝烟，那该多好！她这般遐想着，一只脚焦躁地晃动着，高声道：

“我不把这个叫作生活，你呢？

“那你把什么叫作生活呢？”圣约翰问。

“战斗——革命，”她依然注视着这座不详的城市回答说。“你只在意书，我知道。”

“你大错特错啦，”圣约翰说。

“那说说，”她逼问道，这里可没有瞄准躯体的枪炮，所以她发动起了另一种战役。

“我在意什么？人，”他说。

“好吧，我惊讶极了！”她高声道。“你看上去严肃得不得了。就让我们做个朋友，告诉对方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吧。我讨厌小心翼翼的样子，你呢？”

可是圣约翰无疑就是个小心翼翼的人，她正好能看见他的嘴唇一下子抿紧了，而且无意向一位年轻女士吐露自己的心灵世界。“这头驴正在啃我的帽子，”他说。他并没有回应她，而是起身去取帽子。伊芙琳微微红了脸，随后略带急切地奔向了佩罗特先生。他们重新上路时，正是佩罗特将她抬上了驴背。

“下完了蛋，就到了吃煎蛋卷的时候啦，”休林·艾略特用精致的法语说道，暗示他人是时候重新回到驴背上了。

不出赫斯特所料，正午烈日开始火辣辣地大显神威。他们爬得愈高，眼前的天空就愈加开阔。他们一直爬着，只见那座山变得像一只拔地而起的帐篷，后面还衬了一片无边无际的蓝色背景。英国人陷入了沉默；在毛驴旁步行的本地人突然此起彼伏地唱起了怪异的歌谣，又接连讲起了笑话。道路越来越陡，每一个驴背上的人都紧盯着自己正前方一人一驴起伏蹒跚的身影。他们身体的紧张程度已经大大超出了这伙寻欢作乐之人所能承受的范围了。赫斯特偶然听见了几句略带不悦的抱怨。

“在这种大热天里远足恐怕有些不太明智啊，”艾略特太太低声对艾伦小姐说道。

可艾伦小姐回道，“我一直想要到山顶上去”；她说的是实话，尽管她是个大块头的女人，关节僵硬而且也骑不惯驴，可是她的假日也没有多少让她尽兴的事情。

那个灵动的白色身影在前方领路；她不知从哪弄到了一根茂密的枝条，围在自己帽子上，犹如一顶花冠。他们默不作声地向前走了一阵。

“上面的风景可是相当美妙的，”休伊特向他们保证道，他在鞍上回过身，面带激励的微笑。蕾切尔与他眼神相接额，便也报以微笑。他们又在路上折腾了很久，四下没有其他声响，只有蹄子吃力地落在松散石子上发出的嘚嘚声。之后，他们便看见下了驴子的伊芙琳。佩罗特先生站得就像一尊国会广场上的政治家雕像，伸出一条石头手臂指着风景。距离他们左侧不远处有一堵低矮的残墙，是一座伊丽莎白时期瞭望塔的残垣。

“我再也受不了了，”艾略特太太向索恩伯里太太私下吐露道，但在下一刻，众人品尝到登顶的喜悦又饱览了美景，并没有人搭理她。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山顶的平地上，满心欢喜地站在那里。他们眼前看到的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空间——灰色的沙土与森林相接，森林与群山相融，群山又被天空涤洗，这是广袤无垠的南美洲。一条河流穿过平原，水流与陆地一样平坦，看上去像是静止了一般。面对如此广阔的空间，第一眼看过去甚至令人心惊。他们感觉自己十分渺小，一时间，所有的人沉默无言。之后伊芙琳大叫道：“太壮观了！”她牵起了身边的一只手；这只手碰巧是属于艾伦小姐的。

“北方——南方——东方——西方，”艾伦小姐说，朝罗盘上的方位微微歪着头。

休伊特走在前面不远处，他望着他的客人们，仿佛是在彰显正是自己才将他们带到这儿来的。他观察着眼前奇怪的景象，他们身子微弓身子站成一排，被风吹起来的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体上，显得他们的身形活像是裸体雕塑。他们站在泥塑的底座上看上去陌生又高贵。但是在下一刻，他们的队伍又散开了。他需要去看一眼食物的分配。赫斯特前来帮忙，他们一个接一个传递起小包的鸡肉与面包。

圣乔治将海伦的小包递给她时，她盯着他的脸，问道：

“你记不记得——有两个女人？”

他打量着她。

“我记得。”他回答。

“原来你们就是那两个女人！”休伊特大叫，看看海伦又看看蕾切尔。

“你们那儿的灯光吸引了我们，”海伦说。“我们看了你们打牌，不过我们根本不知道到自己也在被注视着。”

“这就像戏里发生的事情一样。”蕾切尔补充说。

“而且赫斯特形容不出你们的容貌，”休伊特说。

见了海伦，却发现没有什么可对她讲的，想必是奇怪极了。

休林·艾略特戴上他的眼睛，跻身加入对话。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吓人了，”他说道，拉扯着一只鸡腿的关节，“被人看见了，自己却毫不知晓。那人一定会感觉自己在做蠢事的时候被抓了个现行——比如说，坐在汉瑟姆马车里盯着别人的舌头看啦。”

这时，其他人不再看风景了，他们互相招呼着围着篮子坐成一圈。

“汉瑟姆马车里头的那些小镜子可奇妙啦，”索恩伯里太太说。“当人只能看到自己的一小部分时候，那些特征看上去就大不一样了。”

“汉瑟姆马车很快就要就所剩无几了，”艾略特太太说，“还有四轮的出租马车——我告诉你，哪怕在牛津都不太有可能叫得到四轮马车了。”

“真不知道马会遭遇些什么呢，”苏珊说。

“肉派，”亚瑟说。

“不管怎样，现在是时候让马绝种了，”赫斯特说。“它们丑得令人作呕，而且坏极了。”

可是对于苏珊来说，她从小就知道马是上帝创造出的最高贵的动物。她无法苟同，而文宁则认为赫斯特是个坏透了的混蛋。但出于礼貌，他并没有打断对话。

“当他们看到我们掉出飞机时，他们多少才会想到过去日子的好了，我想。”他说。

“你飞过？”索恩伯里老先生戴上眼镜望着他问道。

“但愿某天能成真吧。”亚瑟回道。

他们索性畅谈起了飞行来。索恩伯里太太发表的意见赶得上一篇演说了，她说在战时飞机必不可少，而英国已经远远得落在后头了。“如果我是个年轻小伙，”她总结说，“我当飞行员肯定够格。”这位小个子老太太穿着灰色的大衣和裙子，手里还捏着一个三明治，两眼激动地放光，想像着自己

是一个坐在飞机上的小伙子，她这副模样看上去奇怪极了。不知怎的，他们的对话在这之后便没再继续下去，后来聊的也只是吃喝与风景。突然，靠着残垣席地而坐的艾伦小姐把三明治一放，从脖子上摘了个东西下来，说道，“我身上爬满了小东西。”她说的没错，大家对这个发现很感兴趣。蚂蚁同残墙石头缝间的松散泥土一起，犹如冰川一般倾泻而下——大只的棕色蚂蚁有着油亮的身子。她伸出手背给海伦看。

“它们蛰不蜇人呀？”海伦问。

“它们不蜇人，可是它们可能会污染食物，”艾伦小姐说，他们立马着手将蚂蚁赶离他们的食物。根据休伊特的建议，他们决定采用现代战争中抗击侵略军队的战术。桌布代表了被侵略的国家，他们在它周围用篮子围了一圈路障，竖起酒瓶作为堡垒，面包用作防御工事，还在盐堆里挖出壕坑。但凡有一只经过这里，它将彻底暴露在面包屑的火力之下。直到苏珊表示这过于残忍了，他们才停下。她还费了番口舌对这群勇敢的灵魂做了嘉奖。这场玩闹消除了他们的拘谨，甚至令他们变得异常胆大起来。佩罗特先生就是个十分害羞的人，他一边说着“请容许我，”一边拿下了伊芙琳脖子上的一只蚂蚁。

“要是真有只蚂蚁贴着皮肤爬进了胸衣里头，”艾略特太太偷偷跟索恩伯里太太说着，“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人声突然变得吵嚷起来，原来他们发现了一长队蚂蚁发现了一个通往桌布的后门。如果成功能用嘈杂声来衡量的话，休伊特完全有理由觉得他的聚会是办成功了。然而，他却毫无理由地深陷入沮丧中。

“他们太不尽如人意了；都是些卑微的人，”他想道。他一边收拾着盘子，一边在不远处观察着他的客人们。他把他们扫了个遍，有的弯着腰，有的绕着桌布晃悠，还打着手势。他们亲切又谦恭，许多方面都值得尊敬，他们的知足与善良甚至很可爱。然而他们是多么平庸啊，互相之间还能亮出何等无趣的残忍啊！索恩伯里太太，虽然甜美，但是她的母性透着斤斤计较与自私自利；艾略特太太总是没完没了地自怨自艾；她丈夫就是和她一个豆荚出来的豌豆，一模一样；还有苏珊——她没有自我，不知道算是哪类人；文宁拥有与学龄男童相同的诚实与粗鲁；可怜的老索恩伯里像匹转磨的马一样绕着圈子走；还有伊芙琳，他觉得还是少去细探她的性格为好。但这些人是有钱人，世界不是由别人，而是由他们来摆布。如果将一个更有活力、会关注生活与美好的人放到他们中间，如果他试着想去与他们分享而不是斥责他们，那他们会给他带来多少痛苦，多少浪费啊！

“还有赫斯特，”他总结着，想到了他朋友的为人；他剥起一只香蕉，习惯性地微微蹙起了额前的两道眉毛。“他就和罪孽一样丑恶。”出于圣约翰·赫

斯特的丑陋以及与之伴随的局限，他对剩下的人的评价还算可靠。都是他们的错导致了他孑然一身。他被海伦的笑声吸引，便来到她身边。她正在笑艾伦小姐。“这么热的天里你还穿着连身裤？”她压低了声音私下说道。他相当喜欢她的外貌，不是因为她生得美丽，而是因为她的高大与质朴，像一尊壮观的石雕女像，令她在一众人里脱颖而出。他的心绪变得更和缓了，目光转而落到了蕾切尔身上。她远远地躺在其他人后面，用一只胳膊肘撑着地。她脑中或许有与赫斯特一模一样的思绪。她的眼睛悲伤却又涣散地望着对面的那群人。休伊特手里拿着片面包，挪动起膝盖靠向她。

“你在看什么呀？”他问。

她似乎吓了一跳，却直白地回道，“人。”

---

1. 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1828年 - 1909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人，小说家。他的诗歌多取材现实和个人经历，真诚地表达着自己的悲伤与快乐；他的小说如《比尤坎普的职业》、《利己主义者》和《十字路口的戴安娜》以其结构严密，人物形象鲜明，对话精彩获得了评论家和读者的一致欢迎。（译注）
2. 娜拉（Nora）易卜生戏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该戏剧是一部典型的社会问题剧，主要围绕过去被宠的女主人公娜拉的觉醒展开，最后以娜拉的出走结束全剧。（译注）
3. 原句为法语。（译注）
4. 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1807年 - 1882年）是一位意大利将领、爱国者与政治家。他在意大利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献身于意大利统一运动，亲自领导了许多军事战役，号称意大利统一的宝剑。在南美洲的巴西、乌拉圭等国和在欧洲都有军事活动。在加里波第的广为流传的故事里，他与红衫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他的志愿兵们将红衫作为他们的制服。（译注）

第十一章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起身，舒展起四肢，在几分钟里就分成了三两个小组。其中的一个小组里，休林·艾略特正与索恩伯里太太喋喋不休，他俩读过同一本书，思考过相同的问题，现下正在给山下的地方取名字，把它们与海军陆军、政党、土著与矿产的信息统统挂起钩来。他们说，要以此来证明南美是一个有前景的国度。

伊芙琳·M在一旁听着，明亮湛蓝的双眼紧盯着预言家们。

“我听了都想要当个男人！”她高声说。

佩罗特先生望着平原，回应说一个有未来的国家那是件好事。

“换作是我的话，”伊芙琳对他说道，将手套狠狠地从手指上扯下来，“我会组建一支军队，征服一大片领地，让它变得繁荣昌盛。为此你会想要女人的。我想要生活能从头开始，活出该有的样子——没有卑劣之事——只有恢弘的大厅与花园，还有杰出的男人与女人。可你呢——你只喜欢法庭！”

“那要是没有了漂亮的衣裙、糖果还有所有年轻女士喜爱的东西，你还会心满意足吗？”佩罗特问，他讥讽的话语中掩藏了一丝痛苦。

“我可不是个年轻女士，”伊芙琳立即回道；她咬住下唇。“就因为我喜欢绚丽华美的东西你就嘲笑我。为什么在今天就看不见加里波第这样的男人了呢？”她力争道。

“听着，”佩罗特先生说，“你连一个机会也没给我。你认为我们应该要有崭新的开始。不错。可我是我没搞懂——征服一片领土？它们都已经被征服了啊，不是吗？”

“不是指确切的领土，”伊芙琳解释说。“这是个想法，你没明白吗？我们过着如此平淡顺从的生活。我确信你内心里也是有些波澜壮阔的理想的。”

休伊特看见佩罗特那张睿智脸庞上的疤痕与凹陷可怜地松弛了下来。他还想像的到，佩罗特的脑中依然在盘算，在想去问一个女人要不要和他结婚是否恰当，要知道他每年在法庭上挣到的钱不超过五百磅，没有私产，却还有个病弱的姐妹要照顾。佩罗特先生知道自己并不是“那么的……”，就像苏珊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她是说他不那么的算是名绅士，因为他是利兹

一个杂货商的儿子，由背上一只篮子起家的。尽管他确实与出身高贵的绅士别无二致，但在挑剔的目光下，他的出身就暴露了。他一丝不苟的着装，古板拘束的举止，极度的个人洁癖，以及使用刀叉时透出的一种无以言说的怯懦与精细，或许是他昔日缺少肉食，吞咽时无须计较小节留下的遗风所导致的。

四散闲逛的两组人现在又聚到了一起，他们结伴而行，久久地凝视着山下点缀着黄色绿色田地的灼热地平线。热气在上方蒸腾，人们就连平原上村庄的屋顶都看不真切了。即使是在有微风轻拂的山顶，还是很热。这股热浪、食物、这片无垠的空间，或许还有一些不那么显眼的小路在他们之间生出了一股舒服的倦意与放松的愉悦。他们没有多说话，可是在沉默中并没有感觉到拘束。

“我们不如上去看看有些什么？”亚瑟对苏珊说，两人便一道走开了。他们的离去无疑触动了剩下人们的某些心绪。

“真是一群怪人，不是吗？”亚瑟说。“我觉得我们就不应该把他们带到山顶来。不过我们来了我很高兴，棒极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错过这个。”

“我不喜欢赫斯特先生，”苏珊突然说道。“我以为他很聪明，可是聪明人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我觉得他人确实很好，真的。”她加了一句，本能地将一句听上去有些刻薄的评价堵了回去。

“赫斯特？噢，他算是个读书人，”亚瑟冷漠地说。“不过他的样子看上去不像是喜欢做学问的。你真该听听他和艾略特的谈话。我几乎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我的学业一直不好。”

他们说说停停，来到了一处顶上长着几颗纤细的树木的小山丘。

“你介意我们在这里坐下来吗？”亚瑟问，他四下查看着。“坐在树荫里可好了——还有这风景——”他们坐下来，默不作声地冲着前方看了好一会儿。

“不过有时候我确实眼红这些读书人，”亚瑟说，“我不觉得他们会……”他的句子没有说完。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眼红他们，”苏珊相当真诚地说道。

“一个人身上总会发生些奇怪的事情，”亚瑟说。“一旦顺风顺水惯了，事情便一桩接一桩地发生了。你一直风平浪静地航行着，觉得自己对此了如指掌，可突然间你对这里一无所知，所有的事物看上去都和从前变得不一样了。今天到现在，沿着那条路往上爬，我骑在你身后，我感觉看见的每样

东西都好像——”他不说了，连根拔起一片草叶。他抖落起黏着在根部的细小土块——“好像是都有了一种意义。你影响了我，”他结结巴巴地说出口，“我没有理由不与你说。自从我认识你起，我就感觉到了这个……那是因为我爱你。”

哪怕是在之前他们已经聊过日常的琐碎了，苏珊依然因为这种亲近而感觉兴奋，这份感觉不仅赤裸裸地包围了她，还染上了树木与天空。他的这通演说无可避免地令她痛苦万分，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离得她这般近过。

他讲话的时侯，她被惊得一动不动。当她听到最后几个字时，她的心脏猛烈地跳动了几下。她坐在那儿，手指抠着一块石头，凝望着面前山下的那片平原。就这样，这件事的的确确地在她身上发生了，一桩求婚。

亚瑟望着她，他的脸怪异地扭曲着。她正艰难地喘着气，几乎答不上话。

“你大概已经知道了。”他将她拉进自己的怀抱。一次又一次，他们紧紧地交缠在一起，含糊不清地呢喃着。

“好啦，”亚瑟叹道，重重地坐回地上，“那是我遇到过的最美妙的事情。”他看上去像是要试着把梦中所见的事物放到真实事物的旁边。

他们陷入了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苏珊十分温柔且无比坚定地说。这不再只是一桩求婚，而是与亚瑟的结合，与一个她深爱之人的结合。

在随之而来的沉默中，她紧紧地拉住他的手，向上帝祈祷她定要做他的好妻子。

“那佩罗特先生会怎么说呢？”她最后问道。

“可怜的老家伙，”亚瑟说，他已经度在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并彻底地放松下来，沉浸在欢欣与满足中，“我们一定要好好对他，苏珊。”

他向她讲述了佩罗特的艰辛人生，他又是如何全心全意对待亚瑟的。接着他还跟她讲了他的母亲，一位性格坚毅的寡妇。苏珊也同他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家庭成员——伊迪丝，她的妹妹，她爱她胜过所有的人，“除了你，亚瑟……亚瑟，”她继续说，“你最先是喜欢我的什么呢？”

“是有一晚在海边你佩戴的一只皮带扣，”亚瑟思考了很久回答说。“我记得我注意到了——注意到这个可真奇怪！——你没有吃豌豆，因为我也不吃它。”

说到这里，他们又继续比较起了更为重要的喜好，或者说是苏珊了解到了亚瑟喜欢什么，又表示自己也相当喜欢的相同事物。他们会在伦敦生活，或许在苏珊家附近的买一间乡村小屋，因为她的家人可能一开始还不适应没有她的存在。她的思绪一开始满是震惊，现在又畅想起自己订婚后会发生的各种改变——跻身加入已婚妇女的队伍会是多么愉快——不用再和比自己小很多的女孩们待在一块儿——逃离了老姑娘漫长孤寂的生活。她惊人的好运偶尔光顾了她，她又对亚瑟表达了一番爱意。

他们躺在对方的臂弯中，并没有注意到自己被人瞧见了。林间有两个身影突然出现在他们上方。“这儿有树荫，”休伊特说，这时蕾切尔猛地僵住了。他们看见一男一女正躺下他们下方，两人紧紧地相拥缠绵，继而又松开怀抱。那男人坐起身，现在能看清那女人了，正是苏珊·沃林顿，她躺在地上，阖着双眼，神情陶醉，似乎没有了意识。看她的表情，你也说不出她是快乐还是遭了罪。当亚瑟再次转向她，像羔羊吮吸母羊奶头似地吮吻她时，休伊特与蕾切尔一言不发地走开了。休伊特不自在地感觉到害羞。

“我不喜欢那样，”片刻后蕾切尔说。

“我觉得我也不喜欢，”休伊特说。“我觉得——”不过他改了主意，继续用普通的语气说，“好吧，我们就当他们是订了婚的。你觉得他还会搞飞行吗，或是说她会阻止他吗？”

可是蕾切尔依然浑身僵硬；刚才看见的那幕情景在她眼前挥之不去。她没有回应休伊特，而是顾自开口。

“爱情真是样怪东西，不是吗，让人心跳。”

“这可是相当重要的，你得明白，”休伊特回答说。“他们的生活永远地改变了。”

“这也让我为他们感到遗憾，”蕾切尔继续说，仿佛正在回顾她的感受。“我都不认识他俩，可我几乎就要落下泪来。真傻，是不是？”

“那只是因为他们在热恋中，”休伊特说。“是啊，”他考虑良久有补充说，“这其中是有些悲哀的事情在，我同意。”

这时，他们离小树林走得远了些，看到了一片十分适合躺下的圆形空地，他们便坐了下来。由于他们的偶然冲撞，那对恋人的视觉冲击依然留在他们脑海中，但那对恋人的影响力还是减弱了一些。这一天里任何压抑的感情都与其他日子里的不一样，所以这一天是不同的，仅仅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处于人生重大时刻的其他人。

“这里会是片相当棒的露营地，”休伊特看着面前的群山说。“这里看上去像不像水彩——你知道水彩画干了后会让整张纸都起皱——我一直在想它们会是什么样子呢。”

他的眼神变得犹如入梦一般，仿佛正在匹配各种事物，那颜色令蕾切尔想起了蜗牛身上的绿色。她坐在他身边也看起了群山。过了很久看得她眼睛都疼了，风景的巨大尺寸似乎将她的视域撑大到了常人不能承受的范围，她看起了地面。她很高兴能够仔细彻底地审视南美的每一寸土地，这样她就能注意到每一粒尘土，把它变作一个世界，在那里她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力量。她折下一片草叶，把一只小虫放到了顶端的穗子上，思考着这只小虫会否意识到自己的奇异旅程。有无数的草穗，她却偏偏折下了这支，也令她百思不得其解。

“你还没告诉过我你的名字呢，”休伊特突然说。“某某·温雷丝小姐……我想知道别人的教名。”

“蕾切尔，”她答道。

“蕾切尔，”他重复了一篇。“我有个姑妈也叫蕾切尔，她把达米安神父注的生平写成了诗歌。她是个宗教狂人——是她从小成长环境造成的，她在北安普顿郡长大的，见不到一个人影。你有姑妈吗？”

“我和她们住在一块，”蕾切尔说。

“不知道她们现在正在做什么呀？”休伊特问。

“她们很有可能在买羊毛，”蕾切尔肯定道。她试着描述她们。“她们都是小个子、脸色苍白的女人，”她说道，“十分整洁。我们住在里士满。她们还养了条老狗，只能吃点骨髓……她们总是上教堂。她们把自己的抽屉整理得很干净。”可是说到这儿，她感觉描述起人来真是异常艰难。

“居然不知不觉已经过了那么久，真是不敢相信！”她大叫。

太阳已经落到了他们后面，有两道长长的影子突然落到了他们脚前，一个正在晃动因为那是一条裙子投下来的；另一个是静止的，因为那是一对穿着长裤的腿。

“你们看上去舒服极啦！”海伦的声音从他们上方传来。

“赫斯特，”休伊特说，冲着那个剪刀样子的影子说道，他随即转过身看见了他们。

“我们这儿还有空，”他说。

赫斯特舒服地落座后，他问：

“你们恭喜过那对新人了吗？”

显然，在休伊特与蕾切尔离开的几分钟后海伦与赫斯特在同一个地方刚好撞见了同一幕场景。

“没有，我们没向他们道贺，”休伊特说。“他们看上去快活极了。”

“好吧，”赫斯特说，举起嘴，“反正我不用同他们任何一个结婚——”

“我们当时感动极了。”休伊特说。

“我觉得你会是的，”赫斯特说。“你被哪一种打动了呢，修道士？是想到了无限的激情？还是想到了把罗马天主教拒之门外的新生男婴？我敢肯定，”他对海伦说，“他会被其中任意一项打动。”

蕾切尔被他的挖苦大大地刺伤了，她想要用同样的话直接顶回去，可是她想不出一句妙语。

“没有东西能打动赫斯特，”休伊特笑着说；他看上去完全没受伤害。“除非有一个无穷数爱上一个有限数——我猜这种事情确实会发生，哪怕是在数学里面。”

“恰恰相反，”赫斯特带着一丝不悦说道，“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情感十分充沛的人。”他的讲话方式就确切地表明了他是认真的；他无疑是在帮着女士们说话。

“对了，赫斯特，”休伊特在停顿片刻后说，“我有件糟糕的事情要坦白。你的那本书——华兹华斯的诗集，你可还记得，我们出发时我从你桌上拿了，我肯定是把它放在了我这边的口袋里——”

“被弄丢了，”赫斯特替他讲完了。

“我觉得依然还是有另一种可能的，”休伊特急忙说，左一记右一记地抽打自己起的脸，“那就是我压根没有带上它。”

“不是的，”赫斯特说。“它在这。”他指了指胸口。

“感谢上帝，”休伊特大叫。“我不用再满腹愧疚了，那感觉就像是我杀掉了

一个孩子。”

“我看你总是丢三落四的吧，”海伦若有所思地看着他说道。

“我没有丢三落四，”休伊特说。“我只是没把它们放对地方。这就是为什么赫斯特在旅途中拒绝和我住一个舱位。”

“你们一块儿出发的？”海伦问。

“我建议这次聚会的每个成员现在都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赫斯特坐直身子说道。“温雷丝小姐你先请。开始吧。”

蕾切尔说她二十四岁，父亲是个船东，她从来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会弹钢琴，没有兄弟姐妹，和姑妈们住在里士满，母亲已经过世了。”

“下一位，”赫斯特听完后指向休伊特说道。“我是一名英国绅士的儿子。我二十七了，”休伊特开口说。“我的父亲是个猎狐狸的乡绅。在我十岁时，他死在了猎场上。我还记得他的尸体被扛回家，是放在一块门板上的，我想，那时候我正下楼去喝茶，注意到有配茶的果酱，我就在想可不可以——”

“行了；说重点，”赫斯特打断他。

“我在温彻斯特[注]和剑桥上的学，过了一阵我便离开了。我做过许许多多的事情，自从——”

“工作？”

“没有——至少——”

“嗜好”

“文学。我正在写一部小说。”

“兄弟姐妹呢？”

“三个姐妹，没有兄弟，母亲尚在。”

“这就是你要告诉我们的一切？”海伦问。她说她已经很老了——去年十月满了四十，她的父亲曾是城里的律师，不过破产了，所以她从来没受过多少教育——他们的住处辗转个不停——不过她的一个哥哥曾借书给她看。

“如果要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讲给你们听——”她停下一笑。“那就得说好久啦，”她总结道。“我三十岁的时候结婚了，有了两个孩子。我的丈夫是一名学者。现在——到你了。”她朝赫斯特点点头。

“你还有许多没有讲呢，”他揶揄道。“我叫圣约翰·阿拉里克·赫斯特，”他得意洋洋地开口道。“我二十四岁。家父乃教士悉尼·赫斯特，诺福克大沃平区的郊区牧师。噢，我在所有的地方拿遍了奖学金——威斯敏斯特的——国王学院的。我现在是国王学院的学会成员。听上去很无聊是吧？双亲俱在（噢）。两个兄弟一个姐妹。我是个很出色的年轻人，”他补充说。

“全英国最杰出的三个或是说五个年轻人之一，”休伊特说。

“一点没错，”赫斯特说。

“听上去都相当有趣。”海伦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道。“当然啦，我们还剩下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都是基督徒吗？”

“我不是，”“我不是，”两个年轻男人回答说。

“我是，”蕾切尔说。

“你信的是一个人格化的上帝？”赫斯特转过身扶了扶眼镜，追问道。

“我信——我信，”蕾切尔支吾着，“我相信这世界上有我们不了解的东西，这个世界也许会在一瞬间改变，任何事情都会出现。”

听了这番话海伦大笑不已。“胡话，”她说。“你才不是基督徒呢。你从来都没想过自己是什么——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她继续说，“不过我们大概还不能问他们。”虽然他们相谈甚欢，但是所有人都不太自在地感觉到他们真的是对对方一无所知。

“还有些重要的问题，”休伊特沉思道，“相当有趣的问题。我怀疑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们。”

蕾切尔迟钝地知晓了，即使是熟人之间，也许多事情无法吐露。她坚称自己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们可曾坠入过爱河？她问道。“是你想问的那种问题吗？”

海伦又一次嘲笑了她，打趣地朝她扔了一把长草穗，因为她的勇敢，也因为她的愚蠢。

“噢，蕾切尔，”她大叫。“这就像你在家里养了只小狗——这只小狗把你的内衣叼到了楼下的大厅里一样。”

他们跟前洒满阳光的土地上再一次奇妙地覆上了几道晃荡的人影，是男男女女的身影。

“他们在这儿呢！”艾略特太太大叫。她的嗓音里带着一丝愠怒。“让我们一通好找。你们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艾略特太太和索恩伯里夫妇和他们碰上了面。艾略特太太拿出了她的表，还玩味地拍打着表面。休伊特这才想起自己可是这次聚会的负责人，他迅速地把他们带回瞭望塔，他们打算在启程回去前在那里喝个下午茶。

一条鲜红色的围巾在墙顶上飘扬着，其他人上来时，佩罗特先生和伊芙琳正试着把它往上面系。热浪现已退去，他们没有坐在树荫下，反而去太阳下面坐着了。阳光依然炽热，把他们的脸晒得红黄一片，也给山下的广袤大地染上了颜色。

“还有什么事情能及得上喝茶呢！”索恩伯里太太端起茶杯说。

“没有了，”海伦说，“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把干草剁碎——”她的语速比平时都快，双眼注视着索恩伯里太太说，“假装那是茶叶，后来还挨了保姆的骂——我想不明白，那些保姆莫非都是凶神恶煞？不然凭什么不允许做把盐说成胡椒这种无伤大雅的事情。你的保姆是不是也一模一样？”

她们正聊着，苏珊也加入进来坐到了海伦身边。几分钟后，文宁先生从另一头缓缓走来。他有些脸红，兴高采烈的，也有问必答。

“你们对那个可怜老伙计的坟墓做了什么？”他指着在墙顶飞舞的红旗问道。

“我试着让他忘却已经死去三百年的痛苦，”佩罗特先生说。

“那一定很可怕——死掉了！”伊芙琳·M突然说。

“死掉吗？”休伊特说。“我觉得这个不会可怕呀。这很容易想像。今晚你上睡觉的时候双手像这样合拢——缓慢地呼吸，越放越慢——”他向后一躺双手交叠在胸前，闭起双眼，“现在，”他甚至用上更为单一的语调低声说，“我再也，再也不会动啦。”他的身体直挺挺地躺在他们中间，装了好一会儿死人。

“这表演真是骇人啊，休伊特先生！”索恩伯里太太尖叫道。

“给我们来点蛋糕！”亚瑟说。

“我向你保证，这没有什么骇人的，”休伊特说，他坐起来伸手去拿蛋糕。

“这很自然，”他反复说。“有孩子的人应该每晚都让他们这样锻炼一番……并不是说我期盼死亡。”

“你刚提到了坟墓，”索恩伯里先生开口了，他几乎是第一次说话，“你凭什么把那座废墟叫做坟墓？我跟你一样，完全拒接受这个普遍认定的说法，把这里称作为一座伊丽莎白时期瞭望塔的遗址——就像我也不相信在我们英国丘陵顶上发现的圆土堆和土包是营地。古物学家把所有的东西都叫成营地。我总是问他们，噢好吧，那你觉得我们的先人把牲口养在哪里呢？英国一半的营地只不过是古时候的兽栏和庄园农场，反正我自己是这么叫它们的。证据就在于，根本没有人会把自己的牲口放养在一个没有遮蔽、无足轻重的偏僻地方。如果你思考一下，在那时，牲口就是一个人的资产，他交易的货品，他女儿的嫁妆。没有牲口他就是个农奴，人下之人……”他的眼睛渐渐失了焦距，喘着气喃喃地做起了总结，看上去异常苍老与悲戚。

本来会与这位老先生争辩一番的休林·艾略特刚巧不在。他正拿着一大块方巾走过来。这块漂亮的方巾上印着活泼鲜艳的花纹，衬得他的手无比苍白。

“捡了个便宜，”他高呼，把方巾往桌布上一铺。“我刚问一个带着耳环的大高个男人买的。漂亮吧！当然啦，这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可是配一个到正好——是不是呀，海尔达？——给雷蒙德·帕里太太呀。”

“雷蒙德·帕里太太！”海伦与索恩伯里太太同时大叫道。

她俩面面相觑，仿佛遮挡在她们面前的一层迷雾被吹散了。

“啊——你也参加过那些美妙的聚会是不是？”艾略特太太兴趣盎然地问道。

即使身在千里之外，帕里太太位于一湾水域后头的一小片土地上的会客室浮现在她们眼前。从未有过任何交集与实际往来的两人莫名地联系到了一起，并生出了熟悉感。也许在同一时刻，她俩都在会客室里；也许她们在楼梯上擦肩而过；至少她们认识同一个人。她们怀着新的兴趣将对方上上下下打量了个遍。不过她们不能再盯着对方看了，没有时间让她们品尝新发现的果实了。毛驴过来了，他们最好还是立刻下山。夜幕很快就会降临，他们到家前天就会全黑了。

他们依次再度跨上驴背，沿着山路排成纵队往下走。时不时交换着细碎的闲聊。还有几句玩笑话逗得笑声四起。有几个走到一半，下来采些花，把面前的石头踢落下去。

“你们学院谁的拉丁文诗歌写得最好，赫斯特？”艾略特先生突然回头问，赫斯特回答说自己也不知道。

正如本地人先前提醒的那样，黄昏忽而降临。两边的山谷注满了黑暗。道路变得一片昏暗，以至于驴蹄落在硬石头上发出的声音还能吓人一跳。沉默降临到了一个人身上，接着是下一个，直到每一个人都安静下来，他们的思绪在深蓝色的空气中飞散。黑暗中的旅程似乎要比白天的行进更短些，不一会儿，他们就看见了远在山下平原的小镇灯火了。”

突然一人大叫，“啊！”

一时间，一颗黄色的小点从山下的平原缓缓升起。它升到半空中停下，如花一样绽开，又如同雨点一样洒下。

“烟花，”他们大叫。

另一个点紧接着就上来了；还有一个。他们几乎能听见它旋转咆哮的声音。

“某个圣人的庆典日，我猜。”一个声音说。升上空中的烟花激烈地冲撞与聚合，如同一对腾起的恋人紧紧相拥。人群注视着它们，脸都被照亮了。可是苏珊与亚瑟在下山途中一路无话，微妙地保持着距离。

烟花变得稀疏起来，没多久就全灭了。剩下的旅程几乎全是在黑暗中行进的。他们身后的山成了一个巨大的影子，路旁灌木从与树木的小影子投下了黑暗。他们那片悬铃木那儿分手，挤进马车后便离开了。没有说上一句晚安，哪怕是一句也嘟囔没有。

由于实在是太晚了，在他们到达宾馆到上床睡觉的这段时间里，他们没有空进行正式的对话。但是赫斯特手上拿了只领子晃进了休伊特的房间。

“好了，休伊特，”他说，一边打了个巨大的哈欠，“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我觉得。”他又打了一个哈欠。“可是要注意，你别去挂念那个年轻女人……我真的不喜欢年轻女人……”

疲于户外时光的休伊特满是倦意已经无法作答。实际上，这次聚会里的每一个人在十分钟里都沉沉睡去了，除去苏珊·沃林顿一人。她躺着，茫然地盯着对面的墙看了好久好久，她的双手紧抓着胸前，她的烛火正在她的身

侧燃烧。一切清晰的念头在很久之前就已离她而去了；她的心脏仿佛胀到了太阳那么大，照亮了她整具躯体，也像太阳一样融融地散发着暖流。

“我很幸福，我很幸福，我很幸福，”她反复说。“我爱每一个人。我很幸福。”

---

1. 达米安神父（Father Damian，1840年 - 1889年）天主教神父及耶稣圣母圣心会会士，因在夏威夷群岛的莫洛凯岛麻疯病人社群推动公益活动而闻名。（译注）
2. 温彻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是英国第一所培养神职和公职人员的学校，开创了英国公学教育的历史。（译注）

第十二章

苏珊的婚事获得了家里的同意，宾馆里但凡有谁对此感兴趣的，也都开陈布公地知会了——而在此时，宾馆里就如赫斯特先生描绘的看不见的粉笔圈一样，分成了几个小团体。照他说，这件新鲜事理应庆贺一番——来一次远足？已经搞过了。那就办次舞会吧。跳舞的好处就在于能够驱赶这些无聊的漫漫长夜，避免了即使有桥牌还是会过早休息的荒唐境地。

三两个人站在大厅中那头威武的美洲豹标本的下面，他们很快商定了事宜。艾芙琳在四处滑上了几个舞步，随后肯定道，这地板棒极了。罗德里格斯先生告诉他们，有一个在婚礼上演奏小提琴的西班牙老头——他的琴声能让只乌龟跳起华尔兹；还有他的女儿，尽管眼睛黑得跟煤斗似的，弹起钢琴来也有相当的魔力。考虑到会有人太过虚弱或是性格阴沉，在那个翩翩起舞或是看着他人翩翩起舞的晚上，他们更想要有地方坐着的话，那么会客室与桌球房就归他们了。休伊特花了很大功夫去安抚那些外人。反正他才不会考虑赫斯特那套看不见的粉笔圈理论。他是受到了几次奚落，不过也有所收获。他发现了一帮孤独卑微的绅士愉快地找到了与同类聊天的机会；还有一位心存怀疑的女士，种种迹象表明她将在不久后向他吐露心事。实际上，他清楚地了解到，在晚餐后到睡觉前的这三两个小时里充满了不愉快。有那么多人没能成功地交上朋友的确可惜了。

舞会敲定在周五举办，就在订婚的一周后。休伊特在吃餐饭时宣称，自己感到十分满意。

“他们都要来！”他告诉赫斯特。“佩珀！”看见威廉·佩珀腋下夹着本书在他们用完汤后快步走过，他大叫道。“我们可是指望着你来给舞会开场啊。”

“你们准定是不打算睡觉了，”佩珀回道。

“你需要将艾伦小姐领下楼，”休伊特参考着一张铅笔写的字条继续说道。

佩珀停下来，开始滔滔不绝地讲授起轮舞、乡村舞、莫里斯舞和方阵舞，它们统统都比那不伦不类的杂种华尔兹和波尔卡高级多了。但后者在今天的受欢迎程度都卑鄙地赶超了前者——这时侍者有礼貌地把他推回了自己在角落的那张桌子。

这一刻的餐厅与农场里的一片空地惊人地相似：四散在地上的谷粒引得羽毛鲜艳的鸽子纷纷落地。几乎所有的女士都穿上了一身之前没展示过的衣裙，她们高耸的头发打着卷，反倒不像是头发了，看上去更接近哥特式教

堂里的木雕。这顿晚餐比平时的要简短些随意些，就连侍者看上去也被这里弥漫的兴奋劲给感染了。就在离钟声敲响九点钟还差十分的时候，办事小组在舞会厅里巡视了一圈。这座大厅里没有家具，灯光敞亮，点缀着鲜花，它的香气幽幽地在空气中蔓延，展示出一副灿若仙境的欢愉图景。

“这里就像是一片星光璀璨的晴朗夜空，”休伊特四下环顾起这间空旷的屋子，嘴里嘟囔着。

“总之，这是天堂一般的地板，”伊芙琳补充说，她走了一圈，滑了几个舞步。

“这些帘子怎么办？”赫斯特问。深红色的窗帘盖住了落地窗。“外面的夜美极了。”

“是啊，不过帘子保证了私密性，”艾伦小姐肯定道。“等舞会进行到了高潮，就该把它们放下来了。我们或许还能开点窗——如果我们现在就这么做，老人们会想到这儿还有通风。”

她的智慧开始为人所晓，还赢得了尊重。正当他们站在一起讲话时，音乐家们拿出他们的乐器，小提琴反反复复地跟着钢琴弹下的一个单音和着声。万事已经具备。

在停顿了几分钟后，父亲、女儿，还有吹号的女婿盛大地奏响了第一声和弦。人们如同追随着魔笛手的群鼠，门口立刻人头攒动。随后又有一曲华美的乐章降临，三人不约而同地奏响了盛大悠扬的华尔兹舞曲。这间屋子仿佛在瞬间涌入了洪水一般。在犹豫片刻后，第一对舞伴，接着是第二对，跃入了水中央，在漩涡中一圈又一圈地旋转着。舞者的衣摆富有韵律地沙沙作响，好似身处在一座带有旋涡的池子。渐渐地，人们感觉到屋子越来越热。羔羊皮手套的气味与花朵浓郁的芬芳混杂在了一起。旋涡看上去越转越快，直到音符各自交织碰撞成了一团，又戛然而止，圆圈便破碎四散成了小小的碎片。一对对舞伴往不同方向散去，只剩下一小排紧贴墙壁的老人。地板上四处散落着小片的装饰、手绢还有花朵。停顿过后，音乐再次响起，旋涡旋转着，舞伴们围着它们转了起来，直到再一次碰撞，圆圈被打碎成了四散的小片。

这样的场面发生了五次，倚靠在窗框的赫斯特像是一只怪异的石像鬼，观察着站在门廊处的海伦·安布罗斯和蕾切尔。人群太过拥挤，她们无法移动，不过他还是通过海伦的一片肩膀和蕾切尔转过头时的一瞥认出了她们。他向她俩走去。她们像解脱了一般和他打招呼。

“我们可真是受够了罪，”海伦说。

“我想像中的地狱就是这样，”蕾切尔说。

她眼睛明亮，一脸困惑。

休伊特与艾伦小姐正卖力地跳着华尔兹，他们停下来后又去迎接新的客人。

“这很棒，”休伊特说，“可是安布罗斯先生哪去了呢？”

“在读品达，”海伦说。“能允许一个在十月份满了四十岁的已婚女人跳支舞吗？我可受不了干站着。”她看上去和休伊特交叠到了一起，随后两人融进了人群中。

“我们也得跳起来，”赫斯特对蕾切尔说道，他毅然拉住了她的胳膊。蕾切尔并不精于此道，却跳得很好，全在于她那对对节奏敏感的好耳朵。可是赫斯特不喜音乐，剑桥的几节舞蹈课只让他知晓了华尔兹的粗略舞步，却未能领会到其中精神。单单一个转身就向他们表明了两人的步法并不合拍。他们无法相互协调，总是突出一个角，根本转不起圆圈，更糟糕的是，他们还挤进了别人正在旋转的圆圈里。

“我们还是停下吧？”赫斯特说。蕾切尔从他的表情中读出，他很恼怒。

他们跌跌撞撞地坐到了角落一侧，从这儿他们能看见屋里的景象。它依然沸腾着，蓝色与黄色的波浪起伏着，其中黑色的条纹是绅士的晚礼服。

“真是壮观的场面，”赫斯特说。“你在伦敦常常跳舞吗？”他俩的呼吸都十分急促，也都有些激动，尽管各自都下了决心不显露出丁点的兴奋之情。

“基本上不跳。你呢？”

“我家那儿会在每年圣诞跳一回。”

“这地板相当不错，”蕾切尔说。赫斯特不打算回应她的陈词滥调。他静静地坐着，望着起舞的人群。长达三分钟的沉默令蕾切尔不堪忍受，她打算开启另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说起了夜晚的美丽。赫斯特无情地打断了她。

“那天你谈到了基督徒身份与没有受过教育的事情，是不是都是你乱说的？”他问。

“我说的都是真的，”她回答。“我的钢琴也弹得很好，”她说，“特别好，我猜比这间屋子里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好。你是英国最杰出的人物是吗？”她

羞涩地问。

“三人之一，”他更正道。

海伦旋转而过，将一把扇子扔在了蕾切尔膝头。

他们又陷入了沉默。蕾切尔不知道他是不是也觉得她生得好看。圣约翰认为，与不谙世事的女孩子们聊天实属艰难。显然，蕾切尔从来没有思考过或是见识过任何事情，她或许很聪明，她或许和其余的人都一样。可是休伊特的奚落在脑海中隐隐作痛——“你不知道如何与女人相处，”而他决意要借此机会证明自己。她的晚礼服令她显出了几分梦幻的与众不同之感，与她说话也显得尤为浪漫，这激起了他交谈的渴望。这一点却也令他恼怒不已，因为他不知道该从何开始。他瞥了她一眼，在他眼里，她上去十分疏离，不可名状，年轻又纯洁。他叹了一口气，开口道：

“现在聊聊书吧。你读过些什么？只有莎士比亚和《圣经》吗？”

“我没读过多少经典作品，”蕾切尔说。她有些被他那种得意洋洋的造作腔调给惹恼了。可是他那种富有男性气息的博闻广识又致使她以一种十分谦卑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能力。

“你是在告诉我，你长到了二十四岁这个年纪都还没读过吉本？”他逼问道。

“是啊，我没读过。”她回答说。

“我的天啊！”他用法语高声说道，两手摊开。“你明天必须读起来。我会给你一本。我想知道的是——”他用探究的目光望着她。“你要知道，问题在于，会有人能跟你讲得上话吗？你有没有头脑，还是说你跟其他的女人一样？在我看来，同与你年龄相仿的男人来比，你显得异常年轻。”

蕾切尔望着他却一言不发。

“说到吉本，”他继续道。“你觉得你能够欣赏得了他吗？他就是一道考验。谈起女人那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接着说，“我是说，也不知道她们是因为缺乏训练，还是说生来就如此无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竟然还不明白——我只是想到，你迄今为止都是过着荒唐的生活——就在刚才你走进了一条鳄鱼里，我想，你的头发还披散在后面。”

乐声再度奏响。赫斯特的目光在屋里打转，寻找起了安布罗斯太太。即使是费了最大的劲，他还是意识到他们就是处不来。

“我很乐意借书给你，”他说，一边扣上手套，从位子上起身。“我们会再见面的。现在我要走了。”

他起身离开了她身边。

蕾切尔四下环顾。她感觉自己被包围了，犹如一个在聚会上的孩子，被无数带着恨意的陌生脸庞包围了，他们长着鹰钩鼻，满脸轻蔑，朝她投去冷漠的目光。她正好坐在窗边，便猛地将窗户打开了。她移步到花园，眼中盈满了愤怒的泪水。

“让那男人见鬼去吧！”她大叫，用上从海伦那学来的话语。“让他的傲慢样见鬼去吧！”

她站在一块被灯光照得苍白的空地中央，她打开窗后的灯光就洒落在这片草地上。黑色大树的轮廓竖立在她面前。她一动不动地望着它们，愤怒与激动令她身形微颤。舞者踏步旋转的声音自她身后传来，还伴随着摇曳悠扬的华尔兹舞曲。

“这儿有树，”她大声说。树木能弥补圣约翰·赫斯特带来的伤害吗？她要做名遥远异国的波斯公主，独自骑马翻过群山，让她的女眷在夜晚为她而歌，离这儿的一切远远的，离这群纷乱的男男女女远远的——一个人影从阴影里冒了出来。一小点红光在黑暗中熊熊燃烧着。

“温雷丝小姐是吗？”休伊特望着她问。“你之前在和赫斯特跳舞？”

“他惹我生气了！”她怒吼道。“没有人有权力表现得如此傲慢！”

“傲慢？”休伊特重复道，惊讶地将雪茄从唇边取下。“赫斯特——傲慢？”

“这么做太傲慢了——”蕾切尔话到一半停下了。她并不完全明白自己为何如此生气。她花了一番力气让自己平复下来。

“噢，好吧。”她补充道，海伦和她的嗤笑在她眼前浮现，“我得说我是个傻瓜。”她打算回舞会厅去，可是休伊特拦下了她。

“请详细地与我说说，”他说。“我肯定赫斯特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

当蕾切尔试图解释时，她发现这很难说清楚。她不能说，她感觉自己披散着头发走进鳄鱼里的画面尤其荒唐可怕，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她看来，休伊特那番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与深厚见识不仅令人恼火而且可憎——就像一道扇了她脸的大门。她在休伊特身旁的长廊里来回踱步，恨恨地说：

“这不好，我们应该分开各自过活才对；我们理解不了对方；我们只会揭露彼此最丑陋的一面。”

谈到了两种性别的本质，休伊特对她的一概而论嗤之以鼻，因为这种一概而论令他厌烦，而且他总认为这是不确切的。不过，鉴于他对赫斯特的了解，他料到准是发生了什么，尽管内心暗自窃笑，他还是认定蕾切尔不应该把这件事记挂在脑子里，任其占据她对自己生活的看法。

“现在你要恨他了，”他说，“但这是不对的。可怜的赫斯特老兄——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方式。说真的，温雷丝小姐，他尽力了。他正在恭维你呢——他是试着——他是试着——”他话没说完自己就笑开了。

蕾切尔的情绪也忽然一转，大笑起来。她发现了赫斯特的滑稽之处，或许也包括了自己的可笑之处。

“这是他交朋友的方式，我猜，”她笑着说。“好吧——我应该照着做的。我可以这样开口——‘你面目丑陋，而且性格可憎，赫斯特先生。’”

“听听，听听！”休伊特大叫。“就要那么对付他。你瞧，温雷丝小姐，你必须对赫斯特多担待些。他这辈子就是活在一面镜子前。这么说吧，他就住在一间装饰了木嵌板的华美房间里，挂着日本画，置着可爱的老式桌椅，只有一抹颜色。你懂的，在该在的地方——就在窗户之间，我觉得是这样——他就整日整日地坐在那里，脚趾烘着火炉，谈论着哲学呀，上帝呀，他的肝，他的心还有他朋友的心。它们都破碎了。你不能指望他在舞会上拥有最好的状态。他想要的是一个舒适的、香烟弥漫的以及富有男性气息的地方。在那儿，他可以舒展双腿，在他有话要说的时候才开口。我个人而言，我感觉这真是无聊透顶。不过我相当尊重他。他们都是极为真诚的人。他们确实会十分严肃地对待那些严肃的事情。”

听了赫斯特具体的生活方式，蕾切尔大感兴趣，以至于忘却了自己对他的怨恨，反倒重新生出了对他的景仰。

“那他们真的很聪明喽？”她问。

“当然啦。就从头脑来看，我相信他那天说的是真的；他们是全英国最聪明的人。不过——你得解读他。”他补充说。“他自身的内涵远非常人所能企及。他希望能有人嘲笑他……他居然想到说你不谙世事！可怜的赫斯特老兄！”

他们一边交谈一边在长廊上来回地走动，这时昏暗的窗户一扇接一扇地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升起了帘子，随之间隔整齐的一格格灯光有规律地洒落在

草地上。他们停下脚步往会客室里瞧，只见佩珀先生正独自坐在桌边写字。

“佩珀先生正在给他的婶婶写信呢，”休伊特说。“她定是一位气度不凡的老太太，八十五岁了，他跟我说，他还带她去新森林地区注徒步呢……佩珀，”他高叫道，拍打着窗户。“该走了，该去完成你的任务啦。艾伦小姐等着你呢。”

他们来到舞会厅的窗边，舞者摇曳的姿态与轻快的曲子令他们陶醉不已。

“我们不如跳一曲？”休伊特问。他们紧握双手，踩着华丽的舞步滑入了巨大的舞池旋涡中。尽管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时两人看见了一男一女接吻，第二次时休伊特先生发现一个生气起来的女人就和小孩似的。因此，当他们双手交握跳起舞时，感觉比平时更加自在了。

舞会到达高潮时正直午夜。佣人们朝窗外窥去；花园里散座着一对对白色的身影。索恩伯里太太与艾略特太太紧挨着坐在一棵棕榈树下，挥着扇子手绢，胸针全由脸蛋红通的女佣摘下，放在她们的膝头。她们时不时地交谈几句。

“沃林顿小姐看上去真的很高兴，”艾略特太太说。她俩都笑了；她俩都叹了口气。

“他极有个性，”索恩伯里太太说，她在说亚瑟。

“一个人所需要的就是个性，”艾略特太太说。“既然那个年轻人这么聪明，”她补充说，又朝挽着艾伦小姐走过的赫斯特点点头。

“他看上去不太强壮呀，”索恩伯里太太说。“他的脸色不好。——我能把它揭掉吗？”她问，蕾切尔站住，发现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带子。

“你们玩得很尽兴吧？我希望是。”休伊特问女士们。

“这地方太适合我啦！”索恩伯里太太微笑说。“我带大了五个女儿——她们都爱跳舞！你也喜欢吧，温雷丝小姐？”她问，慈母般地望着蕾切尔。“我知道我像你那么大时就爱跳舞。当年我苦苦恳求我的母亲让我留下来——如今我却要同情起做母亲的来了——不过我也同情当女儿的！”

她满怀怜悯地笑了，同时又带着热切，冲着蕾切尔笑了。

“他们看上去有很多话能和对方聊，”艾略特太太意味深长地望着这一对远去的背影说道。“你野餐时注意到了没？他是唯一一个能让她开口的人。”

“她父亲是个相当有趣的人，”索恩伯里太太说。“他是赫尔最大的船东之一。记得吗，上次选举中他给了阿斯奎斯先生一个强有力的回应。有他这种经历的人居然是个贸易保护主义者，真是太有趣了。”

她本打算讨论起政治，相比性格之谈，她觉得这个有趣多了，可是艾略特太太只会以不太抽象的形式来讨论大英帝国。

“我听说英国出了几桩和老鼠相关的骇人事件，”她说。“我一位住在诺里奇的嫂嫂告诉我，现在点禽类吃可不安全了。那疫病——你知道的。在老鼠身上发作，再通过它们传染给其他动物。”

“地方政府也没有适时采取行动？”索恩伯里太太问。

“那个她没说。不过她讲起了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的态度——这些人懂得更多——他们完全麻木不仁。当然了，我这位嫂嫂是一位活跃的现代女性，喜好参与事务，你懂的——那种引人艳羡的女人，尽管人们自己感觉不到，至少我是没感觉——不过她有着铁一般的性情。”

艾略特太太回想起了自己敏感的内心，叹了口气。

“一张生气勃勃的脸蛋，”索恩伯里太太说，她望着伊芙琳·M在她们附近停下，将一朵鲜艳的花朵紧紧地别在胸前。它总是固定不住，她不耐烦地甩了甩手，将这朵花插进了她男伴的扣眼中去了。那是个高个的忧郁青年，就像一名骑士接受了心上淑女的信物一样接受了这份礼物。

“看着真难受，”艾略特太太望着黄色的漩涡，里面几个转圈的人她要么叫不上名字，要么不知道脾性，看了几分钟后她这样说道。海伦冲出人群，拿了把空椅子向她们走来。

“我能坐在你旁边吗？”她微笑地问道，呼吸急切。“我猜我得为自己感到害臊，”她继续说着，坐了下来。“我都这把年纪了。”

她的美貌，因着她潮红的脸与兴奋的神情显得比平时更贵气，不约而同地让两位女士生出了想要触碰她的欲望。

“我玩得很尽兴，”她喘着气说。“动起来——太棒了不是吗？”

“我总听人说对于擅长跳舞的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跳舞更好的活动了，”索恩伯里太太微笑地望着她说。

“我能一直跳下去！”她说。“他们应该更放开一些！”她高声说。“他们应该跳起来、摆起来。瞧呀！他们那缩手缩脚的样！”

“你见过那些美妙的俄国舞者吗？”艾略特太太说。不过海伦看见她的男伴来了，她随即如月亮升空一般盈盈起身。直到她绕了大半个舞会厅，她们才将眼神从她身上移开。只因她们情不自禁地仰慕着她，虽然她们也感觉有些奇怪，她这个年纪的女人竟然喜欢跳舞。

海伦落单没多久，圣约翰·赫斯特便走上前。他等候这个机会多时了。

“你介意和我去外面坐坐吗？”他问。“我对跳舞实在不在行。”他将海伦带到了一个角落，那儿放着两张扶手椅，半是敞开却拥有良好的私密性。他们坐下来，海伦因为跳舞的影响有好一会儿说不上来话。

“真是惊人！”她终于高声说道。“她觉得自己的身材会是什么样的呢？”她说的是一位从他们面前经过的女士，她步履蹒跚，倚靠在一位壮硕的男人身上。那男人肥胖的白色脸盘鼓着对绿眼睛。她确实需要些支撑，只见她身材硕大，束紧的上身悬着，远比双脚靠前。由于她的长裙紧紧地裹住她的脚踝，她只能迈着小步走路。这条裙子由一小片鲜艳的黄色丝缎缝合而成，四处随意点缀着蓝色的圆片与绿色的珠子，营造出了一种孔雀前胸色泽的效果。她高耸空洞的发髻顶上立着一根紫色的羽毛，粗粗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缀有宝石的黑色天鹅绒带子，两只带了长手套的粗壮手臂上紧紧地卡着金镯子。她长得荒唐，就像一只开心的小猪，扑了粉的脸上还透着红色的斑驳。

圣约翰无法跟着海伦一起笑。

“这令我恶心。”他宣告说。“整件事都令我恶心……想到这些人的头脑——他们的感受。你说呢？”

“我总是立誓不会再去任何种类的聚会了，”海伦回答说，“可是我总是违背誓言。”

她靠在椅背上，好笑地看着这个年轻人。她看得出他是真的生气了，不过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激动。

“但是，”他说，回到了那种得意洋洋的口吻，“我觉得一个人必须得下定决心接受这件事。”

“什么事？”

“这世界上值得与之交谈的人从来不会超过五个。”

海伦脸上的潮红与亮晶晶的汗渍逐渐褪去了，她看上去就同平常一样，安静且机敏。

“五个人？”她问。“我得说这可不止五个人。”

“那你可是相当幸运的人了，”赫斯特说。“又或许是我相当不幸吧。”他变得沉默不语了。

“你会不会觉得我是那种很难相处的人呢？”他尖锐地问。

“大多数聪明人在年轻时确实如此。”海伦回答说。

“当然啦，我可是——聪明绝顶的，”赫斯特说。“我不知道要比休伊特聪明多少倍。这相当有可能，”他继续用他那种怪异冷漠的腔调说着，“我将会成为一个鼎鼎重要的大人物。这可和当个聪明人完全不一样，尽管我无法指望我的家族能看到这一点，”他苦闷地补充道。

海伦感觉到是时候问他了，“你觉得你的家人很难相处吗？”

“简直忍无可忍……他们想要我加封贵族或是成为一名枢密院顾问。我跑来这里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麻烦。是该解决它了。我不是去当个律师，就是继续待在剑桥。当然啦，这两者显然都有各自的缺点，但是多数观点在我看来显然是支持我去剑桥的。就是这么回事！”他朝拥挤的舞会厅扬了扬手。“恶心至极。我也感受得到情感的伟大力量。当然，我也不像休伊特那么容易动情。我相当喜欢一小撮人。举个例子来说吧，我想我得聊聊我的母亲，尽管她在很多方面上都十分可悲……在剑桥，当然啦，我势必会成为那个地方最重要的人物。可是也有其他原因令我惧怕剑桥——”他不说话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无聊透顶？”他问。他由一个正与友人交心的朋友奇怪地转变成了一个聚会上的普通年轻男人。

“完全不觉得呀，”海伦说。“我很喜欢跟你说话。”

“你根本想不到，”他高声说，声音中几乎是带有情绪了，“能找到一个有话可说的人能带来多大的变化！见你第一眼起，我就感觉到你或许就是能够理解我的人。我是很喜欢休伊特，可是他压根儿就不明白我的想法。你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能领会到丁点我言中深意的女人。”

下一支舞开始了；奏的是《霍夫曼的故事》中的威尼斯船歌注，引得海伦用脚趾伴着乐声打起了节拍。不过在听了这样的恭维后，她感觉自己无法起身也无法离开。她不仅被逗乐了，也着实飘飘然了，他坦率的狂妄吸引了她。她猜他并不快乐，而且像女人一样迫切地渴望获得自信。

“我很老了。”她叹气说。

“奇怪的是，我根本感觉不到你老，”他回答。“我感觉我俩仿佛年纪相当。还有——”他顿住了，但还是瞥了她一眼鼓足勇气道，“我感觉我仿佛能够与你毫无障碍地说上话，就像我跟一个男人谈话一样——谈起两性之间的关系，关于……还有……”

尽管他语气坚定，说到最后几个字时脸上还是泛起了一丝红晕。

她立刻以大笑化解了他的尴尬，高声说，“我确实希望如此啊！”

他满怀诚挚地望着她，他鼻子与嘴巴周围的线条第一次松了下来。

“感谢上帝！”他高声道。“现在我们可以表现得像个有修养的人了。”

一道屹立不倒的壁垒显然已经垮掉。那些只有在医生在场时才可提及的男女之间的话题，或是与死亡之影相关的话题，现在都能讲了。他在五分钟里向她讲述了自己过往的人生。故事特别长，因为其中充斥了描述极为详尽的事件，由此还引申到了建立道德原则的讨论。又接着讲到了几桩十分有趣的事情，这些趣事即使放在这间舞会厅里也得压低了声音来讨论，若是让这里一位胸部高耸的女士或是衣着光鲜的绅士碰巧听了去，难保会敦促他俩离开这个地方。当他们快聊完时，更确切地说，就在海伦走神的一瞬，她意识到他们已经在这坐了很久了。赫斯特起身，大声说：“所以对整个谜题来说，这是完全无解了！”

“没有了，除了我们都是英国人这点，”她回答说。她挽起他的手臂，两人穿过舞会厅，在一对对旋转的舞者中艰难地开路，人们现在已经成了乱哄哄的一团，在一双双挑剔的眼睛里他们的形态无疑是毫无美感可言的。结交朋友的兴奋以及漫长的谈话令他俩饥肠辘辘，他们走下餐厅去寻找食物。餐厅里现在挤满了人，正分散在一张张小桌子上吃喝。他们在门廊遇见了蕾切尔，她正要上楼与亚瑟·文宁再跳一曲。她脸色通红，看上去十分开心。海伦震惊地意识到，在这种情绪下，她无疑要比大部分年轻女人都更具魅力。在这之前，她从来都没那么清楚地注意到过。

“你玩得还尽兴？”她问，他们立定片刻。

“温雷丝小姐，”亚瑟回答她说，“刚刚与我坦白了；她从来不晓得原来跳舞可以那么开心。”

“是呀，”蕾切尔高声说。“我已经彻底改变了我对生活的看法！”

“你不是吧！”海伦嗤笑。他们离开了。

“蕾切尔就是那个样，”她说。“她对生活的看法每天变一变。你知道吗，我相信你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人，”他们一边坐下她一边说着，“帮助我完成对她的教育吧？她从小根本就是在一间女子修道院长大的。她父亲太荒唐了。我一直在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可我太老了，而且我是个女人。何不由你去和她聊聊——向她解释一些事情——和她聊聊，我是说，就像你同我讲话一样？”

“今晚我已经尝试过一次了，”圣约翰说。“我相当怀疑这次交谈并没有成功。在我看来，她是如此年轻而且不谙世事。我已答应她要借她吉本读了。”

“其实不是吉本的问题，”海伦若有所思道。“是生活的现实——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真正发生了些什么？尽管人们往往极力掩饰，但他们到底有什么感受？没有什么可惧怕的。这要比伪装要美好多了——往往也有趣多了——我得说，要比那种事好得多。”

她朝邻桌扬了扬头，那里坐着的两个女孩和两个年轻人正在用很响的声音互相打趣，对话中尽是俏皮的迎奉，还掺杂了柔情的爱慕，似是在说一对长袜，一双腿。其中有个女孩拨弄着一把扇子，装作吃惊的模样，脸色看上去很是不悦，部分是因为这两个女孩显然在暗地里是互相仇视的。

“到我这把年纪，就不一样了，”海伦叹气道，“我开始想到，一个人做些什么终究是没多大意义的：人们总是走自己的路——什么事情都影响不了他们。”她又冲着一块吃晚餐的一伙人扬了扬头。

可是圣约翰并不同意。他说他认为一个人的确是可以因为另一个人的观点、一本书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产生巨大改变的，还补充说，目前没有什么事情比女人的教化开蒙来得更重要。他有时认为，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归因于教育。

与此同时，舞会厅里中的舞者排成了跳四方舞的方阵。亚瑟与蕾切尔，苏珊与休伊特，艾伦小姐与休林·艾略特两两排到了一起。

艾伦小姐看了一眼她的表。

“一点半了，”她说。“我明天一定得写完亚历山大·蒲伯。”

“蒲伯！”艾略特先生轻蔑地哼哼了一声。“我倒想知道谁在读蒲伯？至于读他的诗么——不，不，艾伦小姐；你要坚信这个世界上跳舞带来的好处远比写作来的多得多。”这就是艾略特惺惺作态的一面，他认为世上没有比跳舞更欢愉的事了——世上也没有比文学更乏味无趣的东西了。因此他才

会相当可悲地去讨好年轻人，好向他们证明自己尽管娶了个蠢笨的妻子，又为自己的满腹经纶所累，人变得苍白佝偻，但他无疑与他们之中最年轻的那个一样生龙活虎。

“这不过是事关我填饱肚子的谋生之道，”艾伦小姐冷静地说。“不过，他们似乎就是想要我来写。”她站好位置，以一只青黑的脚趾点地。

“休伊特先生，该你向我鞠躬了。”这话即刻表明了艾伦小姐是他们之中唯一一个通晓这种舞蹈的人。

四方舞过后是一支华尔兹，华尔兹后又是波尔卡，这之后一桩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本该是遵循着每五分钟休息过后就奏响的音乐戛然而止。长着黑色大眼睛的女人开始用绸布把小提琴紧紧地裹了起来，那位绅士小心翼翼地将他的号放进箱子里。舞伴们将他们团团包围，嘴里说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不住地恳求道，再奏一支舞吧，就一支；天还早着呢。可是钢琴边的那位老人只是亮了亮自己的表，摇摇头。他竖起自己大衣的领子，裹上一条红丝巾，完完全全地将他喜庆的脸庞遮住了。场面看上去很古怪，音乐家们脸色苍白，眼皮耷拉着；他们看上去无聊乏味，仿佛他们最强烈的渴望就是冷餐肉与啤酒，紧接着就是在床上睡上一觉。

蕾切尔也是恳求他们继续的一员。在他们拒绝后，她翻起了放在钢琴上的舞曲乐谱。这些谱子统统都装订着五颜六色的封面，上面还印着浪漫场景的图片——骑跨着一弯新月的贡多拉船夫，隔着修道院铁窗向外窥看的修女们，或是披散着头发拿枪指着星星的年轻女人。她记得让他们跳得最开心的那首乐章表达的是对逝去恋人的伤痛以及青春蹉跎的强烈悔恨；可怕的悲伤总是将舞者与他们往昔的快乐分离开来。

“难怪他们会厌恶起演奏这些玩意，”她读了几小节评论道，“都是些圣歌的调子，演奏得却很快，带着瓦格纳与贝多芬的节拍。”

“你会弹吗？你肯弹吗？随便些弹什么，只要好让我们伴着起舞！”四面八方都坚持要她展现一次钢琴才艺，她不得不答应。在短时间里她弹完了自己记得的几首舞曲，她接着弹起了莫扎特的一首奏鸣曲。

“可那不是用来跳舞的啊，”有人在钢琴边停下说。

“它就是，”她坚决地点点头回答说。“自己想些舞步。”凭借了然于胸的旋律，她大胆地将节奏简化了。海伦理解了这个想法；她抓起艾伦小姐的手臂，绕着舞会厅旋转起来，又是鞠躬行礼，又是环绕旋转，又是轻快地迈步，像个在草地上蹦蹦跳跳的小孩。

“这支舞献给那些不懂如何起舞的人们！”她高叫道。曲调转成了一首小步舞曲。圣约翰拿出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敏捷跳起舞来，率先迈出了左腿，接着再是右腿；休伊特摇晃着手臂，撩起大衣的后摆，学着在王侯面前搔首弄姿的印度舞姬的模样在舞会厅里穿梭。曲调又转成了进行曲；艾伦小姐展开裙摆走上前，向这对订婚的新人深深鞠了一躬。在他们的脚步踩上了节奏之后，他们便彻底地忘却了自己。蕾切尔从莫扎特毫不停顿地串联到了古时英国的狩猎歌，接着是颂歌，再是赞美小调。因为她注意到，只要是优美的曲调略加调整就能成为一首令人起舞的调子。渐渐地，厅内的人们不是成对就是独自地轻盈迈步或是旋转起舞。佩珀先生跳起了一种精巧的、由花样滑冰衍生出来的脚尖步，他当年曾凭借这舞步在某个地方获得过冠军；另一边，索恩伯里太太试着回想起一种乡村舞，那舞步是她早年在多塞特郡时看着父亲的房客跳过的。艾略特夫妻俩绕着舞会厅飞快地跳了一圈又一圈，他们的舞姿相当激烈，以至于其他舞者在他们靠近时都战栗不已。有些人出声地批评这场表演简直就是瞎胡闹；可对其他人来说，这是这一夜最愉快的一部分。

“现在来跳大圆舞！”休伊特高声喊道。人们迅速地组成了一个巨环，舞者们手拉着手，一边吆喝着，“你可认得约翰·皮尔注”，一边越转越快，直到手被拉扯得太紧了，圆圈内的一环——索恩伯里太太——松了手，剩下的人朝舞会厅地各个方向飞了出去，有人落到了地上或椅子上；还有人掉进了对方怀里，这样子看上去最为方便。

他们从各处起身，气喘吁吁而且妆发蓬乱。人们第一次猛然意识到，头顶电灯的亮度很是微弱，几十双眼睛便本能地转向窗外。是啊——已是黎明了。正当他们彻夜起舞时，它便已经降临了。窗外的群山显出一副极为纯粹遥远的面貌，露珠在草叶上闪闪发亮，天空碧蓝如洗，东方还余有一抹淡黄与浅粉。舞者们挤向窗边，将窗户推开，脚步落在了草地各处。

“这些破旧的灯看上去真蠢！”伊芙琳·M声音异常低沉地说道。“我们也是；一副狼狈相。”说得没错，乱蓬蓬的头发，还有那些黄色绿色的宝石在半个小时看上去是那么喜庆，现在看上去既廉价又邋遢。那些年长女士们的脸色都糟糕透顶，仿佛是感觉到了别人投来的冷眼，她们开始互相道起晚安，回房睡觉去了。

尽管观众全都散去了，蕾切尔依然独自继续弹琴。从约翰·皮尔弹到了巴赫。此刻，她正用满腔激情演奏着巴赫。一些年轻的舞者一个接一个地从花园里过来了，坐到了钢琴周围的鎏金空椅子上。现在的房间相当明澈，于是他们将灯关了。他们坐在那里听着曲子，紧张地神经安静下来；潮热以及嘴唇的肿痛——连续交谈与大笑的结果也缓缓地消退了。他们一动不动地坐着，仿佛眼前凭空出现了一幢大楼，里面有着此起彼伏的空间与柱

子。接着他们看见了自己与自己的生活，还有在音乐指引下，一路豪迈前行的人类生活的全部。他们觉得自己升华了，当蕾切尔停下演奏后，除了睡眠他们已别无他想。

苏珊站起身。“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夜晚”她高声说。“我真的很喜欢音乐，”她向蕾切尔道谢说。“它似乎将人们无法说出口的话语全都讲了出来。”她紧张地笑了一下，用相当热切的目光一一望向了众人，她仿佛想要说些什么，可找不到能表达出来的词句。“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好——真的很好，”她说。随后她也上床睡觉去了。

这个聚会的收尾方式与所有聚会一样，突兀地结束了。海伦与蕾切尔都披上了斗篷站在门口，想要叫辆马车。

“我猜你们意识到现在已经没有马车了吧？”圣约翰说，他前面出来看过。“你们得睡在这里了。”

“噢，不用。”海伦说；“我们可以走路。”

“我们能一起来吗？”休伊特问。“我们不能去睡觉。想想看，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睡在一堆长条枕里，呆望着别人的脸盆架——那儿就是你们住的地方吗？”他们开始沿着大道走时，他转过身指着山腰处白色绿色的别墅问道，那山看上去像是阖上了眼睛。

“那不会是正在燃烧的火光吧，真的吗？”海伦焦急地问。

“是太阳吧，”圣约翰说。山上的每一扇窗户上都有着一个金色的圆点。

“我看我的丈夫恐怕还在读希腊语，”她说。“这些日子里他整天都在编写《品达集》。”

他们穿过了小镇，走上了崎岖的道路。尽管它们一览无余，但还是被影子侵占了些许。部分是因为他们累了，另一部分是因为晨曦压制住了他们，他们几乎没有开口说话，而是深嗅着甜美清新的空气，似乎这空气是来自一个与正午空气截然不同的国度。当他们来到了屹立于小路与大路交叉口的那堵黄色高墙时，海伦劝两个年轻男人离开。

“你们陪我们走得够远啦，”她说。“回去睡觉吧。”

可是他们看上去不愿意动身。

“我们坐一会儿吧，”休伊特说。他将自己的大衣往地上一铺。“我们坐下来再想想。”他们坐下来，向海湾远处看去；那儿十分平静，海面上有浅浅

的涟漪，绿色蓝色在上面画出道道条纹。这时候海上还没有航船，只有一艘靠在海湾的轮船，在晨雾中显得犹如鬼魅；它发出了一声诡异的啸叫，随后万籁俱静。

蕾切尔一门心思地一颗接一颗地捡拾起灰色的石头，将它们垒成一座小小的石堆；她做起这事来悄无声息也小心翼翼的。

“你已经改变了你对生活的看法是吧，蕾切尔？”海伦问。

蕾切尔又加了块石头上去，一边打了个哈欠。“我记不得了，”她说，“我感觉像是一条在海底的鱼。”她又打了个哈欠。他们之中可没有一大早能在这儿就把她吓一跳的能耐，她甚至对赫斯特先生都感到无比熟悉。

“我的大脑，恰恰相反，”赫斯特说，“正处在不正常的活动状态。”他正采取着自己最喜爱的坐姿，只见他双手箍着双腿，再把下巴搁在膝盖上。“我看透了所以事物——绝对是每一样事物。生活于我不存在任何神秘了。”他坚定地说，但看上去并不期望得到回应。尽管他们坐得很近，尽管他们感觉相互熟悉，他们似乎在对方眼中只是影子罢了。

“山下的所有人都正要去睡觉，”休伊特恍惚地开口说道，“思考着不同的事情——沃灵顿小姐，我猜，现在正跪着；艾略特夫妇有些吃惊，他们不太有喘不上气的时候，他们想要尽快睡觉；接下来还有那个消瘦的可怜男人，他和艾芙琳跳了一整夜舞；他把自己的花放到水里，问自己，‘这是爱吗？’——可怜的佩罗特老兄，我敢说，根本无法入睡，正读着他最爱的希腊语书籍聊以自慰——还有其他人——不，赫斯特，”他紧张地说，“我感觉这根本不容易。”

“我有把钥匙，”赫斯特故作神秘地说。他的下巴依然搁在膝盖上，双眼紧盯前方。

接下来是一阵静谧。海伦站起身与他们道了晚安。“不过，”她说，“你们要记得过来看我们啊。”

他们挥挥手道声晚安，便分开了，不过那两个年轻男人并没有回宾馆。他们散了一会儿步，一路上两人没怎么说话，只字不提那两个女人的名字，而在很大程度上，她们占据了他们的思绪。他们不想要分享自己的感想。两人回到了宾馆及时地吃上了早餐。

---

1. 新森林（New Forest）地处英国南部地区，在人口聚集的西南英格兰保留着大量的无围栏牧场，低矮灌木丛和森林。（译注）

2. 《霍夫曼的故事》（Les Contes d’Hoffmann）是法国作曲家雅克·奥芬巴赫的最后一部歌剧，三幕中的一首描述威尼斯美丽夜景的船歌"迷人之夜，爱情之夜"则非常优美抒情，是作曲家作品中流传最广的一支歌曲，常常作为独唱歌曲在音乐会上演出。（译注）
3. 《你可认得约翰·皮尔？》（D’you ken John Peel?）流行于十九世纪英国的一首民歌小调。（译注）

第十三章

这栋别墅里有许多间房，但有一间别具特点，因为房门总是关着，里面也从来传不出乐声或是笑声来。这间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隐隐地意识到门背后有些事情在发生，但压根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经过房间，房门也是关着的，要是他们发出丁点声音，就会打扰到安布罗斯先生。因此有些行为是好的，又有些是不好的，这样一来，要是安布罗斯先生放下《品达集》的编写，在大宅里的每个房间里四处出入游荡的话，生活就会多一点和谐而少一些破碎。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意识到，通过观察某些规则，比如遵守时间与保持安静，通过好好煮饭，以及履行其他细微的职责，一首接一首的颂歌就能皆大欢喜地重返世界，他们分享了这位学者生活的连续性。不幸的是，由于年龄是横亘在人与人之间的一大障碍，学识为其二，性别排第三，书房里面的安布罗斯先生与距离自己最近的那个人类——在这个家中无可避免地又是一个女人，相隔了十万八千里。他在白色的书页间坐了一个接一个小时，如同一尊空教堂里的神像。他一动不动，除了用手翻动书页篇章。他寂静无声，除却偶尔的几声呛咳，让他把烟斗拿下来一会儿。随着他的工作愈来愈深入诗人的内心，他的椅子被愈来愈多的书围满了，摊开的书本被扔在地上，只有谨慎迈步才可通过。他的访客需得谨小慎微，所以他们往往站在外围同他说话。

然而，舞会后的那个早晨，蕾切尔却走进了她舅舅的房间，唤了他两声“里德利舅舅，”可此前他根本没注意到她。

他终于抬起头隔着眼镜看向她。

“怎么了？”他问。

“我想要本书，”她回道。“吉本的《罗马帝国史》。我能借一下吗？”

她看着她舅舅脸上的线条在听了她的问题后渐渐起了变化。在她说话前，它就像一张服帖的面具一样盖在他脸上。

“请再说一遍，”她的舅舅说，要么是因为他没听到，要么就是因为他没听明白。

她用一样的话重复了一遍，说话时还微微地脸红了。

“吉本！你要他的书究竟是想干什么？”他询问道。

“有个人提议我读一读，”蕾切尔结结巴巴地说。

“可我不会带着一大堆十八世纪历史学家的全集上路啊！”她的舅舅大叫。“吉本！他至少有十大部书呢！”

蕾切尔为打扰到他表示抱歉，正打算转身离开。

“别走！”她的舅舅大叫。他放下烟斗，把书放到一边，站起身，领着她在房间里慢慢地转了一圈。“柏拉图，”他说着，一根手指落在了一排暗色封面的小本书的第一册上，“隔壁还有乔洛克[注]，那不是什么好东西。索福克勒斯[注]，斯威夫特。你对德国的评论家不感兴趣，我猜。那还有法语。你看法语的吧？那你该读读巴尔扎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蒲伯，艾迪生，华兹华斯，雪莱，济慈。一个接一个来。马洛里怎么在这儿？准是契莱太太放的。可如果你不读希腊语，阅读还有什么用呢？无论如何，如果你读了希腊语，其他的书你都不必看了，因为那纯属浪费时间——纯属浪费时间，”这话有一半是在对他自己说的，他的手一边迅速地移动着；他们转了一轮又来到了地上的那圈书旁边，这才停下。

“好了，”他询问道，“你要看哪本？”

“巴尔扎克，”蕾切尔说，“或者，你有没有《美国革命演讲》，里德利舅舅？”

“《美国革命演讲》？”他问。他尖锐的目光又一次望向她。“又是某个在舞会上碰到的年轻人跟你说的？”

“不是。是达洛维先生说的，”她坦白说。

“上帝啊！”他把头一仰，回忆起达洛维先生来。

她随机为自己选了一册书，交给了她的舅舅。见到那本《贝姨》[注]，里德利吩咐她，如果觉得这本书太糟糕的话就扔掉。在蕾切尔正要离开时，他还问了她一声舞会可有尽兴。

他还想知道人们在舞会上干了些什么，鉴于他自己去过的唯一一次是在三十五年前，而且在他眼里，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没有意义，更来得愚蠢了。伴着尖叫的小提琴他们转了一圈又一圈，这开心吗？他们也在那儿聊天，说些愉快的事情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他们不肯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做这些呢？于他而言——他叹了口气，指着那些摊在那儿占据了他所有心神的事物。尽管是在叹气，但他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神情，外甥女知道是

时候该走了。他亲了她一下便让她走了，不是非要等到她想学习希腊字母表时再回来找他，而是希望她在读完法语小说来还书时，他还要给她找些更适合她的书。

住在这些房间里的人倾向展现出某种震惊的表情，就和他们第一次露面时的一样。蕾切尔极为缓慢地走下楼梯，沉浸在对她舅舅的疑惑以及书本中。他对于舞会的无视，他的怪异，令她百思不得其解，可显然，他对生活很满足，这时她注意到有一张写了自己名字的纸条被放在了大厅里。地址的字迹出自一只小而强壮的手，而且她并不认识。这张字条并没有开头，直接写着：——

> 我先前答应过的，我将吉本的第一卷送来了。我个人对现代作品说不上来，但我会给你送本韦德金德注来，但要等我读完以后。多恩？你读过韦伯斯特注以及他的整套书吗？真羡慕你可以第一次读到它们。经过昨夜，我整个人都筋疲力尽了。你怎么样？

她看见结尾的落款花哨的写着首字母：St.J.A.H.。赫斯特先生居然还记得她，还履行了承诺，这令她深感荣幸。

离午餐还有一个小时，她一只手里拿着吉本，另一只手里又有巴尔扎克，她走出了大门，行走在一条半山腰橄榄树之间的平整小路上。这天气爬山过于炎热。沿着山谷有树木，还有一条沿着河床的青草小路。在这片人口都集中在镇子中的土地上，很有可能走上一会儿就看不见文明的痕迹了。她偶尔经过一处农舍，那里的女人在庭院里拾缀红根草；或是看见一个小男孩胳膊肘撑着地躺在半山腰，被一群臭烘烘的黑山羊包围着。除了河底的一缕涓涓细流，那河不过是一条满是黄色石头的深沟。河岸上长的树木就是海伦说过的值得人们大老远跑来看上一眼的树。四月时节已经令它们爆出了花苞，巨大的花朵盛开在闪亮的绿叶丛中。那花瓣的质地犹如厚重的蜡，呈现出细腻的奶白色、粉红色或是深红色。她胸中充满了一种不知从何而起的莫名狂喜，想要将整个乡野与天空拥入怀中，她只是一路走着，并没有看风景。黑夜正在侵蚀起白日。前一晚她所弹奏的音乐在她耳边嗡嗡作响；她唱起歌来，歌声令她越走越快。她并没有明确地注意到自己正在向哪儿走，树木与地平线只是呈现出绿色与蓝色的大块，偶尔掺杂了天空的不同颜色。她昨晚看见的人脸浮现在眼前；她听见了他们的声音；她停下歌声，开口讲起同样的事情，或是不一样的事情，或是编造些能讲的事情。她被紧紧地束缚在丝质长裙中站立在陌生人群中独自一人大步迈进，这令她生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兴奋感。休伊特，赫斯特，文宁先生，艾伦小姐，那音乐，那灯光，花园里的深色树木，黎明——她一路走

着，这些事物就在她脑海中涌动着。在她拥有了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机会时，现在这一刻回想起的狂欢场面甚至远比前一夜的场景更为鲜活美妙。

要不是被一棵树给阻住了，她本可能一直走下去，直到自己彻底迷了路。尽管那棵树并没有挡了她的道，却像是因为树枝打到了脸，让她迅速停下了脚步。这就是棵普普通通的树，但在她眼里看过去却十分怪异，仿佛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棵树。中间的树干是深色的，它四处伸展的枝干显得其中透出的细碎光亮是如此鲜明，仿佛那光是一瞬间从地上投过来的。她看见了永生铭记的场景，而她的一生也会铭记住这一刻，这棵树再度变回了普通的树木。她可以坐到它的阴影下，摘起长在树下、带着绿色细叶的红色花朵。她把它们一朵一朵地排列好，花对花，茎对茎，因为它们的形单影只而爱抚它们。花朵甚至地上的卵石都有各自的生命与性情，令她回想起孩提时将它们当作伙伴的感觉。她向上看去，看见了群山的轮廓线犹如一道蜷曲的鞭子有力地横贯于天空。她遥望着浅色的天空，还有暴晒在太阳之下的光裸山顶。她先前坐下时把书丢在了脚边的地上，现在她看着扔在那儿的书，在草地上显得四四方方，一根长长的草叶弯折下来，轻搔着吉本光滑的棕色封面，而巴尔扎克蓝色斑驳的封面赤裸裸地躺在阳光下。她感到现在打开书本读一读定是一次惊人的体验，便翻开那本历史书，读了起来——

> 他的将军们在他统治初期曾试图征服埃塞俄比亚与阿拉伯费利克斯。他们在热带地区向南挺近了将近一千英里；然而炎热的气候不久便击溃了来犯者，保护了这片隔绝地区的不好战的本地部族……欧洲北部的国家不值得花费物力劳力去征服。德国的森林与沼泽里盘踞着一个强悍的野蛮人部族，他们宁死也要保全自由。

她从来没有读到过如此生动如此美丽的文字——阿拉伯费利克斯——埃塞俄比亚。其他文字与之相比也不逊色，强悍的野蛮民族，森林还有沼泽。它们似乎是一条指引回世界开端的道路，大道两边树立着各个时代的人与国家，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一切的知识都将为她所有，而世界之书又会被翻回到第一页。获得知识的一切可能正展现在她眼前，她无比兴奋随即停止了阅读。一整微风吹动了书页，吉本的封面轻轻地抖动着，合了起来。她又站起身，继续走路。渐渐地，她的思绪不再迷茫，并开始搜寻起她兴奋的缘由来。她现在出于加倍的兴奋状态中，可以归因于赫斯特先生与休伊特先生的影响力。对他们进行任何清晰的分析都是不可能的，只因为他们被那层迷雾包裹着。她无法用推测思路与自己相近的人们的那套去推测他们。她停留在他们身上的思绪产生出一种身体上的快乐，如同她思考被阳光晒得明晃晃的事物时产生的感觉。透过他们，一切生命似乎都散发出

光芒；书上的话语也是光芒大盛。之后她被一个极不愿意面对的烦恼所扰，她绊了一跤顺势倒下，摔落在草坪上，这样一来她的注意力就分散了，可没一会儿它又集中到一起了。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越走越快，她的身体试图脱出她的意识。现在她正在一座河边隆起的小土堆的顶上，俯瞰着山谷。她已经没有余力去应付各种想法了，但她必须去面对一股源源不绝的忧伤，这忧伤已经取代了她的兴奋。她靠拢膝盖坐到了地上，茫然地望着前方。她盯着一只黄色的大蝴蝶看了一段时间，它在一块扁平的石头上，翅膀正缓缓地一张一合。

“坠入爱河是什么样子的呢？”在长久的沉默后，她问道；吐出的每一个字看上去都挤进了一片未知的海洋里。蝴蝶扇动的翅膀令她陷入催眠，探索到生活可怕的可能性让她害怕，她又坐了好一会儿。当那只蝴蝶飞走后，她站起身把两本书夹在腋下，走上了回家的路，犹如一个备战的士兵。

---

1. 乔洛克（Jorrocks’s Jaunts and Jollities）英国十九世纪作家罗伯特·史密斯·瑟蒂斯所著作品。（译注）
2.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前497年 - 前406年），古希腊剧作家，古希腊悲剧的代表人物之一，和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并称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知名作品有《安提戈涅》与《俄底浦斯王》。（译注）
3. 《贝姨》（La Cousine Bette）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写于1846年的一部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穷苦的女孩在一个妓女的帮助下，夺取她富有的亲戚的生活的故事。（译注）
4. 韦德金德（Franklin Wedekind，1864年 - 1918年）德国作家、剧作家。（译注）
5. 韦伯斯特（John Webster 1580年 – 1634年）英国詹姆士一世时代的剧作家，以悲剧闻名。（译注）

第十四章

在那一天的日暮时分，宾馆一如既往地点亮了闪烁的灯光来迎接黄昏的降临。从晚餐后到上床前的这段时光本来就很难熬，而由于狂欢后的空虚，这个舞会过后的夜晚就显得更加暗淡了。当然，对于躺在大厅中央长椅上，身边放着咖啡杯，指间夹着香烟的赫斯特与休伊特来说，这个夜晚也是异乎寻常的乏味——女士们都不修边幅，男士们都无精打采。况且，在半小时前分发信件时，这两位年轻人居然都没有收到一封信。几乎每个人都接到了两三封从英国寄来的鼓鼓囊囊的信，此时正专注地阅读着。这个处境让他们感到窘迫，令赫斯特忍不住刻薄地评论他们就像被喂食的动物。他说，他们的沉默使他想起了动物园狮子笼中野兽用双爪捧起肉块时的寂静。受到这个比喻的启发，他继而又分别将他们比作了河马、金丝雀、猪、鹦鹉，以及蜷缩在腐烂的绵羊尸体间的某种令人厌恶的爬行动物。他认为，那些断断续续传来的响动——一声咳嗽，一阵令人不快的喘息或者清喉咙的声音，一段低声细语——都如同狮子笼内骨头被啃食时的细微声响。然而这一连串的比喻并没有引起休伊特的兴趣。他在漫不经心地环视了整个空间后，目光停留在了一捆土著人的长矛上。这件展品经过了精心地布置，使观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过去，都可以正对一个矛尖。很明显，他的思绪已经飘远了；于是，在察觉到休伊特彻底放空的状态后，赫斯特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周围人的身上。然而，由于与他们的距离太远，他无法听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即便如此，他依然自得其乐地沉醉在通过他们的手势和表情推断他们谈话内容的乐趣中。

索恩伯里太太收到了不少信件，正在全神贯注地埋头阅读。每当她阅读完一页，就会递给她的丈夫，或者用她那种喉咙后部发出的声音将信里的一些片段串起来读给他听。“埃薇的信上说乔治去了格拉斯哥[注]。‘他发现查德伯恩先生非常好相处，我们希望能够一起过圣诞节，但是我不希望离贝蒂和艾尔弗雷德太远（不，当然不），虽然在这样炎热的天气中很难去想象那些寒冷的日子……埃莉诺和罗杰坐着新马车前来拜访……和我上个冬天见到她时相比，埃莉诺显得更加从容了。她现在给宝宝喝三瓶奶，我确信这是非常明智的做法（我也确信），这样她就可以拥有更加闲适的夜晚了……我还是掉头发。经常在枕头上发现掉落的发丝！但我为托蒂·霍尔·格林的消息感到振奋……缪里尔正在托基[注]沉迷于舞蹈。毕竟她即将表演她的心血之作。’……赫伯特只写了一行……他实在是太忙了！这可怜的家伙！啊！玛格丽特说，‘可怜的老费尔班克太太在这个月八号去世了，非常突然地倒在了温室中。当时唯一在家的女仆没有沉着冷静地把她扶起来，否则他们认为她不至于就这样去世。但医生说这种事情随时都有可能

发生，唯一令人欣慰的是发生在了家里而不是街上（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就像五年前的兔子一样，鸽子的数量正在急速地增长……'”当她读信的时候，她丈夫的头轻轻地点着，但却表现出了十足的赞同。

不远处，艾伦小姐也正在读信。看来这些信件带来的并不都是令人愉快的消息，因为当她读完后将信纸灵巧地放回信封时，那张宽大而精致的脸庞上浮现出了一丝僵硬的神情。她脸上的担忧与责任感使她看起来不再是一位女士，更像是一位老人。这些信为她带来了去年新西兰水果歉收的消息。这可是件大事，因为她唯一的兄弟休伯特正在以经营果园为生。如果今年再歉收的话，他就会丢掉果园，回到英国。这次他会怎么样呢？在她这样一位十五年来一直准时授课、按时批改英语文学作业的教师看来，这次旅行意味着损失了一个学期的工作，可以说是一种过度奢侈的行为，而不是一次理所应当的绝妙假期。她同为教师的姐妹埃米莉在信中写到：“虽然我相信这次休伯特将更加明智，但我们还是应当有所准备。”紧接着她用自己理性的笔触描述了正在湖区享受的愉快假期。“此时那些湖看起来真是美极了。我很少见到在这个季节就长成这样的树木。我们已经接连好几天在外面吃午餐了。老艾丽斯与以往一样精力充沛，热情洋溢地和每个人问好。时光流逝地飞快，新学期很快就要到来了。我个人认为，政治前景不太光明，但不想因此抑制埃伦的热情。劳合·乔治[注]已经接受了议案，然而在这之前也已经有不少人接受了。虽然事情走到了这一步，但我还是相信最终结局能证明我的猜想是错误的。不管怎样，我们面临着艰巨的工作……梅雷迪思的身上无疑缺乏W.W的那种人情味，对吗？”她结束了这个话题，继而讨论起了艾伦小姐上封信中提出的几个英国文学问题。

在距离艾伦小姐稍远一些的地方，亚瑟和苏珊正坐在被一丛厚厚的棕榈树遮挡的半隐蔽长凳上，阅读着彼此的信件。年轻的威尔特郡[注]女曲棍球选手那硕大鲜明的手写体在亚瑟的膝上铺开，而苏珊正捧着几封长度不到一页的短信，辨认着上面那些诙谐活泼、亲切友善的紧凑字迹。

“亚瑟，我真的希望哈钦森先生能够喜欢我，”她抬起头说道。

“你心爱的芙洛指的是谁？”亚瑟问道。

“芙洛·格雷夫斯——我跟你提过的，那个和讨厌的文森特先生订婚的女孩，”苏珊回答道。“哈钦森先生结婚了吗？”她又问道。

她在心里已经忙着为朋友们做出充满善意的安排，或者不如说是制定了一个宏伟的计划——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计划——她们全部都去结婚——马上——只要她一回去。结婚，这是正确的事情，也是唯一的事情，是适合

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的方案。在思考的大部分时间中，她都沉浸于某种情绪之中：心烦意乱、形单影只、身体抱恙、壮志未酬、坐立不安、古怪反常、半途而废、焦虑紧张，以及对那些渴望结婚，尽心竭力却依然没有成功迈入婚姻殿堂的男人、特别是女人的同情怜悯。如果这些情绪如同命中注定一般，在婚后仍旧不时如影随形的话，那她就只好将其归罪于悲伤的自然定律了。正是这条定律注定了在这个世界上只存在一个亚瑟·文宁，并且只存在一个能够嫁给她的苏珊。当然，她的这套理论有一个优势：已经被她自己的亲身经历所验证过。最近这两三年来，她在家都不太自在。例如这次旅行，她那自私的老姨妈因为负担了她的费用，就把她既当作同伴又当作佣人。这类事情时常在她的身上发生。然而在她订婚以后，佩利太太马上对她表示出了本能的尊重。当苏珊像往常一样跪在她的前面为她系鞋带的时候，佩利太太居然坚定地拒绝了她；并且，当苏珊陪伴了她一个小时后，她表示出了由衷的感谢，而以往她认为自己有权要求苏珊陪伴她两三个小时。苏珊由此预料到自己即将过上比过去更加舒适自在的生活，而这种改变已经使她对周围人都更加热情了。

佩利太太已经快要有二十年无法自己系鞋带，甚至看到自己的鞋带了，她双脚在眼前消失的时间几乎与她丈夫去世的时间同步。她的丈夫是一位生意人，在他去世后不久，佩利太太就开始发胖了。她是一位自私、独立的老妇人，拥有一大笔收入。这些钱都花在了房产的保养上，其中一处位于兰开斯特门，需要七个佣人和一个临时打杂女工；另外一处位于萨里，带有花园和马车。苏珊的婚约打破了她生活中的一大期望——她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应当与他的表妹“纠缠在一起”。现在，失去了这一长久以来的指望，她在感到心情有一丝低落的同时，也比以往更加看好苏珊了。她决定送给她一件非常体面的结婚礼物，一张两百磅的支票，或者两百五十磅，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这取决于园丁和胡思装修会客室的花费——也有可能是三百英镑。

她坐在轮椅上，身旁的桌子上铺满了纸牌。她在心里一直思忖着这个难题，反复斟酌着那些数字，不知不觉间就在单人纸牌游戏中陷入了困境。但她不愿叫苏珊来帮忙，因为她似乎正在和亚瑟忙碌着。

“理所应当，她盼着从我这里得到一份丰厚的结婚礼物，”她茫然地盯着美洲豹标本的后腿想到，“我也的确会这么做 ！金钱能帮上每个人的忙。年轻人都是很自私的。如果我死了，除了戴金丝没人会想念我，而她可以从我的遗嘱中得到慰藉！不管怎样，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我自己依然过得不错，也不是谁的负担……我还对许许多多的事物心存喜爱，尽管我的腿不好用。”

虽然有些沮丧，她接着还是回忆起了她眼中仅有的两位不自私又不贪财的旧识。在她看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卓尔不群的；她也乐于承认他们比

她更加高尚。这是绝无仅有的两人。一位是她的兄弟，在她的眼前溺水身亡了；另一位是女性，她最好的朋友，在生第一个孩子时去世了。这些事发生在大约五十年前了。

“他们不应该死的，”她想。“然而，他们就这么死了——我们这些自私的老东西却还活着。”泪水涌上了她的双眼；她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惋惜，对他们的青春与美好充满了仰慕，同时也对她自己感到羞愧。但眼泪最终没有从眼眶中落下。她从无数本小说中随手拿了一本翻开。这些小说中有以前被她评为佳作的，有被评为败笔之作的，有被评为中庸之作的，也有被评为传世杰作的。“我真不知道人们怎么能想象出这些事情，”她总是一边摘下眼镜、用浑浊褪色的老花眼抬头看，一边这样说。

就在美洲豹标本的后面，艾略特先生正在和佩珀先生下棋。理所当然，他正处于劣势。因为佩珀先生的眼睛几乎没有移开过棋盘，而艾略特先生却一直靠在椅背上和一位昨晚才来的先生漫不经心地聊天。那位先生高大英俊，头部像是充满智慧的公羊头。在寒暄了几句以后，他们发现彼此拥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其实他们在第一次照面后就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噢，想起来了，老特鲁菲特，”艾略特先生说。“他有一个儿子在牛津读书。我经常和他们在一起。他家有一栋可爱的詹姆士一世风格的房子。有几幅精致的格勒兹(注)的作品——这家伙在地窖里还藏了一两幅荷兰的画作。那儿还有一摞一摞的印刷品。噢，那房子里的灰尘！你也知道，他是个守财奴。他的儿子娶了平威尔斯勋爵的女儿。他们家我也认识。收藏癖往往会在家族中遗传。这小伙子收集带扣——应该是鞋子上的带扣，1580年到1660年间的；我说的年代不一定准，但这事儿的确是真的。真正的收藏家都有那种旁人不能理解的狂热。但在其他方面，他却像短角牛饲养员一样稳健，而他碰巧也确实是位饲养员。你可能听说过，平威尔斯家族也有些怪癖。就拿莫德小姐来说吧——”说到这儿他停住了，因为轮到他走棋了，——“莫德小姐害怕猫，害怕牧师，还害怕长着大门牙的人。我就听过她隔着桌子大喊，‘闭上你的嘴，史密斯小姐；你的牙黄得就跟胡萝卜似的！’注意，是隔着桌子的。面对我的时候她倒一直是彬彬有礼的。她爱好文学，喜欢在会客室里款待我们。但在聚会中可千万不能提到牧师，甚至不能提到主教，而且连大主教也不行，否则她就会像雄火鸡一样咯咯叫起来。我听说这是因为家族世仇——与他们家在查尔斯一世统治时期的祖先有关。没错，”——他一边应付着对方棋子的一再进攻，一边继续道，“我总想知道一些我们这种时髦年轻人的祖母的事儿。在我看来，她们的身上保留了我们所欣赏的十八世纪的一切。就因为这样，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都是干干净净的人。我指的可不是取笑老巴博洛太太时所说的那种干净。希尔达，”他冲着他的妻子说，“你觉得她老人家这一辈子多久洗一次澡？”

“我可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休，”艾略特太太嗤笑着说，“在最热的八月她都还穿着深褐色的丝绒裙，没法看出来。”

“佩珀，你赢了，”艾略特先生说。“我的棋艺比我记忆中的还要糟糕。”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他的战败，因为他确实更想聊天。

他把椅子拉到了新来的威尔弗里德·弗拉辛先生旁。

“你觉得这些东西怎么样？”他指着他们面前的一个箱子问道。那个箱子为了吸引游客，陈列着一些闪亮的十字架、珠宝，还有几块刺绣品和当地人的作品。

“赝品，这些全部都是。”弗拉辛先生简洁地回答。“你看，这地毯倒是不赖。”他说着从他们脚边捡起了一小块地毯。“当然，这不是古董，但却是按着传统图案设计的。艾丽斯，你的胸针借我用一下。看看古代制品与当代制品的区别。”

一位正沉浸在阅读之中的女士摘下胸针，递给了她的丈夫。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抬头看他一眼，也没有注意到艾略特先生踌躇不定的鞠躬致意。如果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她也许会被她的姑姥姥——老巴博洛太太逗乐。但是，她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周遭的环境，继续沉浸在书籍的世界中。

时钟像是正要咳嗽的老人一样，先是喘息了几分钟，然后奏响了九点的钟声。这声音稍稍打搅了几位昏昏欲睡的商人、政府官员和富绅，他们正半闭着眼睛靠在椅子上抽着烟、聊着天、忖量着自己的事情；听到这钟声他们马上抬起了眼睑，但紧接着又垂了下去。他们就像刚刚饱餐过的鳄鱼，对未来的世界没有一丝一毫的忧虑。唯一打扰这房间明亮安静的氛围的是一只大蛾子，它从一盏灯飞向另一盏灯，嗖嗖地略过精心梳理的头发，并且引得几位年轻女士焦急地举起手惊叫，“谁来打死它！”

由于都在专注地想着自己的事情，赫斯特与休伊特很长时间没有开口。

当时钟敲响的时候，赫斯特开口说道：

“啊，动物开始苏醒了……”他看着他们纷纷站起身，四处看看，又重新坐了下来。“让我最反感的，”他说道，“是女人的胸部。想象一下，你变成文宁和苏珊上床的情景！然而，真正让我厌恶的是他们的无动于衷——就像我在泡热水澡时的感觉一样。他们庸俗，荒谬，实在让人无法忍受！”

他的这番话并没有得到休伊特的回应，因此他就继续思考起自己，思考起科学，思考起剑桥，思考起律师界，思考起海伦以及她对他的看法。他就这么一直想着，直到因为疲惫而昏昏欲睡。

突然，休伊特唤醒了他。

“你是如何意识到自己的情感的，赫斯特？”

“你恋爱了吗？”赫斯特戴上眼镜问道。

“别傻了，”休伊特说。

“好吧，我要坐下来好好思索这个问题，”赫斯特说。“人们都应该好好地思考。如果这些人最终都能学会思考，那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比现在更加美好。你在思考问题吗？”

这正是休伊特在过去半个小时中一直在做的，但他此刻并没有感觉到赫斯特的共鸣。

“我想去散散步，”他说。

“别忘了我们昨天晚上一整夜都没有睡，”赫斯特说着打了一个巨大的呵欠。

休伊特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我想出去走走，呼吸点新鲜空气，”他说。

整个晚上都有一种异样的情绪萦绕着他，让他无法专注思考。这种感觉就像是当他正在兴致盎然地讲着话，却突然被靠过来的人打断了。他无法讲完想要说的话，而且他坐在这里的时间越长，就越渴望能够完成刚才的谈话。因为正是他和蕾切尔的谈话被打断了，他不得不反问自己，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异样的感觉，为什么他还想要继续与她交谈？赫斯特会轻描淡写地说他爱上了她。但实际上他并不爱。难道爱情就是在对交谈的渴望中萌芽的吗？不，对他来说，爱情一般都是从明确的生理冲动中萌芽的。而他现在还没有这种感觉，甚至没有发觉她身体的任何吸引力。当然，她确实有一点与众不同——她年轻，涉世未深，充满好奇心。他们已经对彼此异乎寻常地敞开了心扉。他一向觉得和女孩交谈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然这也是他想要继续与她交谈的原因；而昨晚，由于拥挤的人群和混乱的氛围，他们的交谈仅仅开了个头。她现在正在做什么呢？可能正躺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吧。他可以想象出她的样子。而海伦坐在一把靠背椅上，双手搭在扶手上，就这样——用她那双大大的眼睛望着前面——噢，当然，她们一定是在谈论昨晚的舞会。但是，说不定蕾切尔这一两天就要离开了，说不定她的旅行要就此结束了，说不定她的父亲已经乘着一艘停靠在海湾中的汽船到达了，——他对她的了解了实在是太少了，这真让人难以忍受！因此，他才忽然开口问道，“你是如何认识到自己的感情的，赫斯

特？”以此阻止他自己继续胡思乱想下去。

然而赫斯特没能帮上他，并且其他人的随意走动与他们的未知生活也在烦扰着他，因而他渴望到空旷的黑暗中走一走。他踏出大厅后首先寻找的是安布罗斯家别墅的灯光。当他明确地辨认出那片高高在上的光亮来自于他们的别墅时，便安下了心，仿佛在这片混沌中即刻拥有了一丝安稳。头脑中没有制定明确的计划，他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转身向右，穿过镇子到道路汇合处的墙边停了下来。这里可以听到大海的涛声。深蓝色的群山向淡蓝色的天空中隆起。天上没有月亮，但繁星闪烁，周围黑暗中起伏的大地上也四处闪烁着灯光。他想回去了，但是此时安布罗斯家别墅刚才单一的光亮变为了三点分开的灯光，这诱惑着他继续往前走。也许最好还是去确认一下蕾切尔是否还在那里。他走得飞快，没一会儿就站在她们的花园前，推开了铁门；别墅的轮廓就这样忽地一下清晰地展现在他的眼前，走廊上细细的圆柱切过被微微照亮的露台碎石地面。他犹豫了。在房子后面有人正在摆弄罐子。他走近了些；露台的灯光表明起居室在房子的另一侧。他在墙角距离灯光最近的地方站定了，藤蔓植物的叶子轻拂着他的脸庞。过了一会儿他听到了一个声音。那声音源源不断地传来；从声音的连贯性来推断，不是谈话，而是在大声朗读着什么。他蹑手蹑脚地靠近了一点；把树叶揉成了一团，以免它们在耳边沙沙作响。那可能是蕾切尔的声音。他走出了阴影，踏入光亮中，耳边相当清晰地传来了一个句子。

“1860年到1895年间我们在那儿生活，那是我父母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1862年，伴随着喜悦，我的弟弟莫里斯就在那儿出生了，仿佛他命中注定要给所有认识的人都带来快乐。”

那声音加快了，音调也在轻微地上扬，好像这些话是一个章节的结尾。休伊特重新退回到了阴影中。沉默了很久。他只能听到椅子在里面挪来挪去的声音。就在他决定回去的时候，在离他不到六英尺远的窗口，两个身影突然出现了。

“当然，这就是莫里斯·菲尔丁，你母亲曾经的订婚对象，”这是海伦的声音。她凝视着漆黑的花园若有所思地说着，如同思索她的话语一般思索着那一片夜色。

“我母亲？”蕾切尔问道。休伊特的心脏在砰砰作响。他注意到尽管她的声音很低，但却充满了诧异。

“你不知道那件事吗？”海伦问道。

“我从不知道他的存在，”蕾切尔说。她显然非常惊讶，但由于她们此刻面对着凉爽的夜色，因此声音平稳而低沉。

“她是我所认识的最受欢迎的人，”海伦说。“她有那种魅力——享受世间万物。她并不漂亮，但——在昨晚的舞会上我还想起了她。她和各种类型的人都能相处得非常融洽，并且能够令所有事物都变得出乎意料的有趣。”

海伦似乎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中，斟字酌句地把特里萨与她在特里萨死后结识的人相比较。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她继续说道，随后沉默了起来。在这漫长的寂静中，只听到一只小猫头鹰的叫声随着它在花园中树木间的移动忽左忽右地响起。

“那就像露西姑妈和凯蒂姑妈说的一样，”蕾切尔开口说道。“她们总说她十分多愁善感，也十分善良质朴。”

“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她们为什么还要在她活着的时候总是责难她呢？”海伦说。她们的声音听起来轻柔得似乎融入了大海的波浪中。

“如果我明天就死掉的话……”她又开始说了起来。

这些支离破碎的句子在休伊特的耳中有着非凡的美感与超脱，并且还带有一种神秘感，仿若睡梦中人们的呢喃细语。

“不，蕾切尔，”海伦的声音继续，“我不想去花园里散步；那儿一定很潮湿——我确信；另外，我还在那儿见过不少蟾蜍。”

“蟾蜍？那些只是石头而已，海伦。来吧。还是外面好，有花香，”蕾切尔回答道。

休伊特又远远地后退了几步，心脏剧烈地跳动着。显然蕾切尔想把海伦拉到露台上去，但海伦不肯。传来了一阵她们嬉闹、乞求、挣扎、欢笑的声音。随后，一个男人的身影出现了。休伊特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他们进到里面去了；随后他听到了门闩摩擦的声音；然后便是一片死寂，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

他转过身，手中仍然揉搓着刚才在墙角揪下来的那一把叶子。他感到一阵强烈的愉悦与安心袭来；无论他是否爱着她们，宾馆的舞会之后一切都是如此的安稳与平和；况且他确实没有爱上她们；虽然不爱，却也为她们的朝气蓬勃而感到开心。

在原地站了一两分钟以后，他转过身向大门走去。伴随着他的步伐，生活的激情、浪漫与浓烈涌上了他的心头。他忍不住大声地吟咏起诗篇，但因为无法准确地记起词句，只能磕磕绊绊地诵着一些虽然美妙却毫无意义的

断句。他关上大门，左摇右摆地向山下跑去，嘴里呼喊着脑海中的胡言乱语。“我在这里，”随着左右双脚的咚咚步伐，他有节奏地喊着，“一往无前，就像丛林中的大象，剥落沿路枝杈（他突然抓起路边树丛中的细枝），咆哮的千言万语，万千事物的美妙词句，冲下山坡，毫无意义地大声自言自语，关于这道路、树叶、灯光与踏入黑暗的女人——女人——蕾切尔，蕾切尔。”他停下来深吸了一口气。夜晚深邃而热情。虽然漆黑一片，但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港口进进出出。他一直注视着，直到黑暗令他感到。随后，他又飞快地走了起来，嘴里依旧喃喃自语着。“我应该躺在床上，打着鼾，并且做着梦，做着梦，做着梦。梦境和现实，梦境和现实，”他在街上重复着，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直到走到了大门前。他在这里停了一会儿，定了定神，推门走了进去。

他的双眼模糊，双手冰凉，大脑极度兴奋却又昏昏欲睡。门里的一切都与他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只是现在大厅中冷冷清清的。人们落座交谈的椅子被面对面地摆放着，矮桌上放着空杯子，地板上散落着报纸。关上门的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仿佛被密封进了一个正方形的盒子中，整个人即刻枯萎了。一切都是那么的明亮，那么的渺小。他在长桌旁站了一会儿，想找到他之前想看的那张报纸，但他的头脑依然被黑暗与清新的空气占据着，无法全神贯注地回忆起他究竟想看的是哪张报纸，以及他在哪儿见过它。

正当他心不在焉地胡乱翻找着那些报纸的时候，余光瞟到了一个正从楼上走下来的人影。同时听到了裙子摩擦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令他吃惊的是，伊芙琳·M向他走了过来，把手按在了桌子上，仿佛是在阻挡他拿起那份报纸，对他说：

“你正是我要找的聊天对象。”她的声音有些刺耳和令人不快，而她的双眼非常明亮。这会儿她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和我聊天？”他重复道。“但是我已经困得快睡着了。”

“但是我觉得你比其他人更能理解我，”她一边回答着一边坐在了大皮革椅子旁的一把小椅子上，休伊特只得在她的旁边坐下。

“是吗？”他说着，毫不掩饰地打了一个哈欠，点起了一根烟。他实在想不到自己居然会遇到这种事。“聊些什么呢？”

“你是真的富有同情心，还只是装装样子呢？”她问。

“这要看你怎么说了，”他回答。“我想我会感兴趣的。”他依然觉得浑身麻木；而且，她好像靠得太近了。

“谁都会感兴趣的！”她急躁地喊道。“我想，你的朋友赫斯特先生也会感兴趣的。但是，我只相信你。不知怎的，你看起来就像有一个好姐姐。”她停顿了一会儿，挑弄着膝盖上的金属亮片，然后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开始说，“不管怎么说，我需要你的建议。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你都搞不清自己想法的状态？我现在就处在这种状态中。你看，昨晚舞会时，雷蒙德·奥利弗——就是那个高高的黑黑的、看起来有印度血统但他说自己并没有的男孩——怎么说呢，我们在外面一起坐了一会儿，他对我讲述了他自己的一切，讲了他在家的时候是多么不快乐，讲了他多么讨厌来到这里。他们让他操持一些野蛮的矿业生意。他觉得这太野蛮了——但我想我应该会很喜欢的，不过这并不重要。我为他感到非常遗憾，没有人不会为他感到遗憾。当他询问能否吻我的时候，我同意了。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儿，你说呢？然而这个早上他说他觉得我对他暗示了什么，觉得我不是那种随意与别人接吻的人。于是我们又聊了很久。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傻了，但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喜欢上自己觉得可怜的人。我确实很喜欢他——”她停顿了一下。“所以我给他许下了半真半假的承诺。你也知道的，还有艾尔弗雷德·佩罗特的存在。

“噢，佩罗特，”休伊特说。

“我们是通过那天的野餐相互了解的，”她继续说道。“他看起来非常孤单，尤其当亚瑟和苏珊一起离开以后，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所以当你们游览废墟的时候，我们聊了很久。他对我讲述了他的全部生活，他的奋斗，以及那些奋斗是多么得艰辛。你知道吗？他在一间杂货店中长大，小时候就经常提着篮子挨家挨户地送货。那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因为我经常说，只要有真才实干，你的出身无关紧要。他也对我讲到了他那瘫痪在床的可怜妹妹。谁都看得出来，他的妹妹对他而言是个巨大的麻烦，但他显然对她依然尽心尽力。不得不说，我的确敬佩他那样的人！ 我并不期望你会这样做，因为你非常精明。昨晚我们一起坐在花园中，我忍不住猜出了他想要说的话，并稍稍安慰了他，告诉他我是真的在乎他——真的——只不过，还有雷蒙德·奥利弗的存在。我想让你告诉我的是，一个人可以同时爱上两个人吗？还是不可以？”

她沉默了下来，双手托着下巴坐着，看起来十分专注，好像他们之间正面临着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我觉得这得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休伊特看着她说。她娇小美丽，年龄大约是二十八岁或者二十九岁。虽然她总是神采飞扬、动作敏捷，但这些特征除了说明她精力充沛、身体健康外，也无法清楚地证明其他任何东西。

“你是谁，你在做些什么；你看，我对你一无所知，”他继续说道。

“我正要说到这些呢，”伊芙琳·M说。她依然用双手托着下巴，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我只有母亲，没有父亲，不知道你对这些感不感兴趣，”她说。“这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却经常在乡下发生。我的母亲是一个农民的女儿，但父亲却是个社会名流——一个大家族中的年轻人。他从来没有把事情理顺过——从没有与她结婚——虽然他给了我们不少钱。他的家族限制了他。可怜的父亲！我没办法不喜欢他。况且，我的母亲也不是那种有能力使他把事情理顺的人。他在战争中阵亡了。我相信他是受人尊崇的。据说许多士兵崩溃了，在战场上围着他的尸体痛哭。我多希望自己能了解他！母亲生活的希望被打破了。整个世界——”她握紧了拳头。“噢，人们对她那样的女人非常不友好！”她说着转向了休伊特。

“就是这样了，”她说，“你还想知道关于我的什么事情呢？”

“那你呢？”他问，“谁照顾你呢？”

“大部分时间都是我自己照顾自己，”她笑了。“我有很多好朋友。我喜欢交朋友！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你喜欢上了两个人，对他们两个都非常喜欢，你也说不清究竟更喜欢哪个的话，你会怎么办呢？”

“我会继续喜欢下去——静观其变，不是吗？”

“但必须要做出抉择，”伊芙琳说。“要不然你是那种不相信婚姻这类事情的人？你看——这不公平，我告诉了你一切，而你却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也许你和你的朋友一样”——她怀疑地看着他；“可能你不喜欢我？”

“我并不了解你，”休伊特说。

“当我第一眼看到一个人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喜不喜欢他！从第一天晚餐时见到你，我就知道自己喜欢你。噢，老天，”她急躁地继续说道，“要是人们能把心中所想直接说出来的话，那将省去多少麻烦呀！我就是这样做的。情不自禁。”

“但你不觉得这样造成了很多麻烦吗？”休伊特问。

“都是男人的错，”她回答。“我的意思是，他们总把它和爱情扯在一起。”

“所以你就迎来了一个接一个的求婚，”休伊特说。

“我不觉得自己受到求婚的次数比其他的女人多，”伊芙琳说道，但语气并不十分肯定。

“五次，六次，还是十次？”休伊特试探地问。

伊芙琳似乎想回答十次，但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我看你一定觉得我是一个无情的轻佻女人，”她抗议道。“但我也不在乎你是怎么想的。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仅仅因为一个人对男人感兴趣，愿意和男人交朋友，喜欢像与女人一样与男人聊天，人们就认定这个人轻佻。”

“但是，穆加特罗伊德小姐——”

“叫我伊芙琳就可以了，”她打断了他。

“在经历了十次求婚以后，你真的还认为男人和女人是一样的吗？”

“真的，真的，——我真恨这个词！它总是被那些一本正经的人挂在嘴边，”伊芙琳叫道。“我真的是这样的认为的。这就是令我失望的地方。每当我觉得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时候，它却偏偏都会发生。”

“对友谊的追求，”休伊特说。“像是一出喜剧的名字。”

“你太讨厌了，”她叫道。“你根本一点都不关心。你和赫斯特先生是一样的。”

“好吧，”休伊特说，“让我们好好考虑一下，好好考虑一下——”他停顿了一下，因为那一瞬间他记不清他们要考虑的究竟是什么事儿了。他对她本人比对她的故事更感兴趣，因为随着她的不断倾诉，他的麻木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喜爱、怜悯与疑惑混杂在一起的复杂情感。“所以你同时答应了奥利弗和佩罗特的求婚吗？”他问道。

“没有明确地答应，”伊芙琳说。“我无法弄清自己究竟最爱哪一个。噢，我太憎恶现代生活了！”她脱口而出。“伊丽莎白时代的生活一定比现在要容易得多！前几天在那座山上的时候我就想过，我真希望成为一个殖民者！砍伐树木，制定法律什么的，而不是和仅仅把我看作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的那群人混在一起。即使我不是殖民者，也觉得自己真的能做点什么事。”她静静地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我心里一直在想，恐怕艾尔弗雷德·佩罗特做不了殖民者。他一点也不强壮，对吧？”

“估计他砍不倒一棵树，”休伊特说。“你从来没有喜欢过谁吗？”他问。

“我喜欢过很多人，但却不愿意嫁给他们，”她说。“我想我太挑剔了。我这一生都在寻找一个能让我仰望的、高大强壮的出色男人。但大多数男人都

太矮小了。”

“你说的出色指的是什么呢？”休伊特问。“人们——差不多都是一个样儿。”

伊芙琳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我们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的优秀而喜欢上这个人，”他试着解释。“而是因为这个人的整体令我们喜欢，”——他划了一根火柴——“就像这样，”他指着火焰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她说，“但我并不赞同。我很清楚自己因为什么而喜欢上一个人，而且我觉得自己很少出错。我能一眼就看出一个人是怎样的。现在，我就认为你是一个出色的人；而赫斯特先生不是。”

休伊特摇了摇头。

“他不像你那么无私，那么卓越，那么高大，那么善解人意。”伊芙琳继续道。

休伊特沉默地抽着烟。

“但我讨厌砍伐树木，”他说。

“你肯定认为我在和你调情，虽然我并没有这个意思！”伊芙琳喊叫着。“如果早知道你看不起我的话，我绝不会来找你的！”泪水涌上了她的眼眶。

“你从不调情吗？”他问。

“当然不，”她抗议道。“难道我没告诉过你吗？我渴望友情；我想要结交一些比我更卓越更高尚的人，而如果他们与我坠入情网的话，那也不是我的错；我从没想过要这样；我极其讨厌这种事情的发生。”

休伊特觉得这段谈话没有什么再继续下去的必要，因为很明显伊芙琳并不愿意谈论一些实质性的内容，只不过是想要在他面前树立自己的形象。因为某些原因她不愿意吐露真情，也许是因为不满或者不安。他已经很疲惫了。一位面色苍白的服务生在房间中央不停招摇地走来走去，饶有深意地看着他们。

“他们要关灯了，”他说。“我的建议是你明天应该告诉奥利弗和佩罗特，你不想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位结婚。我确信你不想。如果改变了主意，你可以随时告诉他们。他们都是通情达理的人，我相信他们会理解你的。然后这

些烦恼就都会烟消云散了。”他站起了身。

但是伊芙琳却没有动。她坐在那里，用她那明亮热切的双眼望着他。他从眼神深处察觉到了一丝失望或不满。

“晚安，”他说。

“我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告诉你，”她说。“在适当的时候我会说的。我想你现在必须要睡了吧？”

“是的，”休伊特说。“我都快睡着了。”他说着离开了大厅，留下她独自一人坐在空空荡荡的大厅中。

“为什么人们就不能坦诚一些呢？”上楼时他喃喃自语道。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如此不尽如人意，如此支离破碎，如此危机重重呢？而为什么彼此的谈话又如此危险，以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同情的天性会被肆意揣测，甚至会粉身碎骨呢？伊芙琳真正想要告诉他的究竟是什么呢？此刻她被独自留在空空荡荡的大厅中有什么感受呢？当他沿着走廊向自己的房间走去时，整个人被生命与虚幻的神秘感，甚至被自我感官的神秘感笼罩了起来。走廊的光线虽然暗淡，但他也看到了一个穿着鲜艳晨衣的身影在面前一晃而过。那是一个女人的身影，从一个房间穿行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

1. 格拉斯哥（Glasgow）为苏格兰城市。（译注）
2. 拖基(Torquay)位于英国西南部，属于德文郡，是一个著名的海滨小镇。（译注）
3. 劳合·乔治（Lloyd George；1863年1月17日 - 1945年3月26日）为英国自由党政治家，在1916年至1922年间领导战时内阁，在1926年至1931年间担任自由党党魁。本文提到的议案是关于妇女获得选举权的议案。（译注）
4. 威尔特郡(Wiltshire)位于英国西南部。（译注）
5. 让·巴蒂斯特·格勒兹(Jean - Baptiste Greuze)为法国画家，擅长作风俗画和肖像画。（译注）

第十五章

无论牵引人们在午夜宾馆邂逅的那条纽带是多么脆弱与模糊，比起联结长辈们的那种一日夫妻白头到老的纽带来说，至少还有一个优点：尽管它可能十分脆弱，但却是生动而真实的。由于双方都掌握着结束这段感情的主动权，因而只有彼此双方的真情实意才能令感情继续下去。当两个人结婚多年后，他们似乎变得无法察觉到彼此身体的存在，因此他们就如独处时一样，会大声说出一些并没有期望得到回复的话语。总的来说，他们就好像是在享受独居的种种舒适而又无需忍受独居的孤独感。里德利与海伦的共同生活就已经到达了这一阶段。他们两个常常需要努力地回想某件事情究竟是已经说过还是仅仅是想过，究竟是已经分享给对方还是仅仅停留在个人的梦境之中。在一个两三天后的午后四点钟，安布罗斯太太正站着梳理她的秀发，而她的丈夫身处向她敞开房门的更衣室之中。间或，透过水流的哗哗声——他正在洗脸——几句感叹之词传入了她的耳中，“就这样年复一年；我希望，我希望，我希望我可以结束这一切，”但她并没有在意。

“这根到底是白色的，还是是棕色的？”她一边这样喃喃自语，一边检查着棕色头发中一根光泽似乎不同的头发。她把它拔出来，放到了梳妆台上。这会儿她正在审视自己的外貌，或者不如说是在欣赏自己的长相。她站在离镜子稍远一些的地方，带着无比骄傲与忧郁的神情望着镜子中的自己。这时她的丈夫出现在了门口，衣装不整，半边脸上盖着一条毛巾。

“你经常说我什么都注意不到，”他说。

“那你告诉我这根是白头发吗？”她说着把那根头发放到了他的手上。

“你没有一根白头发！”他大声地说。

“唉，里德利，我现在开始怀疑了，”她叹了口气，弯下腰，把头低到他的眼前，以便他做出判断，但他却只在她的头发分界线上轻轻地吻了一下。接着这对夫妇一边漫不经心地喃喃低语，一边在房间中走来走去。

“你刚才在说什么？”在一段第三人无法理解的交谈后，海伦突然问道。

“蕾切尔——你应该对蕾切尔留点儿神，”他意味深长地说。海伦一边继续梳着她的头发，一边看着他。他的观察总是很准确。

“年轻绅士不会毫无目的地对年轻女子的教育感兴趣，”他说。

“噢，赫斯特，”海伦说。

“赫斯特和休伊特，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都长满了痘，”他回答道。“你知道吗？他建议她读一读吉本。”

海伦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但她不想承认自己的观察力不如她的丈夫。她只得说道：

“没什么让我吃惊的。即使是我们舞会上遇见的那个可怕的飞人——即使是达洛维先生——即使——”

“我建议你还是要多加注意，”里德利说。“可还有威洛比呢，记住——威洛比”；他指了指一封信。

海伦叹了口气，看了一眼放在她梳妆台上的那个信封。是的，还有威洛比，那个身材矮小，面无表情，开爱玩笑，能够掠夺整个大陆的神秘感的人，正在写信询问她女儿的社交礼仪和道德修养——希望她没有令人讨厌，否则他们可以在下一班船到港的时候就把她送回来——并且用压抑着的笔触表达了感激与慈爱之情，随后用了半页的篇幅讲述他如何战胜了那些卑鄙的当地人：他们正在罢工，一直拒绝为他装船，直到他用英语咆哮着咒骂他们，“现在我正穿着还没系扣子的衬衫把头探出窗外。那些乞丐也要散开了。”

“如果特里萨都可以嫁给威洛比，”她一边说一边用发卡翻着信纸，“那我不觉得蕾切尔有什么不能的——”

但这时里德利岔开话题，抱怨起了清洗衬衫的问题，说不知道这怎么就导致了休林·艾略特的频繁来访。而里德利又不能指着门口让这个令人厌烦的、喜欢卖弄学问的、干枯瘦小的老头出去。事实上，他们见到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又轻声细语地聊起了那些旁人无法理解的、他们夫妻之间的话题，直到他们都准备好了下楼喝茶。

海伦下楼时第一眼注意到的是门口的马车，里面装满了裙子和羽毛在轻轻颤动的帽子。还没走进大厅，她就听到了西班牙女佣用怪异的发音念出了两个名字，随后索恩伯里太太和威尔弗里德·弗拉辛太太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

“威尔弗里德·弗拉辛太太，”索恩伯里太太挥着手说。“是我们共同的朋友雷蒙德·帕里太太的朋友。”

弗拉辛太太热情地握着手。她大约在四十上下，虽然不像挺拔的身姿显现出得那样高大，但气质高雅，身姿挺拔，体格强健。

她盯着海伦的脸说道，“你拥有一座迷人的房子。”

她有一张轮廓分明的脸，眼睛直视着你的时候，除了自然流露出的落落大方外，同时还略带一丝腼腆。索恩伯里太太以中间人的身份，通过一系列富有魅力的日常话语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恕我冒昧，安布罗斯先生，”她说，“我已经保证过，乐于分享的您一定会把您的经验都传授给弗拉辛太太的。我敢肯定，在座的各位没有人像您一样了解这个国家；没有一个人有过像您一样长途跋涉的美妙经历；我敢肯定，也没有人拥有像您一样渊博的知识。威尔弗里德·弗拉辛是一位收藏家，已经发掘出了一些珍品。我都不知道农民也有艺术才能——当然这是在过去——”

“不提过去的事情了——说说现在吧，”弗拉辛太太忽然打断了她。“如果他接受我的建议的话。”

安布罗斯夫妇在伦敦居住了很多年，对许多人都有所了解，至少也听过名字。海伦记起自己曾听说过弗拉辛夫妇。弗拉辛先生经营一家旧家具店；他以前常说自己不会结婚，因为大多女性都长着绯红的面颊；他也常说自己不会住在别墅中，因为大多别墅都有狭窄的楼梯；他还常说自己不会吃肉，因为大多动物都会在被宰杀的时候流血。但之后他却娶了一位古怪的贵族女士。这位太太看起来显然并不苍白，也不像是素食主义者，而且还逼迫他做所有那些他讨厌的事情——就是眼前的这位女士。海伦饶有兴趣地看着她。这会儿，她们已经来到了花园中。树下摆着下午茶，弗拉辛太太正在涂抹樱桃果酱。她讲话的时候，身体会奇怪地抖动，这也就引得帽子上的淡黄色羽毛不住地跟着抖动。她虽然身材娇小，但眉清目秀的面庞和朝气蓬勃的状态，以及那暗红色的嘴唇与脸颊，无一不证明着她的一代代祖先受过良好的训练以及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我对超过二十年历史的东西毫无兴趣，”她继续道。“发霉的旧照片，肮脏的旧书，人们非要把这些东西放进博物馆里，但其实这些东西只配被烧掉。”

“我太同意了，”海伦笑着说。“但我的丈夫却把他的生命都消耗到发掘一些没人想要的手稿上了。”她被里德利那讶异的不满表情逗乐了。

“在伦敦有一个叫约翰注的天才，他画得比以前的大师还要好，”弗拉辛太太继续说。“他的画作使我兴奋——从来没有什么陈旧的画作能使我感到兴奋。”

“但他的画作也会变得陈旧，”索恩伯里太太插话说。

“那我就会把它们全部烧掉，要不就把这件事写进我的遗嘱吧，”弗拉辛太太说。

“弗拉辛太太的房子是全英国最美丽的老房子之一——在奇灵戈雷，”索恩伯里太太向其他人介绍道。

“要是由着我的话，明天我就把它烧了，”弗拉辛太太笑着说。她的笑声就像是一只哭泣的松鸡，既惊心又沉闷。

“心智健全的人怎么会想住在这种巨大的房子里呢？”她问道。“如果在天黑后下楼，你会被黑色的甲壳虫包围；电灯经常无法点亮。当拧开热水龙头，从水管中跑出来的却是蜘蛛，你会怎么办呢？”她注视着海伦问道。

安布罗斯太太微笑着耸了耸肩。

“这才是我喜欢的地方，”弗拉辛太太一边说着一边冲着别墅扬了扬头。“花园中的小房子。我曾经在爱尔兰有过一栋。早晨躺在床上，把脚趾伸出窗外就可以采到玫瑰花。”

“那园丁不会被吓一跳吗？”索恩伯里太太问。

“没有园丁，”弗拉辛太太轻笑着说。“除了我和一位掉了牙的老太太以外，没有其他的人。你知道的，爱尔兰的穷人在他们二十岁以后就开始掉牙了。但可别指望政治家能理解这一点——亚瑟·贝尔弗[注]就理解不了。”

里德利叹了口气。他从不指望任何人能理解任何事，尤其是政治家。

“然而，”他说道，“我发现变得很老有一个优点——除了食物和消化以外，再没什么可操心的了。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让我能够独自在孤独中逝去。显然，这个世界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滑向地狱，我能做的只有静静地坐着，尽最大努力苟延残喘。”他抱怨着，用忧郁的眼神望着面包上涂抹的果酱，因为他感到这位轻率的女士格外冷漠无情。

“当我的丈夫说这种话的时候，我总要反驳他，”索恩伯里太太甜甜地说。“你们这些男人啊！如果没有女人存在的话，你们该是什么样子呀！”

“读一读《会饮篇》[注]吧！”里德利严肃地说。

“《会饮篇》？”弗拉辛太太叫道。“是拉丁语还是希腊语写的？告诉我，有没有好的译本？”

“没有，”里德利说。“你得学会希腊语。”

弗拉辛太太哀嚎，“啊，啊，啊！我宁愿在路边砸石子。我一直都羡慕那些戴着护目镜整天坐在小石堆上砸石子的人。我更愿意砸石子，相比于清理家禽的粪便，或者给牛喂草料，或者——”

这时蕾切尔手中拿着一本书从下面的花园走了过来。

“那是什么书？”在和她握完手后，里德利问。

“是吉本的书，”蕾切尔说着，坐了下来。

“《罗马帝国衰亡史》？”索恩伯里太太问。“我知道，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书。我那亲爱的父亲经常对我们引用其中的语句，这也使得我们下定决心永远不去看这本书。”

“是那位历史学家吉本吗？”弗拉辛太太问。“他联结着我生命中一些最快乐的时光。我们总是躺在床上读着吉本的书——有关基督徒屠杀，我记得——在我们本该睡觉的时候。”我保证，这不是玩笑话，我们就着夜间照明灯和从门缝透过来的一丝光亮阅读一本两栏布局的大书。周围有蛾子——虎蛾，黄蛾，还有可怕的金龟子。我的妹妹路易莎总是想要开着窗子，但我却想关上。因此我们每天晚上都在窗边争论不休。你见过在夜间照明灯中死去的蛾子吗？”她问。

谈话再一次被打断了。休伊特和赫斯特出现在了大厅的窗前，正在向着茶桌走来。

蕾切尔的心脏砰砰地跳了起来。她突然对世间万物产生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强烈意识，仿佛他们表面的遮盖物被剥去了。然而他们之间的问候却很是稀松平常。

“劳驾，”赫斯特说着从刚刚坐下的椅子上起身，走进了大厅。回来的时候手中拿着一个坐垫，精心地放在了他的椅子上。

“我有风湿病，”当他第二次坐下的时候说道。

“是因为跳舞吗？”海伦问。

“我每次一累，就要犯风湿病，”赫斯特一边解释着一边用力地把手腕向后掰。“我都能听到几块粉笔头在一起摩擦的声音！”

蕾切尔望着他。她被逗乐了，但又想保持恭敬；因此她脸庞的上半部分似

乎是在笑，而下半部分却在抑制着笑意。

休伊特拾起了躺在地上的书。

“你喜欢这本书吗？”他小声地问。

“不，我不喜欢，”她回答。整个下午她都在试着阅读这本书，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初感知到的那种光彩已经消逝了。虽然她在竭力阅读，但心里却无法领悟到词句的含义。

“它总是绕啊绕啊绕啊，就像一卷油布，”她鼓足勇气说道。显然，她这些话是说给休伊特一个人的，但赫斯特却应声问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她立刻为自己讲过的话而感到羞愧，因为她无法用精确的语言来进行解释。

“就写作风格而言，这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他继续道。“每一句话都天衣无缝，而且这才智——”

“外表丑陋，思想讨厌，”她愤慨地想着，不再思考吉本的写作风格了。“是的，而是坚定、锐利、不屈的思想。”她看了看他那长着不成比例的额头的硕大脑袋，然后又看了看他那坦率而犀利的双眼。

“我要绝望地放弃你了，”他说。他并没有什么恶意，但她却当真了。她觉得，就因为她碰巧不喜欢吉本的风格，她这个人就被看低了。现在其他人正围在一起讨论弗拉辛太太应当去游览的当地村庄。

“我也很绝望，”她猛烈地回击。“你怎么能只凭思想评判一个人呢？”

“依我看，你和我那老处女姨妈的想法差不多，”圣约翰洋洋得意地说。他的这种语气显得对方过于笨拙和较真，因此总会让人感到恼怒。“‘听话，宝贝’——依我看，金斯利先生[注]和我的姨妈都已经被这个时代淘汰了。”

“一个人不是非得读过某本书，才能变得优秀，”她坚持道。这话显得十分可笑和天真，令她马上受到了嘲笑。

“我否认过你的这个观点吗？”赫斯特扬了扬眉毛，反问道。

这时候，索恩伯里太太出乎意料地插了话，或许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护这里的平和，也或许是因为她把这个年轻人看作是自己的儿子，所以一直都希望能和赫斯特先生说上几句话。

“我这一辈子都在和像你姨妈这样的人一起生活，赫斯特先生，”她一边说着一边在椅子上往前探了探身。她那双棕色的、松鼠般的眼睛比平时还要明亮。“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吉本。他们只关心自己的野鸡和农民。他们都很伟大，八面威风地骑在马背上。我想，在战争年代，他们不得不那样做。你可以尽情地讽刺他们——说他们是动物，说他们无知；他们自己不读书，也不想让别人读书，但他们却是这世界上最优秀和最善良的人！要是给你讲一讲他们的故事，我保准你会大吃一惊。你可能永远也想不到那些发生在这个国家中的浪漫传奇。在我看来，如果莎士比亚能够重生的话，就一定会出现在他们中间。在唐斯的那些老旧的房子里——”

“我的姨妈，”赫斯特打断道，“一生都和东兰贝斯那些堕落的穷人生活在一起。我刚才提到了我的姨妈，只是因为她经常贬低那些被她称作‘知识分子’的人，就像温蕾丝小姐做的那样。现在这种观点十分流行。如果你很聪明的话，人们就会想当然地认为你欠缺同情心、毫不通情达理，对事物无动于衷——缺乏所有这些真正重要的品质。啊，基督徒！集合了这王国中最自负、最傲慢、最伪善的骗子！当然，”他继续说，“我非常认可这些乡村绅士的杰出功绩。一方面，他们可能对待自己的感情十分坦率，而我们却不是这样。我的父亲是诺福克的一位牧师，他经常说在这个国家中几乎没有一个乡绅不——”

“但是关于吉本呢？”休伊特插嘴道。每个人脸上笼罩着的紧张不安都因为这句话而舒缓了下来。

“我想，你认为他单调乏味。但是，你要知道——”他翻开了书，开始寻找一些可以高声朗读的段落。过了一会儿他找到了一处。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高声朗读更令里德利感到厌烦了。另外，他也对女士的衣着和举止十分挑剔。在初见弗拉辛太太的十五分钟内，他就当场判定她的橙色羽毛与她的肤色不相称。她讲话的声音太大，跷二郎腿，并且还接受了休伊特递给她的香烟。看到这一幕，他跳了起来，大叫着“我去会客室酒吧”离开了他们。他的离开显然使弗拉辛太太更加放松了。她吸了一口烟，伸直了双腿，与海伦亲密地聊起了她们共同的朋友雷蒙德·帕里太太的性格与声誉。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试探，她得出了结论：海伦认为帕里太太有些上年纪了，算不上美丽，经常浓妆艳抹——简而言之，是一位傲慢且脾气暴躁的老妇人。在她的聚会上能够见识到一些古怪的人，十分有趣。但是海伦总是对可怜的帕里先生充满了同情。在她眼中，当妻子在会客室中逍遥自在的时候，他却被关在楼下，与珠宝箱为伴。“并不是说我相信人们说她的那些坏话——当然，确实也是由她造成的——”说到这儿，弗拉辛太太开心地叫起来——

“她是我的表亲！继续说——继续！”

当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弗拉辛太太显然因为结交了新朋友而感到非常高兴。在走向马车的那段路上，她提出了三四个不同的计划，准备一同聚会、出游或向海伦展示他们新买的东西。虽然没有明确具体的日期，但她却满载热情地发出了邀请。

在海伦再次返回花园的时候，里德利的警告突然在她的脑海中浮现了出来。她犹豫了一会儿，看了看正坐在赫斯特和休伊特中间的蕾切尔。但她没有看出什么，因为此时休伊特还在高声朗读着吉本。而蕾切尔，从她的表情来看，此时仿佛变成了一只贝壳，双耳被词语冲刷着，就如同岩石边缘的贝壳在经受潮水的冲刷。

休伊特的声音十分悦耳。当章节结束的时候，他停了下来。没有人开口发表评论。

“我非常喜欢贵族阶级！”在一阵沉默后，赫斯特突然说道。“他们是如此肆无忌惮。恐怕我们中没有人敢做出和那个女人一样的举动。”

“我喜欢他们的原因，”海伦说着坐了下来，“是他们浑然天成。裸体的弗拉辛太太肯定是出类拔萃的。然而她却穿成这样，显得荒唐可笑。

“没错，”赫斯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沮丧。“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达到过十英石[注]以上的体重，”他说，“和我的身高相比，这体重真是可笑；实际上，自从我来到这里以后，体重又下降了。我想这一定是因为风湿病。”他又把手腕用力地往后掰，让海伦听听粉笔头摩擦的声音。她忍不住笑了。

“我向你保证，对我来说，这可不好笑，”他抗议道。“我的母亲患有慢性病，而我自己也一直在等着有人告诉我，我得了心脏病。风湿病最后总会影响到心脏。”

“看在上帝的份上，赫斯特，”休伊特反驳道；“你就像是个八十岁的残废老头。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自己还有一个死于癌症的伯母呢，但我对此还是无所畏惧——”他说着扬起了椅子，开始用椅子的两条后腿来回摇晃。“有没有人想去散散步？”他问。“房子后面有一条极美的步行小道。沿着这条小道可以走到悬崖边，直接俯视大海。那里的礁石全部都是红色的；透过海水就能望见。前几天，我看到了令我目瞪口呆的一幕——大约有二十只半透明的粉红色水母，拖着长长的触须，在波浪的顶端起伏。

“你确定那些不是美人鱼吗？”赫斯特问。“这天气爬山可太热了。”他看了看海伦，她也没有要去的意思。

“是的，太热了，”海伦附和道。

一段短暂的沉默。

“我想去，”蕾切尔说。

“不管怎样，她总会这么说的，”当休伊特和蕾切尔一起离开后，海伦这样想道。现在只剩下海伦与圣约翰单独呆在一起了，这显然让圣约翰感到满意。

尽管心中非常满足，但由于他一贯难以抉择哪个话题更能吸引对方，因此没有立即开口。他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根熄灭了的火柴头，而海伦则正在思考着什么——从她的眼神可以看出——思考着一些和当下没有密切联系的事情。

终于，圣约翰开口喊道，“该死！该死的每件事！该死的每个人！”他又补充道。“在剑桥就有可以聊天的人。”

“在剑桥就有可以聊天的人，”海伦富有节奏感、心不在焉地重复了一遍他的话。紧接着她像是突然清醒了过来。“对了，你决定好要去做什么了吗——去剑桥还是去当律师？”

他噘起了嘴唇，但没有马上回答，因为海伦看起来还是有些心不在焉。她一直在思索蕾切尔究竟有可能会爱上这两个青年人中的哪一个。现在，坐在赫斯特对面，她想，“他真丑。真遗憾他们都长得这么丑。”

她的这番评论中并没有包括休伊特；她指的是认识的那些聪明、诚实、有趣的年轻人，而赫斯特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她想知道是不是思想和学识一定要以这种方式摧残他们的身体，以此令他们的思想提升到一个绝高的境界，看待人类就像是俯视在地面上蠕动的鼠类。

“未来会是什么样呢？”她茫然地想象着一类男人变得与赫斯特越来越相像，而一类女人变得与蕾切尔越来越相像。“噢不，”她瞟了他一眼心中断定道，“没人会嫁给你的。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就会掌握在苏珊和亚瑟的手中；不——这太可怕了。农场的劳工；不——全部都不是英国人，是俄罗斯人和中国人。”这一连串的想法没有让她感到满意，但这时她的思路被圣约翰打断了：

“但愿你知道本内特。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本内特？”她问。圣约翰稍微放松了些，也不再表现得那么失礼。他解释说，本内特住在距离剑桥六英里外的一个老旧风车房里。据圣约翰所说，

此人的生活是完美无缺的，十分孤独，十分简单，只关心世间真理，乐于与人交谈，而且即便他拥有最伟大的思想，为人却格外谦逊。

“你难道不觉得吗？”圣约翰描述完本内特的生活后问道，“他的那种生活让我们的这种生活显得如此浅薄？你注意到在下午茶时可怜的老休伊特如何改变话题了吗？你看到他们以为我会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而准备对我群起攻击了吗？但这不算什么，真的。如果本内特在场的话，他一定会直言不讳地说出他的心中所想，否则就会起身离开。然而那种性格也的确会带来一些坏处——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本内特那样的性格的话，就会感到痛苦。你觉得我痛苦吗？”

海伦还没有作答，他又继续说：

“当然，极其痛苦。这感觉真让人讨厌。然而，对我来说最糟糕的是，我的内心充满了嫉妒。我嫉妒每个人。我不能容忍做事比我强的人——哪怕做的是那些十分荒谬的事——比如侍者能够平稳地托起成堆的盘子——我甚至嫉妒亚瑟，因为苏珊深爱着他。我希望人们都喜欢我，然而他们并不喜欢。我猜一部分原因是我的外表，”他继续道，“尽管我身上的犹太血统是个纯粹的谎言——事实上我们已经在诺福克郡的赫斯特博尔纳祖宅生活了起码有三个世纪。像你这样的人一定活得无比自在——每个人都会立刻喜欢上你。”

“我向你保证，他们并不会，”海伦笑着说。

“他们会的，”赫斯特肯定地说，“首先，你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其次，你又拥有如此美好的性格。”

如果这时赫斯特看向海伦，而不是专注地盯着他的茶杯的话，就会发现海伦的脸唰地一下红了，一部分是由于高兴，另一部分是由于对这位无论怎么看都其貌不扬且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产生了一股喜爱之情。她同情他，因为她推测他的心中充满了痛苦。她对他产生了兴趣，因为在她看来他说过的很多话都是正确的；她钦佩年轻人的观念，觉得自己的思想已经被囚禁了。她感觉自己的天性似乎即将被释放到一个唾手可得且更加多彩、更加客观的世界中去。她走进屋里，拿出了她的刺绣。但他对刺绣丝毫不感兴趣，甚至没有看上一眼。

“至于温雷丝小姐，”他继续道，——“噢，对了，我们还是直呼其名吧：圣约翰和海伦，蕾切尔和特伦斯——蕾切尔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她是个理性的人？是个情感充沛的人？或者仅仅是个异类？”

“噢，不是，”海伦坚定地说。通过下午茶时的观察，她认为赫斯特有可能

是最适合教育蕾切尔的人了。她逐渐对自己的外甥女产生了兴趣，喜欢上了她；虽然讨厌她身上的一些东西，例如她经常被逗笑；但是总体来说，她觉得她的生活还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还处于探索阶段。虽然在探索过程中有时不太走运，但她依然拥有着力量以及感知世界的能力。她内心深处的某处也已经与蕾切尔产生了一条坚不可摧、无以名状的情感纽带。“虽然看起来随波逐流，但她很有自己的主见，”仿佛审视了一遍她的全部特性似的，她停顿了一下才说。

海伦正在琢磨她那幅设计十分复杂，颜色还需要调整的刺绣作品。她似乎沉浸在丝绸的世界中，时不时把头微微后仰，眯起眼睛仔细审视一下整体效果。他们的谈话因此陷入了沉默。对圣约翰的话，她只是随口应道：“嗯……我要问她要不要和我一起散步。”

也许是因为对她的心不在焉感到不满，他端详着海伦，一言不发。

“你一定非常快乐，”他最后终于开口说道。

“是吗？”海伦一边把针穿过布面一边说。

“我想是因为婚姻，”圣约翰说。

“是的，”海伦说着，轻轻地把针拉了出来。

“你有孩子吗？”圣约翰问。

“有啊，”海伦说着，再一次把针穿过布面。“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快乐，”她突然笑了起来，仔细端详起来他的脸庞。聊天中断了。

“我们之间隔着一道深渊，”圣约翰说道。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从岩石深处的的洞穴中传来的。“你比我要简单得多。当然，女人都是这样的。这就是困难所在。人们永远不知道女人心里在想什么。也许你一直都在想，‘噢，这病态的年轻人！’”

海伦手中拿着绣花针，坐在那里望着他。从她的位置望过去，他的脑袋刚好在一株合欢树的金字塔形状的深色树冠前。沉浸在针线活中的海伦抬起了一只脚踩在椅子的横档上，手肘向外拐着。她的姿态颇有几分早期妇女纺织命运之线时的崇高——这种崇高当今还可以在一些沉浸于擦洗或者缝纫中的女性的身上寻觅到。圣约翰望着她。

“我猜，你这一生中从来没有恭维过谁，”他突然开口说道。

“我宁愿去溺爱里德利，”海伦思考了一会儿后说道。

“我要直截了当地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我吗？”

她停顿了一下，回答道，“是的，当然。”

“感谢上帝！”他喊道。“你看，上帝还是仁慈的。”他情绪激动地继续说，“在见过的所有人中，我最希望你能喜欢我。”

“那五位哲学家呢？”海伦一边熟练地刺绣，一边笑着问道。“我想听你讲讲他们。””

赫斯特本来不太想提及他们，但当他想到他们的时候，却惊奇地发现自己变得平静与坚强了。远在世界的另一边，在烟雾弥漫的房间与灰白的中世纪宫廷中，任何人都可以与引人注目的他们放松地、毫无顾忌地聊天；他们极其善于察言观色。他们给予了他任何女人，即便是海伦，也不能给予的东西。在聊了一会儿他们的思想后，他开始向安布罗斯太太讲述自己的情况。他到底应该待在剑桥还是去当律师呢？他的想法一天一变，拿不定主意。海伦专注地听着。最后，没有任何铺垫，她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离开剑桥去当律师吧！”她说。他追问她这么说的理由。

“我觉得你更享受伦敦的生活，”她说。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但在她看来，这个理由就足够充分了。她望着身处盛开的木兰花前的他。这景象看起来有些奇怪。或许是因为那些像上了厚厚一层蜡似的花朵是如此光滑，带来一种无以名状的感觉，而且他的脸庞——他把帽子甩到了一边，露出一头乱蓬蓬的头发，把眼镜拿在了手上，因此可以看到他鼻子两侧的红色压痕——显得那样忧心忡忡与喋喋不休。那是一棵美丽的木兰花树，树冠十分茂盛。她坐在那里聊天的时候，一直都在观察那斑驳的树影、树叶的形状，以及那些点缀在绿色枝叶中巨大的白色花朵。她一直有意无意地望着那里，仿佛这棵木兰花树也成为了他们谈话中的一部分。她放下了手中的针线，开始在花园里走来走去，赫斯特也站了起来，陪在她身边。他的内心相当不安与焦虑，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然而，他们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太阳开始西沉，山峦也随之变化了起来，仿佛它们失去了尘世间的物质，而仅仅是由浓郁的蓝色薄雾构成的。那又长又薄的晚霞，边缘如同鸵鸟羽毛般卷曲，呈现出火烈鸟一般的红色，高低错落地散布在天空中。镇子上的屋顶都显得比平时更加低矮；屋顶间的松柏看起来漆黑一片，而屋顶本身呈现出棕色和白色。与往日的傍晚一样，可以清楚地听到从下面传来的每一声叫喊或钟鸣。

圣约翰突然停住了。

“那好吧，你一定得对你的话负责，”他说。“我下定决心了；我要去做律师。”

他的语气十分严肃，情绪有些激动；经过了几秒钟的停顿，海伦的思绪被这些话召唤了回来。

“我确信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她温和地说，握了握他伸出来的手。“你将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我敢肯定。”

随后，似乎是为了让他看到眼前的这片景色，她用手绕了一个巨大的圆圈。这个圆圈从海面开始，越过镇子上的屋顶，穿越群山的山峰，超越河流与平原，然后又一次穿越群山的山峰继续前进，直到指向了别墅、花园、木兰树，以及赫斯特和她自己站在一起的身影，最后在她的身旁停了下来。

---

1. 奥古斯都·约翰（Augustus John）为英国威尔士肖像画家、蚀刻版画家兼制图师。其肖像画有力地刻画出当代政界和艺术界许多杰出人物。（译注）
2. 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为1902年至1905年期间的英国首相。（译注）
3. 《会饮篇》（Symposium）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一篇对话式作品，在前385年后不久写成。这篇对话所描写的是悲剧家阿伽松为了庆祝自己的剧本获奖，邀请了几位朋友到家中会饮、交谈。参加者有修辞学家斐德罗、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哲学家苏格拉底等人。整篇对话主要由六篇对爱神厄洛斯的颂辞组成。（译注）
4. 查理·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1819～1875）为19世纪英国作家、诗人。上文提到的“听话，宝贝”出自他的诗《道别C.E.G》。（译注）
5. 英石是不列颠群岛使用的英制质量单位之一，亦被英联邦国家普遍采用。许多北欧国家在采用公制之前也使用英石作为质量单位。1986年，不列颠群岛废除了英石作为质量单位的法定地位，但在称量体重时，英石仍被广泛使用。1英石等于14磅。（译注）

第十六章

而此刻休伊特和蕾切尔早已到达了那片悬崖边。从那里低头望向大海，可以时不时地看到水母和鲸鱼。向另一个方向望去，无边无际的陆地虽然与英国的一样广袤，但却给了他们一种迥然不同的感觉；英国的村庄和山丘都有名字，群山最远处与地平线往往融合在一起，看起来像是一道薄雾，那其实是大海；而这里的景色却只有被太阳晒干了的漫无边际的土壤。这些土壤向山顶延伸，跨越巨大的障碍物，就这样扩张着、蔓延着，如同无边无际的海面。它被日光与月光交替照耀着，被分割成不同的土地，建起了著名的城市，而土地上生活的种族由黝黑的野蛮人变为了白皮肤的文明人，随后又变为了黝黑的野蛮人。也许是身上流淌的英国血统使他们感受到了这景象的冷淡与敌意，他们只往这边看了一眼，就马上又转向了大海，并且在其余的时间内都没有再挪动视线。这片海水，虽然只是波光粼粼的薄薄一层，看起来没有波涛汹涌的景象，但还是收缩起自己庞大的身躯，将纯粹的色彩染上了一层灰色，盘旋挣扎着穿过狭窄的海峡，用细碎的海水带着颤抖冲向巨大的花岗岩石。正是这片海，汇入泰晤士河的河口；而泰晤士河的河水冲刷着伦敦这座城市的根基。

休伊特的心中想着这些事情，因此当他们站在悬崖边上时，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想回到英国！”

蕾切尔正枕着手肘躺在地上，拨开长在峭壁边的高高的草丛，以便能够拥有清晰的视野。海面十分平静；清澈的海水在悬崖底部上下摇荡，可以看到海底红色的石块。这景色从世界诞生之初就存在，直到现在都未曾改变。或许还从来没有人类用船只或者身体打破过这片海水的宁静。她决定顺从内心的冲动去打破这永恒的平静，因此她将所能找到的最大一块卵石投了过去。卵石落入了水面，水波荡漾开来。休伊特也低头往下看去。

“太精彩了，”当水面重新归于宁静的时候他说道。这新鲜奇妙的景象在他看来十分精彩。他也投了一块卵石。四周寂静无声。

“但是英国，”蕾切尔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前面的风景，用关切的语气低声问道。“你想回英国做些什么呢？”

“见见我的朋友们，”他说，“还有处理一些日常事务。”

他悄悄地注视着蕾切尔。她依旧沉浸在眼前的海水，以及海面下方冲刷礁

石所带来的异常舒畅的心情中。他注意到她穿着一条由柔软的薄棉布制成的深蓝色连衣裙，身体轮廓清晰可见。这是一具尚未发育成熟的年轻女性身体，有棱角，有凹陷，然而却丝毫没有走形，因而十分引人注目甚至惹人喜爱。休伊特又抬起双眼，观察起了她的头部；她把帽子摘了下来，将脸靠在了手上。她望着下面的大海，双唇微微张开。她的脸上带有孩子般的专注表情，好像在观察游过红色石块的一条鱼。然而，二十四年的生活阅历还是在她的神情中增添了一丝矜持。她那只靠在地面上的手，手指微曲着，优美灵巧；那方形的指尖以及跃跃欲试的手指俨然来自于一位音乐家。休伊特痛苦地意识到，她的身体不仅算不上毫无魅力，对他来说还吸引力十足。这时，她突然抬起了头，眼中充满了热切和关心。

“你写小说吗？”她问。

那一瞬间他无法思考如何回答，只是在全力克制着自己渴望把她拥入怀抱的冲动。

“是的，”他说。“我是说，我正准备写小说。”

她没有把那双灰色的大眼睛从他的脸上挪开。

“小说，”她重复道。“你为什么要写小说呢？你应该作曲。音乐，你知道吗”——她移开了眼神，当她陷入思考时整个人就显得没有那么迷人了，她的脸庞也出现了些许变化——“音乐是最直接的表达方式，能够一次性把所有情感都表达清楚。写作对我来说有一些”——她停顿了一下，用手指划着泥土，在寻找合适的措辞——“隔靴搔痒。今天下午在阅读吉本的时候，我一直感到一种可怕的，噢，应该说是可憎又可恨的无趣！”她笑了一声，看了看也在笑的休伊特。

“那我以后再也不会借给你书了，”他说道。

“为什么会这样呢，”蕾切尔继续说道，“为什么我只能在你面前嘲笑赫斯特先生，却不能当着他的面呢？下午茶时，我真是彻彻底底地不知所措了，不是因为他的长相——而是因为他的思想。”她用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圆，欣慰地意识到自己可以与休伊特这么轻松地说说话。那些撕碎友情的荆棘与棱角正在渐渐被磨平。

“在我看来，”休伊特说。“这也是惊讶不已的。”他已经恢复了内心的平静，甚至点燃了一根香烟。感受到了她的放松状态，他整个人也轻松自在起来。

“女人都对男人怀揣敬意，即便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能力非凡的女人

也一样。”他继续说。“我觉得我们一定拥有某种对你们的控制力，就像是我们对马匹的控制力一样。在它们的眼里，我们比实际要高大三倍，否则它们不会服从于我们的。正因如此，我相信即便拥有了投票权，你们也不会怎么样的。”他若有所思地望着她。她看起来是那样光洁动人、情感细腻与青春焕发。“我敢说，至少还需要六代人的磨练，你们才能够从容地踏入法院和办公室。想一想普通男人都是多么恃强凌弱吧，”他继续道，“无论是一位勤奋工作、野心勃勃的普通律师还是商人，都需要养家糊口和维持社会地位。因此，他们的女儿需要给儿子让路；儿子会接受教育；然后他们也会为自己的妻子和家庭而恃强凌弱，这一切就会陷入循环。在这个过程中，女人一直都处于幕后……你真的认为选举权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好处吗？”

“选举？”蕾切尔重复道。她的脑海中首先浮现出来的是塞进小盒子里的那张小纸片，随后才理解了他提出的问题。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会儿，都感到这个问题很荒谬，于是都笑了。

“我觉得不会，”她说。“我只想弹钢琴……男人真的是那样的吗？”她问道，把话题转向了她感兴趣的方向。“我就不怕你。”她坦然地看着他。

“噢，我不一样，”休伊特回答。“我自己每年就可以赚六七百英镑。况且，感谢上天，也没有人把小说家当回事。毫无疑问，如果一个人被大家所看重，那他就不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多么单调沉闷——如果经常受到邀约，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和头衔，收到许多慕名来信，接受表彰和勋章等等的话。我从不嫉妒他们，虽然有时我会有这种念头——真是奇妙的融合！这由男性观念支配的世界真是令人惊奇——法官，公务员、陆军、海军、国会大厦、市长——我们创造了一个怎样的世界啊！再瞧瞧赫斯特。我敢保证，”他说，“自从我们来到了这里，没有一天不在讨论究竟是要留在剑桥还是去当律师的问题。这是他的事业——他的神圣的事业。如果说，我都已经听他说过二十遍了，那么我确信他的母亲和妹妹一定已经听过五百遍了。你能想象他家悄悄把他的妹妹支唤出去喂兔子，就是为了圣约翰能够独享房间学习吗？——‘圣约翰在忙，“圣约翰需要茶。’你不知道这类事情吗？也难怪圣约翰认为那是相当重要的选择。那的确是。他需要养家糊口。但是圣约翰的妹妹——”休伊特安静地抽了一口烟。“没人把她当回事，这可怜的人。她只能喂兔子。”

“是的，”蕾切尔说。“我已经喂了二十四年兔子了；现在想起来感觉有些奇怪。”她陷入了思索。休伊特刚才以女性观点胡言乱语了一番，此时感到她即将开口谈论她自己了。这正是他所希望的，渴望以此增进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

她回想着自己过去的生活。

“你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呢？”他问。

她依旧在沉思。当回想自己的生活时，她发现自己的一天好像被四餐分割成了四个部分。这些划分非常严格，一天中的活动内容必须与之匹配。这就是她在回首自己的生活时所能想到的。

“九点钟早餐；一点钟午餐；五点钟下午茶；八点钟晚餐，”她说。

“那么，”休伊特说，“你早上都做些什么呢？”

“我要弹好几个小时钢琴。”

“午餐后呢？”

“和我的一个姑妈去购物。要不就去见什么人，或者去捎个口信；有时候也得做一些必要的工作——水龙头有时会漏水。她们经常去探望那些一贫如洗的人——瘸腿的老女佣，需要就医票(注)的女性。我也时常一个人在花园中散步。有时在下午茶后有人来拜访；夏天的时候，我们会坐在花园里或者玩槌球；冬天的时候，我会在她们工作的时候朗读；晚餐后我会弹钢琴，她们会写信。要是父亲在家的话，我们就会与他的朋友共进晚餐。我们大概一个月去看一回戏。偶尔我们也去外面吃饭；有时我会去参加伦敦的舞会，但不太频繁，因为回来的时候很麻烦。和我们经常打交道的都是家里的老朋友和亲戚。我们见不到几个人，只有牧师，佩珀先生和亨特一家。父亲在家的时候总要保持安静，因为他在赫尔工作得很辛苦。还有，我的姑妈都不是很强壮。要是想让房子中的一切都井井有条，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我们的佣人总是偷懒，因此露西姑妈经常在厨房里忙活，而克拉拉姑妈，我想，上午大多是在打扫会客室以及整理亚麻饰品和银器。我们还养了几条狗。除了需要洗漱和梳理毛发外，他们还需要运动。名字叫桑迪的狗死了，但克拉拉姑妈还有一只来自印度的年纪很大的鹦鹉。我们房子中的每一件东西，”她激动地说，“都是有来头的！房子里面都是老家具，但并不太老，都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是我的母亲或者父亲的家传。她们舍不得扔掉这些，即使我们的房子已经没有容身之处了。那真是一座不错的房子，”她继续道，“除了有些暗淡外——我指的是阴暗。”她的眼前浮现出了家里的会客室；那是一间长方形的大房间，有一面朝向花园的方形窗户。靠墙摆放着几张绿色的长毛绒椅子；还有一个带玻璃门的沉重的雕花书柜。对这间屋子的总体印象就是褪了色的沙发罩，淡绿色的大片空间，以及旁边装满了刺绣作品的几个篮子。墙上挂着几幅意大利早期的杰出摄影作品，有关多年前家族成员曾经游览过的威尼斯的桥与瑞典的瀑布。还有一两幅父辈和祖母辈的画像。另外，沃茨的绘画后有一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注)的版画。那是一间没有明显特征的房间，既没有典型

且堂而皇之的丑陋，也没有强烈的艺术气息，身处其中也不会感到十分舒适。蕾切尔把自己从对这熟悉场景的回忆中抽离了出来。

“但你对这些一定没什么兴趣，”她抬起头说道。

“上帝啊！”休伊特呼喊道。“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对什么产生过这么大的感兴趣。”她这时才意识到，在她回忆里士满的生活时，他的双眼一直未曾离开过她的脸庞。这让她感到兴奋。

“继续，请继续说，”他恳求道。“让我们假设这是一个周三。你们都在吃午餐。你坐在那儿，露西姑妈坐在那儿，而克拉拉姑妈坐在这儿”；他一边说一边在他们中间的草地上放了三块鹅卵石。

“克拉拉姑妈切开羊羔的脖子，”蕾切尔盯着鹅卵石，继续说道。“我的面前摆着一个被称为食品台的、非常难看的黄色瓷器，上面放置着三个盘子，一个装着饼干，一个装着黄油，一个装着奶酪。还有一罐蕨菜。在场的还有女佣布兰奇，她因为鼻塞，吸气的时候会发出响声。我们聊着天——对了，露西姑妈下午要去沃尔沃思，所以我们的午餐吃得比较快。随后她带着紫色的包和黑色的笔记本出发了。克拉拉姑妈周三在会客室要召开被称作G.F.S[注]的会议，所以我带着狗出门了。我向里士满山走去，沿着街道走进了公园。那是四月十八日——和今天的日期一样。英国还是春天。地面十分潮湿。然而，我依然穿过道路，踏上了草地，和狗一起散着步。像往常独处时一样，我一路唱着歌，径直走到了一片宽阔的空地。如果天气晴朗的话，在那里可以俯瞰整个伦敦。汉普斯特德教堂在那儿，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在那儿，工厂的那些烟囱在这儿。伦敦的低空通常会被一层尘雾所笼罩；而当伦敦陷入薄雾中的时候，公园的上空却是蓝色的。淡黄色的气球穿越过这片空地，飞往赫林汉姆[注]。这附近的空气非常好闻，尤其是当看守人恰好在烧柴的时候。我能够准确地告诉你如何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你会经过哪些树木，以及你需要在哪里穿过街道。你知道吗？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在那附近玩耍。那里的春天不错，但秋天是最好的，因为可以听到鹿鸣；然后天色渐暗，我穿过街道往家走，这时都无法看清路上来往的行人了；他们从你的身边匆匆而过，你甚至来不及看清他们的脸庞——我喜欢这种状态——至少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些什么……”

“但我想，你必须得赶回家喝下午茶吧？”休伊特问道。

“下午茶？是的。五点钟。在喝下午茶的时候我会讲讲自己做了些什么，我的姑妈们会讲讲她们都做了些什么。有时也会有客人前来拜访：就假设是亨特太太吧。她是一个跛足的老太太，有八个孩子，或者说，是曾经有过八个孩子。我们会问起那些孩子的情况。他们遍布世界各地；因此我们

会询问他们都在哪里。有的时候他们病了，或者身处霍乱流行区，或者身处一个一年只下一次雨而一次下五个月的地方。亨特太太，”她微笑着说，“有一个儿子被熊搂住死掉了。”

她说到这里停了下来，看着休伊特，想确认他是否也和自己一样觉得好笑。他笑了，于是她放心了。但她认为有必要为自己已经喋喋不休地说了这么久而道个歉。

“你都想象不到我对你说的话有多感兴趣，”他说。的确，他听得太专注，以至于手上的香烟都已经在不知不觉间熄灭了。此时只好再点燃一支。

“你为什么那么感兴趣呢？”她问。

“一方面是因为你是女性，”他回答。当他讲话的时候，已经忘记一切、感到孩童般纯真愉悦的蕾切尔，此时失去了以往的直率，反而变得有些难为情。她马上感到了自己的孤立无援与引人瞩目，这感觉就如同她和圣约翰·赫斯特争论时的一样。她正准备与他进行一番唇枪舌战，解释感觉并没有语言所表达出来的那么重要。毫无意外这番激辩会使他们之间产生隔阂。然而就在这时，休伊特将她的思维引领到了另外一个方向。

“我经常走在街上，看着那一排排一模一样的房子，想象着里面的女性究竟在做些什么，”他说。“想想看：现在是二十世纪初，而就在几年前，女性还不能独自外出，也不能发表意见。这几千年来，她们一直处于幕后，过着那种奇怪的沉默且无人在乎的生活。当然我们也会在文字里描绘她们——虐待她们，揶揄她们，或者崇拜她们；但这些文字并非出自于女性之手。我相信，我们仍对她们的生活方式，她们的感受，或她们所做的事情毫不知情。对于男性来说，唯一能够听到的女性心声来自于恋爱中的年轻女士。而对于四十岁的女性，未婚女性，职业女性，经营店铺和抚养孩子的女性，像你的姑妈、索恩伯里太太和艾伦小姐这样的女性的生活——人们都一无所知。她们也不会主动告诉你。这或许是因为她们害怕，也或许是因为她们有与男性相处的独特方式。你也知道，你接触到的世界全部是由男性观点构建而成的。想想火车吧！十五节车厢全都是为抽烟的男士准备的！这难道不让你感到血脉偾张吗？如果我是女性的话，就一定会给男性点颜色看看。你不是常常嘲笑我们吗？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一场惊天骗局吗？你，我的意思是——你对这一切是怎么看待的呢？”

他执意探寻的这些问题为他们的交谈赋予了意义，却也难住了她；而他似乎看起来越来越迫切地想要知道答案，这也使她的回答显得十分重要。她花了一些时间进行思考，一遍又一遍地回顾了她的二十四年生命历程，一会儿想想这里，一会儿想想那里——她想起了她的姑妈，她的母亲，她的父亲，最后她的思绪停留在了她的姑妈和她的父亲身上。她试图隔着现在

这遥远的距离来描绘他们的形象。

她们都非常害怕她的父亲。他是房子中一股不可名状的巨大力量，她们都是依附于他的力量通向外面广阔的世界的，而这广阔的世界又是通过每天早上的《泰晤士日报》展现在她们面前的。而家中的实际生活却又大不相同。温雷丝先生仿佛与这里的实际生活毫无关联，甚至察觉不到这种生活的存在。他对待她们十分和善，但却心怀蔑视。她之前想当然地认为他那套对事物进行等级划分的观点是正确的：一个人的生命绝对会比另外一个的更有价值。因而与他相比，她们的生命是无关紧要的。但她真的认同这观点吗？休伊特的这番话使她陷入了思考。她一直对她的父亲言听计从，就像她们一样；但真正对她产生影响的却是她的姑妈；也正是姑妈支撑起了美好而亲密的家庭生活。她们虽然不像父亲那样了不起，但却更加真实自然。她所有的不快也都是因为她们；是她们操持着一日四餐的生活，是她们严守着时间，也是她们让佣人十点半钟就站在楼梯上。这些她都仔细地观察过，并且迫切地希望能够打破这种墨守成规的日子。想到这些，她抬起头说道：

“她们的生活也存在着美好——此时此刻，就在里士满，她们就在构筑着美好生活。也许她们的做法并不正确，但这其中还是蕴含着美好，”她重复道。“那是一种难以觉察、恰如其分的美好。而且，她们对待事物也是满怀情感的。她们对死亡十分关注。年老的未婚女性总有忙不完的事情。我不知道她们具体在做些什么，但这些都是我和她们在一起生活时所体会到的真切感受。”

她回想起她们的那些小旅行，去沃尔沃思，去探望腿脚不便的女佣，去参加这样或者那样的会议，看到她们出于天性、友谊、爱好与习惯所做出的那些仁慈慷慨的点滴善举如期地开花结果。她仿佛看到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就像是一粒粒飘落的沙粒，穿越无数个日子，聚沙成塔，变为了一片风景。当她思考这些的时候，休伊特一直望着她。

“你觉得开心吗？”他问。

本来她的思绪又一次沉浸到了其他事情中，他的提问将她唤回到了对自我探寻的状态中。

“不好说，”她回答。“既开心，也痛苦。你不会明白这种感受的——作为一个年轻女性的感受。”她直直地望着他。“有恐惧，也有苦恼，”她一边说着一边继续盯着他，仿佛正试图在他的脸上发现一丝笑意。

“我完全明白，”他说着，用真诚的眼神回应着她的凝视。

“那些街上的女性，”她说。

“妓女？”

“与男性正在亲吻的。”

他点了点头。

“你从没听说过吗？”

她摇了摇头。

“那么，”她欲言又止，因为即将提及的她的广阔的生活空间还从未被人窥探过。她提到的那些关于她的父亲，她的姑妈，里士满公园的散步，以及她们从这一刻到那一刻都在做些什么的事情，全部都还仅仅停留在生活的表面。休伊特正在望着她。他会不会要求她进一步讲述自己的生活呢？为什么他坐得那么近，而且还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呢？为什么他们还在彼此探索、互相烦恼呢？为什么他们没有单纯地彼此亲吻呢？她很想吻他，却又不得不一直在搜肠刮肚地找寻着话语。

“女孩比男孩更加孤单。没有人在乎她在做什么。也对她毫无期待。除非你长得十分漂亮，否则人们不会听你在说些什么……我倒是喜欢这种感觉，”她又用充满活力的语气加上了这一句，仿佛想起了一些愉快的回忆。“我喜欢在里士满公园散步，唱歌给自己听，享受那种与任何人都毫不相干的感觉。我喜欢静观其变——就像那天晚上我们看到你而你没有看到我们一样——我喜欢这种自由的感觉——仿佛自己变成了风或海。”她转过身来，古怪地挥了挥手，然后望向了大海。海面依旧湛蓝，翻涌着奔向视线的最远处，但是照在上面的光线变黄了一些，云层也呈现出了火烈鸟一般的红色。

当她讲话的时候，休伊特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抑郁情绪。显然，她永远不会对一个人投入比对其他人更多的关爱；毫无疑问，她对他很冷淡；他们似乎走得很近，随后却又像以前一样相隔得很远；她那转身的姿势怪异而美丽。

“胡说，”他突兀地说道。“你喜欢人群。你喜欢赞美。你对赫斯特不满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称赞你。”

她沉默了一段时间，然后开口说道：

“也许就是这样。我当然喜欢人群——我几乎喜欢每一个见过的人。”

她转过身，背对着大海，用友好但又带着点挑剔的目光审视着休伊特。他看起来气色很好，大概是因为摄入了足够的牛肉以及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他的头很大，眼睛也很大；目光虽然经常处于涣散的状态，但有时也会变得敏锐机敏；他的嘴唇看起来十分多情。他看起来是一个富有激情与活力的人，像是会意气用事，整个人既宽容又挑剔。那宽大的前额表明了他出色的思考能力。蕾切尔说话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对他的饶有兴致。

“你写的是哪种小说？”她问。

“我想写一部关于沉默的小说”他说；“写一写那些人们不愿意说的事情。但是太难了。”他叹了口气。“虽然，你也并不关心这些。”他继续说道，用几近严厉的目光看着她。“没人关心这些。如果你认识作者的话，那么你阅读的目的就仅仅是为了看看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还有他把哪些朋友写进了小说中。而至于小说本身，整个构思，观察事物的角度，对事物的体会，以及与其他事物的关联，完完全全没有人关心。然而，我有时候会想，难道这世上还有其他值得去做的事情吗？那些人，”他指了指宾馆的方向，“一直在追求一些他们无法得到的东西。但写作总会带给人一种非凡的满足感，即使处于初期也可以体会到这种感觉。你刚才说的话是对的：人们并不想自己成为被观察的对象；只是希望能够观察其他人。”

当他凝视大海的时候，刚才提到的那种满足感浮现在了他的脸上。

现在轮到蕾切尔感到沮丧了。当他提到写作的时候，整个人突然变得冷漠了起来。他可能永远也不会在乎谁；所有想要了解她、接近她的欲望，那种几近令她苦恼的迫切情感，顷刻间都完全地消失了。

“你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吗？”她问。

“是的，”他回答。“当然，我不是一流的作家；但我是出色的二流作家；我想，和萨克雷注差不多吧。”

蕾切尔感到有些吃惊。一方面是因为她听到萨克雷被称为二流作家；另一方面是因为她无法相信当今时代存在伟大的作家。如果的确存在的话，那么她认识的随便哪个作家都可以被称为伟大了。他的自信令她震惊。他仿佛变得越来越遥远了。

“我的另外一部小说，”休伊特继续说道，“是关于一个沉溺于理想的年轻人的故事——他的理想是成为一位绅士。他想方设法地留在剑桥，每年要为此花费上一百英镑。他拥有一件外套；那曾是一件绝好的外套。但是他的裤子——就不那么好了。就这样，他来到了伦敦，因为一个清晨在瑟彭泰恩河岸的奇遇，打入了上流社会。但他不得不一直撒谎——你看，我是想

表现出他灵魂的逐渐堕落——谎称自己是德文郡某个地产商的儿子。与此同时，他的这件外套越来越旧了，而且他也几乎不敢再穿他的那条裤子了。你能想象吗？这个可怜人在经过纸醉金迷的夜晚后，凝视着他的这身行头——先是挂在床尾，一会儿移到光线充足的地方打量一番，一会儿又挪到阴暗之处瞧瞧，盘算着它们还能不能为他再多挺几天，或者说，他还能不能为它们再多挺几天？自杀的念头一直萦绕着他。他还有一位在阿克斯布里奇附近的田野里设立陷阱，误打误撞开始以贩卖小鸟为生的朋友。他们是学者，两个人都是。我认识一两位这种可怜的忍饥挨饿的学者。他们会隔着一条煎鲱鱼和一品托的黑啤酒，向你引述亚里士托德的著作。这也是一种很时髦的生活方式。为了展现我的主人公在各种环境之下的表现，我不得不多说两句。他曾经制服过西奥·宾厄姆·宾利小姐——一位来自于杰出并且历史悠久的保守党贵族的千金——的受惊的坐骑。我还要描述一下曾经参加过的那种聚会——时髦的知识分子的聚会，你也知道，就是喜欢把最新的书籍摆放在桌子上的那种人。他们会举办那种在河上大家一起做游戏的聚会。构思这些事情倒是一点都不难；困难的是塑造这些人物——保持人物形象从头至尾的一致性。就拿西奥小姐来说，这可怜的女人最后将不得善终。因为按照我的构思，这本书将在追求体面生活的悲惨状态中收尾，具有深远的意义。与父亲脱离了关系后，她嫁给了我的主人公，一起住在克罗伊登郊外一幢舒适的小别墅中，而他成为了当地的一位房地产经纪人。他终究没有成为一位真正的绅士。这也是这本书有趣的地方。你会愿意读这种书吗？”他问道；“或者也许你会更喜欢我的斯图尔特的悲剧故事，”还没有等她回答，他就继续说道。“我的想法是，过去的确存在一些美好的事物，但却被平庸的历史小说家那荒谬的写作技巧破坏了。例如，月亮被描绘成天空的总督，人们把马刺戳向了他们的马，等等。我要把过去的人们描绘得与当今的我们一模一样。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脱离了时代环境，可以使他们的形象显得更加清晰与更加抽象。”

蕾切尔专注地听着这些话，但是心中却依然有些迷惑不解。他们都默默地坐着，想着各自的心事。

“我不像赫斯特，”沉默了一会儿，休伊特若有所思地说；“我看不到人们脚下的粉笔圈。有时我希望自己也能看到，但那对我来说似乎过于复杂与困难了。人们根本无法做出任何决断；而且已经逐渐丧失做出决断的能力了。你发现了吗？人们永远无法对其他人感同身受。我们都身处黑暗之中。即使我们竭力地探寻，但还有什么比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揣测更滑稽可笑的吗？人们总是以为自己心中有数；但其实根本一无所知。”

他一边说话，一边靠在手肘上，不停地摆弄着草地上那些代表着午餐时蕾切尔和她的姑妈的石块。他的这番话既是说给蕾切尔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他在极力压抑着再一次强烈涌上心头的欲望；他渴望将她拥入怀

中；渴望暧昧的关系；渴望对她描述自己的真实感受。他刚才说的那番话违背了他的本意。他知道那些提到的事情对她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他可以从他们聊天的氛围中感受到。但是，他却什么都没有说出口，只是摆弄着那些石头。

“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蕾切尔突然开口道。

“我非常喜欢你，”休伊特回答道。他出乎意料地得到了机会能够说出心中所想。因此松了口气，手上的动作也停住了，不再继续摆弄那些石块。

“那我们可以称呼彼此为蕾切尔和特伦斯吗？”他问。

“特伦斯，”蕾切尔重复道。“特伦斯——这名字好像猫头鹰的叫声。”

一阵欣喜突然涌上了心头，她抬起头睁大了双眼高兴地望着特伦斯。她被他们身后正在变幻的天空所打动了。原本湛蓝色的天空此时已经褪为了一种更加苍白与空灵的蓝色；云朵是粉红色的，堆成一团，看起来遥不可及；傍晚的宁静已经取代了他们刚开始散步时的那种南方午后的炎热。

“肯定很晚了！”她惊呼。

已经将近八点钟了。

“但是八点钟在这里不算什么，不是吗？”当他们站起身往回走的时候，特伦斯问道。他们沿着橄榄树间的一条小路飞快地向山下走去。

两人都了解八点钟在里士满的意义，因此他们感觉彼此间更加亲密了。没有足够的空间供他们并排行走，特伦斯走在了前面。

“我想，写作对于我的意义与弹奏钢琴对于你的意义是一样的，”他转头对蕾切尔说道。“我们想弄清楚藏在事物背后的是什么，不是吗？——看看这下面的灯光，”他继续说道，“四处散落着。事物对我来说就像是这些灯光……我想要把它们串联到一起……你见过焰火组成的图案吗？我想编织出这种图案……你也想这么做吗？”

此时他们走上了大路，可以并排前行了。

“当我弹奏钢琴的时候？音乐不太一样……但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他们试着找出一些理论支撑自己的观点。因为休伊特不懂音乐理论，为了向他解释巴赫是如何创作出赋格曲的，蕾切尔拿起了他的手杖在薄薄的白色尘土上写写画画。

“我的音乐天赋，”在听完她的一番解释，他们再次前行的时候，他说道，“被家乡的风琴手给埋没了。他发明了一套符号教给我，结果我根本没能接触到真正的曲子。我的母亲认为音乐对男孩子来说不够阳刚；他更希望我去抓捕老鼠和鸟类——那是在乡下最糟糕的谋生手段。我们住在德文郡，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地方。只是——在成年后总是很难一直呆在家里。我想你会愿意认识我的一位姐妹……噢，你家的大门到了——”他推开了大门。他们都沉默了片刻。她不好邀请他进来坐坐；也不好说些希望能够再见面的话；没什么可以说的，因此她一言不发地走进了大门，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就在看不到她的那一瞬间，休伊特感到往常的那种不安感又涌上了心头，并且比以往还要更加强烈。他们的谈话在中间被打断了，就在他正要说出他想说的事情的时候。不过，他们又能说些什么呢？他在心里又回想了一遍他们的谈话内容，那些不重要的事情被一次又一次的提起，占据了谈话的所有时间，把他们拉得那么亲近，却也把他们分隔得那么遥远。他感到意犹未尽，因为依旧没有了解她有怎样的感受，也无从知晓她是怎样的人。那么聊天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仅仅是为了聊天而聊天吗？

---

1. 当时英国穷人可以凭借就医票进行免费治疗。（译注）

2.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为英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在哲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论自由》。（译注）

3. G.F.S即女孩友谊会（The Girls’ Friendly Society），是成立于1874年的慈善组织，鼓励女孩与年轻女士通过参与一系列培训与教育提升自信，发挥潜能。（译注）

4. 当时英国流行氢气球，通常在赫林汉姆附近进行氢气球聚会。（译注）

5. 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代表小说家，与狄更斯齐名。其代表作品为《名利场》，还著有《班迪尼斯》等作品。（译注）

第十七章

现在正处于旅游高峰季节，每艘从英国驶来的船只都会为圣玛丽娜海滨输送一些游客，他们蜂拥到了这家宾馆之中。安布罗斯夫妇的那幢房子就成为了大家短暂逃离宾馆的喧嚣环境、享受欢乐时光的容身之处，不仅对赫斯特和休伊特来说如此，对艾略特夫妇，索恩伯里夫妇，弗拉辛夫妇，艾伦小姐，伊芙琳·M，以及一些安布罗斯夫妇不熟悉，甚至都叫不出名字来的人们来说，也是如此。渐渐地，这两幢建筑物之间产生了一种大房子与小房子的呼应关系，因此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身处其中一处的人们都可以猜测出另外一处正在发生些什么。“别墅”与“宾馆”这两个词也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萍水相逢的人们逐渐变成了朋友。人们之间那条原先由帕里太太的会客室所维系着的纽带也不可避免地根据英国的不同区域被分割成了好几条。因为缺少了英国那种井井有条的生活背景作为支撑，这些群体有时候显得松散脆弱，有时候势若剑拔弩张。在一个圆月挂上枝头的夜晚，伊芙琳·M向海伦讲述了她的故事，并断言她们的友谊将天长地久；但不久之后，仅仅因为一声叹息、一阵沉默，或者一句不经意说出的话语，可怜的艾略特太太就眼含泪光地跑出了别墅，并发誓再也不会与这个侮辱了她的冰冷无情、自命不凡的女人见面。事实上，她们真的再也没有见过面。如此脆弱的友情不值得被修复。

休伊特的确可以在这幢别墅中为他那本名为《沉默，或那些没有说出口的事》的小说寻觅到一些绝佳的素材。海伦和蕾切尔开始变得十分沉默。安布罗斯太太察觉到了蕾切尔有什么秘密在瞒着她。她决定尊重她的选择，没有多问。但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并非刻意而为之，她们之间滋生出了一种奇异的气氛。她们之间一向无话不谈、畅所欲言，而现在却仅仅分享彼此对所见之人的看法。但即使是这样，在谈论索恩伯里夫妇与艾略特夫妇的时候，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由秘密所带来的某种隔阂。一向沉着冷静、不动声色的安布罗斯太太这次也切实感到了一丝悲观沮丧。她对个人并不苛求什么，更不相信命运的仁慈，认为这与“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说法是背道而驰的。而她现在也要抛弃这套理论，准备任由身边的混乱发生了。她开始觉得每件事情的发生根本就是无因可寻的，每个人都不过是在幻想与盲目中摸索前行。带着几分满意，她把自己的这些观点讲给了外甥女听，并且拿出了一封从家中寄来的信件作为验证：信上带来的虽然是好消息，但原本也可能是坏消息。她怎么能够知道此刻她的两个孩子没有被电车撞倒，已经死掉了呢？“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别人的身上，难道就一定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吗？”她说着，脸上展露出了沉浸在幻想的悲伤中的坚忍表情。虽然这些看法很真诚，但的确都是被她的外甥女的异常状态激发出来的。蕾切尔的思想摇摆不定，经常一下子就从快乐的巅峰滑入了绝

望的深渊。因此似乎非常需要一些坚定的信念来面对这种情形，而这信念当然不仅是坚定的，还必须是模糊的。也许安布罗斯太太抱有这样一种想法——如果自己将这次谈话向着这个方向继续下去的话，她就有可能会对蕾切尔的真实想法一探究竟。但这也很难说，因为蕾切尔有时候会同情令人沮丧的事情，而有时候却又拒绝聆听，并且用狂笑、喋喋不休、强烈的嘲讽和激烈爆发的愤怒，甚至所谓的“在泥浆中哇哇大叫的乌鸦”把海伦的话噎回去。

“不考虑这些就已经够艰难的了，”她坚定地说。

“什么艰难？”海伦问。

“生活，”她回答道。随后她们又都陷入了沉默。

海伦可能对于生活为什么艰难有着自己的见地，正如同她对于大约一个小时后的蕾切尔也有着自己的见地一样。那一刻，对蕾切尔来说，生活是那么绚烂多姿与生动活泼，以至于她那透露着这一讯息的双眼令旁观者都感到欢欣鼓舞。按照她的作风，她没有试图去干涉蕾切尔的生活。即使在好几个脆弱沮丧的时刻，她原本可以非常轻易地就让蕾切尔这种不太谨慎的人吐露心声，从而能够使她知晓一切。也许蕾切尔以后会对她没有选择这样做而感到懊悔。所有情绪在她的脑海中自发地汇合到了一起，就如同一条湍急的河流，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汹涌澎湃地冲向瀑布。她本能地想要大叫“停下来！”。但是即便“停下来”这句话有用处，她也会克制住自己，不去喊出来。她觉得万物都应该顺其自然。而水流的奔腾是由地球的形状所决定的。

蕾切尔好像丝毫没有想到自己正在被别人所关注，也没有发觉自己的行为举止可能会引起别人的注意。究竟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她的内心就像是海伦所比喻的那条湍急的河流。她渴望见到特伦斯；当他不在身边的时候，她就一刻不停地希望可以见到他；惦念着与他相见是种极大的痛苦；这种痛苦的感觉整日纠缠着她，但她却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股影响了她生活的力量究竟源自何处。她思考不出任何结论，感觉自己仅仅是一棵被风吹得不断下沉却还在思考会沉到哪里的树木。

距离他们一起散步已经过去了两三周，在这期间，她在抽屉中积攒了六张他写来的字条。她会读读它们，然后整个早上都沉浸在幸福的眩晕感中；脸上陶醉的神情令窗外灿烂阳光的多彩与热烈都稍显逊色。在这种情绪的笼罩下，她根本无法阅读书籍或者弹奏钢琴，甚至都不愿意挪动一下。她丝毫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当夜幕笼罩的时候，她被宾馆的灯光吸引到了窗边。那盏来回移动的灯光是从特伦斯的窗口透出的：也许他正坐在那里阅读，或者正在走来走去，把书一本接一本的从书架上抽出来；现在，

他又坐了下来。她试图想象他在想些什么。那几点固定的灯光代表环绕着特伦斯房间的屋子。宾馆中的每一个人都拥有独特的浪漫故事与吸引力。她们并非等闲之辈。她把特伦斯与她们说话的原因归结于艾略特太太的智慧，苏珊·沃林顿的美丽，以及伊芙琳·M的活泼开朗。忧郁的情绪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她的心就像是被云层之下的黑暗所笼罩着、正在被狂风与冰雹侵袭的荒原。她再一次消沉地坐在了椅子上，沉浸在痛苦的思绪中；海伦的那些捕风捉影与沮丧忧郁的话语就像是扎在心头的无数飞镖，令她不禁高声抗议生活的艰难。幸好在没有其他缘由的时候，这种压抑的感觉就会减弱，而生活还如往常般继续，只是偶尔可以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愉悦快乐与色彩斑斓；她的这些情绪拥有着某种意义，就如同她在树上望见的场景：夜晚似黑色的分界线，将她与白日分割开来；而她想体验那种所有的白日联结在一起持续不断的感觉。虽然这些情绪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由特伦斯的出现和他的想法引起的，她却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爱上了他，也没有考虑过这种情绪即将带来什么。因此，那河流冲向瀑布的比喻与她的状态十分相像，而海伦时不时感受到的那种忧虑也并非是空穴来风。

处于这种不寻常的状态中，她对自己的情绪也无计可施，只得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她不断经历着对特伦斯的牵肠挂肚、隔天与他会面时的心满意足，以及收到信件时的惊喜不已。任何处于暧昧期的女性都会从这种情感变化的过程中得出结论，或者至少察觉出了自己的心思；然而，从未有人爱过蕾切尔，而她也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此外，她读过的那些书，从《呼啸山庄》到萧伯纳的《人与超人》注，还有易卜生的戏剧，里面女主角的感受都未曾令她感到与现在的自己有一丝一毫的相似之处。对她来说，她现在的感受是莫可名状的。

她与特伦斯经常见面。而当他们没有会面机会时，他就会请人把夹着纸条的书或者关于某本书的纸条送给她。毕竟他无法忽视他们之间那种日渐亲密的情感。但有时他也会一连几天既不与她见面，也不给她写纸条。当他们再次相见的时候，体会到的不是由衷的喜悦之情就是煎熬的绝望之情。他们的每次分别都很仓促，双方都感到意犹未尽，尽管他们并不知道彼此都有这种同样的感受。

如果说蕾切尔对自己的心意置若罔闻的话，那么她对他的想法就更是视而不见了。起初，他的一举一动都如上帝一般；随着对他的了解，他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但这种非凡中也混杂着一股神奇的力量，令她更加大胆与自信。她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的某种觉醒，那是她之前从未意识到的、来源于未知世界深处的情感与力量。每当想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时，她并不会进行严谨地分析，而是在眼前浮现出一个场景，代表了她心目中的特伦斯的感受：他穿越过整间屋子来到她的身旁。他的这种行为令她产生了某种生理反应，而这意味着什么，她却不清楚。

时光就这样流淌着，平静而明亮。又有来自英国的信件寄来了。又有来自威洛比的信件寄来了。生活被这一件件的小事不断填满，时光飞逝。从表面上来看，品达的三首颂诗被进行了改编，海伦完成了刺绣作品的五英寸，还有，圣约翰写好了一出戏剧的前两幕。他现在已经和蕾切尔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会把自己的作品大声地读给她听。而蕾切尔已经对他产生了由衷的钦佩之情，不仅因为他是特伦斯的好朋友，更是因为他那高超的韵律技巧与对形容词的多样运用。在她的盛赞下，圣约翰不禁开始考虑自己是否更应该投身于文学之中，而不是法律。这是一段充满了深刻的思想与意外的启示的时期，不仅仅局限于这一对情侣与几位单身人士。

又到了一个周日，除了蕾切尔和西班牙女佣以外，别墅里没有人对此特别留意。蕾切尔依旧前往教堂，因为就像是海伦说的那样，她从来没有费心质疑过这个行为。自从他们在宾馆举办过教会活动后，每当她穿过花园和通过宾馆大厅的时候内心都充满了期盼，尽管她并不确定能否见到特伦斯或者有机会与他说上话。

随着英国游客不断涌入宾馆，这里周日与周三的区别已经与英国别无二致。这里的周日变得与英国完全一致，充满了沉默的糟糕回忆或对繁忙工作日的忏悔情绪。英国人虽然不能令阳光变得暗淡，但却能够以某种奇迹般的方式令时间变得缓慢，事情变得乏味，就餐时间变得漫长，甚至令女佣与男佣的表情变得礼貌中带着厌倦。每个人都穿上了最体面的衣服，这行为也加剧了他们带来的这种变化；每位女士就座时仿佛都会把干净笔挺的衬裙弄出皱褶，而每位男士呼吸时仿佛都会伴随着僵硬的衬衫前领突然发出的撕裂声。在这个特殊的周日，时钟的指针快要指向十一点之际，人们手中握着红色封皮的小书聚拢在大厅。就在十一点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一个矮胖的黑色身影带着心事重重的神情穿过了大厅。虽然意识到了人们的致敬，但他仿佛不愿意回应似的，匆匆消失在了走廊的尽头。

“那是巴克斯先生，”索恩伯里太太轻声说道。

随后一部分聚集的人群开始向那黑色身影消失的方向挪动。而那些没有加入的人用怪异的目光盯着他们缓慢而小心翼翼地向楼梯走去。只有弗拉辛太太例外。她跑下楼梯，大步穿过大厅，气喘吁吁地加入了这列行进的队伍，对索恩伯里太太激动地耳语：“去哪儿，去哪儿？”

“我们都是往那边去的，”索恩伯里太太轻轻地回答。很快他们开始两两并排地走下楼梯。蕾切尔在最先下楼的人群中。她并没有看到在人群后面的特伦斯和赫斯特。他们手里没有拿着黑色的书籍，圣约翰只在腋下夹了一本淡蓝色封面的薄书。

这是一个老旧的小修道士教堂，相当凉爽。据说几百年来这里一直用于弥

撒，人们在冰冷的月光下忏悔，对着古老的褐色画像以及那些高举赐福双手的圣徒立像做礼拜。在从天主教向新教的过渡时期，这座教堂曾有一段时间被闲置，不再进行宗教活动，而是用于储存油、酒和折叠式躺椅；随着宾馆的兴旺发达，一些宗教团体接管了这座教堂。现在，里面装满了光滑的黄色座椅和深红色的脚凳，以及一座小讲道坛和一只背部驮着《圣经》的黄铜雄鹰。此外，虔诚的女信徒们还送来了难看的方形地毯和用金线绣着文字的长长条纹刺绣。

会众踏入小教堂的一瞬间，就被风琴温和悦耳的和弦包围了。威利特小姐躲在粗呢帘子后，正在用游移的手指弹奏出有力的和弦。那声音就如同被落石激起的一层层涟漪，在小教堂中荡漾开来。大约有二十或者二十五名会众。他们先是低头致敬，然后端坐在座位上，开始环顾四周。一切都十分安静，照耀在这里的日光似乎也比楼上的更加苍白。他们省略了以往的互相致敬与微笑，但已经认出了彼此。主祷文在他们的上方响了起来。随着孩童吵闹声般的声音逐渐升高，那些会众，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楼梯上才初次见面的，但依然感到他们在感情上凝结到了一起，彼此间充满了好感。祈祷文仿佛是一只燃料点燃的火炬，升起了一缕轻烟，在这空间中勾起了那些在国内所参加过的无数的周日清晨礼拜活动的回忆。尤其是苏珊·沃灵顿，当她用双手捂住脸颊，从指缝间看到一条又一条弯曲的后背的时候，心中涌起了一种情同姐妹的亲切感。她的情感平稳均匀地翻涌着，感到了一种对她自己与生活的满足。一切都是那么安静而美好。然而，就在营造了如此祥和的气氛后，巴克斯先生突然翻了页，开始朗读一首圣诗。虽然他的声音没有变化，但这氛围却已经被破坏了。

“神啊，请怜悯我，”他读道。“因为有人要将我毁灭：他每天与我争斗，令我困扰……他们总是误解我的话：他们的心中都是如何待我以邪恶。他们聚集到一起，保持团结……打掉他们的牙齿吧，上帝，就在他们的嘴里；重击狮子的颚骨吧，上帝:让他们如奔腾的水流般离去吧；当他们引弓射箭的时候就将他们根除吧。”注

苏珊此前从未有过与之相呼应的经历，对辞藻也没有什么兴趣，因此她早就不再关注这些词句，只是带着以往听李尔注演讲时的那种出于习惯的尊重，任凭这些话语在耳边流淌而过。她的内心依然十分平静，流淌着维持这世界有序而良好地运转的情感：对自己天性的赞赏和对上帝的崇拜之情。

然而从其他大部分人的脸上，尤其是男人的脸上，可以看出对这个老古董的突然干扰感到不满。他们看起来心不在焉、怀揣不满，好像正在沙漠中的篝火旁，看着一个腰间缠着衣服的黝黑老人做着激烈的手势愤恨地胡言乱语。这之后，出现了一阵翻页声，仿佛他们正身处课堂。随后，他们读

了一段《旧约全书》中关于打井的部分，就像学校中的男学生在合上法语语法书后翻译一段《远征记》似的。他们接着又翻开了《新约全书》，探寻基督悲哀而美丽的形象。听着基督的事迹，他们再一次努力地把基督的思想融入自己的实际生活。但是他们的生活千差万别，有的脚踏实地，有的雄心壮志，有的愚不可及，有的跃跃欲试，有的海誓山盟，还有一些除了安逸舒适外早就已经体味不到其他的任何感受。他们听着一模一样的基督的话语，却各自做出了迥然不同的事情。

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大部分人都未作思考，只是靠在那里，与往常一样全盘接受了这些充满美好意愿的话语，就如同将鲜艳难看的图案当做美丽的装饰织入垫子中的勤劳裁缝。

出于某种原因，尽管已经对这些内容了如指掌，但蕾切尔有生之年第一次没有马上陷入到奇妙而愉悦的情感中，而是在批判地聆听这些话语。他们毫无规律地从祈祷文转到了圣诗，从圣诗转到了历史，从历史转到了诗歌，而且巴克斯先生一直在讲述他自己的主题，这些令她感到极其不舒服。就如同她被迫坐在那里聆听一段她不喜欢而且又被演奏得不尽如人意的乐曲一样。指挥总是处理错重音，这样的笨拙和迟钝让她恼火；而一大批毫无主见、只会乖乖说好话的观众，也让她感到厌烦。总之，她现在十分恼火与厌烦，再加上所有人都半眯着眼，紧咬着唇，这种强加的肃穆更让她怒火中烧。她周围的人都在假装自己感受到了某种力量，而在她的头顶上方漂浮着他们无法领悟的某种思想；他们伸手去抓，但那美丽的思想却如同蝴蝶，在人们靠近时就已经扇动着翅膀飞走了。对她来说，世界上的这一个又一个的教堂全部都是高大、坚固与冰冷的，其中不断上演着笨拙的努力与误解。这些伟大的建筑物中挤满了不计其数的善男信女。由于无法参透世事，他们只得放弃了努力，半眯着眼睛，紧咬着嘴唇，再度回到了低眉顺眼的状态。这种想法就如同漂浮在书页与双眼间的薄雾，令她产生了某种身体上的不适。随着礼拜的进行，她竭尽全力试图拨开这层薄雾去探寻一些值得尊崇的东西，但由于巴克斯先生那曲解观念的演讲声，以及像潮湿的落叶般环绕在她周围的喋喋不休而又毫无意义的说话声，最终她还是失败了。这过程使她疲惫而沮丧。她停止了聆听，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她身边一位女士的脸上。那是一位护士，从她那虔诚的表情来看，她仿佛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是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以后，她发觉这位护士只是在盲目地认同，而她脸上的那种满足表情也并非源于上帝的杰出思想。像她这样拥有一张平庸脸庞的女性究竟如何能够感知到那些超出她经验范围的东西呢？那是一张小小的泛红圆脸，上面布满了琐碎的工作与不快所留下的印记，从那双暗淡的蓝眼睛中看不出任何强烈的感情与个性。她整个人显得模糊不清，迟钝麻木与冷酷无情。从那倔强的双唇可以看出，她正在全心全意地崇拜并孜孜不倦地追寻着一些肤浅而浅薄的东西；没有什么能够将她发自内心所信仰的道德，以及宗教的美德从她身上

分裂开来。她就像是一个帽贝，心中敏感的那一面牢牢地依附在礁石上，永远对所有美丽的、新鲜的清流不为所动。这位信徒的脸庞给蕾切尔带来了极度的厌恶，并且已经深深地印刻在了她的心中。她突然明白了海伦和圣约翰说过的那些憎恨基督教的话究竟意味着什么。此时此刻，带着激烈的情绪，她抛弃了那些曾经深信的一切。

这时，巴克斯先生正在进行第二阶段。她抬起头望着这个通晓世故、举止得体的男人。他拥有一双柔软的双唇，虽然看起来并不聪明，但却为人亲切友好、朴实真诚。蕾切尔没有心情去赞扬他的这种品格，只是在一旁冷眼地观察着他，仿佛他是宗教活动中所有邪恶的化身。

就在教堂的后面，弗拉辛太太、赫斯特和休伊特正并排坐着，但各自想着不同的心事。休伊特正在一边向前伸展着双腿，一边盯着屋顶。他从未尝试过把教堂活动与自己的感情或想法相融合，但这却不妨碍他欣赏这语言的精妙。他的思路起初被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所占据，比如前座女人的秀发，人们脸上的光泽，接着他被华丽的辞藻所吸引，不再注意其他信徒了。但当他猛然间看到了蕾切尔后，所有占据他脑海的东西都被清空了。他现在只想着她，所有的圣歌、祷告、连祷和布道都变成了音调时高时低的吟唱。他开始不时看看蕾切尔，不时望望天花板，不过他的面部表情并没有表现出眼前所见，而是源于心中所想。就像蕾切尔一样，他的想法给他带来了痛苦的困扰。

礼拜刚开始，弗拉辛太太就发现自己带的是一本圣经，而不是祷告书。当她正要坐在赫斯特旁边的时候，她偷偷看了他一眼，发现他正专注地在看一本浅蓝色的书。她看不清封面的字，于是斜着身子想要靠近些。赫斯特礼貌地把书举到了她面前，用手指着一首希腊诗的第一行字，然后又指了指对应的译文。

“这是什么？”她好奇地小声问道。

“萨福注的诗，”他回答说。“这是斯温伯恩编译的，也是最好的一首诗”

弗拉辛太太不能错过这种良机。她在祷告期间匆匆读完了《阿佛罗狄忒颂》，忍住了没有问萨福是什么时期的人，以及她还写过哪些值得一读的作品等等低级的问题，并且及时跟上了最后一句祷告词：“宽恕罪恶，肉体复活，生命永存。阿门”

与此同时，赫斯特拿出了一个信封，在背面快速地写下了一些东西。当巴克斯先生走上讲台的时候，他把信封夹在了书页之间，合上了书，用手扶了扶眼镜，认真地注视着这个牧师。站上讲台的他看上去有一点臃肿和肥胖；透过一尘不染的绿色窗子照进来的光线，让他的脸庞看上去非常光

滑，白得就像一个大大的鸡蛋。

他环顾了一下周围，那些面庞都向他投来了温和的目光，其中一些看上去老得足以充当他的祖父祖母。他庄严地开始布道。布道讨论的内容是，尽管到访者出于度假目的来到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但依然对当地人负有义务。事实上，这与周报焦点版面上的一篇头条文章别无二致。他将一个又一个要点娓娓道来，主要传达的信息是：不同肤色的人种其实都是一样的。他通过描述西班牙小孩与英国小孩在街头玩的游戏有多么相似证明了这一观点，并且评论道，微小的事情会对人们，尤其是对当地人产生影响。实际上，巴克斯先生的一位挚友告诉过他：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如此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英国人对待印度当地人十分尊重和礼貌，这说明小事会触发人们的同理心，而不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个见证飞机和无线电报诞生的年代里，同理心正是我们最需要的美德。此外还存在着很多我们的父辈们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不过充满责任感的人类是不会对此置之不理的。说到这里，巴克斯先生搬出了神职人员的那一套，脸上带着既天真又狡猾的神情，指出虔诚的基督徒肩负了特殊的使命。这时人们都会在心里发出感叹，“噢，那个家伙，他是个牧师。”但开口说出的却是，“他是个好人”——或者，“他是我的弟兄。”他劝说众人与潮流人士保持联系；他们必须对琳琅满目的最新发现有所了解，才能清楚地认识到：不管获得什么最新发现，有一个发现是无法被替代的，这个发现无论是对最成功和最杰出的年轻人，还是对他们的父辈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最卑微藐小的东西也有用武之地；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也会产生影响。（说到这里，巴克斯先生的姿态完全变为了牧师。他的话似乎是针对女性所说的。诚然，巴克斯先生的信徒大多数都是女士，他也经常在礼拜活动中向她们布置任务。)他接下来进行了更加明确地说明，最后讲到了结尾部分。他做了一次深呼吸，站得非常笔直——“正如科学家所说，当一滴水珠独自从云端降落，汇入汪洋大海的时候，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坠入的局部海洋，而是无数水滴汇成的水系，并且由此影响了全球的生态和数以万计的海洋生物，最终改变了在海边谋生的男男女女的生活——这一切仅仅是一滴水珠产生的影响。在一场降雨中，就会有数百万水滴落入地球，产生不可预测的影响。即便如此，我们也知道地球上的果实离不开他们的灌溉——我们每个人也都与之有着奇妙的相似之处，我们也是通过一点一滴的小事来影响这个庞大的宇宙的。这想法十分重要，影响它，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出于恶意，不为一时之快，也不为急于求成，通过全部人类的行动产生长远的影响。”他四周扫视了一圈，似乎是在制止掌声，接着用同样的口吻，不同的音调说道，——“现在面对圣父...”

他开始进行祈福环节。随后，庄严的和弦再次从帘子后面的风琴响起，人们窸窸窣窣地缓慢向门口走去。楼梯上到一半，当上层世界的光泽和天籁与下层的阴暗和魍魉之音相互碰撞的时候，蕾切尔感觉有一只手搭在了她

的肩膀上。

“温雷丝女士，”弗拉辛太太用不容分说的口气向她私语，“留下吃午餐吧。今天可真是阴郁的一天，他们午餐连一块牛排都不提供。请留下吧。”

说着他们来到了大厅。大厅里没进入教堂的人们再次向这个小群体投来了好奇而又恭敬的目光。他们的着装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他们很赞同在周日前往教堂的行为。蕾切尔感觉自己无法再忍受这样的氛围了，想要开口表明自己想要回去。但这时特伦斯一边被伊芙琳·M拖着聊天，一边从他们的身旁经过。蕾切尔因此满足地说道，这里的人看起来都十分可敬，这和弗拉辛太太挽留她时做出的评价截然相反。

“这些在海外的英国人啊！”弗拉辛太太的回敬充满了明显的恶意。“他们可真糟糕！我们不在这儿逗留了，”她说着拉住蕾切尔的手臂。“来我房间里吧。”

蕾切尔跟随着她，从休伊特，伊芙琳、索恩伯里和艾略特夫妇身边走过。这时休伊特向前迈了一步。

“午餐——”他刚开口。

“温雷丝小姐已经答应和我一起共进午餐了，”弗拉辛太太说道，紧接着拉住蕾切尔大步地迈上楼梯，就好像这些英国中产阶级人士在追着她似的。她径直回到了自己的卧室，重重地摔上了门。

“那么，你怎么看？”她轻喘着气问道。

蕾切尔终于无法控制积累已久的厌恶和恐惧之情，将它们一并爆发了出来。

“我觉得这是自己看过的最令人厌恶的场面了！”她大吼道。“他们怎么能——他们怎么敢——究竟是什么意思——巴克斯先生，医院护士，老人家，妓女，让人恶心——”

她把能够想起的东西一股脑都宣泄了出来，但也因为心中充满了太多的愤慨而无法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感受。弗拉辛太太饶有兴致地看着她站在屋子中央激动地指手画脚。

“继续，继续，接着说，”她拍着手笑道。“能听到你的真心话真高兴！”

“但你为什么还要去呢？”蕾切尔问道。

“从我记事以来，每个周日都是这样过来的，”弗拉辛太太轻笑着，好像无需再做更多的解释一般。

蕾切尔猛然转身来到了窗边。她不清楚是什么让她感到了一阵激动。在大厅里见到特伦斯时的头脑发懵，此刻变成了愤慨。她两眼直直地看着他们自己在半山腰的别墅。透过玻璃望去，这再熟悉不过的景色也有了一种异样。她看了一阵子，心情渐渐地平静了下来。接着她想起此刻自己是和一个不太熟悉的人在一起，于是转身看了看弗拉辛太太。弗拉辛太太依然坐在床边，抬着头，透过张开的双唇露出了两排健康洁白的牙齿。

“告诉我，”她说，“你更喜欢谁，休伊特先生还是赫斯特先生？”

“休伊特先生，”蕾切尔回答道，但她的声音听上去不太自然。

“在教堂里读希腊诗的是哪一位？”弗拉辛太太问道。

他们两个都有可能。弗拉辛太太开始描述他们两人，并说他们两个都让她感到害怕，不过其中一个比另一个程度更甚。蕾切尔一边听着她说话，一边想找把椅子坐下来。毫无疑问，这是整个宾馆最大最奢华的一间屋子。屋子里有很多扶手椅和盖着棕色亚麻布的靠背沙发，不过每张椅子上都放着一大张正方形的黄色硬板纸，上面散布着鲜艳的油彩绘制和泼洒而出的圆点或线条。

“这些不是你应该看到的，”当弗拉辛太太注意到蕾切尔的目光后说道。她一跃而起，把纸板一个个面朝地板扣下。但蕾切尔还是拿起了其中的一幅。带着艺术家的自负，弗拉辛太太急切地询问道，“你觉得怎么样，怎么样？”

“这是一座小山丘，”蕾切尔回答道。毫无疑问，弗拉辛太太想要展示的是山峰直冲云霄的壮阔和挺拔，几乎可以看到画中的土砾随风翻转。

蕾切尔一张一张地浏览，发现这些作品都体现出了创作者古怪和果敢的性格。山峰和树木的笔触是完全的野路子，作品背后的寓意也不甚成熟。而这一切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弗拉辛太太的性格特点。

“我看到物体在运动，”弗拉辛太太解释道。“就像这样”——她在空中挥动了一下手，大概有一码的距离。接着她拾起了蕾切尔放在旁边的一块纸板，在一张小凳子上坐下，开始挥舞起一截炭笔。当弗拉辛太太沉醉于其中，似乎在用笔墨代替语言与她对话的时候，蕾切尔显得有一点无所适从，眼神开始四处飘忽。

“打开衣柜吧，”在一阵沉默后，弗拉辛太太嘴里叼着一支画笔含糊不清地

说道，“看看里面的东西。”

正当蕾切尔犹豫的时候，弗拉辛太太走了过来，嘴里依然叼着那支画笔。她猛地拉开柜门，然后把一大堆披巾、软垫、外套和刺绣品扔到了床上。蕾切尔用手指摸了摸这些东西。这时弗拉辛太太又走了过来，这一次把一堆珠子、胸针、耳环、手镯、流苏还有梳子扔在了当中。之后她又回到了小凳子上，重新开始默默地作画。这一大堆东西的色泽有明有暗，在床罩上形成了奇妙的线条和一簇簇颜色，其中还有泛红的石块，孔雀的羽毛以及浅色的龟甲梳子。

“几百年前女人们就开始穿戴这些，到现在她们依然本性不改，”弗拉辛太太评论道。“我丈夫四处奔波，发现了这些东西；卖家不明白这些东西的价值，所以我们用很便宜的价格买了下来。之后我们要去伦敦把它们卖给时髦的女士们。”她咯咯地笑道，仿佛被这些女士的想法和可笑的外表逗乐了似的。画了几分钟后，她突然放下了画笔，紧紧地盯着蕾切尔。

“我告诉你我想要做些什么，”她说。“我想要往上走走，亲眼看看上面的景象。而不是和一群老女佣待在一起，以为自己在英国的海滨。我想要顺着河流一路向上，去看看土著人和他们的营地。这只不过需要在帆布帐篷里住上十天而已。我的丈夫就这样做过。我们可以晚上在树下惬意地平躺，然后白天雇人沿着河道牵引着我们前进。如果见到任何喜欢的东西，我们就让他们停下来。”她站了起来，一边开始用一根金色的别针刺着床，一边观察着蕾切尔听到她的建议后的反应。

“我们必须组织几个人参加，”她接着说道。“十个人就能够租一艘汽艇了。目前看来，你会参加，还有安布罗斯太太会来，赫斯特先生和其他几位绅士呢？我的笔呢？”

她畅谈着自己的计划，整个人越来越自信和兴奋。她坐在床边，列出了一串名字，其中不少都拼错了。蕾切尔也情绪高涨，因为这个想法确实让她感到无比欣喜。她一直都十分希望能够看看那条河流。况且，特伦斯这个名字又令这份向往多了一丝光泽，甚至有点美梦成真的意思。她竭尽全力提示弗拉辛太太这些人名，同时帮助她拼对它们，还用手指计算着日子。接下来的工作花费了一点时间：弗拉辛太太想要了解这些候选者的出身和兴趣爱好，并且时不时地讲述了一些与艺术家脾性和癖好相关的故事，另外还提到了一些曾经来过奇灵戈雷的同名者，虽然肯定不是同一个人，但他们都是对埃及古生物学深感兴趣的聪明人。

用手指计算日期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最终弗拉辛太太寻找起了日记本。她把写字台的每一个抽屉都拉开又关上，随即带着怒气大喊，“雅茅丝！雅茅丝！这该死的女人！每次需要她的时候都不在！”

就在这时，午餐的开饭铃响了起来。弗拉辛太太也拼命摇着自己的铃。一个与女主人一样体面端庄的女佣打开了门。

“噢，雅茅丝，”弗拉辛太太说，“去把我的日记本找来，看看十天后有什么安排，接着问问行李员，一艘容纳八个人，在河上开一周的船，得需要多少人手和花费。问清楚后写在纸上，放在我的梳妆台上。现在——”她用食指指了指门，蕾切尔只得走在前面带路。

“噢，还有，雅茅丝，”弗拉辛太太回头把她叫了回来。“把这堆东西收好，挂在原来的地方，我的好孩子。要不然弗拉辛先生会生气的。”

雅茅丝对这一切只有一个回应，“是，太太。”

当他们进入长长的餐厅时，虽然没有刚才那么浓郁，但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周日的气氛。弗拉辛家的餐桌在窗户旁边，这样弗拉辛太太就可以审视每一个进来的人了。她的好奇心似乎十分强烈。

“那是佩利老太太，”当亚瑟推着一张轮椅进来后，她小声地说。接着是索恩伯里夫妇。“那女人真不错，”她用肘部碰了碰蕾切尔，提示她看看艾伦小姐。“她叫什么名字？”这个浓妆艳抹的女士总是迟到，脸上挂着早已准备好的微笑，迈着轻快的步伐走了进来，好像身处舞台一般。她也许会在弗拉辛太太审视的目光中感到一丝胆怯，这股目光充满了她对所有化浓妆的女士的深深敌意。接着进来的是两个年轻男士，弗拉辛太太将他们统称为赫斯特。他们坐在了过道对面的位置上。

弗拉辛先生对他的太太既赞赏又纵容。他总是用温柔而又流畅的话语应对她的粗鲁与无理。当她评头论足与喋喋不休的时候，弗拉辛先生给蕾切尔讲起了南美艺术的历史。他很懂得如何回应太太的感叹，随即又不动声色地回到自己的主题上。他也懂得拿捏好枯燥与亲密的程度，保证午餐惬意地进行下去。他有着独到观点，告诉蕾切尔，伟大的瑰宝还隐藏在大地的深处；而蕾切尔看到的事物不过是一段短暂的人生旅途中的一小段插曲而已。他认为在山坡上可能会雕刻着巨大的神像；他还相信在无人知晓，只有土著涉足的广袤草原的中央矗立着庞大的人物雕塑。他坚信在欧洲艺术的黎明到来之前，早期的猎人和牧师就已经用巨大的石板建造出了神殿，还利用深色的岩石和巨大的雪松构建出了众神和野兽的形象，以及伟大自然力量的标志：水、空气和他们居住的森林。他也相信就像在希腊和亚洲一样，可能还存在着更多的史前城镇伫立在树海中的开阔之地中，里面充满了祖先民族的杰作。没有人去过那里，几乎一切都无人知晓。就这样，弗拉辛先生在高谈阔论间勾勒出了自己的这些理论，而蕾切尔的注意力被他深深地吸引了。

她没有注意到休伊特在过道的另一侧，透过匆忙经过的服务生在一直注视着她。他有点心不在焉，而且赫斯特也发现他变得非常暴躁，难以接触。他们已经聊遍了日常的那些话题——政治、文学、小道消息还有基督教义。他们还为这次的礼拜争吵了起来。在休伊特看来，这次的祷告词和萨福的诗一样出色；赫斯特仅仅是在卖弄自己非教徒的身份。那为什么要来教堂呢，他责问道，只是为了读读萨福吗？赫斯特解释说自己仔细聆听了布道的每一个词语，如果休伊特想要证据，他可以完整地复述一遍；他去教堂是为了了解造物主的本性，而在今天早上他已经有了深刻的体会。受到巴克斯先生的启发，自己写下了英国文学中最伟大的三个篇章，这也是对神明的一种祈祷。

“我把它们写在了姑妈最近来信的背面，”他说道，随即从萨福的书页中抽出了那封信。

“那好，让我听听上面都写了些什么吧，”休伊特说。对文学讨论的期待使他稍微平静了下来。

“我亲爱的休伊特，你难道想激怒索恩伯里和艾略特两家人，让他们把我们两人都赶出宾馆吗？”赫斯特问道。“哪怕最小声地耳语也可能会让我后悔一辈子。天啊！”他激动地说道，“当世界被这些可恶的愚昧之流所充斥，写作还有什么意义？说真的，休伊特，我建议你放弃文学吧。能有什么好处呢？看看你的这些读者们。”

他向周围的餐桌扬了扬头。这里坐满了来自欧洲不同区域的游客，他们正忙着享用食物，有些正狼吞虎咽地咀嚼着异乡飞禽。休伊特注视着这幅场景，脾气变得比往常更加暴躁。赫斯特也在注视着，最后把目光落在了蕾切尔的身上，向她点了点头。

“我倒认为蕾切尔爱上了我，”他说着，目光又回到了面前的餐盘上。“和年轻女士产生友谊最糟的就是——她们会坠入爱河。”

休伊特对他的话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不同寻常地正襟危坐着。赫斯特似乎并不在意他没有回应自己，因为他又说回到巴克斯先生身上了，还引用了那个关于水滴的结束语。休伊特对此依然没有什么回应，他只是撅起了嘴唇，挑选了一个无花果，然后又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自己思绪万千的状态之中。午餐结束的时候，大家各自端着咖啡分散到了大厅的各个角落。

休伊特坐在棕榈树下的椅子上，看到蕾切尔和弗拉辛夫妇一起从餐厅走了出来；他们在四处寻找椅子，最后选择了角落的三把椅子，因为在那里可以进行私密的谈话。弗拉辛先生正在兴致勃勃地发表着高谈阔论。他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一张纸，在上面开始作画。他看到蕾切尔凑到他的身旁

对着画作指指点点。弗拉辛先生在这炎热的天气下都穿着得体、文质彬彬，但休伊特还是很不友善地把他比作了一个擅于推销的小商人。而与此同时，正当他坐着观察他们的时候，却被索恩伯里夫妇和艾伦小姐缠上了。他们在徘徊了一两分钟后，手里端着杯子坐在了休伊特的身边，想要休伊特跟他们说说巴克斯先生。索恩伯里先生像往常一样，坐下后一言不发，双眼空洞地看着前方。他偶尔举起自己的眼镜，好像要戴上一样，但却总是临时改变主意，最后又放了下来。经过一番讨论，两位女士认定巴克斯先生不是威廉·巴克斯先生的儿子。三人陷入了一阵沉默之中。随后索恩伯里太太说，她在唱国歌时，依然把“国王”唱成了“女王”[注]。接着又是一阵沉默。这时艾伦小姐深沉地说，在国外参加教堂活动总是让她感觉像是在参加水手的葬礼似的。

之后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似乎预示着谈话的结束。幸而，这时有一只喜鹊大小、羽毛泛着蓝色金属光泽的小鸟出现在了阳台上，刚好从他们就坐的地方可以看见。索恩伯里太太随即问道，如果所有的白嘴鸦都变成了蓝色，人们还会不会喜欢它们——“你怎么看，威廉？”她碰了碰丈夫的膝盖，如此问道。

“如果所有的白嘴鸦都变成了蓝色，”威廉说着举起眼镜，架在了鼻梁上。“那它们在威尔特郡根本活不了多久，”他说着又把眼镜摘下来，放在了身旁。此后，这三位长者盯着小鸟陷入了沉思，而小鸟也很善解人意地在那里停留了好长一段时间，好让他们不用再次开口说话。休伊特正考虑着要不要去弗拉辛夫妇那里，这时赫斯特从他们的背后出现，自然而然地坐在了蕾切尔旁边的椅子上，紧接着两人开始熟稔地聊起天来。休伊特再也无法忍受了，倏地站起身，拿起帽子冲出了大门。

---

1. 《人与超人》为萧伯纳根据欧洲流传已久的唐璜传说创作的哲理喜剧，描写了青年男女泰纳尔与安的爱情故事。（译注）
2. 摘自《赞美诗》第16章第1、5、6节；《赞美诗》第18章第6节。（译注）
3. 李尔即李尔王，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译注）
4. 萨福（Sappho）为古希腊著名的女抒情诗人，一生写过不少情诗、婚歌、颂神诗、铭辞等。（译注）
5.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的王位由爱德华七世（1901-1910）继承。（译注）

第十八章

看到的一切都令他心生厌恶。他讨厌这蓝色和白色，讨厌这浓烈的色彩与分明的轮廓，讨厌这南方的嘈杂与炎热；在他看来，眼前的风景就如同舞台上的纸板背景一样冷漠与怪诞，而那山峦也只不过是一张蓝色薄板前的木质屏风。尽管天气炎热，他还是走得飞快。

东侧有两条道路可以离开镇子；一条可以到达安布罗斯的别墅，另一条穿过乡间，通向平原上的一个村庄。另外还有许许多多条经过人们对潮湿土壤的踩踏而形成的小径。顺着这些小径，穿越过干涸的田野，可以到达零星散布的农舍和当地富人的别墅。为了躲避大路的坚硬与炎热，休伊特踏上了其中的一条小径。那些大路总是有运货马车驶过，伴随着一群群嗡嗡作响的飞虫，卷起一片片云朵般的灰尘，载着过节的农民，或是如同空气球一般被火鸡塞得满满当当的网子，或是新婚夫妇的黄铜床架和黑色木箱。

走路的确可以帮助他缓解上午的恼怒，但他依旧心觉不快。毫无疑问，蕾切尔对待他与对待其他人并无二致。她不怎么看他，并且用与他说话时相同的兴致在与弗拉辛先生交谈。最后，还有赫斯特那些讨厌的话，就像是鞭子一样抽打着他的心。他记起来当他离开的时候，她正在同赫斯特讲话。她此刻一定也在和他谈话吧。也许如同他所想的那样，她爱上了他。他思考了一番能够支持这一假设的证据——她对赫斯特作品突然产生的兴趣，她引用他观点时恭敬或半开玩笑的方式；并且，她为他起的“伟人”的绰号也可能蕴含着一些深意。假如他们之间真存在着某种默契，那对他将意味着什么呢？

“都见鬼去吧！”他咒骂道，“我真的爱上她了吗？”而面对这个问题，他只有一个答案。如果他了解爱意味着什么的话，他确实已经爱上了她。自从与她初次见面以后，他就对她产生了关注与迷恋。这种感情越来越浓烈，他的脑海中满是蕾切尔，再也无法思考其他的事物。然而正当他陷入对他们关系的思考之时，他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是否愿意娶她为妻？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因为这种折磨与痛苦实在难以忍受，他必须要下定决心做出决断。这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想与任何人结婚。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被蕾切尔激怒了，因此对于结婚这一想法也同样感到了恼怒。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幅画面：两个人坐在壁炉旁，男士在阅读，女士在缝纫。紧接着又出现了另外一幅画面：男士站起身，道了一声晚安，匆匆离去，脸上带着那种即将寻欢作乐的神秘表情。这两幅画面都令他感到不快，但随后浮现的第三幅画面更令他感到不舒服。在那幅出现了丈夫、妻子和他

们朋友的画面中，夫妇互相瞟了一眼，似乎在为彼此能够隐藏真相而让一些事情能够理所当然地随风逝去感到心满意足。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画面，如同薄板上的照片，在他带着愤怒快速行进的时候，毫无预兆地一一浮现在他的眼前。现在又浮现出了一副疲倦的丈夫与妻子坐在孩子中间的画面，尽管他们看起来极富耐心、豁达开怀与聪明博学，但这依旧令他感到不悦。他又试着去想象一些其他的画面，想象那些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他们都各自组成了不同的家庭；但无论如何，他却总是看到他们被囚禁在生着火的温暖房间中的画面。然而当他开始想象那些未婚朋友们的生活时，他看到他们依然活跃在无限的世界中，与其他人站在同一片土地上，没有任何庇护和优势。他的那些最具个性与最为高尚的朋友都是单身；并且他惊讶地发现，那些他最欣赏与最了解的女性也全部都是未婚女士。与男性相比，婚姻似乎在女性身上产生了更恶劣的影响。摆脱了这些画面以后，他开始回想那些在宾馆中最近观察到的人。每当看到苏珊与亚瑟，索恩伯里先生与索恩伯里太太，或艾略特先生与艾略特太太的时候，他的脑海中经常思考着这些问题。在观察过程中他目睹了刚刚订婚的情侣脸上那种羞涩的幸福与惊喜的表情是如何逐渐被安逸与容忍的心态所替代的，就仿佛他们已经结束了这段亲密的奇遇转而开始承担起自己应付的责任。苏珊就经常拿着一件毛衣追在亚瑟身后，只因为他有一天无意中提到他的一个兄弟死于肺炎。这场景让他感到好笑，但如果把亚瑟和苏珊这两个角色换成特伦斯和蕾切尔，就一点也不好笑了；而且，亚瑟可不会那么热情地把你拉到角落，与你大谈特谈飞行与飞机的机械学。他们的生活最后总归是会安定下来的。接着，他又想起了那些结婚多年的夫妇。索恩伯里太太的确拥有丈夫，这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她无时无刻不在谈话中提起他，但人们却怎么也无法想象他们单独相处的时候能聊些什么。除了可能会在私下谈话的时候进行激烈的争吵外，人们也同样难以想象艾略特夫妇都聊些什么。他们有时也会在公开场合争论起来，尽管大部分争吵都是在畏惧舆论的妻子那伪善的包容中被痛苦地掩盖下来的。这是因为她比她的丈夫要蠢得多，所以不得不使出全身解数将他留住。想到这里，他做出了结论，毫无疑问，要是这些夫妇都分开的话，这个世界将会美好得多。即使对他无比钦佩与尊敬的安布罗斯夫妇来说也是一样——尽管他们之间还存在着爱情，但难道他们的婚姻就不是一种妥协吗？她屈服于他；她宠溺着他；她为他打点一切；对于其他人来说，她是个真实的人，然而对她的丈夫来说却并非如此；对那些与她的丈夫发生冲突的朋友来说，她也并非如此。这是源于她天性中奇异而可怜的缺点。这样看来，也许蕾切尔那个晚上在花园中说的是对的，“我们揭露了彼此最丑陋的一面——我们应该各自独立生活才对。”

不，蕾切尔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原本他的每一个想法似乎都是在抗拒承担婚姻的重担，直到他想起了蕾切尔这荒唐至极的观点。他的角色现在已经从被追求者转变为了追求者。他把注意力由这些令他厌恶婚姻的例子转

移到了对蕾切尔那奇特性格的思考上。因为她之所以能够说出那一番话来，全是性格使然。她真的是那么想的吗？无疑，一个人应当了解那位可能与他共度一生的伴侣的性格。那么，作为一名小说家，就让他来探索一下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吧！当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无法对她的特质进行分析，因为他似乎凭着本能对她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然而当他们分开以后，他有时却觉得自己根本就对她一无所知。她的岁数还很年轻，但是思想却很老成；她对自己缺乏信心，但是却能精准无误地看透其他人。她总是很高兴，但究竟是什么令她如此高兴呢？如果他们真的走到一起，在那种最初的兴奋情绪已经消失殆尽，他们不得不开始面对日常琐事时，又会是什么样的呢？他又剖析了一下自己的性格，发现了两点：不太守时和不喜欢回复字条。据他所知，蕾切尔十分守时，但他记不清自己是否见过她手握钢笔的情景了。紧接着，他又幻想了一场晚餐聚会，就假设是在克鲁姆吧，威尔逊带她落座后就谈论起自由党的处境。她也会参与讨论——当然，她对政治一无所知。不过，她确实十分聪明与坦率。她的情绪不太稳定——这点他已经注意到了——而且她不太善于持家，也不平易近人，还不沉静寡言，并且除了在某些特定的灯光与衣着下，大部分时间都不够美丽动人。而她拥有的最大天赋是善于理解他人的话语；还没有谁能做到像与她聊天时那样舒服。你可以畅所欲言——你可以直言不讳，她从不讨好奉承。想到这里，他愣住了，因为他似乎对她的了解比对任何一个人都要少。这些想法已经在他的脑海中反复盘旋很多次了，他通常都会试着去反驳与推理，但随后又会回到之前疑团莫释的状态中。他不了解她，不清楚她的感受，不知道他们能否在一起生活，也不明确自己是否愿意娶她，但他却明白自己已经爱上了她。

假设他走到她面前，对她说（他放慢了行进的脚步，开始高声讲话，仿佛真的在对蕾切尔说话似的）：

“我爱慕你，但我却厌恶婚姻。我讨厌它的装模作样，它的波澜不惊，它的委曲求全。我的脑海中全部都是你，已经影响了我的工作，妨碍了我的生活。你对此有何回应呢？”

此时他停了下来，靠在一棵树干上，漫不经心地望着干涸的河床岸边散落的几块石头，但实际上他什么都没看到。在他的眼前清晰地浮现出了蕾切尔的脸庞，灰色的双眼，秀发，嘴巴；从这张脸上可以看出很多东西——平凡，茫然，几乎没什么特色，或许带着几分狂野与热情，接近美艳动人。然而这张脸庞在他的眼里总是一样的，因为当她望着他、说起话时总是处于超乎寻常的无拘无束状态中。她会如何回应呢？她会有什么感受呢？她究竟爱不爱他呢？还是她对他与其他男人一样毫无感觉，就像那天下午她所说的那样，像轻风与大海一般无拘无束？

“噢，你是自由的！”他带着想到她时的那种狂喜大声喊道，“我也会让你一

直自由下去的。我们会一起自由自在。我们彼此会分享一切。我们的快乐是独一无二，无可比拟的。”他张开双臂仿佛将她与世界一起抱在了怀中。

他无法再考虑婚姻的问题，无法再冷静地分析她的性格，也无法再幻想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场景了。此时，他的身体滑落到了地上，全神贯注地想着蕾切尔。很快，他又陷入了渴望与她相见的痛苦折磨中。

第十九章

然而，休伊特其实没有必要因为赫斯特和蕾切尔相谈甚欢而徒增痛苦。聚会很快就结束了，弗拉辛夫妇和赫斯特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离去了，而蕾切尔还留在大厅里。她抽出了几张画纸，一张一张地翻阅着，这说明她的内心还充斥着不安和浮躁。她不知道应该是去还是留，尽管弗拉辛太太已经要她来参加茶会。大厅中空无一人，只有威利特小姐还在用风琴演奏一段圣乐；还有富有的卡特夫妇，他们不喜欢蕾切尔，因为她的鞋带没有系好，还有她看上去不够活泼，这些让他们间接地感觉到蕾切尔也不会喜欢他们的。如果蕾切尔之前见过卡特夫妇的话，她的确不会喜欢上他们。最明显的原因就是，卡特先生会给胡子上蜡，而卡特太太又戴着手镯，他们很显然是那种不会喜欢上她的那一类人。蕾切尔此刻太过不安，完全无法进行思考和观察。

她正一页页地翻着一本美国杂志的光滑页面时，大厅的门被推开了，一束光照进来洒在地板上。而被光束笼罩着的一个矮小的白色身影，径直穿过房间向她走来。

“什么？你在这里？”伊芙琳惊呼。“午餐时我就瞥见你了，但你从不屈尊看我一眼。”

伊芙琳的性格就是这样。不管受到了多少真正的或是想象中的冷落，她从来不放弃追逐她想要了解的人。久而久之，她还都能成功地了解这些人，甚至可以让他们喜欢上自己。

她四下看了看。“我讨厌这个地方。我讨厌这些人，”她说道。“我希望你能和我去我的房间。我的确想要和你说说话”

当蕾切尔正犹豫是走是留之际，伊芙琳抓住她的手腕，拉着她出了大厅，往楼上走去。当她们两步并一步上楼的时候，伊芙琳一直抓着蕾切尔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她一点都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是对的，为什么还要在乎这些？让他们都见鬼去吧！这就是我对他们的态度！”

她正处于一种异常亢奋的状态，手臂上的肌肉都在急剧抽动着。显然她一直在等着房门关上，才告诉蕾切尔所有的事。果不其然，一进屋她就坐在床上开始对蕾切尔说：“我猜你觉得我疯了对吧？”

蕾切尔对别人的想法并没有心情去揣测。她更感兴趣的是，自己能不能不

顾后果地说出内心真正想说的东西。

“有人向你求婚了，”她说。

“你为什么这么想？”伊芙琳大叫道，惊讶中还带着几分喜悦。“我看上去像是刚被人求婚的样子吗？”

“你看上去像是每天都会被求婚，”蕾切尔回答说。

“但我觉得向你求婚的人更多，”伊芙琳绽开了并不真诚的笑容。

“从来没有人向我求婚。”

“但这是迟早的——而且会有很多——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了——话说回来，今天下午真的没有求婚。对，这真是一团糟！糟得令人可怕，令人作呕！”

她来到盥洗台，开始用凉水浸湿的海绵擦拭正灼烧得滚烫的脸颊。她擦着脸，微微颤抖地转过身，用高亢而兴奋的声音解释道：“阿尔弗雷德·佩罗特说我答应过要和他结婚，但我说自己从没答应过。辛克莱说如果我不嫁给他的话，他就开枪自杀，我告诉他，‘好，你开枪吧。’他当然不会自杀——他们都只会说说而已。而今天下午辛克莱抓住了我的把柄，开始缠着我给他一个答复。还指责我和阿尔弗雷德·佩罗特调情，说我心肠坏，不过是一个塞壬女妖注而已，还说了很多有趣的话。所以最后我告诉他，‘行了，辛克莱，你说够了吧。现在可以让我走了。’这时他一把抓住了我开始吻我——这令人恶心的禽兽——我现在还能感受到他那胡子拉碴的脸——就好像他说了那番话之后，就理所应当可以这样做似的！”

她狠狠地用海绵擦掉了脸颊上的一块污点。

“我从没遇见过一个能和女人相提并论的男人！”她大叫着说；“他们没有尊严，他们没有勇气，他们只不过有兽欲和蛮力而已！如果一个男人说他不想接受这个女人，她会有这样的举动吗？我们有太多的自尊了；我们比他们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她在屋里走来走去，用毛巾轻轻擦着湿润的脸颊。眼泪这时候也开始和冰凉的水滴一起往下流淌。

“这让我愤怒不已，”她解释道，擦干了眼泪。

蕾切尔一直坐在那里看着她。她并没有在为伊芙琳设身处地地着想；她仅仅在想这个世界充满了受尽苦难的人。

“这里只有一个男人让我真心喜欢，”伊芙琳继续说；“特伦斯·休伊特。似乎每个人都可以信任他。”

这几句话让蕾切尔感到一阵难以言喻的寒意；她的心似乎在被一双冷酷的手死死地压住。

“为什么？她问道。“你为什么相信他？”

“我不知道，”伊芙琳回答说。“你对人难道没有特别的感情吗？那种你笃定是正确的感情？那天晚上我和特伦斯长谈了一次。在那之后我感觉我们俩是真正的朋友。他身上有一种女性的特质——”她突然停下，好像在回想特伦斯曾告诉她的一些很私密的事情，至少蕾切尔从她的眼神中解读出了这一点。

她试着强迫自己去问，“他向你求婚了吗？”但这个问题太庞大了，而且伊芙琳话锋一转，开始说起最棒的男人就像女人一样，以及女人比男人更加高贵——比如说，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像莉拉·哈里森那样的女人会有龌龊的想法或行为。

“我真希望你认识她！”她大声说道。

她比之前平静了很多，脸颊现在也干燥了，眼神又重新拾回了以往的锐利和活力。她似乎已经忘记了阿尔弗雷德和辛克莱，以及刚刚的情绪。“莉拉在德特福德路开了一个酗酒女人之家，”她接着说道。“她一手创办并亲自管理，所有的事务都是亲力亲为，现在这家店在全英国同行里首屈一指。你无法想象那些女人是什么样子的——还有她们的家。但是她和所有人整天都待在一起。我经常和她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从不做正经的事。你整天做什么呢？”她带着嘲讽的笑容，看着蕾切尔问道。蕾切尔几乎没有听她说话，表情有一些茫然和不悦。她对莉拉·哈里森和她的杰作，还有伊芙琳和她的丰富情史都感到厌恶。

“我弹钢琴，”蕾切尔用无比冷漠的语气说道。

“这就对了！”伊芙琳笑着说。“我们这些人除了享乐什么都不做。这也就是为什么像莉拉·哈里森这样比你我更有价值的女人，必须努力投入这项事业的原因。但是我厌倦了玩乐，”她一边继续说着，一边把手举过头顶，平躺在了床上。她这么一伸展，看上去比平时还要娇小。

“我准备做点什么，这是个很棒的主意。你也必须加入。我确信你是很有实力的人，虽然你看上去——好吧，有点像温室里长大的花朵。”她坐了起来，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解起来。“我是伦敦一所俱乐部的会员，那里每

周六都要举办活动，所以叫做周六俱乐部。我们本该探讨艺术，但是我讨厌探讨艺术——这能有什么用呢？我身边这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不去做？何况他们也探讨不出来什么。所以我要告诉他们，我们已经谈论够艺术了，最好能换个话题聊聊生活。我们应该聊聊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逼良为娼，妇女选举权，保险账单等等。当我们决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后，就可以借此形成一个团体……我敢肯定，如果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人接手这些事情，而不是一味地交给警察或地方官的话，我们就能够制止——卖淫”——这个不雅的词语让她压低了音调——“在六个月之内。我的认为男人女人都应该参与其中。我们应当去皮卡迪利广场，告诉这些可怜的人说：‘我并不比你高贵，也不会装作如此，但是你得明白自己做的事情很低贱，而我并不希望你做这样低贱的事情。因为在皮囊之下，我们都是一样的。如果你做这些低贱之事的话，和我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巴克斯先生今天早上说的。尽管他说的对，但你们这些聪明人——你也是聪明人，不是吗？——并不相信这些话。”

当伊芙琳讲话的时候——她确实也经常对此感到遗憾——她的思路太快，导致没有时间聆听其他人的想法。她除了在呼吸时不得不停顿一下，一直都没有停下。

“我想不出来，为什么周六俱乐部的人不能照这个方向做些真正伟大的事情，”她继续说着。“当然这需要有人来组织，需要有人为此付出生命，但是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想法是，以人为本，让抽象的观念自生自灭。莉拉有问题的地方——如果这算的话——就是她把禁欲放在了女人的权益之前。现在我有一件事情可以保证，”她接着说道；“我不是学者或艺术家，或其他什么身份，但我是一个充满快乐的人。”她滑下了床，坐在地板上，抬头看着蕾切尔，在她的脸上搜寻着，似乎在解读隐藏在那副面孔下的特征。她把手搭在了蕾切尔的膝盖上。

“重要的是怎样做一个人，不是吗？”她接着说道。“不管赫斯特先生说什么，都要保持真实。你真实吗？”

蕾切尔和特伦斯一样，感觉伊芙琳与自己有些太过亲近了。这份亲近中带有一丝令人兴奋的成分，尽管它依然令人感到讨厌。蕾切尔也不必自己寻找答案了，因为伊芙琳又紧接着问道，“你是否信仰着什么东西呢？”

为了终结伊芙琳这双蓝眼睛的审视，也为了缓解自己坐立不安的状态，蕾切尔一把推开椅子，大声说道，“我信仰一切！”接着她开始触摸各种物品：桌子上的书，照片，和窗边陶制大花盆里一株刚长出新鲜叶子的带刺植物。

“我相信床，相信照片，相信花盆，相信阳台，相信太阳，还有弗拉辛太

太。”她继续无所顾忌地说着，在她的内心深处有一股力量促使着她把平常不会说的话全部表达了出来。“但是我不信上帝，我不信巴克斯先生，我不信医院的护士。我还不信——”她拿起一张照片凝视着，没有说完后面的话。

“那是我的母亲，”伊芙琳说道，她依旧双手抱膝坐在地上，好奇地看着蕾切尔。

蕾切尔注视了一会儿相片后，“好吧，我也不怎么信她。”她用低沉的音调说。

穆加特罗伊德太太看上去像失了魂一样，她跪在一张椅子上，脸颊紧紧地贴在博美犬身上，她的眼神可怜巴巴的，似乎在寻求庇护。

“那是我父亲，”伊芙琳说道，因为那个相框里有两张相片。第二张相片里是一个潇洒的士兵，身材高大，容貌不凡，还有浓密的胡须；他的手放在佩剑的剑柄上；他和伊芙琳有几分相似。

“就是因为他们，”伊芙琳说，“我才决定要帮助其他女人。我猜你听过我的事情，对吗？你看，他们没有结婚；我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人。我也不以此为耻。不管怎么说，他们彼此相爱，而大多数人都很难说他们的父母是彼此相爱的。”

蕾切尔在床上坐下，手里拿着那两张相片，做起了对比——照片里的两个人，就像伊芙琳所说，深爱着彼此。蕾切尔对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远远多于伊芙琳刚刚开始介绍的关于不幸妇女的活动。她又看了一眼相片中的两人。

“你觉得，”当伊芙琳不做声的时候，她问道，“相爱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恋爱过吗？”伊芙琳问道。“噢，没有——一看你就知道了，”她补充道。她沉思了片刻。“我曾有过一次恋爱，”她说。她又陷入了回忆当中，眼神失去了明亮活力，增添了一点温情脉脉。“恋爱的时候感觉真像是在天堂！——但糟糕的是，我的这段感情没有维持下去。这让我困扰。”

她继续考虑关于阿尔弗雷德和辛克莱的难题，假装寻求蕾切尔的意见。但她渴望的并不是建议，而是与蕾切尔的亲密关系。她看向蕾切尔，发现她还在床上看着相片，立刻就明白了蕾切尔没有把她放在心上。那她到底在想些什么呢？伊芙琳被生命中迸发的小火花所折磨着，她总是试图去接触别人，而又总是被断然拒绝。她开始沉默起来，看着自己的客人，她的鞋子，她的长袜，她夹在头发里的梳子，总之就是她身上所有的细节，好像

抓住这些细节她就能够更加贴近蕾切尔的内心。

蕾切尔最后放下了相片，走向窗子，说道，“真是古怪。人们谈论爱情就像谈论宗教一样没完没了。”

“我希望你能坐下来说说话，”伊芙琳不耐烦地说。

蕾切尔没有坐下来，反而打开了两扇大玻璃窗，探头望向了下方的花园。

“那是我们第一晚迷路的地方，”她说。“一定就是在这些灌木丛里。”

“他们在这里杀鸡，”伊芙琳说。“一刀把鸡头砍掉——太恶心了！但是告诉我，什么——”

“我想在宾馆四处逛逛，”蕾切尔打断了她，把头缩回来看着依然坐在地上的伊芙琳。

“这和其他的宾馆没什么不同，”伊芙琳说。

伊芙琳也许说得对，但在蕾切尔眼中，这里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过道，每一把椅子都有自己的别致之处；她不想继续在这里呆下去了，开始慢慢地向门口挪动。

“你想要的是什么？”伊芙琳问道。“你让我感觉到，你总是在想着一些不愿意说出来的心事...快说出来吧！”

但是蕾切尔没有作出回应。她的手停在了门把手上，似乎突然想起自己应当提出一些建议。

“我想你会嫁给他们其中一个的，”她说完，随即转动把手走了出去，然后关上了门。她一边沿着走廊慢慢地走着，一边用手轻划过身边的墙壁。她没有想好要去哪里，于是沿着走廊朝窗户和阳台走去。她向下望去，在厨房那里她看到了被迷宫一样的灌木丛分割开的、在宾馆里的另一面生活。地面是裸露的，老旧的罐头到处都是，灌木丛上晾着毛巾和围裙。时不时就会有一个身穿白围裙的服务生走出来，往垃圾堆上倒垃圾。两个穿着棉裙的大块头女人坐在一张长椅上，面前摆着沾满血渍的托盘，双膝上放着黄色的家禽。她们一边给它们拔毛，一边闲聊着。突然有一只鸡开始挣扎着扑打翅膀，在空地上半飞半跑地流窜。另外一个看上去年龄超过了八十岁的女人，一直在追着这只鸡。虽然她看上去已经干瘪，腿脚也很不灵活，但却在其他人笑声的怂恿下紧追不舍；她的脸上充满了愤怒，一边跑，一边在用西班牙语叫骂着。他们的掌声和丢出来的餐布惊吓到了这只鸡，于是它到处乱窜，最终拍着翅膀一头撞入了老太太的怀里。她张开自

己不大的裙子包住了它，捆成一束扔在地上，紧接着上前按住，带着一丝报复与胜利感，一刀砍下了鸡头。鲜血和抽搐让蕾切尔挪不开眼睛，以至于虽然感觉到有人从后面走过来，她也没有回头。直到老太太回去和其他人坐在了一起，因为受不了刚刚目睹的残忍一幕，她才猛地向后看去，原来站在她身边的是艾伦小姐。

“这场面可不好看，”艾伦小姐说道，“尽管我猜，这应该比我们的方式人道多了……我想你从没来过我的房间吧，”她加了这一句，随后转身走开，似乎在暗示蕾切尔跟上。蕾切尔照做了，因为她觉得每一个新鲜的谈话对象都可能会慢慢消除困扰着自己的谜团。

宾馆的房间都是一个样式，只是有些大有些小而已；它们的地板都铺着暗红色的瓷砖；都摆着高高的一张床，挂着蚊帐；还有一张写字台和一张梳妆台，几把扶手椅。不过一旦行李箱被打开，整个房间就会换一个样子，因此艾伦小姐的房间和伊芙琳的房间非常不一样。她的房间里，梳妆台上没有五颜六色的帽针；没有香水瓶；没有细长的剪刀；没有各式各样的鞋靴；椅子上没有躺着丝质衬裙。这个房间极其整洁。屋子里的东西好像都是成对出现的。不过写字台上铺满了手稿，一张桌子被拉出来放在了扶手椅旁，上面放着两摞图书馆借来的深色书籍，书里也塞满了大大小小的书签。艾伦小姐邀请蕾切尔进屋是出于好意，她以为蕾切尔呆呆地站在那里无事可做。而且，她喜欢年轻女性，因为她曾经教过很多年轻女学生，也因为受到安布罗斯夫妇如此热情的款待，她很乐意可以做出一点回报。于是她四处张望，想给蕾切尔展示些什么。然而房间里并没有太多可供娱乐消遣的东西。她摸了摸手稿。“乔叟时期；伊丽莎白时期；德莱顿时期，”她回忆道；“我很庆幸没有更多的时期了。我还在写十八世纪中叶呢。你不坐坐吗，温雷丝小姐？这把椅子虽然小巧，但是很结实……《尤弗伊斯》，英国小说文学的萌芽。”她继续说着，又扫了一页内容。“有什么感兴趣的吗？”

她亲切率直地看着蕾切尔，似乎蕾切尔需要什么，她都会尽全力为她提供。她的脸上布满了关切与忧思，而这幅神情让她沧桑的脸庞看上去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魅力。

“噢，不对，你爱的是音乐，对吗？”她想起来了一些，继续说道，“我一向认为文学和音乐搭配不到一起。当然有时候会有天才——”她四处张望着寻找什么东西，看到壁炉台上有一个罐子，于是她拿了下来递给蕾切尔。“把手放进罐子里就能取出腌生姜。你是天才吗？”

但是生姜在罐子深处，没办法够到。

“不用麻烦了，”当艾伦小姐找其他工具的时候，蕾切尔说道，“我觉得自己不会喜欢腌生姜的。”

“你从来都没尝过吗？”艾伦小姐问道。“那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尝一尝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可能会给生活增添一份新乐趣，而且趁着你还年轻——”她试着用钮钩取出腌生姜。“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什么都要尝试一下，”她说。“如果你在临终前才第一次吃到生姜，却发现这是你有生以来最喜欢的东西，难道不会感到遗憾吗？反正我肯定会非常遗憾的，因此我一定要什么都尝试一下。”

这时她成功地用钮钩取出了一片生姜。当她擦拭钮钩的时候，蕾切尔咬了一口姜片，然后立马大叫道，“我得吐出来！”

“你确定尝到味道了吗？”艾伦小姐问道。

蕾切尔把生姜丢出了窗外，以示回答。

“不管怎么说，你也体验过了，”艾伦小姐平静地说。“让我看看——我没什么可以给你看的了，除非你愿意尝尝这个。”在床的上方悬挂着一个小柜子，艾伦小姐拿出了一个小巧精致的瓶子，里面装着浅绿色的液体。

“薄荷酒，”她说。“你知道的，也就是利口酒。这让我看上去像是个酒鬼是不是？实际上这恰恰证明了我是一个极其节制的人。这个瓶子在我这儿已经有二十六年之久了，”她充满自豪地望着它，补充道。当她把瓶子倒过来的时候，从液体的高度可以看出，这个瓶子里的酒还没有被碰过。

“二十六年？”蕾切尔惊呼。

艾伦小姐很满足，因为她已经预料到了蕾切尔的惊讶。

“在我二十六年前去德累斯顿注的时候，”她说，“我的一位挚友想要送给我一件礼物。她认为如果发生沉船或其他事故的时候，酒精饮料没准会派上用场。然而，我没有遇上这类事故，于是带着它回到了家。此后，每次海外旅行的前夕，那个瓶子总会出现在我眼前，给我带来同样的讯息；而如果我一切顺利，就会带着它安全返航。我把它看作对抗灾祸的一个符咒。虽然有一次因为前行的列车出了事故，我被耽误了二十四个小时，但我从没有亲身经历过任何事故。没错，”她对着瓶子继续说道，“我们已经一起见识了许多不同的气候，而你也住过了很多柜子，对不对？我打算以后订制一个写着题词的银制铭牌。我想你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位绅士，名字是奥利弗…如果你打碎了奥利弗，我想我无法原谅你，温雷丝小姐。”她一边说着，一边把蕾切尔手里的瓶子拿回来放回了柜子里。

蕾切尔正捏着瓶颈摇晃着瓶子。她被艾伦小姐深深地吸引了，甚至忘记了手中的瓶子。

“真棒，”她大声说道，“我认为这太不同寻常了；能拥有一个二十六年的朋友，还是一个瓶子——而且还一起经历过这么多次旅程。”

“并不是这样；我认为这再寻常不过了，”艾伦小姐回答道。“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一个人能像我这样普通，倒是不简单呢。我都忘记了——你是天才吗，还是你刚刚说你自己不是一个天才？”

她很友好地朝蕾切尔笑了笑。当她笨拙地在屋里踱步时，整个人看上去那么博学，那么阅历丰富，因此她的话语里肯定拥有抚平痛苦的力量，值得她去依赖。然而此时正在关上柜门的艾伦小姐保持着多年以来形成的习惯，依然默不作声。一种不安的情绪让蕾切尔也保持着沉默；一方面她希望能够高高跃起，让自己鲜活的躯体释放出火花；另一方面，她也意识到了一丝无能为力，只能在沉默中顺其自然。

“我不是个天才。我发现自己很难表达内心想说的话——”过了很久她终于开口说道。

“我认为这与性格有关，”艾伦小姐帮她分析道。“有一些人会毫无障碍地表达出来；对我而言，有很多事情无法说出口。但后来我认为这是自己太过迟钝的缘故。我现在的一个同事，能判断出别人是否喜欢你——让我想想，她是怎么做的？——是根据早餐时说‘早安’的方式。我要想弄清楚的话，估计得花上好几年的时间。但大多数年轻人好像很容易就能判断出来？”

“噢，不，”蕾切尔说。“这太难了！”

艾伦小姐静静地看着蕾切尔，没有作声；猜想着这其中的困难。然后她把手放到了后脑勺的位置，发现有一卷灰色的头发松开了。

“我得请你稍等一会儿了，”她说着站了起来。“我需要整理一下我的头发。我一直找不到满意的发卡。我还必须换一件衣服。如果你能帮我一把的话，就再好不过了。因为衣服上有一组很讨厌的钩子，要是我自己系上的话得需要十到十五分钟；不过有你帮忙的话——”

她脱掉了外套，裙子和衬衣，站在镜子前开始整理头发。她的身材有一点臃肿，显得衬裙很短，两条腿看上去像灰色石板一样。

“人们说青春令人感到快乐；而我个人觉得中年比青春还要快乐得多，”她一边说着，一边把头上的发卡和发梳摘下来，拿起了大梳子。她的头发松

开后刚到脖子的位置。

“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她继续说着，“一个人在教育之下，会觉得事物都是非常严肃的……现在该换衣服了。”

电光火石之间，她的头发就又被梳回了原来的环形。她的上身换成了深绿色带黑色条纹的上衣；而裙子上不同角度的钩子还没有扣好，所以蕾切尔还得跪在地板上，把挂钩和钩眼对准。

“我记得，约翰逊小姐过去总对生活心存不满，”艾伦小姐转过身背对着灯，继续说道。“于是她开始养豚鼠，然后变得沉迷于此。我刚刚听说黄色豚鼠生了一个黑色豚鼠宝宝。我们还打了六便士的赌。她一定会因为赢了赌注而洋洋得意吧。”

裙子系好了。她在镜子前看了看自己，脸上也变成了平时照镜子时那种格外严肃的表情。

“我一会儿要出门与朋友会面，现在的这身装束还算得体吗？”她问道。“我忘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到底是他们发现黑色的动物很少生出其他颜色的宝宝——还是反过来的。我听过许多次解释了，但还是又忘了。我可真笨。”

她在屋内走来走去，寻找着一些身上的小配饰——挂坠盒，手表，链子，沉重的金手镯和象征女性选举权益组织的彩色纽扣。最终，艾伦小姐为周日茶会做好了准备。她站在蕾切尔的面前，对着她报以温柔的微笑。她不是一个容易冲动的女人，而且生活的阅历令她在谈话中十分自制。然而与此同时，她又拥有一种与人为善的品质，尤其是对待年轻人时，而这也让她经常为自己的笨嘴拙舌而感到遗憾。

“我们下楼去吧？”她说。

她把一只手搭在蕾切尔的肩上，然后屈身拾起了一双休闲鞋，将它与另外一双鞋整整齐齐地并排放在了门口。在走廊上，她们经过了很多双鞋靴，有黑色的，有棕色的，都摆放得整整齐齐。但每一双鞋又都不尽相同，甚至摆放在一起的方式也迥然有别。

“我一直认为人们就像自己的鞋子一样，”艾伦小姐说。“那是佩利太太的——”她话还没说完，门打开了，佩利太太坐着轮椅被推了出来，她也盛装打扮好了，准备去出席茶会。

佩利太太向艾伦小姐和蕾切尔打了招呼。

“我正说到人们和自己的鞋子有多么相像呢，”艾伦小姐说。佩利太太并没有听到。艾伦小姐提高了音量重复了一遍。佩利太太依然没有听到。她又重复了第三遍。这一次佩利太太听到了，但她没有听明白。很显然，艾伦小姐正要重复第四遍，这时蕾切尔突然含糊不清地说了些什么，随后消失在走廊当中。这种交流上的不畅，以及走廊上的拥堵，在她看来都是难以忍受的。她快速又漫无目的地朝着反方向走去，最后发现自己走到了走廊的尽头。那儿有一扇窗户，窗边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在桌子上放着一个生锈的墨水台，一个烟灰缸，一张老旧的法语报纸，还有一支断了笔尖的钢笔。蕾切尔坐了下来，似乎想要读读那份法文报，但是一滴眼泪落在了模糊的法语字体上，形成了一块墨渍。她突然抬起头，大声呼喊道，“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她向窗外望去，即便眼泪没有湿润眼眶，也依然什么都看不到。终于，她任由自己沉溺在这一整天的强烈愤懑中了。从始至终她都感到了一种痛苦；起初，是教堂的礼拜；随后是午餐；然后是伊芙琳；再接着是艾伦小姐；最后是堵着走廊的佩利太太。一整天她都在不停地被人折磨，四处磕磕碰碰。现在她终于不堪重负，情绪到达了极限，感到了某种危机，而这也让她看清了世界真实的一面。她十分讨厌这个世界的面目——教堂，政治家，格格不入和惊天骗局——像达洛维先生一样的人，像巴克斯先生一样的人，伊芙琳的喋喋不休；还有堵着过道的佩利太太。与此同时，她规律跳动着的脉搏如同不断流淌的炙热情感；在跳动，在挣扎，在烦躁着。眼下，她的身体就是全世界生命的源泉，即将四处迸发，却一会儿被巴克斯先生，一会儿被伊芙琳，一会儿又被一股如世界般沉重、强加于人的愚蠢给压了回去。受到如此折磨，她不禁把两只手缠绕在了一起。全部的事情都在出错，所有的人都在犯蠢。她隐隐约约地看到下面的花园中出现了几个人。在她看来，这些人就是毫无意义的物质，四处晃荡，除了妨碍她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目的。世界上其他的人究竟都在做些什么呢？

“没人知道，”她说。愤怒的情绪又开始在身体中流淌，原本栩栩如生的世界变得模糊不清了。

“这是一场梦，”她注视着生锈的墨水台、钢笔、烟灰缸，还有陈旧的法文报嘟囔道。这些渺小的、不值一文的物件在她看来，代表了人类的生活。

“我们都沉睡在梦境中，”她重复道。但这个猜测又让她想到这其中的某件东西可能代表着特伦斯。这个想法将她从郁郁寡欢的状态中唤醒了。她又变得和坐下之前一样烦躁不安。她眼中的世界，已经不仅仅是脚下所处的城镇了。这个地方已经被阴霾所笼罩，四处都是燥热的红色迷雾。她又回到了之前每天所处的那种状态。思考不是找到出路的方法，只有行动才能为她提供庇护。进进出出每个房间，进进出出每个人的思想，才能去寻找那些她不了解的事物。因此她站了起来，一把推开桌子，向楼下走去。她

走出了大厅的门，转过宾馆的角落，发现自己身处从楼上窗户看到的那群人之中。但是由于刚从阴暗的走廊来到阳光充足的户外，还由于刚从梦幻回到现实，这群人看上去显得分外亮丽、色彩鲜明，就好像剥落了表面遍布的灰尘，只留下了事物的实际本质和转瞬即逝的瞬间。这景象就如同印在黑夜里的一副画作。白色，灰色还有紫色的人影散落在绿色的藤条圆桌周围，中间茶壶的火焰令空气摇曳不停，就像一面失真的镜子，一颗巨大的绿色树木矗立在他们上方，如同一股蓄势待发的巨大力量。她又靠近了一些，听到伊芙琳自言自语的声音，“来这边——这边——乖小狗，来这边”；一瞬间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切都静止了下来，接着她发现了其中一个人影是海伦·安布罗斯；飞扬的尘埃又开始落了下来。

这群人通过不同的方式组合到了一起；每张茶桌都紧紧挨着，两个区域之间用躺椅相连。不过，就算中间隔着距离，也可以看出，兴致勃勃又趾高气昂的弗拉辛太太在掌控着整个聚会。她正隔着桌子，与海伦热切地交谈着。

“在帐篷里待十天，”她说。“毫无舒适可言。你要想过得舒服些，就千万别来。但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不来，就会后悔一辈子的。你说是吧？”

这时，弗拉辛太太瞟到了蕾切尔的身影。

“啊，你的外甥女来了。她保证自己也会参加的，对吗？”她这个人，一旦制定好了计划，就会像个孩子一样兴致满满地执行起来。

蕾切尔热切地把话接了下去。

“我当然会去的。你也是，海伦。还有佩珀先生也是。”她入座后发现周围都是认识的人，但特伦斯却不在场。人们开始从各个角度讨论这次计划中的出游。有些人说，天气会很热，但是晚上又会很冷；还有人说，租船和语言障碍可能才是困难之处。弗拉辛太太否决了所有的说法，表示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方面的困难，她的丈夫都能一一解决。

与此同时，弗拉辛先生悄悄地给海伦解释道，这次出游实际上非常简单；五天的时间在户外活动；那里——是一个当地的村庄——在她回英国之前，非常值得看一看。海伦含糊不清地嘟哝着什么，并没有想好如何回答他。

茶会这种活动，参与者形形色色，因此很难围绕着一个话题聊得尽兴；但在蕾切尔看来，这反而有一大好处，就是她无需加入交谈的行列。另一旁，苏珊和亚瑟在向佩利太太解释这次出游；在佩利太太听明白以后，以一位老旅行者的身份提了几点建议：带上新鲜的罐头蔬菜、皮毛外套和防

虫粉。她倾过身子，向弗拉辛太太耳语着什么，从她闪烁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似乎是在说着关于臭虫的一些事情。此时海伦为了赢桌子上摆着的六便士，正在向圣约翰·赫斯特背诵《勇敢者的代价》(注)；而休林·艾略特先生正在讲着关于寇松侯爵(注)的轶事，还有大学生自行车的故事，听众们都听得入了神。索恩伯里太太一直在努力回想着一个人名，那个人可能会成为第二个加里波第，还写了一本他们都应该读一读的书；索恩伯里先生则想起来他有一架好用的望远镜。艾伦小姐这时在与小狗喃喃自语，这种怪异的亲密口吻在未婚女性的身上很常见。那是一只猎狐犬，是被伊芙琳最后哄过来的。树枝时不时如同叹息一般轻微地晃动一下，引得一些灰尘与花瓣飘落到盘子上。蕾切尔好像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她就像一条河流，察觉落入水中的小树枝和望着溪流上方的天空。她的眼神太茫然了，伊芙琳有些看不惯，于是穿过人群，坐在了蕾切尔的脚边。

“怎么样？”她突然问道。“你在想什么？”

“沃林顿小姐，”蕾切尔仓促地回答，因为她总得说些什么以示回应。她看到苏珊在和艾略特太太说着悄悄话，亚瑟则用充满自信与爱意的眼光看着她。于是蕾切尔和伊芙琳两个人都开始聆听苏珊的谈话。

“万物都存在着秩序，小狗，花园，还有来上课的孩子们，”她的声音充满了韵律，就好像是在点名一样，“还有我的网球，村庄，给父亲写的信，以及无数听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时刻。在该睡觉的时候，我总是困得头还没沾着枕头就睡着了。另外，我还很喜欢陪伴我的姨妈——我很无聊对不对，艾玛姨妈？”（她冲着佩利太太报以微笑，佩利太太的头微微下垂，满怀喜爱地看着自己的蛋糕），“还得注意不要让父亲在冬天着凉，这就意味着要操很多心，因为他不会照看自己。比你还要严重，亚瑟！所以这些事情全部都堆积到一起了！”

带着对生活和本性的极度满足，她的音调也提高了。蕾切尔突然对苏珊萌生出了一种强烈的反感，她对苏珊的善意、谦虚，甚至是同情都烟消云散了。她一下子变得虚伪和残忍起来；她的形象也变得又矮又胖，原本友善的蓝眼珠现在看上去肤浅又暗淡，如花瓣一般的面颊凝固成了干涸的红色河道。

海伦转向她。“你去教堂了吗？”她问道。她已经赢到了六便士，正准备离开。

“去了，”蕾切尔说。“这是最后一次了。”她补充道。

海伦正准备戴手套，一只手套掉在了地上。

“你不去了吗？”伊芙琳问道，她也拿起了一只手套，但没打算戴上。

“我们该走了，”海伦说。“你难道没有注意到每个人都变得安静了吗——？”

此刻大家都安静了下来，一方面是因为这段突如其来的谈话，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看见有人在向他们走来。海伦没有看清是谁。她一直盯着蕾切尔，通过对她的观察，海伦想道，“看来是休伊特。”一种奇怪的气氛笼罩了这一时刻。她戴上手套，随后站了起来，因为弗拉辛太太也看到了休伊特，正要打听关于河流和船只的消息，整个谈话似乎又要重新开始了。

蕾切尔跟着她，她们沿着大道沉默地走着。虽然海伦已经亲眼目睹并理解了一些事情，但此刻她脑海的最深处已经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如果参加了这次出游，她就一次澡都不能洗。这对她来说是一件无法容忍的大事。

“要和一群几乎素不相识的人待在一起，真让人不快，”她说道。“尤其对介意别人看到自己裸体的人来说。”

“你不想去了？”蕾切尔问道。

蕾切尔紧张的语气激怒了安布罗斯太太。

“我没说去，也没说不去，”她回答道。她变得越来越无所谓，也越来越冷漠。

“总之，我敢说我们已经看遍了所有值得看的东西；然后他们又提出了这一档子麻烦事，无论他们怎么说，这次出游肯定都会让人非常不舒服。”

有一阵子，蕾切尔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但海伦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加深她的痛苦。最后她爆发了出来——

“感谢上帝，海伦，我可不像你！我有时候觉得，你除了活着以外对一切都毫不在意！你就像赫斯特先生一样，看到了糟糕的事物，总会很骄傲地宣称你看出了它们有多么糟糕。这就是你口中的坦诚；实际上这是懒惰，是愚笨，什么都不是。你从不提供帮助；你总是任其自生自灭。”

海伦笑笑，好像她很享受这样的攻击。

“还有吗？”她问道。

“在我看来这糟透了——就这样。”蕾切尔回答说。

“很有道理，”海伦说。

要是在其他时候，蕾切尔可能会被她舅妈的直率弄得默不作声；但在今天下午，她可不想再因此缄口无言。她很想进行一次争吵。

“你简直是半死不活，”她继续说。

“是因为我没有接受弗拉辛先生的邀请吗？”海伦问道，“还是你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

这时，蕾切尔想起，从第一晚登上尤弗罗西尼开始，她就意识到了海伦身上的这种缺点，尽管她很漂亮、很慷慨，尽管她们之间充满友爱。

“噢，这只不过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问题！”她大声说道。“所有人的所作所想，除了给予伤害外别无他用！我告诉你，海伦，这个世界很糟。生活，欲望，都是极度的痛苦——”

说到这里，她扯下了树丛中的一撮树叶，通过将它们在手里捏碎来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些人的生活，”她试图解释道，漫无目的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向。“每个人的生活无论是这样还是那样，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一个人永远也无法从他人的身上得到自己想要的。”

如果海伦想要争论，或是重获蕾切尔的信任的话，在蕾切尔现在这种困惑的精神状态下，简直易如反掌。但是她并没有开口，而是一言不发地走着。漫无目的，细枝末节，毫无意义，噢，不——她在茶会看到的事情已经让她无法再去相信了。那些小玩笑，叽叽喳喳的交谈，整个下午的空虚与空洞在她的眼前一一枯萎。在喜爱和厌恶，相聚和分离之下，有大事件正在发生——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其意义非凡。她的安全感受到了动摇，就好像在嫩枝和枯叶之下看到了一条正在蠕动的蛇。在她看来应该存在片刻的停顿，片刻的虚构，然后才会诞生出深奥而不合情理的规律，将一切按照它的喜好发展和摧毁。

她看着走在身旁的蕾切尔，她依然在用手指捏着树叶，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这个人坠入了爱河，她因此对她产生了极大的怜悯。此刻她从思绪中抽离了出来，开始向她道歉。“真对不起，”她说，“我笨头笨脑的，但这是我的天性，无法改变。”假如这是天生缺点的话，她倒是找到了一个简单的补救办法。她接着说道，她认为弗拉辛先生的计划，只需要再考虑得周全一些，就会非常出色了。她们到家的同时也达成了约定：要是听到关于这件事情的更多消息，她们就接受邀请。

1. 塞壬女妖（Siren）是是希腊神话中人首鸟身（或鸟首人身、甚至跟人鱼相类）的女怪。根据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描写，塞壬女妖们居住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的一座遍地是白骨的岛屿上，她们用自己天籁般的歌喉使得过往的水手倾听失神，航船触礁沉没。（译注）

2. 乔叟指的是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3-1400），英国小说家、诗人。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坎特伯雷故事集》。（译注）

3. 伊丽莎白指的是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33-1603），于1558年11月17日至1603年3月24日任英国和爱尔兰女王，是都铎王朝的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君主。（译注）

4. 德莱顿指的是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 - 1700），英国著名诗人、文学批评家、翻译家，1668年的英国桂冠诗人。（译注）

5. 《尤弗伊斯》即《尤弗伊斯：才智之剖析》（Euphues: the Anatomy of Wit）是一部1578年出版的散文传奇作品，作者为约翰·黎里。（译注）

6. 德累斯顿（Dresden）位于德国的东南方，是德国萨克森自由州的首府。（译注）

7. 《勇敢者的代价》（Toll for the Brave）的歌词是1782年英国诗人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为纪念“皇家乔治”号（Royal George）的失事所创作。（译注）

8. 乔治·纳撒尼尔·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1925）是第一代凯德尔斯顿的寇松侯爵，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898年—1905年曾任印度总督，晚年自1919年至1924年任外相，曾在决定英国的政策方面起主要作用。（译注）

第二十章

当弗拉辛先生和安布罗斯太太详细地考虑出游活动时，他们发现这次行动既不危险也不困难，甚至算得上是稀松平常。每年这个季节，英国人都会聚在一起，顺着河流溯流而上一小截，登陆后游览一下村庄，从当地人手中买上一大堆东西，之后就踏上回程。在这过程中，无论是心灵还是身体，都不会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在确认有六个人希望参与这次出游后，他们很快就安排起了行程。

自伊丽莎白时代以来，这条河流一直都人迹罕至，因此至今都还保留着那个时代的景色。与两岸间奔腾的水流，恣意生长的绿色灌木丛以及由瘦弱的小树苗孑然长成的参天大树所经历的时光相比，伊丽莎白时代至今也不过是弹指一挥间。这波浪一般起伏的绿色景致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世纪，从未改变，仅仅是随着日出日落、云卷云舒的景色稍显不同。那两岸间奔流的河水永不停歇，时而冲刷泥土，时而带走树枝。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座又一座的废墟被建为了城镇，城镇间的居民变得越发各有千秋，不尽相同。在他们几周前举办野餐的那座山顶可以望见这条河流的一段。当苏珊与亚瑟互相亲吻时，当特伦斯与蕾切尔坐着谈论里士满时，当伊芙琳与佩罗特漫步而行、想象自己是前来开拓殖民地的伟大将领时，他们都已经看到了这段河流。从他们所处的位置望去，一条宽广的蓝色河流穿越过沙地，汇入了大海，而大片的绿色树冠向远处无限延伸，直到与水域融为一体消失在了视线的尽头。在距离河岸二十英里左右的范围内，还散落着一些房屋；随着范围的扩大，房屋逐渐被棚屋所替代，最终房屋与棚屋都消失了，仅仅剩下树木与杂草，只有猎人、探险家和商人穿行其中进行行军或航海活动，并无安居之处。

这支由六个英国人组成的队伍一大早就从圣玛丽娜出发，驱车二十英里后又骑马前行了八英里，最终在夜幕降临之时到达了河边。他们——弗拉辛先生和弗拉辛太太，海伦·安布罗斯，蕾切尔，特伦斯和圣约翰，骑着马在林间穿行。那些疲惫的小马不自觉地停了下来，于是这些英国人下了马。弗拉辛太太兴高采烈地大步奔向河岸。这是漫长而又炎热的一天，但她却享受着行进的速度与清新的空气；她终于远离了她憎恨的宾馆，并且找到了合她心意的同伴。河流在黑暗中打着漩流淌而过，他们的耳边充满了水流的奔腾声，只能看清光滑流动的水面。他们站在巨大树干间的一片空地上。稍远处，有一盏轻微晃动的绿色小灯，在为他们指明即将上船的位置。

当他们全部登上了甲板后，才发现这是一艘非常小的船。它在他们的脚下

轻轻地颤动了几分钟，然后沿着水面平稳地驶了出去。他们似乎正在潜入暗夜的中心，树丛严密地阻隔着他们前进的路线，耳边充满了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通常来说，巨大的黑暗使人们说话的声音显得渺小又微弱，也就使人们丧失了彼此交流的欲望。在甲板上绕了三四圈以后，他们聚拢在一起，打着长长的哈欠，一同望着岸边的一个幽暗角落。伴着一种被气氛所压抑着的、富有节奏的喃喃低语，弗拉辛太太开始思考他们可以在哪里入睡。他们既不能睡在底舱，也不能睡在满是油味的脏乱角落，同样也不能睡在甲板上，还不能睡在——她想着这些，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正如海伦之前所预料到的那样，尽管已经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也几乎无法看清彼此，他们却依然面临着更衣的问题。在圣约翰的帮助下，她撑起一张天篷，说服了弗拉辛太太到这后面更衣。除非她碰巧将自己隐藏了四十五年的某些部位毫无遮蔽的展示在人们眼前，否则没有人会注意这里。床垫已经铺开，毯子也已经准备好。三位女士靠着彼此躺在了柔和的户外。

男士们则吸了不少烟，把仍在燃烧的烟头丢进河中，望了一会儿他们下方泛起涟漪的黑暗水面，随后也脱掉了衣服，在小船的另一端躺了下来。他们非常疲惫，彼此间被浓浓的夜色阻隔着。船上那盏灯笼发出的光线只能照亮一些绳索、几块甲板以及小船的扶栏，除此以外的事物都被无边无际的黑暗笼罩着。他们的脸庞和那些河边聚集的树木都漆黑一片。

很快，威尔弗里德·弗拉辛睡着了，赫斯特也睡着了。只有休伊特独自躺着凝视天空。船只平缓的移动与不断从眼前略过的黑影令他无法思考。一想到蕾切尔距他如此之近，他就无法安然入睡。此刻的她近在咫尺，就睡在几步之遥的小船另一端，这令他无法再为她牵肠挂肚，就如同当与她比肩而立、贴头相依时，他就无法再凝视她一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艘小船与他的处境相同，即使他起身掌舵也无法改变它的航向，因此他再怎么用尽全力与自己那股无法抗拒的感情力量进行抗争也都是无济于事的。随着船只在光滑的水面上平稳滑行，他远离了自己的一切过往，穿越障碍，越过界标，滑入了一片未知的水域。在万籁俱寂中，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昏沉状态包裹着，他躺在甲板上望着映衬天空的树梢那些细微的差别，有的弯成拱形，有的松弛下垂，有的茂盛高昂，直到眼前的这幅景象变为了他那躺在一片巨大的树荫下抬头望着天空的梦境。

当他们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船只已经沿着河流行进了一大段；此刻在他们的右侧是一段点缀着树木的高高的黄色沙岸，左侧是一片沼泽地，长着高高的芦苇和竹子，栖息在顶端的鲜艳的绿色和黄色鸟儿在微微晃动着。这是一个炎热而寂静的早晨。早餐后大家把椅子拉到一起，摆成一个不规则的半圆，纷纷在船头坐了下来。头顶的遮阳棚阻挡着阳光对他们的炙烤，船只行进带来的微风轻柔地吹拂着他们。弗拉辛太太已经开始在她的油画布上描描画画了，每隔一会儿头部就会猛然一动，就如同一只正在兴奋啄

食的鸟儿。其他人在膝头摊开了书籍、报纸或刺绣作品，一会儿低头忙忙手中的事情，一会儿抬头望望眼前的风景。休伊特一度大声朗读起了一首诗歌，但是满目移动的物体完全淹没了他的声音，他只好停了下来。没有人再开口说话。他们的小船在树荫下向前穿行。一会儿可以看到一群红色的小鸟在左侧的小岛上觅食，一会儿又能看到一只蓝绿色的鹦鹉鸣叫着在树木间飞行。他们一路航行着，眼前的风景越发原始。树木与灌木丛似乎正在靠近地面的地方为争夺地盘进行着殊死搏斗；而其中高耸着几棵鹤立鸡群的参天大树，绿色的伞状树冠在上空轻轻地颤动着。休伊特又低头看起了书。这清晨就如同昨夜般宁静，但因为有了阳光的明亮照耀，他可以看见蕾切尔的身影，聆听她的声音，靠近她的身体。他感觉自己仿佛正在等待着什么，就好像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处于静止状态的，任凭声音、人们的身体、飞鸟等万物略过他的身旁或聚拢在他的周围。只有蕾切尔与他一样，也在等待着什么。他时不时向她瞥上一眼，好像必须让她知道他们俩正在共同等待着什么，共同束手无策地携手并肩。他再一次低头读起了书：

拥我入怀之人，无论你的身份，.

缺少一件事情，一切皆成枉然。注

一只鸟儿发出了一阵狂乱的笑声，一只猴子像是提出令人难堪的问题般咯咯轻笑了几声。随着炽热的阳光散去，他的声音摇曳着飘荡了出去。

渐渐地，行驶的河道变窄了，两旁高高的沙岸也降为了树木茂盛的平地，耳畔传来了森林的声音。如同身处大厅一般，四周充满了回声。有人突然大声叫嚷了几声，紧接着是一段长长的寂静，就像是大教堂中男孩的声音停歇后那依然不停萦绕在屋顶各个角落的回声。过了一会儿，弗拉辛先生站起身与一位水手交谈了几句，回来后宣布午餐后蒸汽船将会停上一会儿，大家可以到森林里散散步。

“森林间布满了小路，”他解释道。“我们还没有远离文明社会呢。”

他仔细地欣赏了妻子的画作。出于礼节，他没有公开地夸赞，只是一只手在画作的一半处划了一下，另外一只手在空中做了一个手势。

“上帝！”赫斯特双眼直盯着前方惊呼道。“这一切真是惊人的美丽，你们不觉得吗？”

“美丽？”海伦问。这似乎是一个陌生而微不足道的词语。她与赫斯特也都

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以至于她忘记了回答他的问题。

休伊特觉得自己必须要说些什么。

“这里就是伊丽莎白时代人们的灵感来源，”他凝视着茂盛的叶子、锦簇的花团和巨大的果实，沉吟道。

“你是说莎士比亚？我讨厌莎士比亚！”弗拉辛太太叫道；威尔弗里德带着钦慕赞叹道，“我敢说这世界上只有你敢这么说，艾丽斯。”但弗拉辛太太并没有在意丈夫的这番恭维，继续有规律地挥动着画笔，嘴里时不时地发出一两声模糊的咕哝或叹息。

此刻已经变得十分炎热了。

“瞧瞧赫斯特！”弗拉辛先生低语道。只见赫斯特手中的一张纸已经滑落到了甲板上，头向后仰着，发出了长长的鼾声。

特伦斯拾起那张纸，在蕾切尔的面前展开。这是他在小教堂里就开始动笔的一首诗歌的延续，是关于上帝的，十分粗鄙。蕾切尔虽然无法完全理解诗句的内容，但已经觉察出了它的粗俗。休伊特开始在赫斯特留下的空白处填入词句，但他的动作很快就停了下来，铅笔滚落到了甲板上。他们向右侧河岸逐渐靠近，周身笼罩着一片变为绿色的光线，在一丛丛绿叶中穿行。弗拉辛太太把她的画稿放在了一边，静静地注视着眼前的风景。赫斯特醒了过来；已经到了午餐时间，他们享用午餐的同时，小船在岸边不远处停了下来。汽船后面拖着的小船被挪到了侧面，女士们在帮扶下上了小船。

为了防止无聊，海伦在腋下夹了一本回忆录，弗拉辛太太则带上了她的画夹，他们就这样登上了森林边的河岸。

他们沿着与河道平行的小路刚走了几百码，海伦就嚷着说热得受不了。此时，河面已无一丝微风，四周只剩下炎热又潮湿的空气与来自森林的浓重气味。

“我就在这儿坐坐，”她指着一个树墩说道。那是一个遗留了很久的树墩，上面布满了一层又一层的匍匐植物与皮带一般的荆棘。她坐了下来，打开阳伞，望着被树干分割成一段一段的河流，把背影留给了身后那些消失在黑影中的树木。

“我完全同意，”弗拉辛太太说着打开了她的画夹。她的丈夫在周围观察了一番，为她挑选了一个作画的绝佳角度。赫斯特在海伦的身旁清理出一块地方，从容地坐了下来，看样子不与她进行一番长谈是绝不会轻易起身

的。特伦斯和蕾切尔还在一旁站着，没有找到坐处。特伦斯预感到命中注定的重要时刻即将来临了。尽管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却依然保持着彻底的冷静与克制。他决定站着与海伦说一会儿话，试图劝说她起身离开自己的座位。蕾切尔也加入了劝说的行列，建议她与他们一起走走。

“在所有我见过的人中，”他说，“你是最缺乏冒险精神的。你这会儿就像是坐在海德公园的绿色长椅上似的。你打算在这儿坐一下午吗？难道不想四处走走吗？”

“噢，不了，”海伦说，“一个人只要用眼睛看看就好了。而这里已经拥有了全部——全部，”她用一种昏昏欲睡的声调重复道。“你们去散步又能看到些什么呢？”

“一到下午茶时间，你就会酷热难耐和心烦意乱，而我们却依然感到清清爽爽和心旷神怡。”赫斯特补充道。当他抬头望向他们的时候，可以在他眼中看到天空与树枝反射出的黄绿交错，这令他们分了心，而他似乎在想着一些没有说出口的话。就这样特伦斯和蕾切尔顺理成章地提出要结伴到树林里走走；他们彼此对视了一眼，一同转身离开。

“再见！”蕾切尔喊道。

“再见。小心有蛇，”赫斯特回应道。他在由倒下的树木与海伦的身体组成的阴凉处舒舒服服地安顿了下来。当他们离去的时候，弗拉辛先生在身后叫到，“我们必须在一个小时后出发。休伊特，别忘了，一个小时。”

不知是自然还是人为，有一条宽阔的道路恰好与河流形成直角，通往森林深处。这条路与英国森林中的马车道十分相像，只是道路两旁长着的是剑状叶子的热带灌木，地面上铺满的不是杂草，而是默默无闻的厚重苔藓，上面点缀着黄色的小花。随着他们往森林深处行进，四周愈发昏暗，耳中习以为常的噪声也被树木的嘎吱声与沙沙声所代替。这让身处森林中的他们产生了自己正在深海中行走的幻觉。这时道路开始变得狭窄，转过了一个弯，缠绕树木的浓密藤蔓像树篱一般围住了道路两侧，四周绽放着星星形状的深红色花朵。不时传来一两声受惊动物发出的刺耳叫声打断了嘎吱声与沙沙声。凝滞的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倦怠的香气。几缕明黄色的光线透过头顶上方巨大的浓绿树冠洒在了地上，给这漫林碧透的空间增添了几个明亮斑点。几只红黑相间的蝴蝶正围绕着这些光斑翩翩起舞。特伦斯和蕾切尔一言不发。

这种沉默的气氛不仅使他们感到焦虑，也令他们无法进行思考。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层隔膜需要靠语言来打破。他们之中的一个必须要先开口说些什么，但这个人是谁呢？这时休伊特拾起了一枚红色果实，用尽全力高高地

抛向了空中。他准备在它落地的时候就开口。他们聆听着果实与树叶摩擦发出的扑噜扑噜声；聆听着它一路拍打着枝叶下降，最终落地的砰啪声。随后一切又重归沉寂。

“这里让你感到害怕吗？”当果实掉落的声响在空气中完全消逝之后，特伦斯开口问道。

“不，”她回答。“我喜欢这儿。”

她又重复了一遍这句回答，“我喜欢这儿。”她走得飞快，身姿比平时更加挺拔。他们再次陷入了沉默。

“你喜欢和我在一起吗？”特伦斯问道。

“是的，喜欢和你在一起，”她回答。

他沉默了片刻，仿佛整个世界都已经被沉默所笼罩。

“这也是我与你相识以来的感受，”他说。“我们在一起很快乐。”他似乎并没有说话，而她似乎也没有在听。

“非常快乐，”她说。

他们又沉默着继续向前走，不知不觉间加快了脚步。

“我们彼此相爱，”特伦斯说道。

“我们彼此相爱，”她重复道。

此时，寂静的氛围被他们说出的怪异而陌生的语句所打破了。他们走得越来越快；突然同时停了下来，互相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然后松开倒在了地上。他们并排坐下，听着树木的沙沙作响和远远传来的野兽嘶吼，这些从四周传来的声响如同一座桥梁越过了他们之间的沉默。

“我们彼此相爱，”特伦斯望着她的脸庞重复道。他们两人的脸庞都十分苍白与平静，彼此沉默不语着。他担心自己又忍不住想要亲吻她。她渐渐地向他靠近，直到整个人倚在了他的身上。他们就这样坐了一会儿。她开口叫了一声“特伦斯“，而他也回应了一声“蕾切尔”。

“糟透了——实在是糟透了，”在一阵沉默后，她喃喃自语道，内心充满了不断翻涌沸腾的情感。这种心潮腾涌的感受在内心深处愈发真实起来，毫无意义却又令她痛苦不堪。她看到眼泪正在顺着特伦斯的脸颊流淌。

似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做出了下一个动作——掏出他的怀表。

“弗拉辛说的是一个小时。我们已经走了半个多小时了。”

“而且我们还需要半个多小时才能走回去，”蕾切尔说。她缓慢地直起身，完全站起来后，张开双臂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像在叹气，也像在打呵欠。她看起来十分疲惫，脸颊苍白。“往哪条路走？”她问。

“这边，”特伦斯回答。

他们又踏上了长满青苔的小径，开始往回走。耳边不断响起头顶树木的吱嘎声与沙沙声，不时传来几声刺耳的动物叫声。蝴蝶仍然在黄色的光斑上方盘旋飞舞。起初，特伦斯对自己的方向感抱有十足的把握，但随着他们的行进，他却开始有些质疑了。他们不得不停下脚步重新思考，最终决定返回原处重新出发。因为尽管他能够确认河流的方位，却无法准确记起他们与同伴集合的地点。蕾切尔一路跟着他，在他停下的地方停下，在他转弯的地方转弯，既不考虑方向，也不考虑他停下或者转弯的原因。

“我不想迟到，”他说，“因为——”他把一朵花放进了她的手心，她的手指随之轻轻地合拢。“我们已经太迟了——太迟了——实在是太迟了，”他不停重复着，仿佛是梦中的呓语。“啊——找到了。我们就在这里转弯。”

他们终于又踏上了那条与英国森林中的马车道十分相像的宽阔道路，就是在这里他们与同伴分开的。他们沉默地向前走着，就如同梦游一般，只是时不时地意识到自己身体的沉重。蕾切尔突然喊道，“海伦！”

在阳光灿烂的森林尽头，他们看到海伦依旧坐在树墩上，裙子在阳光下雪白刺眼，而休伊特也依旧在她身旁撑着手肘坐着。他们俩本能地停住了脚步。在看到了其他人以后，他们觉得自己无法再继续向前，于是手拉着手沉默地站了一两分钟。他们感到自己无法面对其他同伴。

“但我们必须走过去，”蕾切尔最终用他们刚才谈话时那种奇怪而沉闷的语调坚决地说道。他们竭力强迫自己走完了与树墩上坐着的两个人之间那一段短短的距离。

当他们走近的时候，海伦转过身看向他们。她望了他们一会儿，一言不发。当他们靠近的时候，她平静地开口说道：

“你们见到弗拉辛先生了吗？他去找你们了。他觉得你们一定是迷路了，虽然我告诉他你们不会的。”

赫斯特半转着身体，回过头望向半空那些纠缠错结的树枝。

“那么，这趟散步值得吗？”他朦胧地问道。

休伊特坐在他旁边的草地上，给自己扇着风。

蕾切尔靠在海伦旁的树干末端，小心地保持着平衡。

“十分炎热，”她说。

“不管怎么说，你看起来已经精疲力竭了，”赫斯特说。

“这森林有些密不透风，”海伦一边说着一边拿起她的书，将书页间掉落的枯叶抖落。随后他们都沉默下来，盯着眼前的河水在树干间打着漩流淌而过，直至弗拉辛先生出现。他突然从左侧一百码远的树木后钻了出来，大声感叹道：

“啊，你们最终还是找到了路。但还是已经迟了——比原计划的时间要迟，休伊特。”

他略微有些恼火，作为这次出游的组织者，他还是颇有些威严的。此时他快速嘀咕着一些指责抱怨又毫无意义的词句。

“当然，通常情况下迟到一会儿无伤大雅，”他说道，“但当这关乎到其他人时间安排的时候——”

他将大家召集起来，返回河边。小船正在那里等待着将他们送回蒸汽船。

白日的炎热正在逐渐褪去。在享用下午茶时，弗拉辛夫妇开始变得健谈起来。特伦斯听着他们谈话，感到现实似乎被分割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层次。一边是弗拉辛夫妇高谈阔论中的云端世界；而另一边是他与蕾切尔共同跌入的世界之底。弗拉辛太太的身上具有某种孩子般的天真率直，也如同孩子一般，总是怀疑长辈对自己有所隐瞒。她用那双灵动的蓝色眼睛盯着特伦斯，特意与他讲起了话。她想要知道，如果这艘船触礁沉没的话，他会怎么做。

“除了自己逃生外，你还会关心别的吗？我会吗？不，不会，”她笑着说，“丝毫不关心——别以为我会。一般女性只关心两样东西，”她继续说道，“她的孩子和她的狗；我不相信男人也有关心的两样东西。读过那么多与爱情有关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诗歌都是如此乏味的原因。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又会怎么做呢？这根本就不是爱情！”她喊道。

特伦斯咕哝了几句不知所云的话。而此时弗拉辛先生已经恢复了他平日的文雅。他抽着一支烟，开始回答他妻子的问题。

“你得时刻记住，艾丽斯，”他说道，“你的成长过程是十分违背人性的——我应该说是不同寻常的。他们没有母亲，”他解释道，语气中少了几丝严肃；“他们的父亲——他是一位非常讨人喜欢的男士，毫无质疑，但是他关心的只有赛马与希腊雕塑。跟他们讲讲洗澡的事，艾丽斯。”

“马厩里，”弗拉辛太太说道。“冬天会被冰霜覆盖。我们必须得走进去；否则就会挨鞭子。强壮的孩子活下来了——其余的死掉了。优胜劣汰——这是最杰出的计划，我敢说，如果你也有十三个孩子的话。”

“这一切都发生在英国市区，就在十九世纪！”弗拉辛先生转向海伦高声说道。

“如果有孩子的话，我也会这样对待他们的，”弗拉辛太太说道。

每一个词语都清晰准确地传入了特伦斯的耳中；但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在对谁说，他们又是谁呢？这些了不起的人真的漂浮在云端世界吗？现在他们喝完了茶，站起身靠在船头。正指日落时分，河水被映照为一片暗淡的深红色。河道又变宽了，他们经过了溪流中央的一座深色楔子般的小岛。两只白色的大鸟如同踩着高跷一样站在那里，周身沐浴在红色的夕阳下。小岛的沙滩毫无人迹，只散落着几个鸟爪印。河岸上的树枝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盘根错节，而绿叶闪着金光，耀眼夺目。赫斯特倚在船头，开口说了起来。

“你不觉得这场景让人感觉非常怪异吗？”他抱怨道。“这些树木使人神经紧张——一切都那么疯狂。上帝无疑也疯了。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怎么能想象得出这样的荒野呢？怎么能与猿猴和短尾鳄一同栖息在这里呢？如果我住在这里的话一定会发疯——彻底疯了。”

特伦斯刚要回答他，安布罗斯太太抢先开了口。她让他看看这景色是如何构成的——看看那令人惊叹的色彩，看看树木的形状。她似乎正在保护特伦斯不被他人靠近。

“是的，”弗拉辛先生说道。“在我看来，”他继续说道，“赫斯特提出的人迹罕至的问题恰恰是关键。你必须得承认，赫斯特，一座小小的意大利城镇就会使整片风景变得庸俗不堪，也会大大削减这广袤无垠的感觉——宏伟壮观的感觉。”他把双手滑向森林的方向，停了一会儿，望着那片此刻正在逐渐陷入寂静的绿色团块。“我承认，这景色使我们显得十分渺小——是我们，而不是他们。”他说着朝旁边一个正俯身向河里吐痰的水手点了点头。“我想，这就是我妻子所感受到的，农民本质上的优越性——”弗拉辛先生还在继续说着，试图说服圣约翰。在谈话声的掩护下，特伦斯把蕾切尔拉到了一旁，装模作样地指着一根半落入水中的巨大的扭曲树干。他

不惜任何代价地希望可以靠近她，但却发现自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弗拉辛先生的话语不断传入他们的耳中，一会儿是关于他妻子的，一会儿是关于艺术的，一会儿又是关于国家未来的。这些毫无意义的词句在空中高高飘荡着。由于气温下降，他开始与赫斯特在甲板上踱起步来。当他们经过的时候，一些支离破碎的词句清晰地飘了过来——艺术，情感，真理，现实。

“这是现实，还是梦境？”当他们经过的时候，蕾切尔小声地问道。

“这是现实，是现实，”他回答道。

随着微风渐凉，此时人们都开始起身活动身体。当大家又开始在毯子和大衣下准备就寝的时候，特伦斯和蕾切尔躺在了两个方向相反的角落，无法相互讲话。然而当夜幕降临之时，其他词句似乎也如同纸张燃烧的灰烬一般，在蜷缩一团后消失殆尽，只留下他们沉默无言地空坐在世界之底。那心花怒放的感觉似昙花一现，他们现在又都重归平和安宁了。

---

1. 出自美国诗人华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于1855年出版的诗集《草叶集（Leaves of Grass）》。（译注）

第二十一章

多亏了弗拉辛先生的严格要求，他们最后总算准时到达了计划中的河段；在隔天吃完早饭后，当大家又把椅子搬出来，在船头摆成一个半圆形的时候，汽船距离行程的目的地——当地土著部落，只有几英里的距离了。弗拉辛先生坐了下来，建议大家仔细观察河的左岸。他们即将经过一块空地，那里可以看到十几年前因患热病去世的著名探险家麦肯齐住过的小屋，距离文明仅仅一步之遥——麦肯齐，他重复着这个名字，是对内地探索最为深入的人。他们的目光很听话地转向了那边。而蕾切尔的眼中什么都没有看见。倒是有黄色、绿色的物体从眼前略过，但是她仅仅看出了一个有点大，另一个有点小；她并不知道那些是树木。不断地转头望来望去让她有些恼怒，就如同专注思考的人被突然打断了一般，虽然她并没有在思考什么。她恼怒的是人们说出的那些话，以及他们漫无目的地挪动身体，因为这些似乎都干扰了她，让她没办法和特伦斯说上话。过了一会儿，海伦看见她正心事重重地盯着一卷绳子发呆，根本听不进去任何话。弗拉辛先生和圣约翰还在从政治角度谈论这个国家的未来，而且已经探讨得颇有深度了；其他人则伸展着双腿或是托着下巴，默默地注视着。

安布罗斯太太乖乖地看着听着，但是内心不知道因为什么，被一种不安的情绪所萦绕着。她按照弗拉辛先生说的话，朝河岸看去，感觉乡间的确美丽，但也非常闷热与吓人。她本不想让自己受到莫名情绪的影响，然而随着汽船继续滑动，在这清晨的烈日下，她感到了一阵莫名其妙的感动。可能是由于对森林的陌生感，也可能是由于其他什么更加难以捉摸的原因，她自己也无从得知。她的脑海忽略了眼前的风景，转而被各种焦虑所占据，里德利，她的孩子，一些遥远的事情，比如年老，贫穷和死亡。赫斯特其实也很消沉。他原本把这次出游看作了度假，因为一旦远离宾馆，奇妙的事情当然就会发生，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而且在这里他们感到不舒服，感到压抑，感到从未有过的害羞。当然，要是对事物抱有期待的话，结果总是会令人感到失望。他觉得这是威尔弗雷德·弗拉辛的错，他的穿着总是如此整齐与正式；他也责备休伊特和蕾切尔。他们为什么不说话呢？他看着他们坐在那里不吭声，心事重重的样子，这幅景象让他懊恼。他推断他们已经订婚了，或者即将订婚，但他们没有丝毫表现出浪漫或兴奋，而是和其他的一切事物一样，呆板沉闷；一想到这样的人正在相爱，就让他很是恼火。他靠近海伦，开始向她诉说他在晚上过得多么不舒服，他躺在甲板上，忽冷忽热，而且星星亮得他睡不着觉。他彻夜未眠，一直在思考，当有一点亮光，足以看清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写下了二十行关于上帝的诗。而糟糕的是，他几乎已经证明了上帝根本就不存在。他不觉得自己是在戏弄她，并且开始思考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会发生什么事

——“一个留胡子的老人，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袍，极度易怒而且注定难以相处？你还有其他韵脚吗？上苍，棍棒，悲伤——都用过了；还有其他的吗？”

虽然他和平常一样滔滔不绝，但是海伦还是能够看出，他感到非常不耐烦与不安。然而她还没有作出回答，弗拉辛先生就大声喊道“这里！”大家都看向河岸上的小屋。那里看上去十分荒凉，屋顶还有一道大缺口，屋子四周的地面呈现出黄色，四处还散落着火堆和锈迹斑斑的空罐头。

“有人在那里找到他的尸体了吗？”弗拉辛太太大声问道。她一直往前探着身子，想找出探险家死去的那个地方。

“有人找到了他的尸体、衣服和一个笔记本，”她的丈夫回答道。汽船飞速向前开去，带着他们驶过了那里。

天气实在是太炎热了，除了偶尔改变一下姿势，或者划火柴，大家都没怎么活动。他们的眼中都充满了绿色的倒影，一直注视着河岸。每一个人都微微紧闭着嘴唇，好像经过的每一处景色都激发了他们的思考。除了赫斯特，他时不时下意识地动一下嘴唇，因为他还在寻找与上苍押韵的词语。无论其他人在想些什么，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开口说话。大家对两岸郁郁葱葱的树木已经习以为常了，因此当大家抬头看到树木消失了，眼前的视野突然变得开阔起来的时候都吓了一跳。

“这让我想起了英国的一处公园，”弗拉辛先生说。

的确，没有什么能够比眼前的这幅景象更加美好了。河流的两岸都是像草坪一样的开阔空间，上面铺满了绿草。这里的整洁和井然说明有人在精心打理。小山丘的顶端挺立着姿态优雅的树木。在他们目之所及之处，草坪绵延起伏，就像一个老派的英式公园。眼前景色的转变自然引起了大家姿势的改变，他们都站了起来，倚靠在扶手旁，心怀感激地欣赏着这幅美景。

“要是把那片种着黄花的灌木丛砍掉的话，”弗拉辛先生继续说道，“这里就是阿伦德尔[注]或是温莎公园[注]了；我的天啊，快看！”

一排排被太阳晒伤的背影停滞了片刻，然后突然跳了起来，就好像要越过看不见的波浪似的。有那么一小会儿，没有人相信他们真的在野外看到了活生生的动物——那是一群野鹿。这个景象引发了他们孩子一般的兴奋，之前的郁闷一扫而空。

“我从来没见过比野兔大的动物！”赫斯特发自肺腑地大声说道。“没带来我

的柯达相机，我真是愚蠢！”

没过多久，汽船渐渐停了下来。船长向弗拉辛先生解释说，如果在这里的岸边散散步，他们一定会很开心；如果他们选择一小时内返航的话，他就会带着大家继续往村庄前进；如果他们选择走路过去——前方也不过一、二英里路——他可以在登陆地点和他们汇合。

商讨结束以后，大家又一次上了岸；水手们拿着葡萄干和烟草，靠在栏杆上，看着衣着打扮与脚下的绿色并不协调的六个英国人漫步闲逛。一个不太得体的笑话引得他们一阵大笑，之后他们转过身，开始在甲板上休息。

刚一下船，特伦斯和蕾切尔就一起走到了大家前面。

“感谢上帝！”特伦斯大声喊道，深呼了一口气。“我们终于能独处了。”

“而且我们一直走在前面的话，就能聊聊天了，”蕾切尔说。

然而，虽然他们与其他人的距离足以让他们纵情畅聊，但他们依然保持着沉默。

“你爱我吗？”过了一会儿，特伦斯用这个问题艰难地打破了沉默。开口和缄默都需要付出同等的努力。因为当他们不说话的时候，他们还是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彼此的存在，而当他们说话的时候，却无法控制自己的语言：不是太琐碎就是太庞大。

她含糊地说了些什么，只能听清最后一句，“你呢？”

“是的，是的，”他回答；但是，要说的事情太多了，而现在只有他们两个人，所以彼此双方非常有必要再走近一些，并且这样也可以消除上次交谈以后形成的隔阂。这很困难，甚至有一点可怕，让人感到出奇地尴尬。他一会儿感觉头脑清晰，一会儿却又混沌一片。

“那我先起个头吧，”他下定决心后说道。“我要说出之前就应该告诉你的话。首先，我从没爱过其他女人，虽然我有过其他女人。其次，我有很大的缺点。我这人很懒惰，也很情绪化——”他继续说着，没有在意蕾切尔的的惊讶。“你得了解最糟糕的我。我很贪婪。我被一种情感支配了——无能为力。我觉得，自己本不该要求你嫁给我。我有一点势利；我也有野心——”

“噢，这是我们的缺点！”她大叫道。“这有什么关系呢？”她接着问道，“我这是恋爱吗——这是相爱吗——我们是要结婚了吗？”

他被她富有魅力的声音和风度征服了。他大声说道，“噢，你是自由的，蕾切尔。对你来说，时间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或者婚姻，或者——”

其他人的声音从他们的背后不断地飘来，时而远，时而近，弗拉辛太太的笑声清晰可闻。

“婚姻？”蕾切尔重复道。

后方又传来了一阵叫喊，提示他们的路线太靠右了。他们调整了一下方向。特伦斯继续说道，“对，婚姻。”他感觉到，如果蕾切尔无法了解他的全部，他们就无法在一起。这让他更加努力地把事情解释清楚。

“我身上所有不好的东西，我一直忍受的事情——仅次于——”

她嘟囔道，思考着自己的生活，但是她无法描述出生活的模样。

“还有孤独！”他继续说着，眼前浮现出和蕾切尔一起在伦敦街头漫步的景象。“我们会一起散步，”他说。这个想法的单纯让他们感到了解脱，他们第一次放声大笑了起来。他们很想大胆地牵起彼此的手，但是背后那些充满关注的眼神还没有从他们的身上挪开。

“书，人，风景——纳特太太，格里利，哈钦森，”休伊特一直在喁喁细语。

薄雾包裹着每一个词语，让彼此都显得很不真实。当午后的时光渐渐逝去，他们之间的接触变得越来越自然。通过欣赏闷热的南方风景，他们所了解的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一目了然与栩栩如生。就像蕾切尔在宾馆的窗前看到的那样，这个世界又一次在她的眼前生动地展示出了真实面目。她时不时好奇地望着特伦斯，观察他的灰色外套和紫色领带；同时也在观察这个即将和她共度余生的男人。

在又看了他一眼后，她低声说道，“没错，我恋爱了。毫无疑问，我爱上了你。”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保持着一种令人不大自在的距离；当蕾切尔说话的时候，他们显得是如此亲密无间，然而在下一秒钟，他们又相隔甚远了。她因此感到十分痛苦，于是她大声说道，“这将会是一场斗争。”

当她看向特伦斯的时候，发现他眼睛的轮廓，他嘴唇的线条，还有他身上的其他地方都令她着迷，于是她补充道：

“我想要的是斗争，而你却富有同情心。你比我要优秀，优秀太多了。”

特伦斯也看了一眼她，冲她笑了笑，他也像蕾切尔一样，察觉到了她身上令自己欣喜的小细节。她永远属于他一个人。隔阂一旦被消除，他们的未来便是数不清的欢乐。

“我并不比你优秀，”他回答说。“我只是老一点，懒一点；我是个男人，不是女人。”

“男人，”她重复了一遍，一种奇怪的占有欲控制了她，促使她现在就想要抚摸这个男人；她伸出手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脸颊。他的手指紧紧跟随着她的。当他感受到手指碰到自己脸颊的触感时，那种巨大的不真实感又将他笼罩了起来。这副身体不是真实的；整个世界也不是真实的。

“发生什么了？”他开始说道。“我为什么要你嫁给我？这是怎么发生的？”

“你要我嫁给你了吗？”她疑惑地问道。他们之间又产生了遥远的距离，两人都不记得之前说过了什么话。

“我们曾席地而坐，”他回忆道。

“我们曾席地而坐，”她证实道。这段记忆虽然没有那么美好，但似乎又将他们联结到了一起。他们继续一言不发地散着步，两人的脑海中有时乱作一团，有时停止了运转，只有眼睛在浏览着身边的风景。现在，他又再一次试着对她说起了自己的缺点，还有爱慕她的原因；而蕾切尔试着向他描述此时或彼时的心理活动，他们一起诠释着她的感受。他们的声音听上去是那么动听，以至于几乎忽略了声音背后的言语含义。他们每说上一两句话就会陷入一段久久的沉默，但这沉默不再让人挣扎或困惑，反而令人头脑清醒，一些琐屑的想法就在这段沉默中被轻易地抛之脑后。他们又一次自然而然地谈起了日常话题。他们聊着鲜花，树木，聊着它们为何如此鲜红，就像家中花园中的花丛一样，而且歪歪扭扭的，就像老人的手臂一样。

蕾切尔意识到一种新鲜的感觉正在内心萌芽，细腻无声，就像体内的血液在放声歌唱，又像溪水潺潺地流过礁石。她很惊讶在自己的身上发觉了如此重大的变化。她思索了一，然后告诉自己：

“我想，这就是幸福吧。”她接着大声地告诉特伦斯，“这就是幸福。”

特伦斯接过了她的话，回答道，“这就是幸福，”说完他们意识到两人都同时迸发出了同样的感觉。于是他们开始互相描述彼此的感受是什么样子，又有什么不同；因为它们的确不尽相同。

身后嘈杂的声音无法穿透他们坠入的爱河。休伊特的名字被急促地喊了好

几遍，那一个个音节在他们的耳中就像枯树枝折断的声音，又或者像鸟儿的笑声一样。小草和微风的声音环绕在他们周围，而他们从未注意到小草沙沙作响的声音越来越大了，即便风静了也没有停歇下来。一只像钢铁一般的手落在了蕾切尔的肩上，就像来自天堂的一道闪电。她倒了下去，小草在她的眼前挥动，钻进了她的嘴巴和耳朵。透过摇晃的草茎，她看到天空下一个模糊的庞大身影。那是海伦站在她的眼前。她在地上滚来滚去，一会儿只能看见树林的葱郁，一会儿又看见了湛蓝的天空；她说不出话，几乎失去了知觉。最后她停了下来，大口喘着气，把身边的草丛吹得摇摇晃晃。在她的上方出现了两个人头，一个男人一个女人，那是特伦斯和海伦。

他们两人都双颊通红，大笑着，嘴唇一直在动；他们一起走过来，在她的上方行了亲吻礼。她在地上听到了断断续续的谈话片段。她觉得自己听到了两人在谈论爱情，然后是婚姻。她抬起身体坐了起来，感受到了海伦柔软的身体，强劲并充满热情的手臂，幸福感在一股巨浪中膨胀与破碎。当一切消失殆尽，绿草再次低垂，天空恢复平坦，大地回归平展，树木保持矗立，她最先察觉到远处站着一排人影。她一时想不起他们是谁了。

“他们是谁？”她问道，然后回忆起来了。

他们跟在弗拉辛先生后面，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从他的靴子到她的裙子间至少三码远的距离。

他带着他们穿过了河岸旁的一片绿地，紧接着又穿过了一片小树林，嘱咐大家注意观察人类居住的痕迹：发黑的草丛，烧焦了的树桩，在树林的那一头还有奇形怪状的木巢堆积在一起，在树木间组成了一个拱门。这就是他们旅途终点的村庄。

他们一边小心翼翼地走着，一边观察着蹲在地上的女人们。她们排成了三角形，手里在忙活着，不是在编织稻草，就是把什么东西捏成了碗的形状。他们观察了片刻，并没有被发现。过了一会儿有人注意到了他们。弗拉辛先生走到空地中央，和一个瘦瘦高高的男人交谈了起来，他的骨架和脸上的凹陷，都让这位英国人的身材显得既丑陋又不匀称。女人们并没有在意陌生人的接近，她们只是暂时停下了手中的活儿，眯着眼，面无表情地打量和注视着他们。他们之间相隔得很远，远得几乎无法交谈。随后她们又重新开始忙活起来，不过眼睛依然盯着他们，盯着他们挪动着脚步，盯着他们窥视着小屋角落中的枪支、地上的碗和一摞摞的草堆；在薄暮中，孩子们的眼睛注视着他们，老妇人的眼睛也同样注视着他们。当他们漫步闲游时，那一双双眼睛紧紧跟随着，打量着他们的双腿、身躯和脑袋，充满好奇，毫无恶意，就像冬季趴在身上的苍蝇。当女人把披巾拿开，用乳房哺乳婴儿的时候，她的视线却从未离开过他们的脸庞。他们在

女人的注视下动作都变得笨拙起来，最终只好转身离开，不好意思再站在原地盯着她。在分发糖果的时候，他们伸出了一只只红色的大手，让他们感觉自己就如同是站在温柔的原始人中间，衣着整洁、迈着笨拙步伐的士兵。但很快，整个村子的人都不再理会他们了；因为他们已经融入了其中。女人们又开始忙起手中的编织活儿，她们的目光也落了下来。他们再起身活动的时候，要么是从茅屋里取什么东西，要么是逮着一个走失的小孩，要么就是头顶一个罐子在空地上穿梭；每当他们开口说话，就会传来尖锐、晦涩的喊叫。一个小孩挨揍了，哭喊的声音此起彼伏，随后又平息了下去；歌声响起了，那声音时高时低，最后在一些低沉、哀伤的音节上降了下来。特伦斯和蕾切尔一直在寻找着对方，最终他们在一棵树下相遇了。他们起初觉得那些女人的目光平和而美丽，现在却让他们感到寒冷和阴郁。

“那么，”特伦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们看起来很渺小，是不是？”

蕾切尔表示同意。那些坐在树下的女人、那树木和那河流，她说道，这场景将会永远持续下去。他们转过身，开始在树林之中散步。他们的手臂相互缠绕，并不惧怕被人发现。还没走多远，他们就开始相互坦白彼此相爱、幸福、满足的感受；但是为什么相爱是如此得痛苦？为什么幸福之中夹杂着这么多苦涩呢？

村里的景象确实对大家产生了奇妙的影响，尽管方式不尽相同。圣约翰离开了人群，独自沿着河流散着步，沉浸在自己苦涩的不安思绪中，因为他感到很孤独。而海伦一个人与一群当地妇女站在了太阳下，似乎预感到了某种灾祸即将发生。她的耳中充满了某种野兽由树干蹿向树梢时发出的高一声低一声的叫喊。在树林间漫步的人影看上去是那么渺小！她突然清晰地注意到那纤细的树干，细长的叶脉，以及男男女女精致的身躯。与参天大树和汹涌波涛相比，这些都显得如此脆弱。落在地上的树枝会被大地吞噬，一步没踩稳就会掉进水中被洪涛淹没。她这样想着，双眼一直紧张地盯着那对恋人，好像如此这般便能保佑他们脱离厄运。她一转身，发现弗拉辛夫妇在她身旁。

他们在讨论刚刚买到的东西是否真的来自古代，以及这里有没有受到欧洲影响的迹象。海伦被吸引了。她看了看一枚胸针和一对耳环，嘴里一直在向他们抱怨着这次出游不该走这么远，把自己完全暴露在野外。然后她又重新打起了精神，想要说说话，但是忽然她的眼前浮现出了一幅画面：在正午的英国河流中，有一艘小船翻了。她明白，想象到这样的画面是一种病态的象征；但她仍然在树林间搜寻着其他人的身影，不管看到谁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希望以此来帮助他们免除灾祸。

随着太阳渐渐落山，汽船调转了方向，开始朝着文明世界返航。她的担忧

此刻再一次无影无踪了。在半明半暗的甲板上，人们坐在椅子上，显得有棱有角，一个个小亮点代表着他们嘴唇的方位，随着他们将雪茄或香烟在嘴边拿上拿下，他们的胳膊就围绕着这些小亮点忽上忽下。词语在夜色中穿梭，却无处安放，似乎缺乏旺盛活力和具体实质。从弗拉辛太太泛白的身影可以看出，尽管氛围中有一丝压抑，景色依然令人惊叹。这一天漫长又炎热，而现在所有的色彩都被抹去了，晚凉的空气轻轻地抚摸并合上了人们的眼帘。显然，圣约翰·赫斯特的几句哲思迷失了方向，久久地飘荡在空中，直到被一个哈欠所吞没，完完全全地消失了。大家活动活动腿脚，嘟囔着准备睡觉了。泛白的身影开始挪动起来了，随后逐渐地被拉长，最终消失了。而在几次踱步之后，圣约翰和弗拉辛先生也消失了，留下了三把椅子和三个沉默的背影。伴随着高高悬挂在桅杆上的灯光和天空中惨白的星光，依稀可以看清三人的身形，却辨认不出特征；即使是在这片黑暗之中，其他人的离开也会让他们彼此之间越发亲近，因为他们都在想着同一件事。在沉默了一阵后，海伦叹了口气，说道，“所以你们两人都很高兴吗？”

似乎受到了空气的洗礼，她的声音听起来比以往都要真切和温柔。一个声音从不远处飘来，回答了她，“是的。”

她透过黑夜看着他们两人，努力地辨认哪一个是他。她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蕾切尔已经远远超出她的监护范围了。她可能会听取建议，但再也不会达到二十四小时前的那种效果了。不管怎样，她在睡觉前还是理应发表一番言论的。她很想说说话，但她又因为感到自己出奇地苍老而沮丧了起来。

“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她质问道。“她还年轻，你们都还年轻；而婚姻——”她在这里停顿了一下。不过那两人用诚挚的语气拜托她，让她继续说下去，似乎他们非常渴望听到建议，于是她补充道：

“婚姻！可不是儿戏。”

“这正是我们渴望了解的，”他们回答道。她猜测现在两人正在互相望着对方。

“这取决于你们二人，”她说。她把脸转向了特伦斯，尽管他几乎看不清她，但还是相信她真心想要了解他。他从半躺着的姿势站起身来，告诉了她想知道的那些事情。他尽量轻声细语地说着，以此消除她的消沉。

“我二十七岁了，一年大概有七百磅的收入，”他说道。“我的脾气总体很好，健康状况也很棒，尽管赫斯特说我有患痛风病的趋势。另外，我觉得自己十分聪明。”他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等待肯定。

海伦附和了他，表示同意。

“然而，很不走运，我很懒。如果蕾切尔可以的话，我希望她在这方面不要太较真——你觉得我在其他方面整体还让人满意吗？”他害羞地问道。

“是的，我喜欢自己目前所了解的你，”海伦回答道。

“但是——人们知道的太少了。”

“我们以后会住在伦敦，”他继续说道，“而且——”他们俩突然异口同声地问道，她是否认为他们二人是她所认识的所有人中最为幸福的一对。

“嘘——”她制止了他们，“弗拉辛太太，别忘了。她就在我们身后呢。”

他们不说话了。特伦斯和蕾切尔本能地察觉到，他们的幸福让她十分悲伤。因此尽管他们急切地想要继续谈论自己，却也不愿再继续说下去了。

“我们聊了太多自己的事情了，”特伦斯说道。“给我们讲讲——”

“对啊，给我们说说——”蕾切尔附和道。他们都期待她能够说出一些深刻的哲思。

“我有什么可以告诉你们的呢？”海伦思考着。她的语气更像是喋喋不休的自言自语，而不是通报消息的女预言家。她最后强迫自己开了口。

“不管怎么说，虽然我经常责骂蕾切尔，不过我自己也不怎么睿智。诚然，我年纪大了，半截身子已经埋入了黄土，而你们才刚刚开始人生。这很令人困惑——有时候我觉得有些失望；好事也许并不像期待中的那样美好——但很有趣——噢，对了，你肯定会觉得很有趣的——生活就是这样继续的，”这时，他们注意到了眼前略过的一排黑乎乎的大树，而此时海伦也在望着它们，“这当中还有人们意想不到的乐趣（你必须得给你的父亲写信），你会非常幸福的，我对此深信不疑。我得睡了，你们要是明智的话，十分钟后再继续聊天。那就这样吧，”她起身站在他们面前，显得十分庞大，几乎无法让人辨认出来，“晚安。”她说着消失在了帘子后面。

在静静地坐了十分钟以后，他们看到了海伦的示意，于是两人起身扶靠在栏杆上。在他们下方，黑色的河水静静地无声流过，闪烁的烟头经过他们的身旁之后熄灭在了黑暗中。“多么美妙的声音，”特伦斯嘟哝着。

蕾切尔表示赞同。海伦的声音的确非常优美。

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她抬头望着天空，问道，“我们是在南美河流上行驶

的汽船的甲板上吗？我是蕾切尔吗？而你又是特伦斯吗？”

庞大的黑色世界笼罩着他们。当他们被这片黑暗完全淹没的时候，四周似乎增添了一种厚重和坚忍的感觉。他们能辨认出尖尖的树梢和圆钝的树梢。他们抬头望向树木的上方，凝视着漫天繁星和暗淡的广阔天空。远处闪烁着点点寒光，久久吸引着他们的视线。这让他们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在这里逗留了很长时间，而他们之间似乎相隔了遥远的距离，直到他们再次意识到自己的手还在紧紧抓着栏杆，并排站在一起。

“你已经完全把我忘了，”特伦斯责备了她一句，拉着她的胳膊开始在甲板上漫步，“而我从没忘记过你。”

“噢，不是的，”她小声说着，她没有忘记他，只是这星空——这夜晚——这片黑暗——

“你就像是一只在巢里半睡半醒的小鸟，蕾切尔。你在睡梦中。你说的都是梦话。”

他们处于似睡非睡的状态中，站在船头低声说着一些只言片语。小船沿着河水顺流而下。突然桥上传来了一声钟响，紧接着他们听到河水在小船两侧流过时拍击船身所发出的响动。被惊醒的鸟儿发出了叽叽喳喳的叫声，转而飞到另一棵树上，又安静了下来。大片的黑暗继续降临在每个角落，他们几乎失去了生命的所有感觉，只能意识到他们此刻正一同站立在这片黑暗之中。

---

1. 指的是位于英国西艾塞克斯郡的阿伦德尔城堡花园（Arundel Gardens）。（译注）
2. 温莎公园(Windsor Great Park)位于英国东南部区域伯克郡温莎-梅登黑德皇家自治市镇温莎城堡的南侧，是一个占地5000多英亩的大公园。（译注）

第二十二章

黑夜降临，却又会散去。随着日子一天天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开，他们距离那片迫使彼此互诉衷肠的森林越来越远，他们的心愿却变得人尽皆知。然而，在这过程中，他们产生了一丝异样的感觉。显而易见，所发生的并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只是两人订个婚而已。但这个由宾馆和别墅所组成的世界却为两人的婚姻而倍感欢欣鼓舞，并且还让他们认识到，世界的有序运行并不需要他们出什么力，有时甚至都不需要他们的出现。因而他们拥有了大量二人独处的时光，甚至感受到了一种寂静，那种寂静就如同在宽敞的教堂游玩时被突然关在了里面。他们一起散步，一起闲坐，一起寻找花朵无人采撷、树木形单影只的秘密地点。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们可以表达那些美好而又宏大的心愿，而这些心愿对其他男男女女来说却古怪得不舒服——是对一个世界的心愿，一个只包含他们二人、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在这里，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以美好品质作为评判一个人的标准，并且从不争吵，因为那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

他们会讨论书中的这类问题，或在太阳下，或坐在树荫下，不受任何人的打扰。他们不再感到尴尬，也不再因为词不达意而语塞；他们不再畏惧对方，就像沿着河流蜿蜒而下的旅行者一样，当飘过一个拐角后，为眼前突如其来的美景所倾倒；意外惊喜不断发生，即使是平凡的小事也会令他们欢欣不已；另外还有很多方面都令他们感到欣喜若狂和不可思议。平凡之事也会令他们感到耳目一新，也同样需要他们付出努力才能够完成。而在这种情况下，努力不能算得上是努力，而是一种乐趣。

当蕾切尔弹钢琴的时候，特伦斯坐在她的旁边。他不由自主地用铅笔在纸上写下了“订婚”这个词。既然他和蕾切尔已经订了婚，特伦斯畅想着他们的婚后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的。世界当然会有所不同。名为《寂静》的这本书，此时也已经与过去不尽相同了。他有时会放下笔，望向前方，思索着世界会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它可能会更加坚固，更有条理，更加重要，更加深刻。不知道为什么，泥土在他的眼中都显得非常深刻；它没有形成山丘，城市和田野，而是大团大团地堆积在一起。他向窗外眺望了十分钟；发觉自己并不喜欢空无一人的土地。他喜欢人类——他喜欢他们，他猜想，喜爱程度超过了蕾切尔。此刻她正在那边充满激情地拂动着音律，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但是他喜欢她的这种样子。他喜欢她由心而生的那种忘我状态。最终，他写下了几个短句，又在后面画上了几个问号，然后大声地朗读了出来，“‘女人们——’在这个标题下我写了：‘她们并不比男人更加虚荣。缺乏自信是她们最严重的缺点。她们对自己性别的不认同，是约定俗成还是有事实依据？作为乐观主义者，女人都不在乎这

些，因为她们都从不思考。’你怎么看，蕾切尔？”他膝上放着一张纸，停下了手中的笔。

蕾切尔一句话也没有说。她正要将贝多芬的奏鸣曲推向高潮，就像一个正在荒废的楼梯上奋力攀爬的人，一开始充满活力，然后越来越吃力，直到最后精疲力竭再也无法前进一步，又迅速地回到了起点准备重新开始。

“‘还有，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女人比男人更加实际，更缺乏理想主义，她们拥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却没有荣誉感’——我有个疑问，什么是男人的荣誉感？——在你们女人当中相当于什么呢？嗯？”

蕾切尔再一次错过了揭露女性内心的机会，依旧沉浸在音乐阶梯的攀爬中。迄今为止，她在追求智慧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以至于这类说法对她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这似乎只能留给下一代人去进行哲学探讨了。

左手弹奏完最后一个和弦后，她终于转过身对他大声说道：

“不，特伦斯，这样不好；我现在是南美最棒的音乐家，更不用说欧洲和亚洲了，但你却在这儿每隔一秒就打断我一次，让我一个音符都弹不出来。”

“你似乎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我前半个小时所作所为的目的，”他说道。“我对美妙简单的旋律没有意见——的确，我觉得它们有利于我的文学创作，但你弹的这个就像在雨中靠后腿蹦跶的老狗。”

他开始翻阅散落在桌子上的小纸片，上面写着他们朋友的贺词。

“‘——为你们的全部幸福送上我的全部祝福，’”他朗读道；“写得不错，但是不够生动，你说是不是？”

“全是胡说八道！”蕾切尔大声说道。“想想可以与音乐相提并论的词句吧！”她继续说着。“想想小说、戏剧还有历史——”她坐在桌子边上，轻蔑地胡乱翻着红色和黄色的书籍。她似乎认为自己有资格蔑视人类的一切学识。特伦斯看了看这些书。

“天啊，蕾切尔，你读的书真是糟糕！”他大声叫道。“还有，你也已经落伍了，亲爱的。现在没有人想看这种书——过时的戏剧，对伦敦东区悲惨生活的描述——噢，不，这些东西已经被写烂了。读读诗歌吧，蕾切尔，诗歌，诗歌，诗歌！”

他拿起一本书，开始大声朗读起来，想要讽刺作家狗吠似的语言；但她却

丝毫没有在意，在沉思片刻后她大声地说道：

“特伦斯，你有没有想过，整个世界都是由一块块巨大的物质所构成的，而我们只不过是一片片的光斑而已——”她看着地毯和墙壁上摇曳的太阳光点——“就像它们一样？”

“不对，”特伦斯说，“我感到了真实；极其真实；我的椅子腿可能已经深深扎入了大地中心。在剑桥，我记得人们有时会在清晨五点左右陷入一种荒谬的半昏迷状态。就像赫斯特现在这样，我觉得——噢，不，赫斯特不会。”

蕾切尔继续说道，“那天接到你邀请我们野餐的字条时，我就坐在你现在坐的地方进行思考；我能否再像那样思考呢？这个世界是不是变了？如果是的话，那改变什么时候会停止？而哪一个又才是真实的世界？”

“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他开始说道，“我认为你一辈子都会与珠宝和老年人为伴。你的手湿湿的，还记得吗，而且你一直沉默不语，直到我给了你一块面包之后，你才开口说了一句，‘人类啊！’”

“因为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她回忆道。“不；事实却不是如此。那时在谈论蚂蚁，而我原本以为你和圣约翰就像这些蚂蚁一样——又大又丑，精力充沛，炫耀着自己的优点。然而，当和你交谈起来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你——”

“你爱上了我，”他纠正她。“你一直都爱着我，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不，我从来没有爱上你。”她坚定地说道。

“蕾切尔——这谎言太明显了——难道你没有静静坐在那儿看向我的窗户——难道你没有像白天的猫头鹰一样在宾馆里四处乱撞吗——？”

“没有，”她重复了一遍，“我从没有坠入过爱河，如果坠入爱河就像世人们所说的那样，那这个世界就一直在说谎，只有我道出了真相。噢，弥天大谎——弥天大谎！”

她把一摞信件揉成了一团，有来自伊芙琳·M的，有佩珀先生的，有索恩伯里太太的，有艾伦小姐的，还有苏珊·沃林顿的。奇怪的是，这些人形形色色风格迥异，而他们写给自己的订婚贺词却都大同小异。

如果这些人当中有一个能与蕾切尔感同身受，或者曾经有过她的这种感受，又或者哪怕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假装自己与她感同身受的话，蕾切尔也会感到十分惊骇，就如同那教堂的礼拜，或是那医院护士的脸庞一样；而

如果他们什么都没有感觉到的话，为什么还要装模作样呢？她身上年轻人特有的单纯、傲慢和棱角，现在聚集成了一串火花，就如同她对他的爱一样，让特伦斯感到迷惑；订婚都没有让他产生这样的情绪；世界的确不同以往了，但是改变的方式却并没有与他期待的一致；他依然在寻求长久以来一直渴望的东西，特别是他人的陪伴，这种渴望前所未有的强烈。他夺过她手中的信，抗议道：

“世人当然荒谬，蕾切尔；他们当然会人云亦云，但是即使这样，艾伦小姐也还是一个好女人；这点你无法否认；还有索恩伯里太太也是一样；我可以告诉你，她的孩子实在太多了，不过如果其中有半打孩子没有平步青云，而是步入歧途的话——她的美丽难道就会消失吗——弗拉辛口中的那种天然与单纯就会消失吗？她难道不像一棵在月光下低吟的老树，或者一条蜿蜒不绝的清流吗？顺便提一下，拉尔夫被选为了卡罗维岛的地方官——他是有史以来就职的最年轻的地方官；多好的事啊，是不是？”

但是此刻，蕾切尔无法想象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事情都与她的命运没有一丝一毫的联系。

“我可不会生十一个孩子的，”她坚定地说道；“我也不会有那种老女人的眼神。她看人总会不断地上下打量，好像对方是匹马似的。”

“我们一定要有一儿一女，”特伦斯说着把信放了下来，“因为，首先不用说，我们的孩子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他们会衣食无忧地长大。”他们继续勾勒着理想的教育模式——他们的女儿从小就会被要求观察巨大的蓝色纸板，这是为了培养思维的无限性，因为女人们在成人后就会变得实际；而他们的儿子——应当被教会如何取笑伟人，取笑那些出众的成功男人，取笑那些身着锦服、有所建树的男人。他不能和（蕾切尔补充道）圣约翰·赫斯特有一丝一毫的相像之处。

说到这里，特伦斯开始对圣约翰·赫斯特大加赞赏。他说自己十分确信赫斯特拥有优秀的品质；他宣称，赫斯特对待虚假之事如同鱼雷一般。如果没有他，或者像他一样的人，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也许会在野草丛中奄奄一息；基督徒，盲从者——就连蕾切尔自己都会变成给昏昏欲睡的男人们摇扇唱歌的奴隶。

“但你就是不明白！”他大声说道；“因为纵然你有种种美德，但是你从来不去，也永远不会去追求真理！你对真理不够尊重，蕾切尔；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女人。”她没有费心去否认他说的话，也不想说出一套无可辩驳的观点打消他的这份崇拜感。圣约翰·赫斯特说她正深爱着他；她永远无法原谅这一点；但男人却对这类争论不屑一顾。

“但是我喜欢他，”她说道。她想了想，其实她也很可怜他，就像怜悯被温暖、神秘、变化莫测又充满奇迹的世界拒之门外的不幸之人一样；她觉得，身为圣约翰·赫斯特，人生一定是非常无聊的。

她最后把自己对他的感受总结了一下：如果他希望自己吻他的话，虽然这假设不大可能发生，但她也不会同意的。

似乎这假设让他们对赫斯特充满了些许愧疚。特伦斯抗议道：

“和赫斯特相比，我完全就是一个小丑。”

时钟的指针走过了十一点，指向了十二点。

“我们荒废了这个上午——我本应当写我的书，而你本应当回这些信的。”

“我们只剩下二十一个清晨了，”蕾切尔说。“我的父亲那一两天会来接我。”

然而，她还是把纸笔摆在了面前，开始费力地书写起来，

“我亲爱的伊芙琳——”

与此同时，特伦斯在读一本别人写的小说，他发现这么做有助于自己的文学创作。有那么一段时间，除了钟表的滴答声和蕾切尔断断续续的写字声以外，没有其他一点声响。她发现自己写的内容居然与刚刚谴责的东西十分相似。她被自己吓了一跳，于是停下笔，抬起了头；她看着深陷在扶手椅中的特伦斯，看着四周不同的家具，看着她角落里的那张床，看着窗外参天大树的节节树枝，听着钟表的滴答声，惊奇地发现在这一切与她手中的纸张之间隔着一条深渊。难道这个世界曾经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吗？但即使是特伦斯——他们之间也相隔得那么遥远，他脑子里面在想些什么她一无所知！她写完了一句又蹩脚又差劲的句子：“我们都很幸福，可能在秋天完婚，以后会居住在伦敦，希望你能来看望我们。”思索片刻后，她选择用“你挚爱的，”注而不是“你忠诚的，”来做落款。随后她又顽强地准备开始回下一封信。这个时候特伦斯开口了，他在引用书中的内容：

“听听这个，蕾切尔。‘休（书中的主人公，一位文学家）在他结婚的时候，如同其他年轻男士一样，还没有意识到那道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需求和欲望分隔开的深渊……起初，他们在一起非常地幸福。在瑞士的徒步旅行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彼此相伴的愉快经历，也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

贝蒂证明了自己是一位理想的伴侣……他们在里菲恩霍恩注白雪皑皑的山坡上，遥相呼喊着《爱在山谷》注’（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情节——我先跳过这段描述）……‘但是回到伦敦，在男孩出生后，一切都改变了。贝蒂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母亲；但是不久后她就发现身为人母，和上层中产阶级的母亲所理解的一样，并没有消耗掉她全部的精力。她还年轻，身强体壮，四肢强健，心有余力……’（简单来说，她开始举办茶会了。）……‘丈夫和老鲍勃·墨菲在他那烟雾缭绕、书籍琳琅满目的房间里聊了个痛快，很晚才回到了家。回家路上的嘈杂之音在脑海中回荡，伦敦灰蒙蒙的天空也给他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就在这时，他发现他的文件堆中散落着女士的帽子。大厅里还有女士的围巾、夸张的女鞋，还有雨伞……随后，账单开始涌了进来……他想要坦诚地与她交流一番。然而他却看到她躺在卧室里那张珍贵的北极熊皮上，半裸着身子，因为他们刚刚在威尔顿新月街注和格林一家共进晚餐，壁炉里红润的火光把她光滑的手臂上，还有美妙的胸部上的钻石映照得一闪一闪——浑身散发着迷人的女性特质。于是他原谅了她做的一切。’（然而，这令事情越来越糟糕，大约在五十页后，休买了张周末去斯沃尼奇注的票，并且他‘独自一人前往科夫注的高地’……我们再跳过十五页的内容。最后的结论是……）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也许，在遥远的未来，当一代代的男人与现在的他一样，历经奋斗挣扎却又一败涂地后，女人们还依然与她们现在装出的样子一样——是男人们的朋友和伙伴——而不是敌人和寄生虫。’”

“你看，故事的结局就是，休这个可怜人回到了妻子身边。这是他作为一个已婚男人的责任。天啊，蕾切尔，”他最后说道，“我们结婚后也会变成这样吗？”

她并没有回答他，而是开口问道，“人们为什么不写写自己真实的感受呢？”

“啊，这才困难呢！”他叹着气说道，把书扔到了一边。

“那么，我们结婚后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人们的真实感受又是什么呢？”

似乎她的心中充满了疑问。

“来坐在地板上，让我好好看看你，”他指挥道。蕾切尔把下巴搁在他的膝盖上，直直地看着他。

他好奇地打量着她。

“你算不上美丽，”他开口说道，“但我喜欢你的面容。我喜欢你头发垂下的样子，还有你的眼睛——从不把任何东西放在眼里。你的嘴巴太大，还有，你的脸颊如果可以增添一点气色就更好了。不过我真正喜欢这张脸的原因，是因为它能让人猜想你究竟在想些什么鬼东西——它让我想要这么做——”他握紧了拳头，在她的身边挥舞起来，吓得她直往后退，“因为你现在就像要炸掉我的脑袋。有那么几次，”他继续说道，“要是我们一起站在礁石上的话，你好像是要把我扔进海里。”

她仿佛被他的眼神催眠了似的，重复道，“如果我们一起站在礁石上的话——”

被扔进海里，随着海浪的冲刷四处游荡，然后在世界的起源之处随波逐流——这种想法给她带来了一种支离破碎的愉悦。她跳了起来，开始在房间里四处走动，在桌椅板凳之间来回穿梭，好像她真的正在海里乘风破浪一般。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她；她似乎在为自己开辟一条道路，并且要化解掉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

“这确实是有可能的！”他大叫道，“尽管我一直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将全心全意地爱你，我们的婚姻将会成为有史以来最激动人心的事情！我们之间绝对不会存在片刻的安宁——”他们想象着岩石和岩石下面的海水。当她经过他的身旁时，他一把将她拥入了怀中，开始想象中的奋力抗争。最后她倒在了地上，躺在那里喘着粗气，大声求饶。

“我是一条美人鱼！我可以游泳，”她大声说道，“所以游戏结束了。”她的裙子被撕裂了，而此时迎来了片刻的安宁，于是她拿起了针线，开始缝补裂口。

“那么现在，”她说，“别再吵吵闹闹的了，给我讲讲这世界吧；把过去发生过的所有事情都跟我说说，我也会给你讲讲——让我想想，我可以给你讲些什么呢？——我会给你讲讲蒙哥马利小姐和海上派对。船开动了，但她却被落下了，当时一只脚在船上，一只脚却在岸上。”

他们已经花费了很多时间交流彼此的过往生活、朋友们的性格与关系，因此特伦斯不仅很快就弄清楚了在每个场合蕾切尔的姑妈都会说些什么，还知道了她们卧室装潢是什么风格的，以及她们戴得是什么样的软帽。他可以加入亨特太太和蕾切尔的谈话，还可以举办一场茶会，邀请威廉·约翰逊牧师和麦阔伊德小姐这两位接近真理的基督教科学派成员[注]。然而他认识的人可要多得多，而且叙事能力也要比蕾切尔高明得多。蕾切尔的大部分经历都只不过是孩童般的好奇与幽默，因此她通常是在倾听与提问。

他不仅向蕾切尔讲述了发生过的事情，还说出了他的思考和感想，并且为

她描绘出了让她心驰向往的其他男男女女的所思所想。因此她此刻非常渴望回到熙熙攘攘的英国，在那里她可以单纯地挤在街头看着人头攒动。而且，据特伦斯所说，这世间存在着某种规律和模式，维持着生活的有序运转。也许这个想法有些荒唐，但无论如何，还是蕴藏了无尽的乐趣，因为这似乎让他们理解了事情如此发生的背后原因。世人也不像她所坚信的那样孤僻和难以交流。她应该找找虚荣心——因为虚荣是一种人之常情——首先在自己的身上找找，然后是海伦，里德利，圣约翰，他们都有虚荣心——然后她就会发现，每遇到十二个人中就有十个存在着虚荣心；一旦她将这些联系到一起，就会发现世人并不那么遗世独立和难以接近，他们其实与自己别无二致，而当她意识到这一点后，就会爱上他们。

如果要否认这个观点，她就必须要捍卫住自己的信仰：人类和动物园的猛兽一样，都是形形色色的，有的长着斑纹和鬃毛，有的长着角和驼峰。按照这种思路，在对他们所有相识的人进行一番考虑和比较，以及延伸出各种轶事、说法和推测后，他们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时间过得飞快，对他们来说这段时间已经充实得快要濒临极限了。而经过了一个晚上的独处后，他们与往常一样重装待发了。

安布罗斯太太一度相信，在男女的自由交谈间确实流淌着美好，虽然和她所设想的并不完全一致。他们没有把重心放到性别的本质上，而是专注于诗歌的本质。漫无边界的交谈的确会令女孩本来小得出奇的天真看法变得更有深度，更加开阔。作为对他所述内容的回报，蕾切尔给他带来了无比新奇与敏锐的观点，以至于他开始怀疑读书和生活带给他的能否与欢愉和痛楚的经历相提并论。除了就像街上训练有素的小狗那样可笑的、一本正经的平和状态，这些经历还能给她带来些什么呢？他看着她的脸，想象着它二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那时的眼神已经变得麻木，而额头上也会多出几道少时无法看透、只有人到中年面对沧桑后才能参悟的皱纹？而他们面临的困难又是什么呢？随后他的思绪又转向了两人在英国的生活。

一想到在英国的生活，他的心中就充满了喜悦之情，因为他们两个可以一起用新鲜的视角来观察那些陈旧的事物；那会儿的英国正值六月，在乡间的夜晚可以听到夜莺在小巷里歌唱；当屋里太过燥热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偷偷溜进小巷里纳凉；在那英国的牧场之中，水面波光粼粼，奶牛成群结队，天上低垂的云层缓缓地掠过绿色的山丘。当与蕾切尔一同坐在屋里的时候，他经常渴望能够回到充实的生活中去，和蕾切尔一起忙碌起来。

他走到窗前，大声说道，“天啊，想想那些小巷，充满泥泞，长满了荆棘和荨麻，那感觉是多么美好！你知道的，还有真正的草场，和养着猪和奶牛的农场，人们散步的时候会经过装着草叉的推车——这个地方完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看看那岩石遍布的红色土地，亮丽的蓝色海洋，还有耀眼的白色房屋——多么让人厌倦！这里的空气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瑕疵。我

愿意放弃一切来换取海上的一丝薄雾。”

蕾切尔也在畅想着英国的乡村：平坦的大地一路绵延起伏地延伸至海边，还有树林和又长又直的马路，走上好几英里都见不到一个人影，还有教堂的高大塔楼和造型奇特的房屋在山谷里成群成簇，还有小鸟，还有黄昏，还有拍打着窗户的雨点。

“伦敦，伦敦是最好的，”特伦斯继续说道。他们一起看向了地毯，就好像伦敦那些屋顶和塔尖穿过了层层浓雾，在地板上清晰可见似的。

“总的来说，此时此刻我最想做的事情，”特伦斯沉思着说，“就是沿着金斯韦路散步，经过那些大公告栏，你知道的，紧接着就转进海滨大道。也许我会去看一眼滑铁卢大桥。接下来我会沿着海滨大道漫步，经过那些装满新书的书店，穿过小拱门进入神庙。在经过喧嚣后我总是喜欢在这里寻求宁静。你可以猛地听到自己清晰的脚步声。神庙让人感到十分开心。我想我应该去看看亲爱的老霍奇金——你知道，他就是写关于凡·艾克那本书的人。当我离开英国的时候，他正在为他一只听话的喜鹊而陷入悲伤。他怀疑是有人下毒害死了它。罗素就住在旁边的楼梯间。我觉得你会喜欢他。他对韩德尔十分痴迷。好吧，蕾切尔，”他将自己从伦敦的思绪中抽离出来，最后说道，“六周后我们就要一起做这些事情了，那时正值六月中旬——伦敦的六月——我的天啊！这一切多么令人愉快！”

“我们也会感到愉快的，”她说。“我们的期望并没有很高——仅仅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

“只是期待一年有一千英镑，并且拥有完美的自由，”他回答说。“你觉得在伦敦有多少人有幸拥有这样的生活？”

“你已经把气氛破坏掉了，”她抱怨道。“现在我们得想想那些讨厌的事情了。”她不情愿地看着那本曾经给她带来一个小时不快体验的小说，自那以后她再也没有翻开过它，只是一直放在她的桌子上，偶尔瞧上一两眼，就如同是中世纪的修道士保存的一颗头颅或一幅耶稣受难像，用来提醒自己人类的脆弱。

“这是真的吗，特伦斯，”她向他提问，“女人们死后脸颊会爬满臭虫吗？”

“我认为很有可能，”他说。“你得承认，蕾切尔，我们除了自身以外很少考虑其他事物，因此偶尔袭来的一阵痛苦其实是一种令人喜悦的体验。”

她指责他那愤世嫉俗的态度，认为它和多愁善感一样的糟糕。随后起身从

他的身边离开，跪在窗台上，用手指把玩着窗帘下的流苏。一种朦胧的不满情绪涌入了她的内心。

“这乡间最令人讨厌的，”她大声说道，“就是蓝色——永远都是蓝色的天空和蓝色的大海。就像一面窗帘——人们渴望的一切都藏在另一面。我想知道在那后面究竟都有些什么。我讨厌这些阻隔，难道你不是吗，特伦斯？人与人之间隔着无尽的黑暗。现在我喜欢达洛维夫妇了，”她继续道，“但他们已经离开了。我永远也见不到他们了。从登上轮船的那一瞬间起，我们就将自己与其余的世界完全地隔绝了。我想要在这里看到英国——在那里看到伦敦——各式各样的人——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为什么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呢？”

她就如同是在自言自语一般，说得越来越含糊，因为此时她的目光被一艘刚刚驶入海湾的船只吸引了。她没有注意到特伦斯已经不再悠然自得地望着前方，而是带有几分不满、目光锐利地注视着她。在特伦斯看来，蕾切尔似乎可以轻易地与他一刀两断，然后前往遥远的未知之地，一个根本不需要他的地方。这种想法激起了他的妒忌之心。

“我有时候觉得你不爱我，而且永远也不会爱上我，”他激动地说道。一听到这番话，她就转回了身。

“我没能像你满足我那样满足你，”他继续说道。“我无法抓住你身上的某些东西。你对我的渴望不像我对你的那样强烈——你总是在渴望其他的什么东西。”

他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也许是我的要求太高了，”他继续说道。“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男人和女人实在是太不一样了。你不会明白——你不会明白——”

迎着她默默注视的目光，他走到了她的面前。

在她看来，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完全正确的。她想要的确实远远不止来自一个人的爱意——还有海洋和天空。她又转回了身子，凝视着远方的蔚蓝，海天相接的地方是如此光滑与平静；她所渴望的怎么会仅仅是一个人而已呢？

“难道是因为这该死的婚约？”他继续说道。“那我们就在这里结婚吧，在我们回去之前——还是因为这带来的风险太大？我们确定要与对方结婚吗？”

他们开始一同在房间中踱步，尽管他们在踱步的过程中彼此靠得很近，但

还是小心翼翼地没有触碰对方。他们俩都被一股绝望的感受所包围着。他们无能为力；他们之间的爱还无法帮助他们克服遇到的所有阻碍，而且他们再也得不到任何满足了。在无比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后，她走到他的面前，大声说道：

“那么就让我们解除它吧。”

这句话比任何争论都更加有效地将他们联结到了一起。两人仿佛正站在悬崖边上一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们知道彼此无法分离；尽管会很痛苦，很可怕，但他们永远地合为一体了。他们陷入了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儿，两人开始默不作声地慢慢挪动。仅仅是靠近彼此就让他们感到了安心，而肩并肩坐在一起则令他们的分歧烟消云散了。整个世界似乎又一次变得真实而完整，并且奇怪的是，他们也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坚强了。

他们静静地坐了很久，而当他们之后挪动身体的时候，彼此都极不情愿。他们一同站在镜子前面，用梳子打理着自己，希望以此将一整个上午的感受都一扫而光，无论是痛苦还是幸福。但镜子里的形象却让他们感到一阵颤栗，因为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两人的强大和亲密无间，而是渺小和彼此分离；除此以外，巨大的镜子还映照出了许多其他的东西。

---

1. 落款“你挚爱的(affectionately)”一般用于比较亲密的朋友或亲人之间。（译注）

2. 里菲恩霍恩（Riffelhorn）是本宁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座高山，位于瑞士。（译注）

3. 《爱在山谷》（Love in the Valley）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人，小说家乔治·梅瑞狄斯的一首诗。（译注）

4. 威尔顿新月街（Wilton Crescent）是位于英国伦敦贝尔格莱维亚区的一条街道。（译注）

5. 斯沃尼奇（Swanage）是位于英国南部多塞特郡的一个海滨城市和民政教区（译注）

6. 科夫（Corfe）是位于英国西南部萨默塞特郡的一个小村庄和民政教区。（译注）

7. 基督科学教会（Christian Science）是美国人玛丽·贝克·艾迪在1879年创立的教派。该教派认为物质是虚幻的，罪行、疾病和死亡都与上帝无关，真理存在于精神层面上。此教义在基督教众多教派中存在争议。（译

注）

8. 金斯韦路（Kingsway）是位于英国伦敦中央区域的一条主街道。（译注）

9. 滑铁卢桥（Waterloo Bridge）是英国伦敦横跨泰晤士河的一座桥梁。（译注）

10. 扬·凡·艾克（Jan Van Eyck，1385-1441），尼德兰画家，早期尼德兰画派最伟大的画家之一，被誉为“油画之父”。（译注）

11. 乔治·腓特烈·韩德尔（George Frederick Handel,1685一1759），德国作曲家，与巴哈并称为巴洛克音乐里最伟大的作曲家，被誉为圣乐之祖。（译注）

第二十三章

然而，没有一把梳子能够完全抹去幸福的表情。所以当他们走下楼梯的时候，安布罗斯太太无法假装认为他们刚刚度过了一个可以被随意聊起的上午。因此，她也与其他人的看法保持了一致，认为他们此时并不具备料理生活的能力；而他们那种强烈的情感也使她感到震惊，从而产生了一种对生命的敌意；她花了好大工夫才将他们从自己的脑海中驱逐了出去。

她想到，自己已经完成了现实中所有要做的事情。她已经写了一大堆信件，还获得了威洛比的许可。她时常思考着休伊特先生的前途，他的职业，他的出身、外貌以及性格。到最后她几乎忘了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当她重拾思绪又看了他一眼后，总会再次陷入对他的思索中，最后她会得出结论：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幸福的，随后便不再去多想。

她更愿意去思索在未来三年中将会发生些什么，以及要是蕾切尔在她父亲的指导下离家闯荡的话又会怎么样。而最终的结果都是她坦率地承认，可能会更好一些——但谁又知道呢？她从来没有试图对自己掩饰特伦斯身上的缺点。她曾经认为他这个人太过简单，太过宽容，就像他认为她也许太吹毛求疵一样——不，其实只是因为她不懂得妥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她更喜欢圣约翰；当然，他永远也配不上蕾切尔。她和圣约翰之间已经产生了的友谊，因为虽然她一直在生气和开心之间起伏不定，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证明了她直率的性格。总的来说，她喜欢他的陪伴。他能够将她带离这个爱和情感的小世界。他对很多事情都了如指掌。比如说，要是英国突然有所动作，朝着摩洛哥某个不知名的港口靠近(注)，圣约翰就知道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而且还会和她的丈夫针对财力和军事力量进行一番争论，这带给了她一种奇怪的安定感。她虽然没有一直倾听他们的争论，但心中却充满了敬意，就像她尊敬一堵牢固的砖墙，或者一栋庞大的市政大楼一样。因为虽然这些建筑构建了我们城市中的一大部分，但却是被一双双默默无闻的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建造而成的。她喜欢坐着聆听周遭。当那对订婚的情侣随着谈话的兴趣逐渐消失殆尽而悄悄溜出房间，跑去花园把花朵一瓣瓣地撕碎时，她甚至感觉到了一丝洋洋得意。她并不是妒忌他们，而是确确实实地羡慕他们未来即将拥有的未知的远大前程。她在餐厅摆弄着手中的水果。思绪就这样来回跳跃着。有时她会停下手中的动作，把一根由于燃烧的高温而变得弯曲的蜡烛给扳直，或者把摆放得过于死板的椅子给打乱。她怀疑契莱在他们不在的时候站在梯子的顶端拿着湿抹布摇摇晃晃地打扫过这里，因为这房间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第三次从餐厅回来后，她看到圣约翰坐在一张扶手椅上。他靠在椅背上，半睁着双眼，看起来和以往一样，穿着出奇整洁的灰色西装，防御着随时可能

会对他肆意妄为的异域气候。她的目光温柔地落在了他的身上，然后越过了他的头顶。最后，她坐在了他对面的椅子上。

“本来我不想过来的，”他终于开口说道，“但还是不得不过来……因为伊芙琳·M，”他抱怨道。

他坐了起来，开始用严肃而嘲讽的语气讲述那令人厌恶的女人如何一直吵着要嫁给他。

“她到处缠着我。今天早上她还在吸烟室里出现了。我能做的只有抓起帽子仓皇逃离。我本来不想过来，但是无法再忍受和她同处一室和一起吃饭了。”

“那么，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海伦富有哲理地回答道。天气很热，他们也不在意漫长的沉默，因此他们惬意地躺在椅子上，等待着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午餐的钟声敲响了，但是房子中没有一丝响动。有什么新闻吗？海伦问道；报纸上写了什么吗？圣约翰摇了摇头。噢，对了，他有一封家里寄来的信，是他母亲写的，信中说一个客厅女仆自杀了。她的名字是苏珊·简，有一天下午她来到厨房，说想要厨师保管一下她的钱；她有二十磅的金币。然后她出门给自己买了一顶帽子。五点半的时候她回来了，说她刚刚服毒。他们刚把她扶上床，叫了医生，她就死了。

“然后呢？”海伦问道。

“肯定会有审讯的，”圣约翰说。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耸了耸肩。为什么人们会自杀呢？为什么底层的人经常会做这种事情呢？没有人知道答案。他们一言不发地坐着。

“钟声已经响过十五分钟了，他们还没下来，”过了一会儿，海伦开口说道。

当众人现身的时候，圣约翰开始解释他为什么必须来参加这场午餐。他模仿了伊芙琳在吸烟室中与他讲话的热情语气。“她认为没有什么比数学更激动人心了，因此我借给了她两大本书。我很感兴趣她能学到些什么东西。”

蕾切尔现在可以嘲笑他了。她对他提起了吉本；吉本的第一册书还在她那里呢；如果他想要承担起对伊芙琳的教育的话，那绝对是对他的考验；她还听说过伯克写的《美国的反抗》——伊芙琳应该同时读读这两本书。当圣约翰对她进行反驳时，已经是酒足饭饱后了。他开始告诉大家，宾馆里丑闻四起，最骇人听闻的那些都是在大家缺席的时候发生的；他正在尽力

进行调查。

“比如说，伊芙琳·M，——不过这则消息是有人私下告诉我的。”

“胡说！”特伦斯打断道。

“你也听说可怜的辛克莱的事儿了吧？”

“噢，没错，我听说辛克莱的事儿了。他带着一把左轮手枪，回到了他的矿井。他每天都给伊芙琳写信说他正在考虑自杀。我向她担保，他的人生从没像现在这么快乐过，大体上她也是同意我的看法的。”

“但这之后她和佩罗特又开始纠缠不清，”圣约翰继续说道；“而且，根据我在走廊上看到的一些事情，我有理由认为亚瑟和苏珊之间的关系也非比寻常。最近有一位从曼彻斯特到这儿来的年轻女性。如果整件事情能够水落石出的话，在我看来实属是一件好事。他们的婚姻生活实在糟糕得让人难以想象。噢，还有我路过佩利太太的房间门口时，听到她用最可怕的语言在咒骂。据说她私下会虐待她的女佣——事实上，这非常明显。从她的眼神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当你八十高龄而且饱受痛风折磨的时候，你就会满口脏话的，”特伦斯说道。“你会变得很肥胖，很易怒，很难以相处。你能想象这样的一个人吗——头顶光秃秃的，穿着盥洗用具袋一样的裤子，系着一条带斑点的领带，还挺着个大肚子？”

沉默了一会儿以后，赫斯特说最糟糕的丑闻还没说到呢。他对海伦说道：

“他们把一个妓女赶了出去。有一天晚上，当我们都不在的时候，那个老笨蛋索恩伯里深夜蹒跚地经过走廊时，（好像没有人问起他要去做什么。）看见了自称为洛拉·门多萨太太的女士穿着睡袍穿过走廊。第二天早上他把心中的怀疑告诉了艾略特，结果是，罗德里格斯去找了那个女人，限她二十四小时内离开这里。似乎没有人探究这件事情的真相，也没有人询问索恩伯里和艾略特这件事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事情。我提议，我们应当签署一份联合声明，一起去找罗德里格斯，坚持要求一次全面的调查。我们总得做点什么，你们说呢？”

休伊特说那女人的职业没什么可怀疑的。

“尽管如此，”他补充道，“这实在是奇耻大辱，可怜的女人；只是我不清楚该做些什么——”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圣约翰，”海伦突然说道。“这真骇人听闻。英国人

虚伪的装模作样让我热血沸腾。在生意上取得成功的男人，像索恩伯里先生这样的人，比妓女还要恶劣得多。”

她远远比任何人都要尊崇圣约翰的道德品质。现在他们俩开始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步骤才能推广他们关于判断是非的独到见解。这番争论引发了一系列有关大众思想本质的极度悲观的言论。毕竟，他们算什么，他们有什么权利——他们有什么力量来与大众的迷信和无知相抗衡？当然，这就是英国人；英国人的血液里一定流淌着一些糟糕的东西。如果你亲自遇到一个英国的中产阶级，就会感受到一股难以言状的厌恶感；而如果你亲自在多佛(注)的房子上看到棕色的月牙标记，同样的感受也会涌上心头。但不幸的是，圣约翰补充道，你不能相信这些外国人——

他们被桌子那一头的争吵声打断了。蕾切尔在向她的舅妈求助。

“特伦斯说我们必须得去和索恩伯里太太喝茶，因为她实在太友好了，但我没看出来；实际上，我宁愿把自己的右手锯成碎片——你想想看！想想那些女人的眼神！”

“胡说，蕾切尔，”特伦斯回应道。“谁想要看你？你被虚荣心吞噬了！你这狂妄自大的怪物！说真的，海伦，你现在就应该教教她，让她知道自己根本不算什么重要人物——既不漂亮，穿戴也没有品位，不够优雅，智力也不超群，还没有什么风度。比你还要普通的，”他最后总结道，“只有你裙子上从未被人发觉的眼泪。不管怎样，你想待在家里就待着吧。我要走了。”

她又一次向她的舅妈求助。她解释道，她并不是害怕被人注视，而是害怕人们嘴里说出的话，尤其是女人的话。她虽然喜欢女性，但是一旦涉及到情感方面的事情，她们就像糖块上的苍蝇一样。她们一定会问这问那的。伊芙琳·M会问：“你恋爱了吗？恋爱的感觉好吗？而索恩伯里太太——她的目光会不停地上下打量——一想到这里她就一阵颤栗。的确，自从订婚后就开始的隐居生活，让她变得十分敏感。她并没有在夸大其词。

她发觉海伦的确是她的盟友。因此当海伦开始详细解释着她对人类的看法时，她自鸣得意地欣赏起了桌子中央摆成金字塔形状的各色各样的水果。他们并不残忍，也并非蓄意伤人，甚至都称不上是愚蠢；但她总是发现，普通人在自己的生活里投入的情感少之又少，而对他人的生活却敏锐得像是嗅到了血腥味的猎犬。她继续说到了此番言论的主题：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是结婚，新生儿诞生，或是死亡——总的来说他们更希望是死亡——每个人都想要过来看看你。他们还坚持一定要看到你。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对你也毫不关心；但你还是得去参加午餐，

茶会或晚宴，而如果不出席，你就会受到谴责。这就是血腥味，”她继续说道；“我不怪他们；只是希望他们不要介意我对他们的了若指掌！”

她看了看四周，感觉自己召集来了一个军团似的，所有人都虎视眈眈，气势汹汹，他们围绕在桌子旁边，张着血盆大口，这个场景就如同一个中立的小岛国家被敌国团团包围住了一般。

她的这番话引起了她丈夫的注意。在这之前，他一直在富有节奏地喃喃自语，两眼审视着他的宾客、眼前的食物以及他的妻子，但现在眼神变得时而忧郁时而暴躁，就如同他歌谣中那位女性的命运一般。他用一声抗议打断了海伦。他格外讨厌女人伪装出来的愤世嫉俗。“胡说，真是胡说，”他突然说道。

特伦斯和蕾切尔隔着桌子相互看了一眼，这其中的意思是，当他们结婚后绝不会出现那样的行为。里德利加入交谈后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效果：对话立刻变得正式和礼貌起来。不能随心所欲地想什么说就说什么，也不能把“妓女”这个词像其他词一样随意地说出口。话题现在转向了文学和政治，里德利说起了年轻时认识的一些杰出人士的故事。这样的对话中蕴藏着一种艺术价值，而年轻人的飞扬个性和不拘一格也随之沉寂了下来。当他们起身离开的时候，海伦用手肘倚着桌子停了下来。

“你们一直在这儿坐着，”她说，“坐了差不多一小时，但却没有注意到我的穿着和佩戴的花朵，也没有注意到光线是如何照射进来的，还有其他东西。我没有听到你们的谈话，因为我在一直注视着你们。你们看上去美极了；我真希望你们能永远坐在这里。”

她带领着大家进入了会客室。进屋后她拿起了刺绣，开始劝阻特伦斯不要在大热天步行去宾馆。但是她越劝阻，他的决心就越坚定。他变得恼怒而倔强。甚至有些时刻他们彼此间几乎都产生了恨意。他希望其他人；他希望蕾切尔，和他一起去看望他们。但他猜想安布罗斯太太现在可能会劝她不要过去。这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烦闷：这空间、这荫凉、这美丽，还有躺着的赫斯特以及他手腕下摇摇欲坠的杂志。

“我一定要去，”他重复了一遍。“蕾切尔不愿意的话就不用去了。”

“如果你去了，休伊特，我希望你可以问问关于妓女的事情，”赫斯特说道。“就这么办吧，”他补充道，“我陪你走一半的路。”

在众人惊讶的眼神中，他站起身，看了看表，然后说道，午餐已经结束一个半小时了，胃液已经得到了充足的分泌；他解释道，他正在尝试一个运动计划，需要在长时间的休息中穿插短时间的训练。

“我在四点钟的时候回来，”他对海伦说，“得躺在沙发上彻底地放松一下肌肉。”

“你要去吗，蕾切尔？”海伦问道。“你不和我待在一起吗？”

她笑了笑，但这笑容背后可能隐藏着悲伤。

她究竟是在悲伤，还是出于真心的高兴呢？蕾切尔自己也说不上来，只是此时夹在海伦和特伦斯之间感到非常不舒服。她转过身说，要是特伦斯负责进行所有沟通的话，她就和他一起去。

一道狭长的影子顺着道路绵延，宽度可以遮住两个人，但却遮不住三个人。圣约翰因此落在了两个人的后面，并且和他们的距离在一点点地拉长。他散步是为了消食。他一边盯着他的手表，一边时不时地看看前面的那两个人。他们看上去是那么开心，那么亲密，尽管他们并排走路的样子与其他人并无二致。他们偶尔会微微地转向彼此。他认为他们谈论的一定是十分私密的话题。而实际上，他们是在争论海伦的性格，特伦斯正在试图解释为什么有时她会让他感到烦躁。但圣约翰却认为他们是在说一些不想让他听到的事情，于是他开始觉得自己被孤立了。这些人这么开心，而在某种程度上，他看不起这些人如此轻易地就能感到幸福，而另一方面，他又很羡慕他们。他比他们都要卓越得多，但他却并不开心。人们从来不会喜欢他；有时他甚至会怀疑海伦是否真的喜欢他。能够处世单纯，能够直截了当地说出心里话，能够不去理会那占据他身心的可怕的自我意识，能够如一面明镜般不断展现出他自己的真实面貌和真心话，这比任何天赋都要更具价值，因为这会令人感到幸福。幸福，幸福，什么才是幸福？他从来没有感受过幸福。他对生命中琐碎的罪恶、谎言和瑕疵都看得太过透彻，而看透这些东西在他眼里是一种坦率的表现。毫无疑问，就是因为这样，人们都不喜欢他，抱怨他无情无义又为人苛刻。当然，人们也从来没有对他讲过他希望听到的那些话，比如：他这个人既友好又和蔼，人们都喜欢他。不过，他讲出的那些刻薄的话中，有一半都是因为他当时心情不好，或是在对自己赌气。他承认，他也几乎没有表达过自己对任何人的关心，而当他真正地表露心声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都是悔恨。他对特伦斯和蕾切尔的感情太过复杂，以至于他至今也没有办法坦然地表达出自己为他们婚约而感到的高兴。他无比了解他们的缺点，以及他们感情的脆弱本质，他预料两人之间的爱意不会持久。他又看了他们一眼，但却感到了一丝异样。他一向认为自己很少能看出什么，而此时的他们却让他的心中升腾起了一种单纯的情感，这其中也包含了几分同情。毕竟，与人们身上的美好相比，那些缺点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决心现在告诉他们自己的内心感受。他加快了脚步，在他们到达小路和主街交汇的拐角处时追上了他们。他们停下了脚步，和他开玩笑，问他关于胃酸的事情——但他打断了他们，开始快速而又生硬地说了起来。

“你们还记得跳完舞后的那个早晨吗？”他问道。“我们就坐在这里，你在说些有的没的，蕾切尔在堆小石子玩。然而，当时我在一瞬间领悟到了生命的真谛。”他短暂地停顿了一会儿，微微地撅起双唇。“爱，”他说。“在我看来可以诠释一切。因此，总的来说，我很高兴你们二人将要喜结连理。”说完他猛地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回了别墅。他为自己说出了心里话而感到既兴奋又惭愧。也许他们正在嘲笑他，也许他们认为他非常愚蠢，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真的说出了自己的感受，不是吗？

当他离开以后，他们的确笑了一会儿；但是关于海伦的争论愈演愈烈，争论停止以后，他们又变得平和而友好了。

---

1. 这里指的是20世纪初期，法、德两国争夺摩洛哥所引起的“摩洛哥危机”。当时英国派了一艘船到阿加迪尔港口（Agadir）。（译注）

2. 多佛（Dover）位于英国东南部多佛尔港和法国加来以西的格里内角之间。多佛港的多佛白悬崖(Dover White Cliff)面向英、法海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了多次英、德空中大战。战争的苦难令多佛的居民拥有非常强的英国民族意识，不会轻易接受其他民族及文化。（译注）

第二十四章

他们下午到达宾馆的时候还为时尚早，大多数人要么还没有起床，要么一言不发地坐在卧室里，而邀请大家前来的索恩伯里太太也不见踪影。于是，他们在阴暗的大厅里坐了下来，这里几乎空无一人，空荡荡的大厅里充满了空气穿梭的沙沙声。没错，这张扶手椅正是那天下午伊芙琳过来时蕾切尔坐的那张，而这本杂志也正是她当时看的那本，还有这张照片，依然展示着纽约市的万千灯火。多么古怪的一幕——一切都没有改变。

渐渐地，开始有人走下楼梯，穿过大厅，而在这昏暗的灯光下，尽管他们都是些陌生人，但每个人的身影都带有一丝优雅和美丽。他们有时径直穿过回转门，走进花园中，有时驻足片刻，在桌旁弯下腰开始翻阅报纸。特伦斯和蕾切尔坐在大厅中，透过半闭的眼睑看着他们——约翰逊一家，帕克一家，贝利一家，西蒙斯一家，李一家，莫莱一家，坎贝尔一家，加德纳一家。有些人穿着白色的法兰绒衣服，胳膊下夹着球拍，有些矮小，有些高大，有些只是孩子，而有些好像是仆人。但无论如何，他们全部都拥有自己的定位，拥有在这大厅中一个接一个地来回穿梭的原因，拥有自己的财富，拥有自己的地位。很快，特伦斯就不再继续注视了，因为他累了；于是，他合上了双眼，在椅子上昏昏欲睡。蕾切尔又接着看了一会儿；她被这些人自信而优雅的动作吸引了，他们自然而然地一个跟着一个，漫步，前行，然后消失不见。然而过了一会儿，她的思绪就开始游荡到了远方，她想起了那场就在这里举办的舞会，只是那时这间屋子看起来与现在截然不同。环顾四周，她几乎不敢相信这是同一个空间。那一晚，当他们在黑暗中踏入这里时，它看起来是那样宽敞，又是那样明亮和庄重；里面挤满了一张张泛着微红的兴奋小脸，一直熙熙攘攘的。而人们都打扮得光鲜亮丽，看起来是那么生气勃勃，甚至都不像是真实存在的人，也感觉无法和他们搭上话。而现在，这个房间既昏暗又寂静，美丽而沉默的人们一个个穿过大厅，可以上前对他们说出你想说的任何话。她坐在扶手椅中感到了出奇的安心，不仅能够回忆起那一晚的舞会，还能够温柔和轻松地回忆起所有往事，就好像她久久地陷入了迷雾当中，而现在才能看清是在哪里陷入其中的。在她看来，令自己深陷如此境地的原因十分奇怪，而最奇怪的是她那时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被带向何方。这确实非常奇怪，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去向何方，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是一直在盲目地跟从，暗地里受尽折磨，总是疏于准备，惊慌失措，对一切都一无所知；然而随着事情一件接一件发生，某些东西逐渐从无至有，一个人就这样最终拥有了平和、安详和坚定。而这一过程就被人们称作生活。也许，每个人都像她现在一样，知道自己将要去向何方；事物不仅是在她的眼里，在大家的眼里都浮出了水面，展露了其中的满足和意义。当回顾往事

的时候，她就能够明显地意识到某种意义存在于她姑妈的生活中，在她再也见不到的达洛维一家的短暂拜访中，还有在她父亲的生活中。

熟睡中的特伦斯那低沉均匀的呼吸声，更加衬托出了她的平静。她虽然丝毫没有困意，但双眼却开始变得模糊了起来。尽管来来去去的人群变得越来越模糊，可她依然相信他们都很清楚自己将要去向何方，他们身上的那种笃定令她倍感舒适。此时此刻她好像丢掉了生命中的一切束缚，整个人变得超然脱俗、无欲无求。她觉得现在可以接受即将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且不会被事物的外表所迷惑。在未来的生活中，有什么可害怕或困惑的呢？为什么她总会忘记这一点呢？实际上，这个世界是如此浩瀚，如此热情，却又如此简单。“爱，”圣约翰说过，“可以诠释一切。”没错，但这指的不是男人对女人的爱，不是特伦斯对蕾切尔的爱。尽管他们如此近距离地坐着，他们不再是渺小的、单独的个体；他们已经停止了挣扎，开始彼此相互渴望。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和谐。它可能是爱，但却不是那种男人对女人的爱。

通过半睁半闭的双眼，她观察着躺在椅子上的特伦斯。当注意到他的嘴巴那么大，下巴那么小，鼻子歪歪扭扭得像通向一个疙瘩的之字路线的时候，她不禁微笑了起来。这样的外貌说明他十分懒惰，却又野心勃勃，多愁善感，浑身充满了缺点。她想起了他们之间的争吵，特别是下午关于海伦的那一次。她在思考在未来的三十年、四十年或五十年内他们究竟会多久吵一次架。他们会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一起赶火车，以及因为性格截然不同而产生矛盾。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流于表面的东西，与眼睛、嘴巴和下巴背后隐藏的生命是毫无联系的。因为那生命是独立于她，独立于任何事物的。同样，尽管她将要和他结婚，并一起生活三十、四十甚至是五十年，会有争吵，也会和他日渐亲密，但她依然是独立于他，也独立于任何事物的。无论如何，就如同圣约翰所说，是爱让她明白了这个道理。在爱上他之前，她从未感到过这样独立，这样平和和这样坚定；或许这也是爱吧。她已经别无所求了。

艾伦小姐站在稍远一些的地方，望着舒舒服服地躺在扶手椅上的这两个人。她看了大概有两分钟的时间，还没想好要不要打搅他们。随后，她似乎想起了什么，匆匆穿过了大厅。她的脚步声吵醒了特伦斯。他坐起来揉了揉眼睛，听到艾伦小姐在和蕾切尔说话。

“没错，”她正说着，“这非常好。真的非常好。订婚似乎非常流行。两对素未谋面的情侣在宾馆相识后就决定结婚，这种事情可不太常见。”她停顿了一下，脸上浮现出了微笑，似乎已经无话可说了。因此特伦斯站了起来，询问她的书稿是否真的已经完成了。有人说她已经写完了。这时她的脸上散发出了光芒；她带着比平时更加生动的表情转向了特伦斯。

“是的，我想我可以公开宣布已经完成了，”她说。“只是，我省略了斯温伯恩——从贝奥武夫到布朗宁[注]——我更喜欢两个‘B’字母开头的名字。《从贝奥武夫到布朗宁》，”她重复道，“我觉得这个书名能够在火车站的书报亭吸引人们的目光。”

她的确对自己完成了这本书而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没有人知道在这过程中她付出了多少心血。而且，她也认为这是一部杰作。回想起她在写书过程中对她的兄弟的忧虑，她不禁又多说了几句。

“我必须得承认，”她继续说道，“如果之前了解英国文学中有多少经典的作品，知道仅仅提及其中精华作品就需要这么大费笔墨的话，我一定不会接下这份工作的。你要知道，他们要求这本书不超过七万字。”

“仅仅七万字！”特伦斯惊呼道。

“是的，而且书里还必须提到每个人，”艾伦小姐补充道。“这是让我觉得困难的地方，对每个人都要说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时她觉得自己的事情已经说得差不多了，于是询问他们要不要参加网球比赛。“年轻人对此都很热衷。半小时后比赛就要再次开始了。”

她的眼神充满善意地落在了他们两个的身上。经过一段短暂的沉默后，她似乎突然想起了一些令蕾切尔显得与众不同的东西，于是看着蕾切尔开口说道：

“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居然不喜欢生姜。”她那张写满疲惫与无畏的脸庞之上，挂着亲切的微笑。这笑容让他们感觉，虽然她无法记住他们每一个人，却还是把年轻一代的重担放心地交给了他们。

“我很同意她的观点，”从背后传来了一个声音；索恩伯里太太无意中听到了最后那几句关于不喜欢生姜的话。“这让我联想起了我们一个可怕的老阿姨（老太太真可怜，她遭受了太多不幸，说她可怕是有些不公平的），在我们小时候，她经常给我们生姜吃，而我们从没鼓起勇气告诉过她我们并不喜欢。我们只是把生姜都扔进了灌木丛中——她过去在巴斯[注]附近有一座大房子。”

他们开始缓慢地穿过大厅。伊芙琳突然冲到他们中间，迫使大家停住了脚步。似乎为了能够下楼赶上他们，她的双腿已经不受控制了。

“啊，”她带着一贯的热情，一把抓住了蕾切尔的胳膊，大声说道，“我觉得这太棒了！我早就猜到了会这样！我觉得你们两个简直是天作之合。现在你们得跟我说说这一切——准备什么时候结婚，你们计划以后要住哪里

——你们现在是不是感到无比幸福？”

但是这群人的注意力全都被艾略特太太吸引住了，她正迈着急切却又茫然的步子走过他们的身边，手里拿着一个盘子和一个空热水袋。她刚要从他们旁边走过的时候，索恩伯里太太开口叫住了她。

“谢谢你，休林现在好多了，”她回答了索恩伯里太太的问题，“但他可不是一个好伺候的病人。他总想知道自己的体温，但如果我告诉他的话，他就会焦虑，而如果我不告诉他，他就会疑神疑鬼。你们知道男人生病时候的那种样子！这里当然也没有合适的医疗器械，尽管罗德里格斯看上去非常乐意，也非常急切地想要提供帮助”（说到这里，她神秘地压低了嗓音），“但大家都不认为他是一个合格的医生。休伊特先生，如果你能过来看看他的话。”她补充道，“我想他一定能因此振作一些的——他总是整天在床上躺着——还有那些苍蝇——但我得马上去找安杰洛了——这里的食物真是——身边有病人的话，谁都一定会希望万事顺心的。”她一边说着一边匆匆地从人们身旁走过，去找服务员领班。照料丈夫的烦恼让她一直愁眉不展；她的脸色苍白，看起来很不开心，比平时的效率要低得多，那比以往都要混沌的眼神不断地从一处游移到另一处。

“可怜的家伙！”索恩伯里太太感叹道。她告诉他们，休林·艾略特已经病了好几天了，而唯一能够找到的医生是宾馆老板的兄弟，但他却说他兄弟的医术很值得怀疑。

“我可明白在宾馆里生病是多么难受，”索恩伯里太太一边说着，一边又带着蕾切尔向花园走去。“我去度蜜月的时候，在威尼斯患了六周的伤寒，”她继续说道。“但即使是这样，当回忆起这段经历的时候，我依然把它视作我生命中最幸福的几周时光。啊，对了，”她挽住蕾切尔的胳膊说道，“你觉得自己现在很幸福，但这和之后的幸福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而且，实话实说，我心底里太羡慕你们这些年轻人了！我跟你说，你们生活的时代比我们可要好太多了。当回首往事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发生的这些巨大变化。那时我们订婚以后，还不允许我和威廉单独散步——必须有一个人与我们同处一室——我也坚信自己应该把他的来信全都拿给我的父母过目！——尽管他们也都非常喜欢他。我可以说，他们的确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看待。这让我感到好笑，”她继续说，“他们对我们如此严厉，但又如此宠溺他们的孙子！”

茶桌再次被摆在了树下。索恩伯里太太坐在茶杯前，一直在点头招呼着，直到聚集起来了一大帮人。苏珊、亚瑟和佩珀先生一边闲逛一边等待着网球比赛的开始。当蕾切尔坐下喝茶，听到索恩伯里太太那些温柔与亲切的语句带着白银一般的光滑流淌而过的时候，她又想起了特伦斯将她形容为低吟的老树和蜿蜒不绝的清流。这漫长的生活和这些孩童令她整个人变得

非常光滑；他们似乎擦去了她身上的个性，只留下了苍老和母性。

“有些事情你们这些年轻人应该了解！”索恩伯里太太继续说道。她把所有人都包含进了自己的预言和母性之中，尽管这其中也包括了威廉·佩珀和艾伦小姐，他们两个都已经是见多识广的过来人了。“我见识到了世界在我这一生中的变化，”她继续说道，“我不敢妄言未来五十年会发生什么事。啊，不，佩珀先生，我一点儿也不同意你的看法，”她笑着打断了他的悲观论调：他认为世界正在不断地变得更糟。“我知道自己应该和你有同感，但恐怕我没有这么想过。未来他们会成为比我们更加优秀的人。当然，所有事情都会证明这一点的。我身边的所有女人，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在承担繁重家务的，都在外面做着我们之前认为绝不可能的事情。”

佩珀先生认为她和所有的老太太一样多愁善感和不可理喻，但她却像对待乖戾的老顽童一样对待他，这样的方式让他感到迷惑不解。他只能回应了她一个奇怪的表情，看起来像是微笑而不是蹙额。

“而且她们仍然履行了女人的职责，”索恩伯里太太补充道。“为自己的孩子付出了很多。”

当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朝着苏珊和蕾切尔的方向笑了笑。她们并不愿意被分到这一类人当中，但两人还是下意识地笑了一下。亚瑟和特伦斯也互相看了一眼，她让他们觉得彼此身处同一条船。他们看了看自己即将迎娶的女人，做起了比较。没人说得清怎么会有人想娶蕾切尔，同样，和苏珊共度一生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他们相信对方的品位一定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他们二人之间并无恶意；反而因为对方奇特的选择而好感倍生。

“我真的应该祝贺你，”苏珊一边倾着身子拿起果酱，一边说道。

圣约翰关于亚瑟和苏珊的流言蜚语似乎并没有什么依据。他们并排坐着，都被太阳晒得黝黑，浑身充满了活力，网球拍在他们的膝盖上放着。虽然不怎么说话，但脸上始终带着浅浅的微笑。他们穿的白色球衣很薄，透过衣服可以看到他们身体和腿部的线条和肌肉的美丽曲线，还可以看出他的瘦弱和她的丰腴。这让人自然而然地想到他们的孩子一定也是结实健壮的。他们的脸庞缺乏棱角，因此还称不上漂亮，但是他们拥有清澈的眼睛、健康的外表和十足的生命力，似乎血液永远不会停止在他的身体中奔腾，也永远不会消除在她脸颊上留下的深沉与平和。他们此刻的眼神比以往更加明亮，眼神中还带着运动健将独具的那种愉悦和自信，因为他们一直都在打网球，而且两人打得都不错。

伊芙琳没有说话，但是她一直轮番盯着苏珊和蕾切尔。没错——她们都很轻易地下定了决心，在短短几周的时间内完成了在她眼中似乎永远无法做

到的事情。虽然她们情况不同，但她认为自己在她们两个人的身上看到了同样的满足感和充实感，同样的冷静态度，以及同样的行动迟缓。她想到，正是这种迟缓、自信和满足感让她感到厌恶。她们之所以行动迟缓是因为她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一起行动，苏珊跟随着亚瑟，蕾切尔跟随着特伦斯，而且为了这一个男人，她们放弃了所有其他的男人、社会活动，还有生命中那些真实的事情。爱都是非常美好的，还有那些温暖的家庭住宅，楼下有厨房，楼上有育儿室，显得是那么与世隔绝和茕茕独立，就像处在世界洪流中的一座座小岛；不过真实的事情正在外面庞大的世界中发生，事端、战争、理想，这些和女人毫不相干，只是寂静无声而轰轰烈烈地影响着男人。她用锐利的眼神望着她们。她们此刻感到了高兴和满足，但世上肯定还有比这更加美好的事情。人们可以更加贴近生活，可以从生活中获取更多东西，还可以获得比想象中更多的享受和更多的感受。尤其是蕾切尔，看起来那么年轻——关于生活她能有多少了解呢？她变得焦躁不安，于是起身穿过房间，坐在了蕾切尔的旁边，提醒她，她已经答应过加入她的俱乐部了。

“烦人的是，”她继续说道，“我可能直到十月才能够正式开始工作。我刚收到一封朋友寄来的信，他的兄弟在莫斯科做生意。他们想要我过去，因为他们正深陷于各种阴谋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泥潭之中。我想在回家的时候过去看看。这故事太骇人听闻了。”她想要蕾切尔明白这究竟有多骇人。“我的朋友认识一个十五岁的女孩，被终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抓到她给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写了一封信，而且那封信也不是她写的。我要竭尽所能支持对抗俄国政府的革命[注]，胜利终究会来到的。”

她看了看蕾切尔，又转向了特伦斯。他们俩听到她的这番言论，又想起最近一直听到的关于她的坏话，心头涌上了一丝感动。特伦斯问她有什么计划，她解释说自己要成立一家俱乐部——一家做事的俱乐部，做的都是实事。当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时，整个人变得生气勃勃。她宣称，一旦有二十个人——不，十个满怀热情的人就足够了——能够着手做事而不是只会空谈的话，他们就可以废除存在的一切丑恶。真正需要的是头脑。要是人人都有头脑就好了——当然他们还需要一个房间，一个不错的房间，最好在布卢姆斯伯里[注]，在那儿他们可以每周见一次面……

当她讲话的时候，特伦斯可以看到青春在她脸上流逝的痕迹，还有因为张嘴说话和情绪激动而在嘴边和眼角形成的皱纹，但是他并不怜悯她；在那双明亮、坚毅并充满勇气的眼睛中，他看出她也不怜悯自己，不希望把自己的生活与别人的生活进行交换，哪怕是交换他和圣约翰那种更精妙、更有序的生活；哪怕随着岁月流逝，斗争会变得越来越艰难。不过，她也许会安定下来；也许到最后，她会嫁给佩罗特。他的半片思绪都被她说的话所占据了。他想象着她未来的命运，但烟草的云雾遮盖住了他的脸庞，使

他无法看清她的双眼。

特伦斯、亚瑟和伊芙琳都在吸烟，因此空气中充满了烟雾以及上等烟草的味道。在没人开口说话的时候，他们可以听到远处大海传来的窃窃私语，海浪被静悄悄地打碎、变为一层水波来来回回地在沙滩上冲刷。冷绿色的阳光穿过树木的枝叶，在盘子和桌布上留下了新月和钻石形状的光斑。索恩伯里太太默默地注视了一会儿他们以后，就开始向蕾切尔亲切地提问——他们什么时候回去？噢，他们想见见她的父亲。她一定要去见见她的父亲——有很多的话想要对他说，而且（她深情地看了一眼特伦斯）她确定，他会非常开心。多年前，她继续说道，可能是十年或二十年之前，她在一场聚会上遇见过温雷丝先生，他的脸庞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张脸在聚会上实在显得与众不同，于是她打听了他的身份，知道了那是温雷丝先生，她一直记着这个名字，——这个不同寻常的名字，——他的身边还有一位女士，一个长相甜美的女人，但这不过是一场在伦敦的糟糕相遇而已，在那里无法聊天——只能互相望着——尽管她和温雷丝先生握了手，但他们没有说上什么话。她轻叹了一口气，想起了种种往事。

接着她转向了佩珀先生。他现在变得非常依赖她，因此总是坐得离她很近。尽管他不太经常开口作出评论，但却一直在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她。

“你是个万事通，佩珀先生，”她说道，“跟我们说说，那些了不起的法国女人是怎么管理她们的沙龙的？我们在英国曾经做过这类事情吗？还是因为某种原因你觉得这在英国根本行不通？”

佩珀先生很高兴地详细解释了为什么从来没有存在过一家英国沙龙。他说原因有三，并且都很重要。至于他自己，因为不想冒犯别人，有时不得不去参加聚会——比如说，他侄子前两天结婚的时候——他就走到房间的正中央，用最大音量喊了一声“哈！哈！”，认为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然后离开了。索恩伯里太太对此表示了反对。她准备一回去就举办一场聚会，邀请他们全部人，让所有人都来看看佩珀先生。如果她得知有人听到他说“哈！哈！”的话，她就会——她就会对他不客气。亚瑟·文宁建议她布置一些惊喜——比如说，准备一副人物肖像画，上面画着一位戴着蕾丝花边帽的漂亮老妇人，而画的背后藏着一盆冷水，只要一声令下就能泼到佩珀先生的脑袋上；或者他们可以准备一把椅子，只要一入座就能把他弹到二十英尺高。

苏珊笑了。她已经喝完了茶；此刻感到非常满足，一方面是因为她网球一直打得十分出色，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家都很友好；她开始觉得交谈变得容易了很多，即使面对相当聪明的人，她也可以从容自如，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聪明人不再让她感到畏惧了。甚至她第一次见面就不喜欢的赫斯特先生，也不再那么难以相处了；况且，这个可怜的男人一直看上去是如此憔

悴；也许是因为他正沐浴在爱河之中；也许是因为他爱上了蕾切尔——她不应该这样猜测；或者也许是因为伊芙琳——对男人而言，她当然具有十足的吸引力。她向前倾了倾身子，继续这个话题。她说在自己看来，聚会之所以这么枯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男士们都太不讲究穿着了：她说，即使在伦敦，人们也觉得在晚上打扮没有必要，这让她非常吃惊，当然，他们在伦敦都不打扮，更别说在乡村了。圣诞节期间的狩猎舞会[注]可是一场隆重的盛宴，绅士们都会穿上好看的红色外套，但亚瑟却不喜欢跳舞。所以她推测，他们甚至都不会出席自己乡镇的舞会。她觉得人们不会在喜欢一种运动的同时关心另外一种运动，尽管她的父亲是个例外。不过，他其实在什么方面都是个例外——他是一位出色的园丁，还懂得所有关于鸟类和动物的知识，全村的老太太自然都很喜欢他；然而，他最喜欢的却是书籍。如果你需要他的话，总会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他肯定正捧着一本书在他的书房里。而这本书可能是一本有些发霉了的，非常、非常古老，古老得没有任何其他人愿意去读的书。她总是对他说，如果他没有一个六口之家需要养活的话，他肯定会成为一个头号书虫。六个孩子啊，她带着确信众人都会对此报以同情的语气补充道，实在无法挤出多少时间让他可以变成一个书虫了。

她一边谈论着让她无比骄傲的父亲，一边站了起来，因为亚瑟看了一眼手表，发现又到他们回到网球场的时间了。其余的人都没有挪动。

“他们很幸福！”索恩伯里太太慈爱地注视着他们的背影，开口说道。蕾切尔表示同意；他们似乎对自己很有把握；也明确地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你觉得他们真的幸福吗？”伊芙琳低声向特伦斯问道。她希望特伦斯说他不认为他们幸福；然而，他却说他们也得走了——回家，因为他们总是在就餐时迟到，而十分严厉和苛刻的安布罗斯太太又不喜欢有人迟到。伊芙琳抓住蕾切尔的裙子抗议道，他们为什么要走？时间还早，她还有很多话想要说给他们听。“不，”特伦斯说道，“我们必须得走了，因为我们走得太慢了。我们会走走停停，四处看看，还会不停聊天。”

“你都聊些什么？”伊芙琳问道。特伦斯笑着说，他们什么都聊。

索恩伯里太太拖着缓慢而优雅的步伐穿过草地和碎石路，一路聊着花儿和鸟儿，把他们送到了大门口。她告诉他们，自从女儿出嫁后，她就开始研究植物学。尽管她一生都住在乡下，而且今年也已经七十二岁了，却发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花朵，这实在是太棒了。她说，当人老了，能拥有一个独立于旁人的消遣活动是一件好事。但奇怪的是，人们从不觉得自己老了。她总感觉自己还是二十五岁，一天不多，一天不少。不

过，当然，也不能指望其他人能认同自己的想法。

“二十五岁一定非常美妙，而且不仅仅是想象出的那种美妙，”她一边说着一边用平和明亮的眼神扫视着他们。“肯定无比美妙，那种真真切切的美妙。”她站在大门口和他们交谈了好一阵；看上去对他们的离去有一些不舍。

---

1. 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诗人，剧作家。代表作有《戏剧抒情诗》。（译注）
2. 巴斯（Bath）是一座位于英国西南部的小城，被誉为全英国最典雅精致的城市。（译注）
3. 指1905年前后俄国正在酝酿的革命，后来发展为1917年的“十月革命”。这是俄国革命导师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起义，从而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二个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译注）
4. 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是位于英国伦敦卡姆登区的一片区域，在17世纪与18世纪之间被罗素家族（贝德福德公爵）打造为贵族住宅区。（译注）
5. 狩猎舞会(Hunt ball)是英国一项传统的猎狐运动，期间也会举行各种各样的射击游戏。（译注）

第二十五章

午后非常炎热。在这炎炎夏日中，海岸上浪花的拍击声听起来仿佛是某只疲惫动物的反复叹息，甚至遮阳棚下露台的砖块也摸起来是烫手的。一股股热浪在干枯的小草上空不断地翻滚。石盆里的红色花朵随着热浪的侵袭垂下了头，而几周前还在绚丽绽放的白色花朵此时也已经枯萎了，变黄了的边缘蜷缩着。只有南方那些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植物，带着如同从脊骨上生长而出的厚实叶片，依然挺立着身子，与似火骄阳顽强地抗争。天气炎热得让人不想开口讲话，而找到能够让人沉浸其中从而抵御似火骄阳的书籍也并不容易。在试着翻了几本书又扔掉以后，特伦斯此刻正在大声朗读米尔顿(注)。他认为米尔顿的词句具有实体与形状，因此不需要费心理解，仅仅靠聆听就能够完全明白内容。

一位温柔的仙子离此不远，

他读道，

傍身石边沿着塞文河的潺潺溪流轻轻摇曳。

萨布里纳是她的名字，这个纯洁的处女；

她曾是洛克林的女儿，

从父亲布鲁特的手中接过权杖。

尽管特伦斯刚刚那么说过，但这些词语似乎充满了深意。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聆听这些诗句变成了一件痛苦的事情。它们听起来是如此奇怪，每个词语都表达着与平日截然不同的意思。蕾切尔怎么也无法集中注意力，在听到“石边”、“洛克林”和“布鲁特”这些稀奇词语的时候，眼前却浮现出了一连串与本意无关、但令她倍感不快的景象。在酷热高温与滚滚热浪的作用下，花园看起来也有些奇怪——树木不是太近就是太远。她觉得自己似乎头疼了起来，但她又不太能确定。于是她犹豫着是要现在告诉特伦斯，还是让他继续朗读下去。她决定等到他读完这节诗再开口。如果那时转头的时候切实地感觉到了头痛，那她就要用非常平静的语气告诉他，她的头很痛。

美丽的萨布里纳，

你坐在那里聆听

在明亮、清冷、澄澈的波涛下，

用百合花编织的

是你那琥珀色的松散发辫，

圣洁地聆听着，

这银湖的女神，

铭记于心！

此刻她还是头痛；无论把头转向哪个方向都能感觉到疼痛。

她坐起身，就像刚才决定的那样说道，“我的头很痛，所以我要进屋去了。”虽然还没有读完下一诗节，但他立刻放下了书。

“你头痛？”他问道。

他们握着彼此的手，沉默地对视了一会儿。在这期间，他几乎感到内心的沮丧与不幸给自己带来了身体上的痛苦；他似乎听到四周充盈着玻璃破碎的清脆声响，随着玻璃的坠落，他被暴露在了露天之下。然而在两分钟后，他觉察到她并没有与他一样感到沮丧，只是比平时显得更为无精打采与昏昏沉沉罢了。于是他重新振作起来，询问蕾切尔他们能够做些什么缓解她的头痛。

安布罗斯太太沉着镇定地建议她去上床休息，并且补充说，如果整天坐着，并且还总在炎炎烈日下跑出去的话，她很难不犯头痛，但上床休息几个小时以后肯定就会痊愈了。就如同他前一刻无缘无故产生的消沉情绪一样，她的这番话让特伦斯无缘无故地感到了安心。海伦与大自然给人的感觉一样，残酷无情却又令人愉快，能够压制住这突如其来的头痛。而且，她也有着与大自然一致的理智，值得被人信赖。

蕾切尔上了床。她感觉自己在黑暗中躺了好久，最后终于从透明清浅的睡眠状态中苏醒了过来。她望着面前明晃晃的窗户，记起了自己因为头痛的缘故上床休息，海伦告诉她醒来就会不痛了。因此，她觉得自己此刻已经恢复了健康。与此同时，她感觉到房间的墙壁白得刺眼，而且不是平坦笔

直的，稍微有些弯曲。她又将目光转向了窗外，但看到的景象也并没有令她感到安心。窗帘中鼓满了风，又缓缓地消散，绳索随之在地面上拖拽，发出了轻微的响动，听起来仿佛是动物在房间中行走，令她感到有些恐惧。她闭上了双眼，头上的脉搏剧烈地跳动着，伴随着刺穿前额的一阵疼痛，每一次似乎都是对神经的一下重击。此刻的头痛可能与入睡前的并不一样，但她切实地感受到了它。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希望床单的凉爽可以将自己治愈，并且希望再次睁开双眼时，房间能够变回往常的样子。在经过一番徒劳的尝试后，她决心忽略这疼痛，假装自己并没有头痛。她握住床架上的铜球，下床站了起来。起初她感到铜球一阵冰凉，但很快就变得与她的掌心一样温热了。由于头部与身体的疼痛，再加上地板的晃动，站立与行走比躺在床上更不好受，于是她再次躺了下来；但尽管刚刚躺下的时候她感到了一阵通体舒畅，但马上就感觉到与站立一样痛苦不适。她接受了自己不得不整日躺在床上的事实，于是把头靠在枕头上，放弃了今日的欢乐时光。

一两个小时后，当海伦踏入房间的时候，突然停止了嘴里的欢声笑语，吃惊地盯了蕾切尔一会儿，然后整个人变得异乎寻常的平静：毫无疑问，蕾切尔的确是病了。当这个消息传遍了别墅中所有人的耳中，当花园里的歌声突然停歇了下来，当玛丽亚为她送水走过床边时眼神变得闪躲，她的病情得到了证实。整个上午过去了，随后整个下午也过去了。她不时地尝试努力回到平日的世界中去，但却发觉自己的高烧与不适已经使她的世界与平日的世界间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隔阂。某一时刻门开了，海伦和一位皮肤黝黑的小个子男士走了进来。他有着一双毛茸茸的手——这是她首先注意到的事情。她浑身燥热难耐，还昏昏沉沉的，因此尽管她明白这位低眉垂眼、卑躬屈膝的男士是医生，但还是没怎么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另外一个时刻，门又开了，特伦斯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为了表现得自然，脸上带着笑容，但在她看来那笑容显得过于镇静。他坐了下来，轻抚着她的双手对她说着话，直到她因为同一个姿势躺了太久而感到难受，才翻了个身。当她再度抬起头的时候，发现特伦斯已经走了，海伦正在旁边陪着她。这倒没关系；当明天一切恢复正常以后她还会见到他的。在这一整天中，她主要的事情就是试着回忆那几句诗歌：

在明亮、清冷、澄澈的波涛下，

用百合花编织的

是你那琥珀色的松散发辫；

但成果却没有令她满意，因为她总是把形容词放错位置。

第二天与前一天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对她来说，床变得异常重要，而外面的世界，仿佛离她分外遥远。那明亮、清冷的澄澈波涛似乎近在眼前，就在她的床尾翻涌奔腾。她决定一直想象着这场景，因为波涛的清新凉爽能够让她感觉好受些。海伦不离左右地陪伴了她整整一天，时不时地告诉她已经到午餐时间或是下午茶时间了。但到了第三天，所有的时间标记都被抹去了。外面的世界太过遥远了，那些纷繁复杂的声音，例如头顶传来的人们的走路声，全部都要靠着竭力回想才能记起声音的来源。三天前的所感所做所思，对她来说已经完全模糊了。另一方面，房间中的每一样东西，床，以及她自己有着健全四肢与丰富知觉的身体，却一天天愈发重要了。她已经完全与世隔绝了，无法与世界进行交流，和这具躯体一起被孤立了。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但一切都与清晨并无二致，从白昼到深夜就像仅仅过了几分钟似的。有一天晚上，因为处于黑夜或拉上了窗帘，整个房间显得十分昏暗。海伦对她说道："今晚有人要坐在这儿，你不会介意吧？"

蕾切尔睁开了双眼，看到海伦旁边有一位戴眼镜的护士，那张似曾相识的脸庞令她模糊地回忆起了什么。她想起自己曾在教堂中见过她。"这位是麦金尼斯护士，"海伦说道。与其他人一样，那位护士露出了镇静的笑容，告诉她们很少有人会怕她。过了一会儿，她们两个都消失了。倚着枕头转了个身后，蕾切尔醒了，发现自己身处漫无止境的长夜中。这些漫长的夜晚从不在十二点就轻易结束，而是继续沿着双位数无限地延长——十三，十四，等等，直至二十，然后是三十、四十。她意识到自己对于这种漫漫长夜无能为力。一位老妇人坐在远处，低垂着头。蕾切尔微微地抬起了身子，吃惊地看到那位老妇人正借着报纸遮挡着的蜡烛光亮玩扑克牌。这景象有一种无以名状的不祥之感。她被吓坏了，不禁惊叫了起来。老妇人放下了扑克牌，用手遮挡着蜡烛的光亮，穿过房间向她走来。她越走越近，穿越过这巨大的房间，最后在蕾切尔的眼前停住了，问道，"睡不着吗？让我给你整理得舒服些。"

她放下蜡烛，开始整理被褥。蕾切尔突然想到，整夜坐在洞穴中玩扑克牌的女人的双手应该是冰冷的，于是她一直躲闪着那双手的触碰。

"为什么这根脚趾一直露在外面！"老妇人一边为她掖被褥，一边说道。蕾切尔并没有意识到她提到的是自己的脚趾。

"你得试着安安稳稳地躺着，"她继续说道，"你要是躺着不动的话，就不会那么热；要总是翻来覆去的话，就会更热。希望你的体温不要再高了。"她站在那里俯视了蕾切尔好久。

“你躺得越安稳，你的病就会好得越快，”她重复道。

蕾切尔目不转睛地盯着天花板上尖尖的影子，她竭尽心力祈祷着这个影子能够赶快挪走。然而这个影子与这位老妇人似乎被永远地固定到了她的面前。她只好闭上了眼睛。当她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但依旧身处漫无止境的黑夜。那老妇人依旧在玩扑克牌，只不过她现在坐在了一条河流下方的隧道中，而蜡烛被放在了墙面的一个小拱洞中。她叫道“特伦斯！”。随着老妇人极其缓慢地起身挪动，那尖尖的影子再一次穿越天花板挪了过来，两者一同停在了她的面前。

“让你待在床上就像让福里斯特先生待在床上一样难，”老妇人说道，“他是一个高大的绅士。”

为了摆脱这令人厌恶的静止画面，蕾切尔再一次闭上了眼睛，发现自己正在泰晤士河下面的隧道中行走，有几个矮小的残疾女人正坐在拱门中玩扑克牌，而隧道墙壁的砖块在缓缓地渗出湿气，不断汇集成小水滴，沿着墙面滑落。过了一会儿，那几个矮小的女人变成了海伦和麦金尼斯护士，站在窗前不停地窃窃私语。

与此同时，那些房间外的声响、活动，以及别墅中其他人的生活，都在习以为常的阳光下按部就班地继续着。在她生病的第一天，通过她过高的体温，大家就清楚她的状态一定非常糟糕。从那天周二开始，一直到周五，特伦斯的心中充满了怨恨，并不是针对她，而是针对那股将他们分开的外部力量。他回想着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琳琅满目的日子。带着一种混合着欢愉与恼怒的古怪心情，他意识到自己此生第一次如此依赖另一个人，以至于自己的幸福完全在由她所操控。日子全都被浪费在了琐琐碎碎、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了。因为在经历了如此亲密无间、如胶似漆的三周后，所有的日常消遣都变得格外枯燥乏味与无足轻重。唯一可以令他容忍的是与圣约翰谈论蕾切尔的病情，仔细地讨论每一个症状及其含义。当这个话题结束以后，他们就继而讨论所有类型的疾病，讨论它们的成因以及治疗方法。

他每天去看望蕾切尔两次，每次的情形都一模一样。走进她那并不十分昏暗的房间，看到那些曲谱与往常一样摆放着，以及她的那些书籍与信件，他的情绪立刻就高涨了起来。当见到她的那一刻，他整个人完全地放下了心。她看上去病得不是非常严重时，他会坐在她的身旁，用他平时一贯的声音对她讲一讲自己最近正在做的事情，只是音调比平时更为低沉；然而当他坐上五分钟后，就会陷入到极度忧郁的情绪中。她与以往大不相同了；他无法使他们的关系恢复往昔的状态了；但尽管他知道自己竭尽全力试图将她带回以往的状态中、令她回忆起他们之间的亲密行为是十分愚蠢的，但当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的时候，还是感到了一阵绝望。每当他离开

她的房间时，心中总是暗下结论，见到她比不见她还要更加糟糕。然而随着时间流逝，逐渐地，渴望见到她的愿望又在他的心中萌芽，并且强烈得几乎难以忍受。

当周四一早特伦斯走进她房间的时候，他与往常一样感到信心倍增。她转过身来，努力回想着一些发生在几百英里以外的事情。

“你是从宾馆过来的吗？”她问道。

“不，我这几天住在这里了，”他说。“我们刚结束午餐，”他接着说道，“邮差来了。有一捆信是寄给你的——从英国寄来的。”

他以为她会说自己希望能够读读那些信件，但她却一直一言不发。

“你看，他们就在那儿，从山坡上滚了下来，”她突然开口说道。

“滚下来？蕾切尔，你看到什么东西滚了下来？那儿什么都没有啊。”

“手里拿着刀的老妇人，”她回答道，但不是对着特伦斯说的，而是望着他的身后。她似乎在盯着对面架子上的一个花瓶，于是他起身把它取了过来。

“现在他们再也不会滚下来了，”他高兴地说。但她依然凝视着同一位置，无论他对她说些什么，她也并不在意。他悲痛欲绝，无法在她的身旁继续坐下去了。他四处徘徊着，最终找到了正在阳台上阅读《泰晤士日报》的圣约翰。他温柔地把报纸放在了一旁，倾听着特伦斯描述蕾切尔的精神错乱。他对待特伦斯耐心十足，把他当小孩看待一样。

到了周五，她的疾病不再被当做那种一两天内就会痊愈的小疾了；而被看作是那种需要精心护理、至少安排五个人专心照料的大病。但也不需要为此感到焦虑。即便五天没有痊愈，那十天也会痊愈的。罗德里格斯说这种疾病有很多常见的种类。他似乎认为他们过度焦虑了。每次出诊，他的脸上都带着同样的自信。在与特伦斯的交谈中，他总是挥着手，对特伦斯的焦思苦虑与提出的琐碎问题一笑置之，似乎在暗示他们把这种疾病看待得过于严重了。他似乎十分不愿意坐下来。

“体温高，"他一边说着一边偷偷打量着房间，似乎相比其他事物，家具和海伦的刺绣更令他感兴趣。“这种天气下，很难体温不高。不必为此感到惊慌。这是因为我们的脉搏”（他轻轻拍了拍自己毛茸茸的手腕），“脉搏在连续有力地跳动。”

他随后鞠了一躬，溜了出去。由于双方都需要使用法语，再加上他的乐观

主义，他们的交谈进行得十分艰难。况且，特伦斯也对这里的医疗情况有所耳闻，所以对他比对自己遇到的其他医生更为宽容。不知不觉间，他站在了罗德里格斯一边，反对起了似乎对这位医生抱有莫名成见的海伦。

当周六来临的时候，这一天的安排显然比之前都要严谨。圣约翰提供了帮助；他说自己没什么事情要做，如果能够派上用场的话，他可以一整天都待在别墅里。如同即将一起进行一次艰难探险，他们分配了各自的职责，在一大张纸上制定了一份周密的时间计划，钉在了会客室的门上。考虑到这里与镇子间的距离，以及在偏僻的地方采买不清楚名字的稀有东西的难度，他们非常有必要进行仔细与周密的计划。他们发现完成这些简单而实际的事情竟然出乎意料的困难，就仿佛身为巨人的他们被要求弯腰在地面上把细小的沙粒排列成特定的图案。

圣约翰的职责是从城里采购所需物资，这样特伦斯就可以在漫长炎热的夏日独自坐在会客室靠门的位置，倾听着楼上的任何响动或者海伦的呼喊。他总是忘记把窗帘拉下，因此总是坐在耀眼的阳光中。这令他感到有一丝焦虑，但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房间又枯燥乏味又令人不适。椅子上搭着帽子，书籍间混杂着药瓶。他试着读书，但好书过于优秀，坏书又太过糟糕，他唯一可以读进去的只有报纸。上面写满的伦敦新闻，以及真实世界中人们举办的宴会、演讲活动，似乎为他展现了真实世界的冰山一角，否则这世界对他来说只有噩梦。然而，每当他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印刷字体的时候，就会传来一声海伦的轻柔呼喊，或是契莱太太带来了一些楼上需要的东西，他就会穿着袜子悄悄地跑上楼，把水壶放在卧室门外摆满水壶与茶杯的小桌子上；如果他能见到海伦的话，就会询问，“她怎么样了？”

“还是在辗转反侧……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她安静些了。”

不是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回答。

与往常一样，她似乎隐瞒着什么没有说出口。特伦斯知道他们两个的意见不统一，互相较着劲，但都没有明说出来。她的每次出现都太过匆匆忙忙与心事重重，无暇多说几句。

特伦斯时刻紧张地听着动静，竭力安排好一切以确保事情顺利地进行。这些工作令他已经精疲力竭。身处这场漫长而沉闷的噩梦之中，他没有试图去探究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蕾切尔生病了；这就是一切；他必须准备好药品和牛奶以备不时之需。思维停滞了；生活本身也停顿了下来。由于紧张程度与日倍增，尽管在其他方面并没有任何变化，周日的情况比周六还要更加糟糕。过去平常日子中不时感受到的心花怒放、兴致勃勃与痛心疾首，现在融合成了一种持续的愁闷不安与乏味厌倦。自从孩童时期被独自

关在托儿所里以来，他还再也没有感受到如此的烦闷无聊。蕾切尔现在那种混沌迷茫的眼神，几乎令他无法回忆起她以前的样子了；他甚至无法相信他们曾经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并且因为他们之间的热烈情感而订过婚，那究竟是种什么样的情感呢？每一个场景与每一位人物在他的眼中都变得模糊不清，他似乎透过迷雾看到了圣约翰，里德利和不时出现的一些前来问询的迷路游客；唯一没有隐没在这迷雾中的只有海伦与罗德里格斯，因为他们可以为他带来一些关于蕾切尔的准确消息。

尽管如此，日子还是如往常一样继续着。他们还是会在特定的时间走进餐厅，围坐在餐桌旁，聊着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通常是由圣约翰来挑起话题，并负责在聊天过程中避免冷场。

“我发现了一个能让桑乔经过白房子的办法，”在周日的午餐时间圣约翰说道。“你在他的耳边把一张纸弄得噼啪作响，他就会冲出大约一百码，但之后又会走得好好的。”

“没错，但是他需要玉米。你得确保他能吃到玉米。”

“我不太在乎他们喂给他什么食物；安杰洛看起来像是个卑劣的小无赖。”

紧接着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里德利小声地咕哝了几句诗歌，然后像是要掩盖自己刚才的行为一样，说了一句，“今天真是太热了。”

“比昨天高了两度，”圣约翰说道。“我想知道这些坚果是从哪里来的，”他说着，从盘子中拿起了一颗坚果，在指间翻来覆去地好奇观察着。

“伦敦，我想，”特伦斯说道，眼睛同样望着坚果。

“有能力的生意人很快就能在这里发大财，”圣约翰继续道。“我猜高温对人们的大脑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影响。甚至英国人都变得有些奇怪。总之都是些不好打交道的人。今天早晨，他们竟然无缘无故地让我在药店里等了四十五分钟。”

又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然后里德利开口道，“对罗德里格斯还满意吗？”

“非常满意，”特伦斯坚定地说道。“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里德利听罢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对每个人都感到由衷的抱歉，但同时他也十分地想念海伦，还对这两个年轻人一直待在这里感到有些不满。

他们又回到了会客室。

“看看这儿，赫斯特，”特伦斯说道，“这两个小时没什么需要做的事

情。”他指着钉在门上的计划表。“你去躺一会儿吧。我在这儿等着。海伦吃午餐时契莱太太会去陪着蕾切尔的。”

对赫斯特来说，让他不见上海伦一眼就离开是十分痛苦的。尽管她可能不会对他们说什么，但这些与海伦的短暂碰面是他每日愁闷不安与乏味厌倦间的唯一休息，并且能够缓解他一整天的不适然而，既然他们是在共同进行探险，他决定服从这次安排。

海伦很晚才下了楼。她看起来像是在黑暗中坐了很久，脸色苍白，越来越瘦，脸上带着疲惫不堪但又十分坚定的神情。她飞快地吃完了午餐，似乎此刻正在进行的事情无关紧要。她没有理睬特伦斯提出的问题，然而最后却皱着眉头望向他，仿佛他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似的，对他说道：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特伦斯。要不你去找另外一个医生过来，要不你叫罗德里格斯不要来了，我自己能负责。他总是说蕾切尔好些了，但这根本没用；她完全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糕。”

特伦斯的内心受了一股强烈的冲击，就如同蕾切尔说“我头痛”时一样。他安慰自己，是海伦过度紧张了。他依然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她这么说是为了反驳他的观点。

“你觉得她会有生命危险吗？”他问。

“没人能受得住她这样日复一日地病着——”海伦看着他回答道，带着仿佛针对某个人的愤怒语气。

“那好吧，我今天下午和罗德里格斯谈谈，”他说。

海伦立刻上楼去了。

现在没有什么能够缓和特伦斯的焦虑了。他无法静下心来阅读，也无法安稳地坐着，他的安全感被撼动了。尽管他内心相信海伦只是在夸大其词，蕾切尔实际上并没有病得那么严重，但他需要一个第三人来证实他的想法。

罗德里格斯刚一走下楼，他就立即问道，“她怎么样了？你觉得她的病情严重了吗？”

“不需要为此感到焦虑，我告诉你——完全不需要，”罗德里格斯用蹩脚的法语回答道，脸上带着不自然的笑容，脚下一直在微微挪动着，仿佛随时准备离开。

休伊特坚决地站在他和大门的中间，下定决心要亲自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当看到眼前这个人的微不足道重，肮脏的外表，以及奸诈狡猾和愚钝多毛的面容时，他之前对他的信心都瞬间土崩瓦解了。奇怪的是，他以前都未曾注意到这些。

“如果我们请您去请教另外一位医生，您当然也不会反对的吧？”他继续说道。

听到这里，这位矮小的男人明显被激怒了。

“啊！”他叫嚷道。“你们不信任我？你们质疑我的治疗？你们希望我放弃这个病人？”

“完全不是，”特伦斯答道，“但这种严重的疾病——”

罗德里格斯耸了耸肩。

“根本不严重，我向你保证。你们过于焦虑了。这位年轻的女士并没有患上严重的疾病，而且我是一位医生。当然，女士会感到害怕，”他冷笑道。“我完全理解。”

“其他医生的姓名和地址是——？“特伦斯继续问道。

“没有另外的医生了，”罗德里格斯愠怒地回答。“大家都很信任我。来！你看看这些。”

他拿出了一捆陈旧的信件，一封一封地翻动着，好像在寻找能够驳斥特伦斯质疑的那一封。在这过程中，他开始讲述一个对他及其信任的英国贵族的故事——那是一位著名的英国贵族，只是很可惜，他忘记了他的名字。

“这里没有其他的医生了，”他最后说道，手中依然在翻找着信件。

“没关系，”特伦斯立即说道。“我会自己去找的。”罗德里格斯把信件放回了他的口袋。

“那好，”他说。“我不反对。”

他抬起眉毛，耸了耸肩，似乎在重复着他的观点——他们把这病看得太严重了，而且这儿也没有其他的医生。随后他就溜了出去，让人感觉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被信任，并因此产生了怨恨。

在这之后，特伦斯再也无法待在楼下了。他走上楼，敲响了蕾切尔的房

门，询问海伦他能否探望几分钟，他昨天就没来见她。她没有反对，走到窗前的桌子旁坐了下来。

特伦斯坐在了床边。蕾切尔的脸庞已经与以往大不相同了，看上去似乎整个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努力维持着生命。她的双唇苍白，脸颊凹陷和发红，但没有一丝血色。她的双眼半开半合着，露出了下半部分的眼白，仿佛她半睁着双眼不是为了要看清事物，而是因为过于虚弱疲惫而没有力气合上它们。当他亲吻她的时候，她完全睁开了眼睛。但在她的眼中，只看到了一位老妇人在用刀割下一个男人的头颅。

“它掉下来了！”她小声地说。随后她转向特伦斯，焦急地问了他几个关于一个骑着骡子的男人的问题，但他没有听明白。“他为什么不过来？他为什么不过来？”她重复着。一将楼下那个肮脏的小个子男人与这种疾病联系到一起，他完全变得目瞪口呆，本能地转向了海伦。然而她正在靠窗的桌子上做着什么事情，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内心受到的巨大打击。他再也听不下去了，起身准备离开；他的心脏由于愤怒与痛苦而剧烈地跳动着。当他从海伦身旁经过的时候，她用往常那种疲惫、不自然但却坚定的语气请他再送上来一些冰块，并把外面的水罐装满新鲜牛奶。

当完成这些差事以后，他去找了赫斯特。因为又累又热，圣约翰已经在床上睡着了。但特伦斯毫无顾忌地叫醒了他。

“海伦认为她的病情在恶化，”他说。“毫无疑问，她病得极其严重。罗德里格斯毫无用处。我们必须得请另外一个医生过来。”

“但是这里没有其他的医生，”赫斯特坐起身，揉着眼睛迷迷糊糊地说道。

“别犯傻了！”特伦斯喊道。“这里当然有其他的医生。要是这里没有的话，你就去找一个过来。几天前就应该这么做了。我下楼去装马鞍。”他无法允许自己在这里静止不动。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圣约翰已经骑上了马，准备顶着炎炎烈日去镇上寻找医生。他必须要找到一位医生带回来，无论耗费多少心力。

“我们早就该这么做了，”休伊特气愤地重复着。

当他回到会客室的时候，发现弗拉辛太太正笔直地站在大厅中央。最近人们经常这样悄悄地穿过厨房或者花园走进来。

“她好些了吗？”他们都还没来得及握手，弗拉辛太太就突然开口问道；。

“没有，”特伦斯说道。“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他们认为她更加糟糕

了。”

弗拉辛太太似乎在考虑着什么，双眼直直地盯着特伦斯。

“让我告诉你，”她突然略带紧张地开口说，“人们总是会在第七天的时候变得焦虑。我敢说，你肯定一直坐在这里庸人自扰。你觉得她越来越糟糕了，但别人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她时，肯定会觉得她好转了。艾略特先生也发烧了，现在都已经没事儿了，”她继续说道。“她的病不是在出游途中染上的。这有什么严重的呢——几天的发烧？我弟弟有一次发烧了二十六天，但一两周后他就痊愈了。我们除了牛奶和竹芋粉什么也没给他吃——”

这时契莱太太捎来了口信。

“我得上楼去了，”特伦斯说。

“等着瞧吧——她会好起来的，”当他离开大厅的时候，弗拉辛太太突然喊道。她非常渴望说服特伦斯，但他离开的时候却一句话都没有说，这令她感到失望与不满；她不想继续待在这里，但又不舍得就这样离开。她在一间间的房间中徘徊，寻找可以与她聊天的人，然而所有的房间都是空空荡荡的。

特伦斯走上楼，站在屋里听着海伦的指挥。他望着蕾切尔，但并没有试图与她讲话。她隐约注意到了他的到来，但这似乎打扰到了她。她转了个身，把背影留给了他。

她已经有六天完全没有注意过外面的世界了，因为她全部的注意力都被用来关注不断出现在眼前的那些鲜红炙热、迅速移动着的景象了。她觉得自己应该注意这些景象并且领会其中的含义，但她总是迟了一步，没能听到或者看到解释其中奥妙的关键部分。因为这个原因，当那些脸庞——海伦的、护士的、特伦斯的、医生的——有时离她非常近的时候，她非常担心它们会分散她的注意力，令她可能会因此错过重要的线索。然而，在第四天的午后，她突然无法将海伦的脸从那些幻想的景象中区分出来了；当她在床边俯身的时候，她的嘴唇变宽了，而且开始和其他人一样发出难以理解的叽里咕噜声。那些景象都是与一些关于冒险或逃亡的秘密计划有关。他们所做的事情在不停地改变，但背后总是隐藏着一个原因，而她就必须要竭尽所能探寻这个原因。他们一会儿在树林与野人之间，一会儿在海上，一会儿又在高塔的顶端；他们一会儿在跳跃；一会儿又在飞翔。但就在关键情节即将发生的时候，她的脑海中总会溜进什么杂念，因此她之前的努力全部都白费了。高温令她窒息。最后，那些脸离她越来越远了；她掉入了一个黏糊糊的深潭之中，潭水没过了她的头顶。她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也听不到，除了一种微弱的轰鸣声，那是海水在她头顶翻涌的声音。所有给她带来烦恼的人都认为她已经死了，但她并没有死，只是蜷缩在了海底。她就躺在那里，时而满目黑暗，时而满目光亮，而有人在海底不时地为她翻身。

当圣约翰在骄阳下与含糊其辞又喋喋不休的当地居民纠缠了几个小时以后，他弄清了这里的确有一位医生，是一位法国医生，但他现在正在山里度假。据他们说，他不可能找到他。根据他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圣约翰认为这里无法收发电报；但由于目前他与山上小镇的路程已经由一百英里缩减到了三十英里，因此他雇了一套马车，马上动身前往医生所在之地。他成功地找到了他，并且最终说服他很不情愿地离开了他年轻的妻子，立马与他一起返程。他们在周二的中午到达了别墅。

特伦斯出来迎接了他们；圣约翰吃惊地发现这几天他明显地消瘦了，也变得苍白了，眼神看起来怪怪的。勒萨热医生干练的话语与严肃而专业的态度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尽管与此同时，他对这整件事情明显地感到十分烦闷。他走下楼梯，明确地给出了一些指示，丝毫没有受到旁边卑躬屈膝又怀恨在心的罗德里格斯的影响，也没有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已经清楚一切。

当特伦斯问他“她病得严重吗？”的时候，他耸了耸肩膀说道，“当然。”

勒萨热医生离开以后，他们都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留下了一些明确的指示，并保证几个小时后再来出诊。但不幸的是，精神的放松导致他们的话比平时多了起来，而在交谈中他们争吵了起来。他们争吵的焦点是一条路，朴次茅斯路(注)。圣约翰说经过欣德黑德的那一段是碎石路；而特伦斯说自己对它了若指掌，非常肯定那一段路绝对不是碎石路。在争论过程中，他们互相说了一些非常刻薄的话。除了里德利偶尔发出几声低低的自言自语，晚餐的剩余时间都是在沉默中度过的。

当天色变暗，灯光亮起的时候，特伦斯感觉自己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情绪。圣约翰已经精疲力竭，准备上床睡觉了。由于他们刚才发生了争吵，他用比平时更为温柔的语气对特伦斯道了晚安。里德利则继续埋头读书。只剩下特伦斯独自在房间中走来走去，最后在敞开的窗前站定了。

下面镇上的灯光一盏接一盏地亮起，花园中十分安宁与凉爽，于是他走上了阳台。他身处黑暗之中，只能透过微弱的灰色光线隐约看清树木的形状。他整个人都被逃跑的欲望所控制了，想要逃离这种痛苦，忘记蕾切尔患病的事实。他任凭自己坠入到遗忘一切的泥沼中。如同不曾停歇的狂风突然陷入沉睡一般，那些一直压在他身上的焦虑、紧张与烦躁烟消云散了。他似乎独自一人站在一个小岛上，置身于一片安宁祥和之中；他此刻

毫无痛苦，也不再会被痛苦侵袭。蕾切尔痊愈还是生病，这无关紧要；他们分开还是在一起，这也无关紧要；什么事情都是无关紧要的——什么事情都是无关紧要的。波浪在远处拍打着海岸，柔和的微风穿过树枝，似乎带着平和与安宁、黑暗与虚无包裹着他。显然，充满了纷争、烦躁与焦虑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这隐藏在表层世界之下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在这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每个人都是无忧无虑的。平静与安宁的感觉像是凉爽的床单一般包裹着他的躯体，抚慰着每一根神经；他的理智似乎又膨胀了起来，变回了自然状态。

然而，当他这样站了一会儿之后，房子里的一阵响动将他唤醒了；他本能地转身走进了会客室。那灯火通明的房间令他在一瞬间记起了一切，他惊得动弹不得，只得站在原地。他记起了一切，甚至是每一小时、每一分钟发生的事情，也记起了他们目前的处境以及未来的境况。他嘲笑自己刚才竟然相信一切都已经变好了。现在这个夜晚变得比以往更加难熬了。

他无法在空空荡荡的会客室中再待下去了，于是走了出去，坐在通往蕾切尔房间的楼梯上。他渴望可以和谁说说话，但是赫斯特已经睡着了，里德利也已经睡着了；蕾切尔的房间中没有一丝响动。整座房子中唯一的响动就是契莱太太在厨房中走动的声音。终于，头顶上方的楼梯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麦金尼斯护士一边系着袖口的带子一边走了下来，她在为夜晚的看护做准备。特伦斯起身拦住了她。他几乎没有和她说过话，但她也许可以证实他仍然相信蕾切尔病得不重的想法。他轻声告诉她勒萨热医生来过了，并且告诉了她医生的嘱咐。

“那么，护士，”他低语道，“请告诉我你的意见。你认为她病得十分严重吗？她有生命危险吗？”

“医生已经说过了——”她开口回答。

“是的，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经手过很多这种病例吗？”

“我知道的并不比勒萨热医生多，休伊特先生，”她谨慎地说道，仿佛是在担心她的回答会对自己不利。“病情的确非常棘手，但请您放心，我们都在竭尽所能帮助温雷丝小姐。”她的语气带着某种专业人士的自以为是。但她也许是意识到了自己没能让这位仍旧挡住她去路的年轻人感到满意，她在楼梯上轻微挪动了一下双脚，透过窗户看向了海上的明月。

“要我说的话，”她用一种古怪又神秘的腔调说道，“因为我的病人，我从来都不喜欢五月。”

“五月？”特伦斯问道。

“也许只是我的幻想而已，但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在五月生病，”她继续说道。“事情总是在五月变得糟糕。可能是因为月亮的缘故。他们说月亮对大脑会产生影响，是这样吗，先生？”

他看着她，没有回答；与其他人一样，当被盯着的时候，她就仿佛会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枯萎，变得毫无价值、居心叵测与难以信赖。

她从他的身边溜了过去，消失了。

虽然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却连衣服都不想脱。他在屋里来回地踱步了很久，然后探出窗外，凝视着在灰蓝色的天空下显得格外黑暗的大地。带着恐惧与厌恶，他看了看花园中依然清晰可见的修长的黑色柏树。耳中传来陌生的吱吱嘎嘎声以及摩擦声，这说明大地依旧是温热的。所有这些景象与声音似乎都是不祥之兆，充满了浓浓的恶意与大祸临头的预感；与当地居民、护士、医生以及疾病的可怕力量一起，似乎在密谋着对付他。他们似乎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令他受到巨大的折磨。他无法适应这种痛苦。但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启示，他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在每一个动作的背后，每一日生活的背后，都隐藏着痛苦，虽然处于休眠状态却时刻准备着毁灭一切；他仿佛可以看到苦难，如同一团火焰，蜷缩在所有行动的边缘，吞噬着男男女女的生命。他平生第一次理解了那些对以前的他来说十分空洞的词语：生活的挣扎；生活的艰难。现在他自己弄明白了，生活是艰难的，充满了痛苦。他望着镇子下面星星点点的灯光，想着亚瑟和苏珊，伊芙琳和佩罗特。他们在不知不觉间开启了冒险之旅，在他们幸福的生活中也可能会出现同样的痛苦。他想知道，他们怎么敢彼此相爱呢；而他自己怎么敢像以前那样生活呢，那样转瞬即逝又漫不经心，不断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上？怎么能像以前那样爱着蕾切尔呢？他永远也不会拥有安全感了；永远不会相信生活的稳定，或忘记微小的幸福、满足感和安全感背后隐藏着的痛苦深渊了。当回首过往的时候，他觉得他们的幸福从来没有像他现在经历的痛苦这样伟大。他们的幸福中总是存在着某些不完美的东西，某些他们一直渴望却无法企及的东西。那些都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因为他们都太年轻，还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他房间的烛光在窗外树木的枝干上闪烁着，随着树枝在黑暗中摇曳，他的脑海中描绘出一幅窗外世界的完整景象；他仿佛看到了那浩瀚的河流与广袤的森林，那辽阔无垠的大地与环绕四周的无边无际的大海；天空自海面急剧升起，宽广开阔，而空气在海天之间深深涤荡。伴随着微风，今晚的夜色是如此浓郁与漆黑；他好奇地思考起来，在这片开阔的空间中，镇子为何如此稀少，那些渺小的光环或他眼里的发光蠕虫是如何在世界上这不断膨胀的荒废区域中四处散落的。在这些镇上住着渺小的男人和女人，微小的男人和女人。噢，一想到要坐在这间小屋子里受苦受难，就觉得这真是太荒唐了。这些有什么要紧的呢？蕾切尔，这个微小的生物，正病恹恹

地躺在下面的房间中，而他在自己的小屋中因为她而备受煎熬。在这浩瀚的宇宙中，他们这些躯体的紧密联系以及渺若尘埃，在他的眼中是荒谬可笑的。没有什么是要紧的，他重复道；他们没有力量，没有希望。他靠在窗台上，就这样思考着，直到几乎忘记了身处的时间与空间。然而，尽管他相信这一切都是荒谬可笑的，他们是微乎其微且毫无希望的，但他却从未失去一种感觉：这些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他与蕾切尔共同生活的一部分。

或许是因为更换了医生，蕾切尔第二天看起来有所好转。尽管海伦看起来面色苍白、疲惫不堪，但多日以来一直笼罩在她眼中的阴云略微散去了一些。

“她对我说话了，”她主动说道。“她问我今天是周几，像以前一样的语气。”

突然间，毫无任何预兆或者明显的缘由，她的眼中噙满了泪水，顺着面颊缓缓地滚落下来。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泪水，也完全没有试图阻止泪水落下，仿佛根本没有发现自己在哭泣似的。尽管她的话带来了一丝安慰，但眼前的景象令特伦斯感到一阵惊慌；一切都已经失去控制了吗？莫非这种病有着无限的力量？难道一切都会屈服于它？在他的眼中，海伦一直都是坚忍不拔和意志坚定的，但现在却表现得像个孩子一样。他伸手把她揽入怀中，于是她像孩子一般紧紧地抱住他，轻轻地在他的肩膀上啜泣。随后，她自己止住哭泣，擦去了泪水；这么做真傻，她说；太傻了，她重复道，毫无疑问蕾切尔今天好些了。她请求特伦斯原谅她刚才愚蠢的举动。她走到门口停了下来，转身走回来亲吻了一下他，什么都没有说。

这一天，蕾切尔确实对周遭的事物有了意识。她浮出了那漆黑粘稠的深潭的表面，伴随着波浪上下飘荡；她已经不再有任何自己的意愿；她浮在波浪上，感觉到一丝痛苦，但更多的还是虚弱。随后，波浪又被山坡所替代。她的身体变成了正在融化的雪堆，而她的膝盖由这片光秃秃的巨大山峰之上露了出来。她的确看到了海伦，也看到了身处的房间，但一切都变得苍白而半透明。有时她的视线甚至可以穿透面前的墙壁。有时海伦在离开的时候似乎去了很远的地方，蕾切尔的视线无法追踪到她。这房间中也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蔓延。尽管她竭尽所能想把声音传得更远些，远得有时甚至会变成一只鸟儿扑腾着飞走，但她依然无法确定是否能够传到谈话对象的耳中。时间在这一刻与另一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间隔或深渊，因为事物依旧会在她的眼前浮现出来；有时候，海伦抬起她的一条胳膊就要花上一个小时，并且每一个急促动作中都存在着漫长的停顿，最后才能把药倒出来。海伦弯腰将她扶起时的身影看起来无比巨大，站在她身旁时就像是坍塌的天花板。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她都只能感知到自己的身体在床的上方漂浮，她的心灵被驱赶到了身体的某个遥远的角落中，或者逃

离了自己的身体，在屋子中四处飘荡。所有的画面都需要经过努力才能够看清，然而特伦斯的画面则需要做出最大的努力，因为他迫使她的心灵回到身体之中去回忆一些事情。她不想进行回忆；当人们打扰她的独处时，她感到很困扰；她渴望独处。除此以外，她在这世上不再需要其他的任何东西。

尽管海伦刚哭过，特伦斯还是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对胜利更加强烈的信心；对于他们之间的争论，她率先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那个午后在等待勒萨热医生下楼的时候，他感到了巨大的焦虑，但在内心深处依然确信不久之后他就会令大家承认他们的想法错了。

像往常一样，勒萨热医生绷着脸，回答简短。当回应特伦斯的问题“她看起来好些了吗？”的时候，他用一种古怪的方式盯着他说道，“她还有一线生机。”

门关上了，特伦斯走到窗边，把前额抵在窗玻璃上。

“蕾切尔，”她自言自语地重复道。“她还有一线生机。蕾切尔。”

他们怎么能这样评价蕾切尔呢？就在昨天谁又能真的相信蕾切尔就要死了呢？距离他们订婚，已经过去了四周。两周前她还是健健康康的。仅仅过去了十四天，她怎么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状态呢？他完全无法理解他们口中所说的她还有一线生机究竟意味着什么，就如同无法理解他们的订婚意味着什么一样。他转过身向门口走去，周身依旧笼罩在这阴沉的迷雾中。猛然间，他看清了一切。他看清了房间和花园，看清了树木在空中摇曳；没有她，这些事物也可以继续存在；而她却可以死去。自从她生病以来，他第一次准确地记起了她的样子，以及他们之间的感情。感到她近在身旁的那种巨大的幸福感与一种比以往更为强烈的焦虑感混合在一起涌上了他的心头。他不能让她死去；没有她，他无法继续活下去。然而，经过了片刻的挣扎，窗帘再次合了起来，他什么也无法清晰地看到和感受到了。一切都在继续着——依旧像往常那样继续着。除了感觉到心脏跳动时的疼痛以及手指的冰冷，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为了什么事情而感到焦虑。在他看来，他似乎对蕾切尔或对世界上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毫无感觉。他继续发号施令，安排契莱太太的工作，列出清单，并且时不时上楼把一些东西悄悄地放在蕾切尔门外的桌子上。那天晚上，勒萨热医生似乎不像平时那样绷着脸。他自愿在这里留了一会儿，用同样的态度与圣约翰和特伦斯说着话，好像忘了他们中的哪一个和那位年轻的女士订了婚。他说，“我觉得她今晚的病情十分严重。”

他们都没有去睡觉，也没有劝说对方去睡觉，而是敞着门坐在会客室中玩纸牌。圣约翰在沙发上铺了张床，坚持让特伦斯躺在上面。他们开始争论

谁应该躺在沙发上，而谁应该躺在几把铺着毯子的椅子上。圣约翰最后强迫特伦斯躺在了沙发上。

“别犯傻了，特伦斯，”他说。“要是不睡觉的话，你就会生病。”

“老朋友，”因为特伦斯仍在拒绝，他又开口说道，但却突然停住了，因为担心自己的多愁善感；他发现自己就快要哭出来了。

他开始讲出自己一直想要说出口的话，说他为特伦斯感到抱歉，说他喜欢他，也喜欢蕾切尔。她知道他究竟多么喜欢她吗——也许她曾经说过或者问起过？他非常渴望讲出这些话，但考虑到这毕竟是一个非常自私的问题，他最终还是忍住了；现在用这些事情烦扰特伦斯又有什么用呢？况且，他已经陷入半睡半醒的状态中了。但圣约翰却不能马上睡着。他躺在黑暗中思忖着，要是什么事情能马上发生就好了——要是这种焦虑能够赶紧结束就好了。他不在乎发生什么，只要能够打破这种艰难而沉闷的日子就行；即使她死了，他也不会在乎。想到自己根本不在意她的死活，他觉得自己有些背信弃义，但他似乎已经失去了任何感觉。

除了卧室门开关了一次以外，整晚都没有传来呼叫或移动的声音。阳光逐渐又洒入了凌乱的房间。在六点钟时，仆人开始活动了；在七点钟时，他们蹑手蹑脚地下楼来到厨房；半个小时以后，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然而，这一天同以前的日子并不一样，虽然也很难说清到底不一样在哪里。也许是因为他们似乎正在等待着什么。需要完成的事情比平时要少。人们缓缓地穿过会客室。弗拉辛夫妇与索恩伯里太太小声地道着歉，回绝了请他们坐下的邀请，却在旁边站了很长时间。虽然他们不断说着，“有什么我们能够做的吗？”，但这里没有任何需要他们做的事情。

特伦斯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自己与这一切都毫无关系。他记起海伦曾经说过，无论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人们都会这样做的。她说的是对是错呢？他没有兴致在脑海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他暂时把这些事情放到了一旁，好像自己以后会再进行思考，但不是现在。那虚幻的迷雾越来越浓厚，最后令他的身体产生了一种麻木的感觉。这是他的身体吗？这真的是他自己的双手吗？

这个早晨，里德利第一次感觉自己不能再继续独自坐在房间中了。他在楼下感到十分不自在，也并不了解事情的进展；但他没有离开会客室。无法安心阅读，也无事可做，于是他开始一边踱步一边低声吟诗。特伦斯和圣约翰一整个早上都在不停地忙碌着——一会儿打开包裹，一会儿拔掉瓶塞，一会儿又写下说明。里德利的诗歌与踱步声如同一段似懂非懂的诗歌叠句，潜入了他们的脑海中。

他们扭打过来，他们扭打过去，

时而激烈，时而僵持；

蒙蔽人们眼睛的恶魔，

那天晚上终于如愿以偿。

如果鹿儿在草丛中筋疲力尽

他们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注

“噢，这真让人受不了！”赫斯特喊道，随后低头审视了一下自己，仿佛刚才破坏了他们之间的约定。为了收集蕾切尔的消息，特伦斯一次又一次地爬到楼梯中间。但他得到的消息都是支离破碎的：她喝了一点东西；她睡了一会儿；她似乎更加安静了。勒萨热医生也是如此，对病情的细节守口如瓶。只有一次主动提到了自己刚刚为一位已经去世了的八十五岁老妇人切断了手腕的血管，因为她总是担心自己会被活埋。

“这种担心，”他说道，“一般发生在老人身上，很少在年轻人身上见到。”他们都对他所讲述的内容产生了兴趣；这对他们来说非常离奇。那天另外一桩离奇的事是他们全部都忘记了吃午餐，直到午后才想了起来。契莱太太服侍他们的时候，看起来也很奇怪。因为她穿了一件僵硬的印花连衣裙，袖子卷在胳膊肘上面。然而，她就如同在半夜刚被火警警报从床上吵醒似的，似乎完全没有注意自己的打扮，同时也忘记了矜持与镇静；她对他们很亲密地讲着话，就像他们是被赤裸地放在膝头照料的小孩一样。她一遍又一遍地对他们强调，吃饭是他们的责任。

因此午后的时光被缩短了，比想象中过得还要飞快。有一次弗拉辛太太打开了门，但看到他们以后又马上关上了；还有一次海伦下楼取东西，但离开房间的时候停住了脚步，低头读起了一封寄给她的信。她站在那里翻来覆去地阅读着手中的信件。那非同寻常又略带忧伤的优美姿态打动了特伦斯——就像对待其他事物一样，他把这个场景记在了脑海中以便日后回味。他们很少开口说话，而他们之间的争论似乎已经暂缓或被遗忘了。

此刻，午后的阳光已经离开了房子的正面。里德利沿着露台来回踱步，用忽高忽低地声音吟诵着一首长诗的片段。随着他的来回经过，诗歌断断续续地顺着敞开的窗子飘了进来。

佩奥尔与巴力姆

抛弃了他们暗淡的庙宇，

与那猛击两次的巴勒斯坦之神

以及月亮般的亚斯塔罗斯——注

这些诗句令这两位年轻人都感到十分不安，但他们不得不忍耐着。随着夜幕的降临，夕阳的余晖在遥远的海面上闪耀。一想到白天已经快要结束，而夜晚即将来临，特伦斯与圣约翰不约而同地感到了一种绝望的情绪。下面镇子的灯光一盏接一盏地亮起，这令赫斯特再次产生了那种可怕而糟糕的渴望——打破现实世界，痛快哭泣。随后契莱太太点亮了灯光。她解释说，玛丽亚在开瓶子的时候笨手笨脚地划到了胳膊，伤得很严重，但她已经给她包扎好了；这里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忙，真是太不幸了。契莱太太自己因为脚上患了风湿病，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但在她的眼里，留意仆人那不听使唤的躯体却纯粹就是在浪费时间。夜晚时光在继续流淌。勒萨热医生出乎意料地来了，在楼上待了很久。中间下了一次楼，喝了一杯咖啡。

“她病得很严重，”在回答里德利的问题时，他说道。说这话的时候，他以往的恼怒情绪都消失了，语气既严肃又正式，但同时也充满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关切。他又上了楼。剩下三个人坐在会客室中。除了时不时做出的一两个不自觉的细微动作，以及立刻住口了的半声惊呼，此刻的里德利十分安静，将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了起来。仿佛这是他们三个最后一次为了某件确切的事情面对面地坐在一起。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勒萨热医生再一次出现在了房间中。他十分缓慢地走近他们，并没有马上开口。他先是看了看圣约翰，又看了看特伦斯，最后对特伦斯说道，“休伊特先生，我认为你现在应该上楼去看看。”

特伦斯马上站起了身，而其他两人继续坐在那里。勒萨热医生一动不动地站在他们两个中间。

契莱太太站在外面的走廊上，口中念念有词，“这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特伦斯没有注意她；他听清了她口中的话，但没有往心里去。一路上楼，他不停地自言自语，“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

他古怪地盯着自己搭在楼梯栏杆上的手。楼梯很陡，他似乎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爬到尽头。他没有任何激烈的情绪，即使知道自己应该感觉到什么，但还是什么都没有感觉到。当他打开门时，看到海伦正坐在床边。桌子上的烛光被遮挡着。房间中虽然到处都是东西，但却十分整洁。微微传来了一股不太难闻的消毒剂味。海伦站了起来，沉默地把自己的椅子让给他。当错身而过的那一刻，他们的目光在一个奇特的高度相遇了，他惊异于自己双眼的格外清晰，以及他们内心深处那种深沉的平静与忧伤。他在床边坐了下来，随后听到门被轻轻地关上了。他与蕾切尔单独在一起了，以前他们独处时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又涌上了他的心头。他望着她。他预感自己会在她的身上发现一些可怕的改变，但实际上并没有。她看起来的确非常瘦弱，但是在他看来，虽然她非常疲惫，却与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她看见了他，并且认出了他。她微笑着对他说，“哈啰，特伦斯。”

那遮挡在他们之间的帘幕顷刻间烟消云散了。

“嗯，蕾切尔，”他用惯常的声音回答道。这令她睁大了眼睛，脸上露出了往常的微笑。他亲吻了她，握住了她的手。

“没有你的日子实在是太难熬了，”他说。

她依旧微笑地看着他。但很快眼中就露出了疲惫或困惑的神情，随后她又闭上了眼睛。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拥有了完美的幸福，”他说道，继续握着她的手。

在昏暗的烛光下，无法看清她脸上的表情变化。一股巨大的平静感充满了特伦斯的内心，他不愿挪动也不想说话。前几日那可怕的痛不欲生与如梦似幻结束了，现在他进入了完美的现实世界与气定神闲之中。他又能够毫不费力和从容不迫地进行思考了。他坐在那里的时间越久，就越能清楚地感受到平静浸入了他灵魂的每个角落。他一度屏住了呼吸，专心致志地侧耳听着；她还在呼吸；他继续思考了一会儿；他们似乎在一同思考；除了他自己以外，他似乎也是蕾切尔；然后他又侧耳听着；不好，她停止了呼吸。一切变得更好了——这就是死亡。它不是任何东西；只是停止呼吸而已。它就是幸福，是完美的幸福。他们现在拥有了一直梦寐以求的团聚，而这对活着的他们来说却是天方夜谭。“从来没有两个人像我们这般幸福，也从来没有人像我们这般相爱。”他丝毫没有注意到这番话究竟是自己在心中思忖的还是大声说出口的。

在他看来，他们圆满的团聚与幸福泛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在房间中逐渐扩大。他在世间再也没有未尽的心愿。他们拥有了永远无法被夺取的东西。

他丝毫没有注意到有人走进了房间。过了一会儿，可能是片刻之后也可能是几个小时以后，他感到身后有一只手臂。那双手臂环绕住了他。他不想被拥抱，也不想被难以理解的耳语所打扰。他把蕾切尔已经冰凉的手放到了床单上，起身离开椅子，走到了窗边。窗帘没有被拉上，因此可以望见月亮，以及照耀在波浪表面的那一道长长的银色丝带般的月光。

“这是为什么呢，”他用平常的语气说道，“看看月亮。月亮周围有一道光环。明天要下雨了。”

那双不知道是来自男人还是女人的手臂，再一次环绕住了他；并且轻轻地将他推向门口。他自己转过身，在那双手臂前大步地向前走去。仅仅因为有人死了，大家就表现得这样奇怪，这让他感到有一丝好笑。他可以按着他们的期望离开这里，但他们无法打扰到他的幸福。

当他看到屋外的走廊和放着杯盘的桌子时，突然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他永远也见不到蕾切尔了。

“蕾切尔！蕾切尔！”他尖叫起来，试图冲回到她的身旁。但是他们阻止了他，把他推过走廊送到了一个远离她房间的卧室。在楼下可以听到他试图挣脱时脚步踏在地板上的砰砰巨响，接着又传来了他的呼喊声，“蕾切尔，蕾切尔！”

---

1. 约翰·米尔顿（John Milton），17世纪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这首诗摘自其代表作之一《酒神之假面舞会》。（译注）
2. 朴次茅斯路（the Portsmouth Road）是连接英国伦敦和朴次茅斯的一条公路。经过发展和演变后成为现在的英国A3公路。（译注）
3. 摘自19世纪英国文学家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新森林歌谣》（A New Forrest Ballad）。（译注）
4. 摘自约翰·米尔顿的短篇诗集《基督诞生的清晨》。（译注）

第二十六章

之后过去的两三个小时中，月亮继续透过空空荡荡的天空洒下了光芒。因为没有云彩的遮挡，月光直直地落了下来，几乎像寒冷的白霜一样覆盖住了海洋和大地。在这期间，一直没有人打破沉默。唯一在动的只有微微抖动的树木枝叶，以及映射在白色大地上的影子。在这一片肃静中只能听得到一种声音，那是轻微却持续不断的呼吸声，这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尽管它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高低起伏。这声音伴随着鸟儿开始拍着翅膀在枝头间飞翔的声响，又隐藏在鸟儿第一声微弱的啼鸣声中，这声音一直延续到东方天空泛白，继而慢慢变红，随后又出现一抹淡蓝的时刻。当太阳升起之后，这声音消逝了，被其他的声音取代了。

首先听到的是一种有些含糊不清的哭声，那哭声听起来像是来自孩子或者穷苦人家，又像是来自极度虚弱或者正遭受痛苦的人。然而，当太阳升至地平线以上的时候，原本稀薄和黯淡的空气每一刻都在变得越来越浓厚和温暖，生命的声音也变得更加轰轰烈烈，充满了勇气和威风。渐渐地，炊烟开始从房屋上空摇摆不定地升起，随后缓慢地变得稠密了起来，最后形成了又圆又直的柱子；太阳没有照在苍白的窗帘上，而是直接照在了黑暗的窗户上，窗外是一片幽暗与空旷。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好几个小时，空气组成的巨大穹顶因为阳光薄薄的丝丝金光而变得温暖和闪亮，这时才有人踏入了宾馆。宾馆在晨曦中显得洁白而巨大；窗帘紧闭，好像还没有完全睡醒。

艾伦小姐在大约九点半的时候缓缓地走进了大厅，又缓缓地走到了放着早报的桌子旁边，但她并没有伸手去拿报纸；她静静地站在那里，微微歪着头思考着。她看上去出奇得老。从她的站姿来看，她有一些弯腰驼背，又有一些臃肿肥胖，从中可以预测出等她真正老了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以及看出她是如何一复一日地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地盯着前方的。当其他人开始进入房间，经过她的时候，她没有和他们说话，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最后，好像自己一定得做些什么似的，她一下子坐在了一张椅子上，一声不发、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她今天早上感到自己十分衰老，而且也十分没用，好像她的整个人生都是一场失败，好像她的一生都在历经坎坷却又碌碌无为。她不想再活下去了，然而，她知道自己会活得很久。她的身体非常健壮，注定会活到很老。她可能会活到八十岁，而她现在五十岁了，还要活三十年。她在大腿上不断地翻动着双手，满怀好奇地盯着它们；她这双苍老的手啊，为她完成了那么多的工作。这似乎没有任何意义；一个人要继续活下去，当然要继续活下去……她抬头看见了索恩伯里

太太站在自己旁边，她的额头上皱纹遍布，张着嘴唇好像正要发问似的。

艾伦小姐预感到了她的提问。

“是的，”她说。“她今天早上去世了。在非常早的时候，大概三点钟。”

索恩伯里太太发出了小声的尖叫，双唇紧闭了起来，眼里泛起了泪光。她透过眼泪看着此刻洒满阳光的大厅，还有站在结实的扶手椅和桌子旁的那些无忧无虑、悠然自得的人们。在她的眼中，他们看起来是那么不真实，丝毫意识不到大事即将在他们的身边降临。但是并没有什么大事降临，于是他们就继续在椅子和桌子旁边站着。在索恩伯里太太的眼中，他们已经不再存在了，她的目光穿透了他们，就好像他们根本不是实体似的。她看见了房子，房子里的人，房间，房间里的床，还有在床单下的阴影中静静躺着的尸体。她几乎看到了逝者，也几乎听到了哀悼者的悲鸣。

“他们对此有心理准备吗？”她终于开口问道。

艾伦小姐只是摇了摇头。

“我什么都不知道，”她回答道，“我只知道弗拉辛太太的女佣告诉我的那句话：她今天凌晨死了。”

两个女人就这样意味深长地彼此注视着。随后，伴随着一种奇特的眩晕感，为了探寻她所不了解的情况，索恩伯里太太缓慢地走上了楼。她沿着走廊静悄悄地走着，用手指触摸着墙壁，似乎在给自己带路。女佣们匆忙地在房间中穿梭。索恩伯里太太避开了她们；她根本没有注意到她们；在她的眼中，她们似乎存在于另外的一个世界中。当伊芙琳拦住她的时候，她甚至都没有抬头。伊芙琳很明显刚刚哭过，而看到索恩伯里太太的时候她又忍不住开始哭了。她们一同走到了一扇窗口前，沉默地站在那里。最终，伊芙琳伴随着抽泣开始断断续续地说话。“太可怕了，”她呜咽着说，“太残忍了——他们原本是那样幸福。”

索恩伯里太太拍了拍她的肩膀。

“这太冷酷了——非常冷酷，”她说道。她停顿了一下，往窗外看了一眼山坡上安布罗斯家的别墅；窗子在阳光下格外耀眼，她思考着死者的灵魂是如何穿过那些窗户的。有些东西从世上消失了，这似乎令她感到了莫名的空虚。

“然而年长的人却还活着，”她的眼睛恢复了神采，比往常还要明亮，“这更加说明了这一切都是有因可循的。如果没有原因的话，怎么就会变成这样了呢？”她问道。

她向其他人问过这个问题，但从来没有问过伊芙琳。伊芙琳的啜泣声小了。“一定是有原因的，”她说。“不可能只是一场意外。如果要是意外的话——本来可以避免的。”

索恩伯里太太重重地叹了口气。

“不过我们自己不能这样想，”她补充道，“而且我们希望他们也不要这样想。无论他们怎么做，结果可能都是一样的。这些可怕的疾病——”

“没有原因——我根本不相信有什么原因！”伊芙琳喊叫着，把百叶窗往下一拉，又啪的一声把它弹了回去。

“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呢？为什么人们应该受罪？我坚信，”她稍微压低了声音，继续说道，“蕾切尔去了天堂，而特伦斯……”

“这么想又能有什么用呢？”她问道。

索恩伯里太太轻轻地摇了摇头，没有做出回应，只是紧紧地握着伊芙琳的手。随后她又继续穿过走廊，朝着弗拉辛夫妇的房间走去。一路上她都在强烈地希望能够听到些什么，虽然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听到什么。当她打开门的时候，感觉自己恰好打断了夫妻间的争吵。弗拉辛太太正背着光坐着，而弗拉辛先生则站在她的旁边争论着，在努力地劝说着什么。

“啊，是索恩伯里太太啊，”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解脱。“你一定听到了我们的对话。我的妻子觉得她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是她竭力说服可怜的温雷丝小姐去参加出游的。我敢肯定你一定和我一样，认为她的这种想法是毫无道理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实际上我觉得不大可能——她是在那里染上这种疾病的。这些疾病——另外，她执意要去。艾丽斯，不管你劝不劝，她都会去的。”

“别这样，威尔弗雷德，”弗拉辛太太说道。她一动不动，眼睛也没有从一直盯着的那一块地板上挪开。“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她停住了。

“我过来是想问问你，”索恩伯里太太对威尔弗雷德说道，因为现在和他的妻子说话起不到什么作用。“你觉得现在还能做点什么吗？她的父亲到了吗？可以过去看看吗？”

她此时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为郁郁寡欢的人们做点什么——去看看他们——去安抚他们——去帮助他们。但现在她却距离他们如此遥远，这让她感到十分不快。不过弗拉辛先生摇了摇头；他觉得现在不合时宜——或许以后能够帮上忙。就在这时，弗拉辛太太僵硬地站了起来，背对

着他们，走进了对面的更衣室。在她的走动中，他们能够看到她的胸脯在缓慢地上下起伏。她的悲伤是寂静无声的。随后她关上了身后的房门。

当完全独处的时候，她紧握住双拳，开始用拳头捶打椅背。她就如同是一只受伤的动物。她厌恶死亡；对死亡咬牙切齿，怒不可遏，怒火中烧，就仿佛死亡是一个真真切切的活物。她不愿意自己的朋友落入死亡之手。她绝不会向黑暗和虚无屈服。她开始来回踱步，双手依然紧握，任凭泪水快速地在她的双颊上流淌。最后，她呆滞地坐了下来，但依然没有屈服。当她停止哭泣的时候，看上去十分倔强和坚强。

与此同时，在隔壁的房间中，既然妻子不在这里，威尔弗雷德和索恩伯里太太便开始更加自由地攀谈了起来。

“这种地方最糟糕的就是，”他说。“人们会表现得就像他们还在英国一样，但实际并不是这样的。我毫不怀疑，温雷丝小姐就是自己在别墅里被感染的。她一天可能有无数次得病的机会。说她是和我们在一起时传染的，这真是荒谬。”

如果不是真心为他们感到难过的话，他早就恼怒了。“佩珀先生告诉我，”他继续说道，“他之所以离开了那座房子，是因为他觉得那些人都太不小心了。他说他们从来不好好洗菜。可怜的家伙们！他们付出的代价太可怕了。但这只不过是我一次又一次地见到的这类事情的重演罢了——人们似乎总会忘记这类事情会发生，然而当它真的发生时，他们又会感到惊讶。”

索恩伯里太太同意他的说法：他们都太粗心了。而且没有理由断言她是在出游期间感染上的伤寒；他们又谈论了一会儿别的事情，她随后离开了他们的房间，伤心地沿着走廊回到了她自己的房间。这种事情的发生一定存在着某种原因，她这样思考着，关上了房门。只是很难一下就找出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件事看起来是如此奇怪——如此令人难以置信。为什么，不过是在三周前——仅仅十四天以前，她还见到了蕾切尔；当她闭上眼睛的时候，似乎还能看得到她，那个安静、害羞、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女孩。她在想，如果她在蕾切尔这个岁数就死掉的话，会错失多少东西；当她回首过往的时候，发现孩子、婚姻生活以及在她眼中难以想象的深刻思想和奇迹事物，都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占据着她的人生。这种震惊的感觉让她难以思考，令她逐渐地产生了一种相反的感觉；她快速又清晰地思考着，回顾与梳理了自己以往的所有经历。毫无疑问，她经历过痛苦，也经历过挣扎，但是总体看来，当然也收获了同等的幸福——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年轻生命的消逝也并不是生命中最悲惨的事情——因为他们获得了太多爱护和太多照料。逝去的人——她想起了那些英年早逝的、意外去世的人们——是美丽的；她经常梦到死者。特伦斯也迟早会自己意识到这些

的——她起身，开始在屋内不停地踱步。

对于她这个年龄来说，她此刻显得过于焦虑不安；而对于她一贯清晰、敏捷的思维而言，她此刻变得异乎寻常地困惑。她无法安心做任何事情，所以当房门被打开的时候，她感到了一阵解脱。她向她的丈夫走去，把他拉入了自己的怀中，异常激烈地亲吻着他，接着在他们一起坐定以后，她开始像对待婴儿一样拍着他，询问着他，就好像他是一个疲惫的、满腹牢骚的巨婴。她没有告诉他温雷丝小姐的死讯，因为这只会徒增他的烦闷，而他现在的情绪已经很不稳定了。她尝试着找出他如此心神不安的原因。又是因为政治？那些糟糕的家伙又在做什么？她一整个上午都在和丈夫讨论政治话题，而且渐渐地，她开始对他们的话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不过，她不时说出口的那些话在她看来都出奇的空洞乏味。

午餐时，有人说宾馆的游客开始离开了；这里的人每一天都在减少。今天只有四十个人吃午餐了，而之前一共有六十个。老佩利太太坐在窗边的座位上，用老眼昏花的目光审视着人群，清点着人数。她身旁除了亚瑟和苏珊，还有佩罗特，以及今天与他们共进午餐的伊芙琳。

伊芙琳感到异常压抑。其他人注意到她双眼通红，猜测到了其中的原因，于是煞费苦心地保持着他们之间的精心交谈。她把两只手肘支在桌子上，没有动过面前的汤盘，就这样忍受了几分钟以后，突然大声地说道，“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是什么，但我真的无法考虑其他的事情！”

绅士们同情地嘀咕了几句，表情非常严肃。

苏珊回答道，“没错——这太糟糕了，不是吗？当你想到她是如此美好的一个女孩——才刚刚订婚，而且这种事情本来不该发生的——这太不幸了。”她望向亚瑟，似乎他可以帮她补充一些更加得体的言辞。

“悲惨，”亚瑟简短地说。“然而这也太蠢了——前往那条河流就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他摇着头。“他们应该多加了解。不能指望英国女人像那些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一样受得住苦。那天他们在茶会商量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意无意地警告了他们。不过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这只会让人往后看——这样一点作用也起不到。”

老佩利太太一直在满意地品尝着汤，这时她把一只手举到了耳朵旁，想听清大家在说些什么。

“你听说了吗，艾玛姨妈，可怜的温雷丝小姐死于高烧了，”苏珊轻轻地对她说道。她不能用洪亮甚至正常的声音来传播死讯，因此佩利太太一个字也没能听清。亚瑟于是过来帮忙。

“温雷丝小姐死了。”他非常清晰地说道。

佩利太太向他的方向稍稍倾斜了一些，问道，“啊？”

“温雷丝小姐死了，”他重复了一遍。他只有努力绷紧了嘴部的肌肉，才没有让自己笑出声来。他强迫着自己重复了第三遍，“温雷丝小姐……她死了。”

且不提要听清这些词语是多么困难，实际上要想让佩利太太意识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是十分困难的。她的大脑似乎负上了重担，尽管并没有破坏它的功能，但却阻碍着它的运转。她眯起眼睛坐着，在至少一分钟以后，才明白了亚瑟的话。

“死了？”她含糊地说道。“温雷丝小姐死了？我的天啊……这太令人难过了。但我现在想不起她是谁了。我们在这儿好像认识了很多新面孔。”她看着苏珊，想要寻求一些帮助。“一个黝黑的高个儿女孩，就因为皮肤颜色过深所以算不上漂亮的那个？”

“不是，”苏珊打断道。“她是——”随后她在绝望中放弃了描述。给佩利太太纠正一个对不上号的人没有什么意义。

“她本不该死的，”佩利太太继续说道。“她看上去那么健壮。人们总会喝当地的水。我永远也想不通到底是为了什么。在卧室放一瓶苏打水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啊。这就是我所采取的全部预防措施，而且可以说，我已经去遍了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意大利就已经去过十几次了……但年轻人啊，总以为自己懂得更多，于是他们付出了代价。真可怜——我为她感到十分遗憾。”此时，她的注意力又转移到了一盘她看不清也够不到的土豆上了。

亚瑟和苏珊两人都暗暗地希望这个话题现在就可以结束，因为这些言论让他们感到很不愉快。但是伊芙琳没有打算就此结束这个话题。为什么人们就不能谈谈真正重要的事情呢？

“我觉得你对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关心！”她冲着佩罗特先生粗鲁地说道。在他们讨论的时候，他一直在沉默地坐着。

“我？噢，不，我关心，”他尴尬地回答道，语气中带着显而易见的真诚。伊芙琳的问题让他感到不舒服。

“这让人迷惑不解，”伊芙琳继续说道。“我指的是死亡。为什么死的是她，而不是你或者我呢？就在两周前她还和我们在一起呢。你相信什么呢？”她向佩罗特先生质问道。“你相信生活还在继续，她依然活在某处

——还是你觉得这仅仅是个游戏——我们的死都会化为虚无？我肯定蕾切尔没有死。”

佩罗特先生原本可以顺着伊芙琳，说些她想听到的话，然而他却没有勇气声称自己相信灵魂永存的说法。他继续沉默地坐着，把手里的面包一点点地捏碎，皱纹也显得比平常更深了。

亚瑟担心伊芙琳下一个问到的是他，于是在停顿了一阵，就像是给这个话题画上了句号以后，挑起了一个全新的话题。

“假如，”他说，“一个男人给你写信，告诉你他认识你的祖父，所以问你要五英镑的话，你会怎么做？是这样的，我的祖父——”

“发明了一个炉子，”伊芙琳说。“我都了解。我们在温室有一个，为了给植物取暖。”

“没有想到我这么有名，”亚瑟说道。“好吧，”他继续说着，下定决心要不惜代价把这个故事讲得越长越好，“这老伙计，大概是他那个时代第二杰出的发明家，而且还是个能干的律师。他和其他人一样，最后去世了，但却没有立下遗嘱。现在他的职员菲尔丁，我不知道他的话是否可信，一直声称他打算为他做点什么事。这可怜的老东西一直在独立进行着发明创造，最后落魄了，现在住在彭奇[注]一家烟草店的楼上。我在那儿见过他。可问题是——我必须帮他付账吗？正义的抽象精神中对此有什么说法吗，佩罗特？记住，我没有得到祖父遗嘱中的任何好处，而且我也没办法鉴定他所说的真实性。”

“我不怎么了解正义的抽象精神，”苏珊一边说一边得意地冲其他人笑着，“但我很确定——他会拿到他那五英镑的！”

佩罗特先生想要开口发表意见，伊芙琳却坚持说他就像所有的律师一样，太过吝啬，总是考虑字面意义却不重视精神。而当佩利太太还在了解他们在说些什么的时候，午餐就在毫无间断的聊天过程中结束了，亚瑟为自己顺利地转换了话题而感到暗自庆幸。

他们刚一走出房间，佩利太太的轮椅刚好碰上了艾略特夫妇。他们正要迈门而入，而她则刚刚要出门。于是大家驻足停留了一会儿，亚瑟和苏珊祝贺了休林·艾略特身体的逐渐康复——他很消沉，脸色第一次显得如此面如死灰——于是佩罗特先生借机和伊芙琳悄悄说了几句话。

“今天下午三点半左右的时候，我能见你一面吗？我会在花园里，喷泉边上。”

在伊芙琳开口回答之前，门口的人群就散开了。但是当她在大厅中与他们分开的时候，她两眼放光地看着他说，“你是说三点半对吗？我没问题。”

她欣喜若狂地跑上了楼，预感到她一直期盼的场景即将来到，她的生活又将要变得生机勃勃了。她毫无疑问地相信，佩罗特先生又要向她求婚了，而且她很清楚，在这个场合她应该准备好给他一个确定的答复，因为三天后她就要离开了。但她还是不能对此下定决心。做出决定对她来说非常困难，因为她天生就不喜欢事情的结局；她喜欢不断前行——永远前行。她要走了，因此，她忙着把衣服一件件并排摆好放在床上。她注意到有一些衣服已经破破烂烂的了。她拿起父母的照片，在手里举了好一会儿，才把它收进了盒子里。蕾切尔曾看过这张照片。突然间，在她们共同拥有或触碰过的物体中所保留着的个人气息强烈地袭上了她的心头；她能够感觉得到蕾切尔正在屋子里陪伴着她；她像是正身处一条航行于大海之中的轮船上，而每天的生活就像遥远的陆地一样虚幻。然而与蕾切尔共处一室的感觉很快就渐渐地散去了，她再也感觉不到她了，因为她对她其实知之甚少。不过这短暂的感受还是让她感到抑郁和疲乏。她这一生都做了什么？她的未来又会是什么样的？虚幻是什么，而真实又是什么？这些求婚、亲密和冒险是真实的，还是她在苏珊和蕾切尔脸上看到的满足感才是真实的呢？而这满足感难道比她之前所有的感受都要更为真实吗？

她准备要下楼，虽然头脑一片茫然，但是她的手指似乎已经轻车熟路地为她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当她踏上楼梯的时候，因为思维变得非常愚钝，血液也开始自发地在她的全身流淌。

佩罗特先生正在等着她。他在午餐后就直奔了花园，带着非常焦虑的神情，已经在小路上来来回回地溜达了半个多小时。

“我又像往常一样迟到了！”她一看到他就喊道。“这个，你必须要原谅我；我得打包……我的天啊！看起来暴风雨要来了！停在海湾里的是一艘新来的汽船，是不是？”

她看着海湾。在那里一艘汽船正在把锚抛下，烟雾还在它的周围环绕着，但此时海浪中却出现了一股快速抖动的黑色激流。“都快忘了下雨是什么样子了，”她补充了一句。

然而佩罗特先生既没有注意到汽船，也没有注意到天气。

“穆加特罗伊德小姐，”他带着一贯的正式口吻开口说道，“我请你来到这里的动机可能非常的自私。我想你也不需要再一次聆听我对你的感情；但是，你马上就要走了，我觉得自己不能没有问你，就让你这样的离开——我还有希望能够得到你的青睐吗？”

他面色苍白，似乎无法继续说下去了。

伊芙琳下楼时感到的那种欣喜若狂这时在她的身上消失了，她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她没有什么好说的；她没有任何感觉。他现在又用那套老式的温和言辞向她求婚，于是她对他的感情比以往更为淡薄了。

“让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吧，”她心神不宁地说道。

佩罗特先生跟着她坐到了树下一张弯曲的绿色椅子上。他们盯着面前很久都没有喷过水的喷泉。伊芙琳没有在思考自己要说些什么，而是一直看着喷泉；眼前没有水的喷泉似乎就是此时此刻自己的写照。

“我当然喜欢你，”她用急匆匆的语气开口说道；“如果不喜欢你的话，我就太无情了。我觉得，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也是最杰出的人之一。但是我希望……我希望你不要以那样的方式喜欢我。你确定自己可以做到吗？”这一瞬间她内心真诚地期望他说不。

“非常确定，”佩罗特先生说。

“你看，我不像大多数女人那样简单，”伊芙琳继续说道。“我觉得自己渴望更多的东西。我也不清楚自己确切的感受是什么。”

他坐在她的旁边，看着她，克制着自己的言语。

“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只对一个人投入太多感情。对你来说，别的女人会成为一个更好的妻子。我能够想象得到，如果你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话，会更加幸福。”

“如果你觉得以后自己有可能会喜欢我的话，我很乐意等你，”佩罗特先生说道。

“那么——这并不着急，不是吗？”伊芙琳说。“我要是考虑好了，回去以后就写信告诉你怎么样？我要去莫斯科；所以我会从莫斯科给你写信。”

但是佩罗特先生还在坚持。

“你不能给我留有任何幻想。我也不要求具体日期……那样会显得非常不讲情理。”他停顿了一下，低头看着脚下的碎石路。

她没有立即给出回应，于是他继续说道。

“我很清楚自己没有——以我自已和我现在的处境来说，没有什么可以给

你的。还有，我忘了；这对你来说并不稀奇，但对我而言却是一个奇迹。直到遇见你之前，我一直都是一个人安静地生活——我和我的姐妹都是很安静的人——我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我和亚瑟的友谊是我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现在我认识了你，一切都改变了。你似乎把活力注入到了一切事物中。生活好像也充满了我以前从未想过的各种可能性。”

“这太棒了！”伊芙琳大声说道，一把抓住了他的手。“现在你回去以后开始着手各种各样的事情，令自己名扬四海吧；而我们可以继续做朋友，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可以做好朋友，对不对？”

“伊芙琳！”他突然伤心地叫着她的名字，把她拉入怀中，亲吻着她。她并没有排斥，虽然这对她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当她再次坐直的时候，说道，“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不能一直做朋友——虽然有些人能够做到。而且友谊真的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不是吗？友谊在一个人的生命中难道不是至关重要的吗？”

他一脸困惑地看了看她，好像根本没有听懂她在说什么。他努力重新使自己振作起来，坐直了身子，说道，“现在我已经告诉了你我自己的感受，我只想补充一句：你希望我等多久，我就会等你多久。”

等他走开以后，伊芙琳在小路上来回徘徊着。这一切还有什么关系？还有什么意义？

---

1. 彭奇(Penge)是位于英国伦敦东南部的郊区，属于伦敦布罗姆利自治区。（译注）

第二十七章

那整个晚上，阴云不断地聚集，直到完全遮住了整片天空的蔚蓝。云层似乎拉近了大地和天空之间的距离，空气因此没有足够的空间能够自由地流动；海浪也好像受到了压制似的，平坦而僵硬地躺在海面上。花园里灌木丛和树枝上的叶子紧紧地垂挂在一起，而压抑和束缚的感觉也随着小鸟和昆虫的鸣叫声而变得越来越深切。

灯光和寂静都是如此怪异，因此餐厅里一贯的嗡嗡声中时不时掺杂着一段明显的沉默。而在这沉默之中，餐刀和盘子的碰撞声音清晰可闻。突然而来的第一声雷和第一滴落在窗玻璃上的雨点，引起了一阵骚动。

“下雨了！”人们用不同的语言同时说道。

紧接着是一片深深的寂静，仿佛雷声已经自己停了下来。人们刚刚开始重新用餐的时候，一股冷空气从打开的窗子吹了进来，把桌布和裙子吹了起来，一道闪电一闪而过，随之而来的则是响彻在宾馆上方的一声炸雷。雨点也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暴风雨伴随着四下门窗被用力关上的砰砰声响一同来到了。

房间里瞬间暗了许多，似乎风在推动着一层层黑暗的波浪掠过整个大地。一时间，没有人再继续进餐，大家都坐着望向花园，手上的叉子还悬在半空中。此刻闪电越来越频繁，照亮了一张张脸庞，就好像在给他们拍照似的，而他们脸上的表情紧张而不自然。随之而来的轰隆声越来越近，猛烈地冲击着他们。几位女士从椅子上半站了起来，随后又坐了下去。每一双眼睛都在盯着花园，晚餐就在这心神不定的气氛中持续着。外面的灌木丛变得皱褶而苍白，大风把它们吹弯了腰，似乎直贴地面。服务生在食客的提示下紧紧按着餐盘；食客们必须努力引起服务生的注意，因为他们也都在专注地看着暴风雨。由于雷声没有消退的迹象，反而在头顶愈来愈集中，而闪电也每次都冲着花园直直劈下，大家起初的兴奋被不安的阴郁所取代了。

快速地用完餐后，大家聚集在了大厅中。因为可以远离窗台，他们感觉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要安全。虽然还听得到雷声，但是他们什么都看不到了。一个哭哭啼啼的小男孩被妈妈抱着走开了。

暴风雨还在持续着，似乎没有人想要坐下。他们成群结队地站在大厅中央的天窗下，小心翼翼地抬头向上看着。随着闪电划过，他们的脸庞不时变得煞白。最后，一声巨响之后，天窗的玻璃在接缝处松开了。

“啊！”无数惊呼同时响起。。

“什么东西坏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

大雨倾盆而下，似乎浇熄了闪电和雷声，整个大厅变得几乎一片漆黑。

人们安静地听着雨点敲打玻璃的噼啪声。一两分钟之后，雨声逐渐放缓了，于是屋子里的气氛也轻松了一些。

“雨停了。”另一个声音说道。

随着开关被轻轻一按，所有的电灯都亮了起来，这时可以看清所有人都在站着，神情紧张地向上看着天窗，但当他们在电灯的光亮下看到彼此后，就立即背过身，四下散开了。雨水继续敲击了天窗几分钟，雷鸣也继续震颤了一两声；但是从黑暗的消散和雨水在房顶上轻轻的敲打声可以看出，那团巨大而混乱的空气正在逐渐离他们远去，从他们的头顶上空带着云朵和激情向海洋飘去。在暴风雨的喧嚣中显得格外渺小的建筑又变回了以往的方正和宽敞。

暴风雨离开以后，宾馆大厅里的人们又坐了下来；带着一种解脱后的轻松，他们开始互相讲述关于暴风雨的故事，为这个夜晚又增添了不少可供消遣的话题。这时棋盘被搬了出来。艾略特先生今天没有穿带衣领的衣服，而是戴了一个襟饰领带，这是他身体渐愈的标志。如往常一样，他向佩珀先生发起了一盘决胜局的象棋挑战。他们的四周很快就聚拢了一群手拿针线活的女士，而没有针线活的就拿着小说前来观战，就好像在看两个小男孩玩弹珠游戏似的。她们偶尔看一眼棋盘，并时不时地对两位男士表示鼓励。

不远处，佩利太太把手中的卡片在眼前摆成了长长的阶梯，苏珊坐在她的身边看着，但并没有给出建议。不知名的商人们和各色人等，膝上放着报纸，在扶手椅中伸着懒腰。在这种氛围中，所有谈话都是轻言轻语，断断续续，而且支离破碎的，不过房间中却充满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活力。一只灰色翅膀、胸腔放光的蛾子时不时地从他们头顶嗡嗡飞过，然后砰地一声撞到灯上。

一位年轻的女士放下了手中的针线活惊呼，“可怜的东西！还是打死它更为仁慈一些。”但是没有人愿意起身去打死这只飞蛾。他们就这样看着它从一盏灯冲向另一盏灯，因为他们此刻都很舒服，而且无事可做。

坐在棋局旁边沙发上的艾略特太太正在向索恩伯里太太传授一种新的织法，所以她们的脑袋挨得很近，只能通过索恩伯里太太当晚戴的蕾丝帽来

分辨两人。艾略特太太是编织的专家。面对旁人的称赞，她明显十分自豪，但嘴上还是在故作谦虚。

“我觉得我们都有引以为豪的事情，”她说，“而我则为自己的编织能力自豪。我认为这种事情是家族遗传的。我们家都很擅长编织。我有一个舅舅，一直到死都是自己编织袜子的——而且他编得比他所有的女儿都要好，真是个可爱的老先生。我在想，艾伦小姐，你眼睛用得那么多，却从不在晚上做编织活儿。你要是试试的话，就会发现这样能够令人放松，我说的是——能让眼睛歇歇——而且在集市上也会大受欢迎的。”她用编织专家那种柔和朦胧的腔调，继续温和地娓娓道来。“按我的做法总能处理好，这真是一种享受，因为我不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

艾伦小姐听完之后，合上了书，平静地观察了一会儿其他人。最后开口说道，“因为你的妻子恰好爱上了你，你就选择离开他，这很明显是不合常理的。但是——根据我的理解——这正是这本书中男主人公的所作所为。”

“啧啧，这听上去可不好——不，完全不合常理嘛，”大家一边专心地忙着针线活儿，一边低声说道。

“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口碑很好，”艾伦小姐补充道。

“《母性》注——迈克尔·杰索普的著作——我敢肯定，”艾略特先生插嘴道，因为他在下棋的时候，永远禁受不住聊天的诱惑。

“你知道吗，”艾略特太太过了一会儿说，“我认为人们现在写不出好的小说了——不管怎样，肯定都比不上他们之前的那些作品了。”

没有人自找麻烦表示同意与否。亚瑟·范宁一直在来回走动，有时看一看棋局，有时读一页杂志，他看了艾伦小姐一眼，她正昏昏欲睡，于是他开玩笑地问道，“告诉我，你在想什么呢，艾伦小姐。”

其他人都抬起了头。他们很高兴看到亚瑟并不是在和自己说话。不过艾伦小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在想我幻想中的一个舅舅。每个人都有一个幻想中的舅舅，不是吗？”她继续说道。“我就有一个——一个讨人喜欢的老绅士。他总会送给我东西。有时候是一块金表；有时候是一辆双座马车；有时候是位于新森林的一座美丽的小别墅；有时候是一张能带我去最渴望到达的地方的船票。”

她令大家都心不在焉地思考起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艾略特太太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想要一个孩子；一想到这里，她平常就紧锁的双眉更加

紧蹙了。

“我们如此幸运，”她看着她的丈夫说道。“我们的确没有什么欲望。”她说出这句话，一方面是为了说服自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其他人信服。但她还没有来得及继续说下去，就被刚进门的弗拉辛夫妇打断了。他们穿过大厅，在棋桌旁停下了。弗拉辛太太看上去比以往还要狂放。一缕长长的黑发垂了下来，遮住了她的眉毛，她的脸颊也像被鞭笞了一样暗红。他们满身都是雨点的湿痕。

弗拉辛先生解释说，他们一直在屋顶观看暴风雨。

“那场景真是太壮观了，”他说。“海面上电闪雷鸣，把海浪和远方的船只都照亮了。你无法想象那些山峰在闪电的照射下看起来是多么奇妙，还有那庞大的阴影也是无比美妙。但现在一切都消失了。”

他的身体滑进了一张椅子，开始饶有兴致地观看这场棋局的最后较量。

“你明天要回去了？”索恩伯里太太看着弗拉辛太太问道。

“是的。”她回答说。

“确实，现在走没有什么好遗憾的，”艾略特太太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悲伤的焦虑，“毕竟这里有这种病。”

“你怕死吗？”弗拉辛太太轻蔑地问道。

“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怕死，”艾略特太太坚定地回答。

“我认为，当那一刻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懦弱的，”弗拉辛太太一边说着，一边把她的脸颊在椅背上来回蹭着。“我肯定自己会的。”

“完全不是这样！”弗拉辛先生转过身说道，因为佩珀先生考虑了很久他下一步棋的走法。“艾丽斯，想要活下去并不是懦弱。它反而和懦弱完全相反。个人而言，我愿意再活一百年——当然，前提是我的器官还能正常工作。想想所有命中注定的事情吧！”

“这也是我的想法，”索恩伯里太太又加入了对话。“这些变化、进步、发明——还有美好。你知道吗？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根本无法承受死亡，也无法忍受再也看不到周围的美丽。”

“在还没有探明火星上究竟有没有生命就死去，确实非常愚蠢。”艾伦小姐补充道。

“你真的相信火星上有生命吗？”弗拉辛太太第一次兴致勃勃地转向艾伦小姐问道。“谁告诉你的？很懂行的人吗？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做——？”

这时索恩伯里太太放下了手中的针线活儿，流露出格外关怀的神情。

“赫斯特先生来了，”她轻轻说道。

圣约翰刚刚走进回转门。他的脸被风吹得惨白，看起来胡子拉碴的，而且整张脸都深陷了下去。脱去外套以后，他原本要直接穿过大厅上楼回自己的房间，但他没办法不理睬在场的这么多熟人，尤其是索恩伯里太太已经起身向他走了过来，并且伸出了她的手。然而他刚刚摸黑在雨中走过来，并且在漫长的这几天中产生了不少的紧张和恐惧，再加上这温暖明亮的房间，以及这么多兴高采烈的人悠闲地坐在一起的场景给他所带来的冲击，他被彻底地击垮了。他看着索恩伯里太太，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所有人都默不作声。佩珀先生的手放在自己的骑士上。索恩伯里太太把一张椅子移到他的旁边，挨着他坐了下来，然后眼含泪光，轻柔地说道，“你已经为你的朋友做了一切。”

她的这一举动让大家又恢复了交谈，就好像从来没有停止过似的，而佩珀先生也走完了他的棋。

“再也没什么可做的了，”圣约翰说道。他的语速很慢。“这似乎不可能——”

他用手揉了揉眼睛，似乎有某种梦境出现在了他和其他人中间，让他看不清自己身处何方。

“还有那可怜的小伙子，”索恩伯里太太说道，泪水又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

“不可能，”圣约翰重复道。

“他有没有感觉好一点，在知道——”索恩伯里太太小心翼翼地询问。

但是圣约翰没有回答。他躺在自己的椅子上，漫不经心地看着众人，听着他们在说话。他累极了，而这里的光亮、温暖、晃来晃去的手，还有轻柔的交谈声都让他感到轻松；它们给他带来了一种奇怪的宁静和解脱。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这种解脱的感觉变成了一种极为强烈的幸福感。并不是由于对特伦斯和蕾切尔背信弃义，但他不愿再想起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了。这些动作和声音似乎从房间中的四面八方涌来，聚拢在了一起，然后在他的眼前逐渐形成了一个形状；他满意地坐在那里安静地看着这形状逐

渐成型，观察着他几乎无法看见的东西。

这盘棋下得相当精彩，佩珀先生和艾略特先生也越战越勇。索恩伯里太太注意到圣约翰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于是她重新开始了手头的针线活儿。

“又打闪了！”弗拉辛太太突然惊呼。一道黄色的闪电划过蓝色的窗户，一瞬间大家都能看到窗外绿色的大树。她大步走向门口，把门打开，身子探出了一半。

不过，那道光只不过是暴风雨结束的标志。大雨已经停了，重重云彩也被吹散开了，虽然月亮被一层蒸汽一般的薄雾笼罩着，但此时的空气又稀薄又清新。天空又恢复了以往那种庄严的深蓝，大地的形状在苍穹之下清晰可见，巨大、阴暗而且坚实，它高耸入云形成山峰，在别墅的微光下遍布在山坡的周围。流动的空气，大树的沙沙声，以及时而照亮整片大地的闪电，都让弗拉辛太太欣喜若狂。她的胸脯在不停地起伏着。

“太棒了！太棒了！”她自言自语道。接着她转身走进大厅，用命令的口吻大声说道，“威尔弗雷德，出来看看；太美了！”

有些人稍稍挪动了一下；有些人站起了身；有些人的毛线球掉在了地上，开始弯腰寻找。

“上床去吧——上床去吧，”艾伦小姐说。

“你皇后的这步棋走错了，佩珀，”艾略特把所有棋子拢到了一起，站起身得意洋洋地大声说道。他赢了这场棋。

“什么？佩珀最后输了？恭喜你！”亚瑟·文宁一边说着，一边推着佩利老太太回卧室。

所有这些声音在圣约翰的耳中都是那么悦耳，他正在半睡半醒地躺着，却清醒地意识到了周围发生的一切。在他的眼前闪过了一串物体，黑漆漆的看不清楚。一个个人影拾起他们的书，他们的纸牌，他们的羊毛线球，他们的针线袋，然后一个接一个地从他的身边走过，去上床睡觉了。

---

1. 为作者杜撰的著作。（译注）